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明末清初的夫婦關係書寫：以尤侗為考察中心

The Writings of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Late Ming
to Early Ch'ing : A Study on You Tong

王雅芬

Ya-Fen Wang

指導教授：曹淑娟 博士

Advisor: Shu-Chuan Tsao, Ph.D.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July 2018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明末清初的夫婦關係書寫：以尤侗為考察中心

The Writings of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Late Ming
to Early Ch'ing : A Study on You Tong

本論文係王雅芬君（學號 R03121006）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7 年 7 月 27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曹淑娟

(簽名)

王麗玲 (指導教授)

衣若蘭

謝辭



論文寫作的艱難，不僅在於考驗學術能力，還得長期與自我質疑及挫折的情緒共處。這本論文的誕生，除了自己的堅強外，更要感謝的是讓我得以堅強起來的力量。

謝謝指導教授曹淑娟老師的細心指點，每每對我尊重、體貼又包容，與老師討論總是收穫滿載；謝謝口委衣若蘭老師，大四時便跟著老師學習，使我對明清時代著迷，也讓我更了解史學的觀點與方法；也謝謝口委王學玲老師，認真查閱許多資料，有助於我論述的深化，並看見我對此研究議題的關懷與熱情。

謝謝在臺大的最後一學期能擔任柯慶明老師的教學助理，常聽見老師宏觀又有趣的見解；謝謝同門的學長姐與同學：香率法師、叡宸學長、佩珊學姊、德方學姊、勝輝學長，你們給予我的協助之多，實在難以一一細數。謝謝中文所的宜臻、燕樵，臺文所的富閔、秩維、佳鑫，歷史所的均燊學長、沛力，與我的高中好友們，與他們討論常常予我許多啟發與動力。謝謝秉樞與他的家人，無論教學或書寫論文，總是守候與幫助我，是我寫作與生活的靈感來源。

謝謝爸爸、媽媽、妹妹與其他親友，雖然他們希望我盡快工作，但仍願意讓我嘗試，並體諒我的忙碌，因為有他們，我才能走到現在。最後，謝謝尤侗的書寫，希望讀者能和我一樣，在他的字裡行間感受到樂趣與感動。

摘要

本論文以尤侗（1618-1704）為研究中心，關注其跨文體的夫婦關係書寫、所編纂之悼亡集，及其他清初文人共同參與悼亡的現象，旨在分析其所呈現的夫婦形象、書寫策略，及其對夫婦情義的表述與認知，了解重視情感表現與展演的明末清初文人，如何掌握夫婦之義無貴於過暱的界線。

本研究大致處理了四個層面之議題。首先，就尤侗的作品討論不同文體的內容取材與寫作手法，及因之凸顯出夫婦關係的相異面向。其次，探討倫理意識與悼亡意識對於尤侗夫婦關係的書寫與建構所產生的影響。再者，分析尤侗與清初文人共同編纂之悼亡集《哀絃集》中所涉及的文學社群，並考察他們對於夫婦關係的書寫與見解。最末，關注尤侗作為一位「能文」的丈夫，如何書寫「知書」的妻子曹令，並揭示「能文夫配知書妻」此一婚姻類型的共同趨向及其特殊性。

綜言之，本文希冀藉跨文體、歷時與共時性的觀察，以及橫越個人與社群的考察，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明末清初的文學內涵與時代風貌，窺探文人夫婦關係的書寫與建構，並得以開展更深入的相關論題。

關鍵字：尤侗、夫婦關係、文體、悼亡、哀絃集、社群

Abstract

This thesis analyzes You Tong (1618–1704) with specific focus placed on both his writings regarding the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and compilation of a collection on mourning as well as the phenomenon of joint participation engaged in by literati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The aim is to examine his image of the couple, writing strategy, and expression and cognition of husband-wife friendship. Through this analysis, one is able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literati, known for their attention to emotion expression, maintain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right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and “excessive intimacy” in their writings.

Four major aspects are dealt with specifically. Firs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ontent and writing techniques of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found in the works of You Tong and highlight the various facets of the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Secondly,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sciousness regarding both ethics and mourning on the writ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Tong and his wife is explored at length. Furthermore,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involvement of the literary community and joint compila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Mourning Chords (Ai xian ji)* by You Tong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literati and examines their writings and opin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Finally, attention is paid to how You Tong wrote on and expressed the tendency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marriage model associated with himself—a husband with the ability to write (You Tong) and a wife who possessed a certain level of education (his wife Cao Ling).

This research anticipates that throug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observations of literary genres, as well as surveys of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literary connotation and manner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period, such as probing into the writ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Finally, this research approach may be able to open up related topics for more in-depth analyses.

Keywords : You Tong,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Literary genre, Mourning, *Collection of Mourning Chords*, Commu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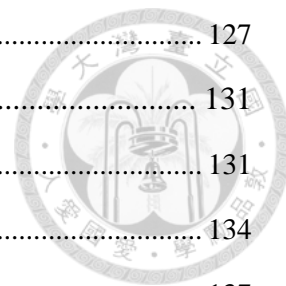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前行研究回顧.....	3
一、明末清初的夫婦關係.....	3
二、明末清初的女眷書寫.....	7
三、明末清初的悼亡詩史.....	8
四、尤侗相關的研究成果.....	11
第三節 尤侗及其著作.....	14
一、尤侗生平分期.....	14
二、尤侗著作說明.....	18
三、創作時間考察.....	23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29
第二章 伉儷似賓朋——尤侗文章中的夫婦關係.....	32
第一節 賢妻助夫家：符合倫理序階的夫婦形象.....	32
一、從行述探看家族中的妻子形象.....	32
二、三篇祭文中的真情丈夫.....	40
第二節 真情不隱惡：夫妻相處的溫暖與愧怍.....	43
一、家居與出外的暖心相伴.....	43
二、不隱惡的夫婦相處.....	46
三、對妻子死因的檢討.....	47
第三節 能文與知書：清初相似的夫婦類型.....	50
一、「能文」夫與「知書」妻.....	51
二、「能文」夫筆下的「知書」妻形象.....	53

第四節、伉儷似賓朋：尤侗對夫婦關係的定位	59
一、「婦向夫學」與「夫聽婦言」	59
二、尤侗對夫婦關係的表述	60
第三章 糟糠即佳人——尤侗詩詞之夫婦關係	63
第一節 尤侗詩筆下的夫婦生活史	63
一、得官前的貧病與別離（1638-1652）	64
二、任永平推官後的相思、相聚與辭官（1652-1656）	67
三、罷官回鄉後的老病相扶持（1656-1678）	69
第二節 尤侗以詩筆追憶妻子之作	76
一、夫婦相處的珍視與照察	76
二、夢中未盡與無盡的期盼	81
三、生離時與死訣後的憾痛	84
四、悲痛中自我開解與祈願	91
第三節 尤侗以詞體紀錄妻子之作	94
一、尤侗詞作中的夫婦情味	96
二、以樂府補題表達喪妻之痛	99
第四節 糟糠成佳人：妻子形象的轉變	103
一、詩詞中的夫妻形象	103
二、詩與詞的寫作手法	104
三、詩詞中的理想佳人	106
第四章 悼亡交流——《哀絃集》及其社群	108
第一節、悼亡社群：《哀絃集》中的參與者	109
一、《哀絃集》參與者的身分	109
二、《哀絃集》參與者與尤侗的關係	111
三、《哀絃集》之韓愈乩筆序	118
第二節、哀挽作品：《哀絃集》中參與者的書寫	120
一、《哀絃集》中的哀挽詩詞	120
二、《哀絃集》中的挽騷祭誄	123

三、《哀絃集》中的評點.....	127
第三節、自悼悼人：親友自身的哀悼書寫.....	131
一、同鄉之宋實穎與彭定求.....	131
二、密友之施閔章與彭孫通.....	134
三、同病相憐之王士禛.....	137
第四節、悼亡意識：尤侗的挽作與讀悼亡.....	139
一、尤侗挽他人妻妾之作.....	139
二、尤侗悼亡序之論情與文.....	144
三、尤侗題悼亡詩後之關懷.....	148
四、《哀絃集》及其同類著作.....	151
第五章 結論.....	155
參考文獻.....	159
附錄.....	17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本文對夫婦關係的研究興趣，源自於方苞〈亡妻蔡氏哀辭〉，文中引妻子蔡琬生前語，訴說兩人結褵以來，節日時方苞往往在外，相聚時必以事推拒不進臥室，彼此未曾一同攜手言笑。方苞反思道：

余少讀《中庸》，見聖人反求者四，而妻不與焉，謂其義無貴於過暱也。乃余竟以執義之過而致悔焉。甚矣！治性與情之難也。¹

方苞的反求者四，應是指《禮記·中庸》的：「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²誠如其言，夫妻關係似乎並未包含於君子的反思與學習範疇內，方苞只知道夫婦之義不可過於親暱，未料過度避嫌，妻子過世後才後悔莫及。而所謂「義」指須透過制度化儀式所形成的關係，³儒家遇到情義場域分野時強調夫妻關係屬於義，是因為所有人際關係中最可能弱化或破壞血緣親情的，就是夫妻關係，⁴夫婦過於親暱被認為將危害家族和諧。

誠如方苞所述，實踐夫婦之義時既害怕過暱，又擔心執義太過，不只在相處上，文人寫及自身伴侶時亦會面臨相似困境：書寫太過私密，可能被質疑夫妻情感太過親暱而危害家族倫理；書寫過於疏離，或許又被認為損及夫婦情義。明清史傳書寫婦女時，往往因受倫理限制，而使其呈現形象較片面，甚至建構出某種刻板的面貌。⁵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正是依循此而來，所欲追問的是：夫婦關係之書寫是否受倫理限制？若是，文人書寫夫婦關係時，如何掌握適當的分際？再者，不同文體中所呈現的夫婦關係，有否其各自著重的面向？是否如史傳書寫的刻板婦女般，亦建構出某種樣板的夫婦關係？這些面向皆是本研究欲釐清的問題。

¹ 清·方苞：〈亡妻蔡氏哀辭〉，《方望溪全集》（臺北：河洛圖書，1976），頁 243。

² 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新刊廣解四書讀本—論語學庸》（臺北：商周，2011），頁 54。

³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400。

⁴ 陳弱水：《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臺北：聯經，2005），頁 209。高彥頤著亦言：「夫婦過分親密，便會對大家庭的人倫秩序造成威脅。」詳見氏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 191。

⁵ 明清史傳中的婦女形象，詳見曼素恩(Susan Mann)：〈傳記史料中的言與不言〉，收於游鑑明、胡纓、季家珍主編：《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臺北：五南，2011），頁 33-56。

「夫婦關係」指廣義上夫婦間的相處、互動，包含情感關係、權力關係等；「夫婦關係書寫」進一步留意文本所凸顯的夫婦言語、行為、事蹟與形象，作家的書寫意識、取材與策略；並涉及讀者如何理解與認知，以及作品對群眾的影響等。夫婦關係雖已有不少研究，然考察對象多為小說，研究方向多是對材料進行史學分析或文學解讀與鑑賞，較未關注其如何「書寫」之過程，故而有未盡之處。因為若忽略「書寫」這個層次，可能會使我們難以區分當時的社會情實，與文人所建構的夫婦關係。

上文方苞的哀辭，除了作為明清日常史料與情感抒發的文學材料外，也是他對自我與夫婦關係形象的建構。夫婦關係之「建構」，關涉他人或自己所記錄夫婦之間的「話語」與「行動」；自己或他人描述與詮釋夫婦關係的「文字」，在此意義上，本研究欲關注的並非明清夫婦生活實況，而是文人選擇記錄與突顯什麼樣的夫婦關係，焦點在於文人的自我「書寫」，⁶而書寫本身即是透過文字來「建構」。⁷

本研究期待藉由觀察文人的自我書寫，探討明末清初夫婦關係的書寫與建構，包含文人的書寫動機、立意取材、文體選擇與寫作策略，文本中記錄了哪些夫婦相處片段、對話與行動，從中反映出書寫者如何對待與看待妻子，對婚姻有何想法與反思等。冀望透過這些記述了解其欲建構的夫妻形象與夫婦關係，並探究其書寫時是否受倫理意識所限制，又如何取得「過嚮」與「執義太過」間的平衡。

本論文從文人的自我書寫為出發點，藉以探討夫婦關係，並選定江蘇蘇州尤侗（1618-1704）作為觀察中心。以尤侗的書寫為切入點原因有三：

第一，曹令身分具代表性：尤侗的妻子曹令（1621-1678）在其筆下「深明書義」，雖然並非為才女，卻會向其乞授唐詩詞曲。而在明末清初有不少和曹令類似，能懂詩書卻未曾創作的女性，其身份於明清具有代表性，然卻較少受到關注。

第二，尤侗以跨文體書寫夫婦關係：尤侗自言終身無妾媵，與曹令伉儷相重。曹令死後，尤侗為她書寫百多首悼亡詩詞，時間跨度二十二年，可能是數量最多、歷時最長的悼亡詩作；此外尚有行述、祭文、追薦疏等，在其日常文章與詩作中，亦見曹令的身影。而這些書寫皆可能是尤侗有意識為之，因他對不同文體本就有見

⁶ 因筆者選定的對象為尤侗，參照組為其他男性文人，關於女性文人的自我書寫難以納入討論範疇，此議題可參考張麗傑在《明代女性散文研究》中的第二章第二節「丈夫主題的解讀兼及明代婦女對夫婦關係的闡釋」，詳見氏著：《明代女性散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9），頁 59-66。

⁷ 本文以談論文人的書寫與呈現為主，然若涉及如文體的選擇、夫婦之情的展現等足以影響今人對明清夫婦關係的認知時，則於行文中使用「建構」一詞，強調透過文字所形塑的夫婦關係。

解與創作主張，也曾為朋友的悼亡詩作序與題詩，適合作為跨文體夫婦關係書寫的觀察對象。

第三，文壇名家共同悼亡曹令：尤侗刊刻的悼妻之作——《哀絃集》，集結眾多朋友的挽詩、挽詞、挽騷與祭誄文等，甚至收錄以韓愈之靈為名所寫的乩筆序，此一集體哀悼並出版悼亡集的文化現象值得注意。再者，這些《哀絃集》參與者中有不少知名文人，如王士禛、汪琬、彭孫遹、陳維崧、朱彝尊等，具有清初文壇的代表性。

基於上述原因，研究者認為尤侗之夫婦關係書寫具探討價值，而本研究欲處理的是，尤侗如何面對夫婦關係言說的困難？書寫時對於婚姻與家庭間的倫理分際如何拿捏？他以何種文體、如何取材與書寫夫婦關係？對夫婦關係有否思考與反省？他人參與尤侗對曹令的悼亡時又如何書寫其夫婦關係？本論文希望藉由觀察尤侗及其友人社群的「書寫」，一窺清初文人筆下夫婦關係的圖像。

第二節 前行研究回顧

本研究論題為明末清初的夫婦關係書寫，雖未見直接聚焦夫婦關係書寫與建構的研究，然有不少學者探討女眷書寫，亦給予本研究許多啟發，故此節前兩部分將討論明末清初的「夫婦關係」與「女眷書寫」，掌握現今學界已論及之議題，及待探索與延展的方向。後兩部分則著重與尤侗較為相關的研究回顧，首先梳理明末清初的「悼亡詩史」，以對悼亡有較脈絡化的認識，並作為區別尤侗悼亡作品中之個人特色與文體典範的參照基準，其次鎖定「尤侗相關研究」，方便掌握目前為止學界的對他的關注與論述面向，亦為本論文奠定尤侗其人其事的相關背景基礎。

一、明末清初的夫婦關係

討論明末清初夫婦關係，必然論及的學者有高彥頤、趙園，及呂妙芬。三人分別從性別與歷史視角、士大夫經驗中的家族與倫理、儒者成聖的論述與實踐三面向切入，具豐碩的成果，以下梳理三位學者之貢獻，並說明與本研究關懷的相異之處。

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指出，五四以來「中國」被認為是封建、父權、壓迫女性的，「女性」和「中國」一樣是落後、依從的，受害女性就是中國本身的象徵。然而，她反對這種五四論述，認為這是五四運動、共產主義與西方女性主義三種意識型態合流的結果，是一項「非歷史」的發明。於是她考察明清文人、才女詩文，並以社會性別與女性視角等方法，重探明末清初的歷史。她

發現，明清時期因才女大量增加而形成一種新婦女形象——同時具有才、德、美的理想妻子、丈夫的靈魂伴侶，她將這種理想才女與文人才子的結合稱為「伙伴式婚姻」，並定義為「有知識的、琴瑟和諧的夫妻組合，他們相互間充滿尊重與喜愛。」然而她宣稱伙伴式婚姻並未帶來制度與權力分配上的改變，反而使家內勞動更加男女有別。⁸

高彥頤的論述擲地有聲，使今對明清夫婦關係認識，必然包含伙伴式婚姻。然鄭培凱指出其缺失，認為她只強調性別，不強調階級的理論架構過於簡略。⁹Allan H. Barr 也質疑高氏只將目光放在社會階級較高的江南家族，Allan 指出若將目光移至十七世紀社會地位中階之文人向妻子致意的詩文，會浮現出非常不同的婚姻圖像。其研究揭示夫妻知識或智力相伴其實十分有限，他考察的夫婦大多分隔兩地，溝通機會不多，再者妻子總是忙於家務，沒有閒暇寫作詩文或與丈夫交流文學，然而這並不減損妻子作為知己與諮商者的身分。他因而聲明，伙伴式夫婦真正的連結，比起高彥頤所說的親密文學情誼，或許更是兩人共同協商與決策的過程。¹⁰

儘管高氏僅探討社會階級較高的夫婦，伙伴式婚姻面貌不夠完整，然她指出明清的倫理規範與生活實踐間的巨大裂隙，值得我們重視：明清女性生活並非只有壓迫，事實上比人們想像的活潑許多。考察材料時她注意到兩種意識形態文本：官方意識形態，如科舉、課本、訓誡；與個人意識形態，如書信、日記、序跋。她指出後者其實仍受官方意識形態影響，具某些僵化教條。¹¹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一書中雖以「古風妻似友」取代「伙伴式婚姻」的概念，然承繼高氏所言倫理與實踐的裂隙。她大量閱讀明清文人各文體作品，並將之劃分為「論夫婦」與「處夫婦」，即文人談論理想夫婦關係的論述，與實際書寫夫妻生活的紀錄。趙氏發現兩者落差頗大，前者見識迂腐，後者不乏人情之體貼。

12

趙園的研究關懷在於明清之際士大夫經驗中的家族、家庭、其所面對的倫理

⁸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頁 1-3、191-193。

⁹ 鄭培凱：〈明清婦女的生活想像空間——評高彥頤《閨塾師：十七世紀中國的婦女與文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4 期（1996 年），頁 335。

¹⁰ Barr, Allan H. "Marriage and Mourning in Early-Qing Tributes to Wives." *NAN Nü* 15.1 (2013): 138、176-177. Print. 其考察對象為安致遠、蒲松齡、陳恭尹、徐方、陳維崧與陳確。

¹¹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頁 19。原文為「官方意識形態」、「應用意識形態」、「意識型態的個人實踐」，筆者將前二者歸為一類。

¹²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21、56。

關係，以及他們對相關經驗、體驗的表述，是她此前「士大夫研究」的延伸。其認為士大夫之所以為士大夫，正因其有能力表述，且擅長「選擇」表述，其中的言述策略至關重要，考察對象自我陳述中充滿了自我想像、對理想狀態的期望，以及子孫紀錄的美化。她指出這種自我想像及期待具有研究價值，可以見到士大夫所認為合理的人與人關係與生存狀態。其材料選擇主要以士人文集為主，因為這更感性，更個人，且有具體情境，雖然她表示士人所寫傳記少有私密性內容，尤其涉及尊長更不寫，然這類材料更接近知識人的生活場域。¹³

趙園主要關注夫婦一倫現象與型態的多樣性，因而呈現出紛雜、個別、特殊與歧異，她認為自己即使不能引發結構的調整，至少有助於修正局部、枝節的定論。加之其研究方法是選擇個例，即發生於士大夫個人歷史中的倫理事件，路線仍是文學的，依賴士人的自我表述與相互紀錄，這些材料正史雖不採，但能具體了解人物與士大夫的生活狀態。¹⁴多樣分歧的觀點與各種事件，使得其書讀來亦較為零碎，較難歸納其論點，因此下一段將照其書中的章節規劃，簡略梳理趙園與本研究較為相關之發現。

趙園第一節談士大夫規範夫婦一倫的努力，認為其倫理實踐更自覺、理性，記述中包含價值判斷，並提供觀念形態等材料。夫婦一倫比君臣、父子更私人、私密，她發現明清之際的士大夫，尤其儒家之徒，關於夫婦一倫的論述除了重述經典外少有新見，她甚至認為儒者只要一涉及女子，見識便淺陋。儒者往往以夫婦所在居室為陰陽之陰，破此陰暗就被作為道德修煉的進路，然而她指出儒家意識形態從來有縫隙，「典章制度」與「生活實踐」不免錯位，因此有必要區分人的所言與所行，規範與實踐。¹⁵

第二節趙園聚焦父母/妻子，她指出夫婦一倫並非二人關係，須置於家族關係考量，面對父母、家族不可私妻子成為道德要求。和君國相比，家庭為私，和家庭相比，夫婦為私，然其指出倫理實踐中士人有不同取向，原本應「內夫家外婦家」，然也有見識明達認為不情者，如唐順之、歸有光，可據以想像社會的寬容度，趙園認為動盪之世較平世有更大的道德壓力，諸如對貞節的嚴苛，然同時也較有縫隙與空間。¹⁶此亦為本研究選擇明末清初的原因。

¹³ 趙園：〈自序〉，《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1-2。正文，頁 76。

¹⁴ 趙園：〈自序〉，《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2-3。

¹⁵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1-10。

¹⁶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12-20。

第三節談日常處夫婦，同前所述見識迂腐的儒家之徒，處夫婦時可能具人情體貼，對妻子具責任感，對其婦辛勞憐惜、愧作。此處趙園用到詩詞材料，她說明悼亡由潘岳、元稹到王士禎的詩，和蘇軾、納蘭容若的詞，為深情一脈，然悼亡詩數量最多的尤侗卻未趙園被提及。她還指出悼亡以外，更多「贈內」「寄內」這類詩作，近於私房話，使人略窺夫婦的私密空間。¹⁷這些寫給妻子的作品也都在本研究的考察範圍之內。

第四節談「古風妻似友」，此概念論文正文第二章第三節將專論之，故此處暫略。然除了古風妻似友的概念外，她還指出不少悼亡而寫到日常生活者，如杜甫寫家居小景，明清之際錢謙益回首幼年所見從祖父、祖母，使用文人擅長的旁觀角度，將「琴瑟和諧」體現於具體情境，總之她認為情調、意境，比生活物質方面更受文人所注重。¹⁸

第五節聚焦流離播遷中，她指出士大夫妻妾人生片段往往零碎，常不能連成線，甚至片段也無，僅簡單記載婚嫁，她認為原因可能是出自「隱私」意識，¹⁹更出自「輕視」，或作為某種姿態之「輕視」。然本研究發現以尤侗為中心的悼亡社群，其中的意識與姿態值得探析。除了隱私與輕視，趙園注意到流人詩中少有細節，尤其日常細節，同一情境中，詩不被認為宜於面對生活場景，而更適於表達對生活的情感態度，包括願望與期待。²⁰誠如處夫婦一節的論點，情調、意境更受文人所注重，本研究亦考量體裁問題，故將詩與文分章論之。

夫婦一倫中倫理的相關論述，趙園於其書第一節中討論不少，呂妙芬承繼並深入探討其中儒者論述與道德修煉之論題，其《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的第六章，有系統地討論明清儒學有關夫婦之倫的論述與實踐。她聚焦兩種論述語境，第一種與本研究較相關，指出在維護家內秩序與和諧的前提下，夫婦恩愛被視為是必須管束的，以免致使丈夫與同性親屬的疏離。雖然世人認為娶進門的外姓婦人是危害家庭和諧的主因，但丈夫才是真正關鍵，因為丈夫負有教導、管理妻子的責任，文獻中也充滿教導男人的治家原則，而維護倫常便是治家的首要條件。依照儒家倫序，父子、兄弟之倫都在夫婦之倫前，是不可逾越的。因此如何

¹⁷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21-25。

¹⁸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59。

¹⁹ 趙園認為這種隱私意識，女性較之男性，或許更矜持、更防範窺視，更具有保護隱私之警覺，比如徐燦傳世詩作便極少日常生活之描寫。詳見氏著《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72。

²⁰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66、106。

維繫夫婦適當親密關係，互相扶持，又不破壞家庭和諧，常是儒者治家的考量。

呂妙芬不只說明親密夫婦關係的不合宜，也指出傳統儒家理想的夫婦之倫，講求的是男女有別與相敬相愛，明人對歷史上妻德與夫婦關係的表彰，亦延續傳統禮教的規範。孟光「舉案齊眉，以禮修身」為歷來表彰夫婦相處之道的典範，夫婦相處應避免任何親暱、私信、嘻笑等過度親密的言行。但她也提醒，這不表示中國儒者便輕忽夫婦之情，或缺乏營造親密關係的能力，現實的夫婦關係也未必是如此。只能表示儒家規範中不只不標榜夫婦關係親密，更刻意壓抑，丈夫絕對不能太聽信妻子之言、太體貼其感受，必要時可欺騙妻子、加以管束，甚至可以休妻。夫婦關係和其他親族間是對立、緊張的，²¹而這種夫婦與家族間的對立關係如何於書寫中調和或化解，正是本研究欲從尤侗文本中所解答的問題。

以上學者皆予明清研究許多啟發，然而筆者認為，第一，不可忽略他們所指出的「倫理規範」與「日常實踐」間的裂隙外，尚須留意書寫與建構之問題。趙園所言士大夫之「選擇表述」與「言述策略」，不僅關乎自我想像與期待，因詩文、書信、日記等呈現的亦皆為經篩選、取捨的日常片段，可能受限於文體規範，甚至受儒家倫理觀念所影響，有其刻意凸顯的形象與夫婦關係。文人如何看待、取材、書寫並建構出今日所見之夫婦關係，即為本研究欲著力之處。第二，以上諸位明清研究者，皆未論及尤侗，本研究盼加入尤侗後，能使明清之際夫婦關係的個案研究更為完整。第三，除了高彥頤指出之伙伴式婚姻、彩鳳配烏鴉式婚姻，與 Allan 談的妻子作為知己與諮商者三種婚姻類型外，本研究盼藉尤侗之書寫，探看明清婚姻類型更豐富的面貌。

二、明末清初的女眷書寫

明清文人對女性的書寫，為頗受學界關注的議題。日本學者野村鮎子〈士大夫如何書寫家中女性——試從性別觀點研究古典文學〉一文中發覺，儒教雖言「內言不出閨」，文學卻未必受此規範，中唐以後士大夫便開始書寫女性家眷，她以通史觀點考察其中之性別關係，留意主題與文體，依此建構一套女性的文學史系譜，並指出此一文學史的變化現象，源自社會變遷造成士大夫家庭意識的變革。野村強調明代流行士大夫生活雜記文、小品文，以家中事務為書寫材料，不僅不避諱，反而積極以女眷為文學素材。²²本研究亦期盼考察尤侗及其友人夫婦書寫的主題與文體，

²¹ 呂妙芬：《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台北：聯經，2017）頁 249-299。

²² 野村鮎子：〈士大夫如何書寫家中女性——試從性別觀點研究古典文學〉，《當代》（2005），96 卷

略窺夫婦關係書寫的文學史系譜。

美國漢學家**曼素恩**〈傳記史料中的言與不言〉一文指出中國傳記史料在許多方面是「沉默」的，西方常關注婦女的衣著、外貌、家居裝潢；中國則著重行為、才華、話語，「列女傳」書寫尤其程式化，不像文人詩話得見私人生活景況。²³然本研究認為文人書寫仍有「喧嘩與沉默」之聲，如熊秉真〈書寫異性譜系：明清士人筆下的母女連繫〉文中考察明清士人筆下的母女關係，提及明中葉以來士人間似有戀家惜女的次文化勢力，而她發現其中男子最著力描寫的母女關係是自己的「母親與外祖母」，及「母親與姊妹」，她將此視做作者或作者的代言者，在傳統倫常中展現的孝思與追記母氏行誼的表現。熊氏提醒我們，文人書寫所呈現的可能是「共同形塑此社會情實的人文條件」，²⁴本研究亦欲藉由文人詩文中的夫婦關係書寫之取材、角度與策略，窺探背後形塑此社會情實的條件。

野村鮎子強調研究女性形象與女性觀時必須考量兩項重要因素，一是階層、身分的差異，比如妓女生前便屬於文學書寫範疇，女性家眷卻往往死後才會進入中唐士人筆下。二是須論證書寫所呈現的形象與觀念，究竟是作者特有還是社會共有。²⁵這些都是本研究銘記於心之提醒，故本研究不僅以曹令生前與死後的時間點做為尤侗詩文的分類標準，亦針對尤侗書寫所呈現的曹令形象做周邊考察，探看是其個人特色，又或為友人社群所共有的面向。

除了留意身分與階層的變數外，**熊秉真**考察士人筆下母女關係時指出，我們所見的明清女性，實受三面向影響：一是引起男子動筆書寫的社會或文化情境（為何而寫）。二是此社會情境或個人動機如何影響士人書寫方式（如何寫），如體裁、虛實、取材、欲言又止等。三是外在與內在力量作用下，士人究竟留下什麼有關家中女眷的紀錄（寫了什麼）。²⁶因此本研究考察尤侗夫婦形象與關係，亦注意此三層次，並留意倫理規範如何作用於其間。

三、明末清初的悼亡詩史

214 期，頁 70-87。

²³ 曼素恩：〈傳記史料中的言與不言〉，收於游鑑明、胡纓、季家珍主編：《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臺北市：五南，2011 年。），頁 33-34。

²⁴ 熊秉真：〈書寫異性譜系：明清士人筆下的母女連繫〉，收於熊秉真、張壽安合編：《情欲明清：達情篇》，（臺北市：麥田，2004 年），頁 193-220。引文則出自頁 194。

²⁵ 野村鮎子：〈士大夫如何書寫家中女性——試從性別觀點研究古典文學〉，頁 73-74。

²⁶ 熊秉真：〈書寫異性譜系：明清士人筆下的母女連繫〉，頁 194。

尤侗悼亡詩數量驚人，因此本文亦著重討論其悼亡詩、悼亡意識與悼亡社群，有必要交代明末清初悼亡詩史，然重點不在處理尤侗詩詞評價、文學史地位等層面，而將聚焦夫婦關係，梳理悼亡史是為了理解悼亡詩體對夫婦關係書寫之影響。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胡旭《悼亡詩史》無疑是了解悼亡詩的重要著作；遼寧師大中文系教授王立《永恆的眷戀：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研究》亦有悼妻專論。

胡旭於緒論說明悼亡概念廣義為悼念死去之人，狹義指悼念已故妻妾。狹義悼亡概念出自西晉潘岳〈悼亡詩〉，約定成俗後，以悼亡為題之詩多半是悼念妻妾。²⁷王立則指出潘岳「悼亡詩」之名，實為蕭統編寫《文選》時所加，然潘岳的情感表達藝術確實前無古人，那是文人首次於詩中大膽、具體，且淋漓盡致地吐露對亡妻的深情，打破禮教之大防，具有悼亡詩開創之功。²⁸

胡旭除了解釋悼亡概念，還梳理了悼亡的文學系譜，他指出明代悼亡創作空前旺盛，此時作品數量為歷代之總和，但並未出現後代所公認的悼亡大家。至於清代，無論詩人還是作品，數量都比明代超過許多，尤其創作成就更高出甚多。²⁹尤侗於清代前期寫作悼亡，胡旭書中第八章即專論清代前期，他描述此時悼亡詩相當繁榮，筆者依胡旭分析出的因素，歸納整理為三項：

第一，和明代悼亡詩的發展有關。明代文學和政治步調並不一致，明亡時文學仍在發展高潮，縱然異代可能對文學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然慣性亦大至強烈左右了清初的文學走向。胡旭表示清初影響文壇甚大的文人皆為明遺民，且都寫了一定數量的悼亡詩，將明後期的文學傳統延續下去，胡旭相信清初遺民文人普遍撰寫悼亡詩，乃因悼亡行為和明遺民心態相互適應，不少文人悼亡不僅停留於個人生死，也將家國之恨注入其中，如顧炎武、王夫之、吳偉業便是如此。

第二，與政治因素有關。王立曾表示儒家禮教的喪制規定往往限制傷悼文學發展，並聲明帝王特權在悼祭文學中能對傳統禮教造成衝擊與突破。³⁰而胡旭則指出統治者重視夫婦之情對文壇的影響，如康熙與孝誠、孝昭、孝懿皇后，他認為清初王士禛、施閏章、查慎行、納蘭性德、趙翼、王先謙等受誘導並非偶然，全社會形

²⁷ 胡旭：《悼亡詩史》（上海：東方，2010），頁1。

²⁸ 王立：《永恆的眷戀：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研究》（上海：學林，1999），頁164。

²⁹ 胡旭：《悼亡詩史》，頁2。

³⁰ 王立：《永恆的眷戀：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研究》，頁162。又儒家禮教的喪制規定限制傷悼文學發展的狀況，指的是如清代何義門批點《文選》，說潘岳悼亡於「終制之後」、「一期已周」，強調「古人未有喪而賦詩者。」詳見：清·梁章鉅《文選旁證》卷二十一。

成悼亡風氣，連下層文人如吳嘉紀、蒲松齡都受影響。此外他也強調這和統治者的思想控制有關，清初文字獄達到空前之盛，悲傷悼亡的題材安全，既能打動他者，又可安慰自己，甚至能獲得統治者的表彰。

第三，和滿族文人的加入及其傑出創作成就有關。因民族習慣與思維方式有差異，胡旭聲明漢族文人因受長期道德倫理的教化，難免充滿機心；滿族詩人受此影響不大，故作品主情、清新、自然，其身邊往往依附大群漢族文人，能互相交流，比如納蘭性德便與顧貞觀、陳維崧、朱彝尊等有深交。而其悼亡詩詞能行天下，也是漢文人宣傳與發揚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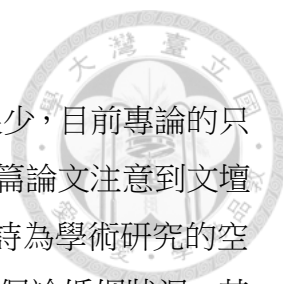
胡旭也提醒這些原因難以一概而論，實與清文學全面繁榮的發展一致，他相信是文學從低級至高級的必然，並解釋因悼亡屬於人類基本情感，易共鳴，故深受喜愛，成為中國文學醒目的風景。³¹筆者則認為或許「倫理意識」的影響更大，誠如趙園與呂妙芬所指出中國有諸多關於夫婦一倫的禁忌與規範，士大夫與儒者往往因意識到這些倫理規範而影響他們日常的生活實踐。本文則關注倫理規範對書寫的影響，比如推測文人在妻子生前書寫夫妻之情，容易被認為過度親暱，然妻子死後似較可名正言順地談論，因此第三章會將尤侗於妻子生前所寫和死後所寫之悼亡詩詞分開，以方便觀察取材與態度有否差異。

除了梳理悼亡詩史，胡旭還揭示悼亡詩內容的共同特點，最直接深刻的便是詩人寫自己的苦痛，這種苦痛至元稹和李商隱變得更具體，且喪妻中往往夾雜自傷與人生失意的苦楚。第二，是寫居處、遺物與墓地，藉對比寫亡妻生前居處的冷落蕭條，亡妻長眠之地及睹物思人的情感，也是詩人著墨甚多的內容。³²第三，寫子女，韋應物為開風氣之先。第四，寫德行，仍是韋應物開先，元稹將德行提升至很高的地位。胡旭指出他們真情流露的同時也有做作之處，比如王士禛為前後三位妻子寫悼亡，每位都有諸多美德，具禮教化傾向，他認為這是中國重德傳統的體現，尤其北宋後影響日深。第五，是寫夢境，最先「大規模」寫夢境者為元稹、梅堯臣，而後蘇軾、陸游、王夫之、納蘭性德等悼亡名家也都在悼亡詩中大量書寫夢境。³³此外，王立則提醒古人對於妻子的傷悼文字，既要求有摯情，但又不能表現太露，十分苛刻。本論文亦延續王立與胡旭揭示的特點，作為尤侗悼亡詩考察與比較的基礎。

³¹ 以上三點整理自胡旭：《悼亡詩史》，頁 337-339。

³² 胡旭原本將「寫居處和墓地」、「寫遺物」分而論之，然筆者認為這三者敘述上往往合為一體，尤其是居處與遺物，故在此將之合為一項。

³³ 胡旭：《悼亡詩史》，頁 2-5。



尤侗的悼亡詩雖似乎為目前發現數量最多者，然研究者卻很少，目前專論的只有中國王燕飛、馬燕的一篇期刊論文〈論尤侗的悼亡詩〉，³⁵此篇論文注意到文壇領袖五十餘人共同寫作憑弔曹令的獨特文學現象，及尤侗悼亡詩為學術研究的空白。其論文結構簡明，首先以〈先室曹孺人行述〉為材料說明尤侗論婚姻狀況，其次談尤侗悼亡詩創作概況，再者論悼亡詩內容，最後說明其特色與不足。

此篇論文缺點有三，一是談論悼亡詩內容多半因循胡旭之架構；二是引用材料狹窄，集中於〈哭亡婦曹孺人二十首〉，婚姻狀況只引用〈先室曹孺人行述〉。三是論證不充分。³⁶其優點在於指出尤侗悼亡詩特點，如：數量多且始終悼亡一人；康熙十七年至十八（1678-1679）年所寫佔總體悼亡詩 86%；寫作時間跨度大至二十二年；特殊日子如妻子生日、忌日以及節日較常悼亡、多以組詩抒發等，並統計尤侗所有悼亡詩及其寫作年份，有助於筆者整理詩作。

需要提醒的是，本文研究範圍不僅限於悼亡詩，其他詩作中的夫妻日常、相處情形、情感關係等都會關注，悼亡史的回顧是希望能釐清悼亡詩的承衍狀況，以便分析時能夠更了解尤侗詩作中所呈現的夫婦關係的特殊之處。

四、尤侗相關的研究成果

尤侗現有研究中和本文最相關者即上述所論之王燕飛、馬燕：〈論尤侗的悼亡詩〉，目前並未有專論其家庭書寫或夫婦關係的專書與學位論文。尤侗研究絕大多數討論的是戲曲方面的表現，比如目前最早的專書便是從沈惠如碩論編輯成書的《尤侗《西堂樂府》研究》³⁷，關注的主要是《讀離騷》、《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清平調》五部雜劇、《鈞天樂》傳奇，及《西堂樂府》特色，第一章簡要梳理了尤侗家世、生平、交遊、著作與文學觀，其中家世處提及尤侗稟承父親，只

³⁴ 王立：《永恒的眷戀：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研究》，頁 165。另胡旭還分析悼亡詩特有審美特色，第一是以情動人，第二是具哀傷之美，第三是要眇宜修。然本論文未處理尤侗悼亡詩評價問題，故此部分省略，詳見氏著：《悼亡詩史》，頁 5-8。

³⁵ 王燕飛、馬燕：〈論尤侗的悼亡詩〉，《常熟理工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 6 期（2017 年 11 月），頁 51-58。

³⁶ 比如作者宣稱尤侗受南宋·王十朋影響，然只解釋兩人都喜用七言絕句寫悼亡且皆只娶一妻而未納妾，然並未提供任何文本證據。說尤侗喜歡寫組詩，且此特點影響納蘭性德此後創作組詞，亦未提出任何論證。

³⁷ 沈惠如，《尤侗《西堂樂府》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碩士學位論文，1986。）成書為《尤侗《西堂樂府》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07。）

娶一妻，並引用詩文與悼亡詩詞名，說明曹令的賢明與兩人感情的融洽；交遊處談及吳偉業、李漁、冒襄、梁清標、陳維崧、徐元文、杜濬、曹爾堪、彭孫遜、王士禛等，內容雖短，但能對尤侗交遊群大致掌握。

沈惠如碩論之後，北京出版了薛若鄰《尤侗論稿》，³⁸其研究動機出自對現有尤侗評價的不滿，他指出乾隆年間朝廷委黃文暘所編之《曲海總目提要》棄《鈞天樂》，紀昀等編之《四庫全書》也不收當時禁書《西堂雜俎》，而李慈銘《越蔓堂讀書記》又批評尤侗人品，說其假飾忠孝、缺乏氣節，種種因素使得後人對此作家不察，且評價有失公允。因此薛若鄰欲探討的是如何評價其於清初通過應試而身列「仕籍」這件事，以及如何衡量其人品，他認為尤侗有別於錢謙益、龔鼎孳這些投降者，亦不同於吳偉業、侯方域這些動搖者，而較接近於陳維崧、黃與堅等在明朝並未作官且未有皇封，僅田地可維生只好與清朝合作者。薛若鄰亦提及曹令的通情達理，對尤侗仕宦與掛官皆支持等，然而都只是在氣節與生平中略為點到而已，本研究則將以夫婦關係為焦點，盼能見及尤侗更多元的風貌。

繼《尤侗論稿》後，上海出版徐坤《尤侗研究》³⁹，將尤侗作為研究主體，發掘其以詩載史、才子遊戲的文風，了解其為何能以「名士」身分佔有清初文壇一席之地；同時以清代戲曲為關照對象，藉尤侗探看清初戲曲創作概況。徐坤對本研究的幫助第一在於其整理了歷時的尤侗研究概況，方便把握現今成果與尤侗於當世之地位，如引嚴迪昌《清詞史》說其為「清初詞壇上的一部活字典」，為許多名家寫過詞序，清詞入選率亦高，可見其受眾人認可。第二在於其對於尤侗的文學思想整理最具系統且詳盡，將詩、文、詞分論，並指出尤侗詩歌特色在於以詩存史，常有嗟身嘆世、思鄉懷人之作，詩史即其心史。此外也談及祭文、序文、悼亡詩、樂府補題等創作，此部份雖較簡略，然能參照其文本解析。第三交遊狀況比沈惠如又多考察尤侗與汪琬、施閏章、宋實穎、徐鉉、朱彝尊、彭定求間的關係，且較為詳細。以上三點皆為本研究奠定基礎。

期刊論文關注面向較為多元，大陸學者蔣寅〈清初江南詩學散論——以吳梅村、尤侗、汪琬為中心〉一文中關注尤侗的詩學論述，並相當贊同吳宏一先生的觀點，認為尤侗和顧炎武一樣，能站在較超然，不為門戶所限的立場，來提倡性情之學。

³⁸ 薛若鄰著：《尤侗論稿》（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

³⁹ 徐坤：《尤侗研究》（上海市：上海文化，2008）。

⁴⁰除了尤侗文學理論、創作，⁴¹與戲曲方面的關注外，⁴²還有不少對「尤侗研究」的整理，如韓莉〈尤侗研究綜述〉、徐坤〈三百年來尤侗研究綜述〉、殷韻：〈尤侗研究三百年〉⁴³，為掌握尤侗學術現況的方便門徑。台灣方面則注意到尤侗的辭賦寫作與其〈明藝文志考〉⁴⁴，內容雖皆不與本研究論題直接相關，但對於掌握研究對象其人其事有許多助益。

至於碩士論文方面，以民國六十七年丁昌援的《尤侗之生平暨作品》為最早，⁴⁵其考察頗為全面，第一章為尤侗家世、妻室、子弟、生平、年譜、交遊；第二章分為社盟之友、仕宦之友、詩詞之友、第三章為尤侗作品，含文章、詩詞、戲曲、文學意見，第四章為其作品風格和文壇地位定位，並說明其身後名衰原因。其後臺灣碩論大致都探討尤侗戲曲，如阮淑芳：《尤侗鈞天樂傳奇研究》、陳佳音：《尤侗及其五種雜劇研究》⁴⁶前者對明末清初的社會、士風與科場弊案等交代詳明；後者製作尤侗世系、子孫表及生平表，一目了然。中國大陸碩論除了戲曲研究如馬玉濤：《李漁與尤侗的戲劇觀及其實踐比較研究》，也對尤侗的詞有所探究，即高趙宏：《尤侗〈百末詞〉研究》⁴⁷，可惜的是後者雖注意到尤侗以詞悼亡妻子曹令，然僅舉〈昭君怨·春盡〉、〈小重山·午日對雨〉兩闕詞，並解析詞意而已，未多探討尤侗悼亡詞整體的內容與特色。

⁴⁰ 蔣寅：〈清初江南詩學散論——以吳梅村、尤侗、汪琬為中心〉，《江淮論壇》，2011年03期(2011)。

⁴¹ 如韓莉：曹艷華：〈尤侗曲學觀探微〉，《甘肅高師學報》，第04期，2010年，頁14-16。朱秋娟：〈尤侗詞學理論探析〉，《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3年10期，頁236-240。孫書磊：〈論戲曲家尤侗的文學主張〉，《求是學刊》，第36卷第1期(2009年)，頁120-125。路海洋：〈清代駢文史上的「異類」——論清初名才子尤侗的駢文創作〉，《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03期(2015)，頁46-53。等

⁴² 如杜桂萍：〈明末才子湯傳楹與尤侗《鈞天樂》傳奇〉，《第二屆江南文化論壇——江南都市與中國文學》(2013)頁366-379。徐坤：〈論清代劇壇的雅俗之辨——以尤侗、李漁戲曲的不同毀譽為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03期(2005)。

⁴³ 韓莉：〈尤侗研究綜述〉，《甘肅高師學報》2008年第1期(2008)，頁42-46。徐坤：〈三百年來尤侗研究綜述〉，《中華戲曲》第38期，文化藝術(2008年)，頁231-246，和其著作《尤侗研究》「研究概述」內容相似。殷韻：〈尤侗研究三百年〉，《湖北科技學院學報》，第37卷06期(2017)，頁62-67。

⁴⁴ 游適宏：〈賦改編為超文本文學之嘗試——以尤侗〈七釋〉為例〉，《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卷1期(2008)，頁109-127。王宣標：〈尤侗《明藝文志》考〉，《書目季刊》46卷4期(2013)，頁43-75。

⁴⁵ 丁昌援：《尤侗之生平暨作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論文，1978。)

⁴⁶ 阮淑芳：《尤侗鈞天樂傳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陳佳音：《尤侗及其五種雜劇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

⁴⁷ 馬玉濤：《李漁與尤侗的戲劇觀及其實踐比較研究》(揚州：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1)。高趙宏：《尤侗《百末詞》研究》(安徽：安慶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嚴迪昌《清詞史》中則注意到「悼亡」對尤侗詞作的影響。他揭示尤侗的詞是清初典型的才子之詞，《百末詞》特點在於自然生新，情文頗能互稱，雖偶易流於清艷滑油，但多能巧而不見生澀斧鑿，悼亡之後的尤侗情思真摯，洗盡早年綺羅香澤之態。嚴氏強調清初詞選脫漏尤侗其人其詞，既不是持平之舉，也不符合歷史事實，肯定尤侗於清初詞壇的一席之地。⁴⁸《清詩史》則未有尤侗專論。⁴⁹

綜上可知，雖不少前人注意到尤侗的妻室及其悼亡作品，然多半零星論述，尚未有人將尤侗的夫婦關係相關作品作為焦點考察，本研究盼能藉由此一視角，看見尤侗研究更多面向的風景。

第三節 尤侗及其著作

一、尤侗生平分期

生平分期主要參考尤侗自編的《悔庵年譜》上下卷，輔以尤侗詩文、墓誌銘、時人與後人材料等，⁵⁰並聚焦於「仕宦生涯」、「家庭狀況」與「著作」，以下分階段介紹。

（一）出生至結婚，萬曆四十六年至崇禎十一年（1618-1638，1歲至21歲）

萬曆四十六年（1618）閏四月二十四日尤侗出生於蘇州斜塘，祖先中最有名者為尤袤，為南宋四大詩人之一。父親尤澹為廩例太學生，敕封文林郎和直隸永平府推官。母親鄭氏，敕封儒人，家中共有七子：侗、价、侗、侗、俊、何、倬，尤侗為第三子。

尤侗十二歲（1629）在家塾，厭時文，慕古文，經史外還讀《老》、《莊》、《離騷》、《左》等諸書，業師吳世英向人稱尤侗為「神童」。十五歲（1632）童子試雖受欣賞，然而院試不售，直到十八歲（1635）才補長邑弟子員，二十歲冬赴試崑山，

⁴⁸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1990），頁37-38。

⁴⁹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2002年。朱則杰：《清詩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僅在論述舒位與錢謙益時提及尤侗的《外國竹枝詞》與《彭孝緒詩文序》，未論其詩，詳見頁56、303。

⁵⁰ 來自《悔庵年譜》之內容有年份可對照，故略其頁數；《年譜》外的內容，出處附於註腳。另尤侗傳記資料尚可見於《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44冊，卷484，頁13340-13343。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8冊，卷71，頁5782-5783。另《康熙永平府志》、《乾隆蘇州府志》、《乾隆長洲縣志》卷五、《光緒蘇州府志》卷五七、《光緒永平府志》卷五三；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卷十，潘耒〈尤仕講良齋傳〉，《遂初堂文集》文集卷十八、沈德潛《清詩別裁集》（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卷十一，頁263、鄭方坤〈尤侍講侗小傳〉，《本朝名家詩鈔小傳》、李元度〈文苑尤西堂先生事略〉，《國朝先正事略》等亦皆有傳。

為祖母奔喪返鄉，隔年（1638）四月娶曹令。

（二）婚後至授永平推官，崇禎十一年至順治九年（1638-1652，21 歲至 35 歲）

婚後尤侗仍不斷應試，仕途卻依舊不順。二十二歲（1639）應南京鄉試不第，三年後科試不錄，遺試又不錄，又三年江南省試仍不第，二十九歲（1646）鄉試才中副榜，僅能入國子監讀書。三十一歲（1648）科試第一但省試又不第，幸好以首名拔貢，隔年四月廷試得第七名。原本應授推官，但受座主勉其再考，於是六月歸家，豈料三十四歲（1651）省試又不第，隔年至京師，二月會試，作《論語詩》代應制，⁵¹五月選授永平推官，終於赴任。

著作方面尤侗於二十三歲時（1640）和朋友湯卿謀一起寫了《賓病秋箋倡和集》，隔年署己室為「西堂」，一年後科試、遺試不錄，臥病寫《西堂秋夢錄》，順治元年（1644）湯卿謀逝世，尤侗撫其孤子並刻其遺集《湘中草》。三十一歲省試不第而詔以首名拔貢時，刻歷試卷為《西堂小草》。

家庭方面，崇禎十三年（1640）長女尤莊出生，而後中女尤穎（1643），少女尤粲（1645），長子尤珍（1647）紛紛出生，尤侗於順治九年五月（1652）三十五歲選授永平推官，九月曹令便帶兒女至永平，父母則留在家鄉。

（三）任永平推官至辭官，順治九年至十三年（1652-1656，35 歲至 39 歲）

在永平第二年（1653），尤侗三十六歲時，次子尤瑞誕生。隔年永平淹水，人民飢餓，後年情況更糟，民多餓死，尤侗設粥場餵民，並作〈煮粥行〉、〈出關行〉、〈憂盜行〉。三十九歲時（1656）被人誣告擅責投充，原本應革職，然啟心郎為他力爭，強調尤侗是好官，後改降二級調用。然尤侗辭謝，不赴補官，即買舟歸鄉，途中疑中女尤穎過世，⁵²七月時抵家。

二十四歲時尤侗自署其室為「西堂」，而今返家自號「悔庵」，自言：「以志三十九年非也」。著作方面，在永平第四年（1655）尤侗為《西堂雜組》校稿刻印，七月返家後，則刻《右北平集》。

（四）辭官後至曹令逝世前（1656-1677，39 歲至 60 歲）

⁵¹ 王崇簡題《論語詩》序曰：「乙榜試於廷，三日成三十首。」，頁 531。

⁵² 「途中殤少子，滿哭之。」見《悔庵年譜》卷上，頁 1702。後續年譜未再提及尤穎，故推之。

四十歲時（1657）南北科場案爆發，尤侗以自身科場經歷完成《鈞天樂》，⁵³受到追捧，臬司派人追捕。幸好此前正逢順治帝恩詔，「有因公誣誤者，許自陳開復京師」，在長輩與父親的勸說下，尤侗已上京欲洗刷永平降職一事的冤情，因此免於被捕。

四十一歲時，王熙學士講筵時提及尤侗的制義文〈臨去秋波那一轉〉，順治看完後親自批點為「才子」，問其出身、履歷等，命取《西堂雜俎》置案頭批閱，還問有無副本，人在京師的尤侗進呈一本，但未與順治謀面。四十二歲時他先至濟南找施閏章飲酒談話，流連月餘，案已報罷，尤侗作〈別長安詩〉十首便歸家。此年秋天會試，尤侗門生徐元文狀元及第，隔年順治帝向徐元文詢問尤侗之事，有意拔擢，尤侗作〈世祖皇帝御書記〉感念他的欣賞。未料後年（1661）順治帝駕崩，尤侗哭輓，感嘆知己逝世。

家居方面，尤侗四十九歲（1666）母親鄭太孺人病逝，五十二歲尤侗修葺家中「亦園」，築水榭軒。五十五歲（1672）父親尤淪過世，和母親鄭氏合葬。五十八歲時，尤侗長兄尤倜逝世。兒孫狀況變化亦多，尤侗四十四歲時（1661）嫁長女尤莊於湯萬焯，十四年後湯氏歿。四十九歲（1666）為大兒子尤珍娶媳婦丘氏，隔年與後年孫女尤催、長孫尤世求相繼出生。⁵⁴五十一歲（1668）嫁三女尤絮於金秉寬。五十六歲（1673）為二兒子尤瑞娶媳婦鄭氏，未料隔年鄭氏便過世，後年續娶金氏，孫女尤添婚後一年出生。

此時期尤侗著作方面，除了於五十五歲時坊人刻《西堂雜俎二集》，周亮工為之序外，隔年尤侗還撰修《蘇州志》的〈山水志〉與〈人物志〉。劇作更是豐富，除了《鈞天樂》外，還完成了《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清平調》，主題皆抒發士人牢騷情懷，常是自我寫照。值得一提的是，辭官後尤侗交遊較廣，足跡遍布閩越、長安、順昌、湖州、江陰等地，四十七歲（1664）認識彭孫通，隔年入揚州，結識王士禛、冒襄、陳維崧。尤侗五十四歲（1671）時李漁至蘇州，邀尤侗一同觀曲相樂，尤侗還和余懷一起寫詩贈他。

（五）曹令逝世至尤侗離世（1678-1704，61歲至87歲）

⁵³ 尤侗《鈞天樂》揭發科舉之弊與各種怪現象，他自己這段時期雖不考科舉，卻常送兒子應試，如五十歲（1667）「送珍應試太倉及江陰，補長邑弟子員。」；五十六歲（1673）冬「送瑞應試崑山，補長邑弟子員。」；五十八歲（1675）「送兩兒鄉試，榜發，珍兒雋。」隔年（1676）「會試榜發，珍兒下第」後年（1677）「七月，送瑞試，再至崑山。」

⁵⁴ 筆者謹記載長孫、長孫女，其他孫子、孫女省略。

康熙十七年（1678）尤侗受兵部尚書王熙和工部尚書陳鼓永推薦，至京師應詔博學鴻儒，六月與大兒子尤珍赴行，七月入都，於京待詔。未料曹令九月十九日過世，十月訃聞至京師，尤侗形容自己「驚痛欲絕」、「幾不欲生」，吏部卻不許請假，⁵⁵僅由尤珍夜奔返鄉，尤侗則寫作行述、悼亡詩，前來應詔的其他人也寫挽作弔唁，而後皆刻入《哀絃集》。尤侗因過於哀傷移至彭定求寓所，友人彭孫遜則常伴其左右以慰勉。

康熙十八年（1679）尤侗錄取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職責為纂修《明史》，移寓至斜街，計畫久留。隔年七月收到二兒子尤瑞訃音，而尤侗五弟尤俊與二兄尤价相繼於六月、十月逝世，四弟尤佳、六弟尤何也分別於康熙二十一與三十年逝世。康熙二十二年（1683）媳婦金氏（尤瑞續絃）逝世，尤侗感念亡兒，決定歸隱，四月告假，得允後七月啟程，賦〈歸興〉六首，和者甚多，十一月至家。未料隔年尤瑞唯一子息尤添過世，使尤侗更為心痛。康熙二十七年（1688）曹令十周年忌日，尤侗延請僧人並薦尤瑞、瑞妻和孫女，三十五年七月孫女淑嘉過世，十一月安葬曹令，十一日後併葬尤瑞及媳婦鄭氏、金氏，淑嘉則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下葬。

然此時期亦有些好消息，康熙十八年（1679）坊人刻《西堂雜組三集》，二十年（1681），頒詔大赦天下，尤侗的父母、妻子皆獲得封贈，尤珍於此年十月至京，隔年應舉得進士第。尤侗則於此年編纂明史《列朝諸臣傳》、《外國傳》共三十餘篇，《藝文志》五卷，他自己又摘要其中可鑑戒者，作《擬明史樂府》、《外國竹枝詞》百首，將京師時期的詩輯為《百末詞》。康熙二十五年（1686）尤侗自刻《西堂詩文全集》，坊人邀他出版，於是尤侗便將亡友湯卿謀的《湘中草》附於其中。康熙三十年（1691）續刻《西堂餘集》。

康熙三十六年（1697）尤侗八十二歲，自名為西堂老人，三十八年（1699）康熙帝南巡，尤侗至錫山接駕，並賦排律四十韻，錄〈平朔頌〉進呈，皇帝閱覽且稱頌，並揮筆翰書「鶴棲堂」三大字以贈，尤侗將之懸於高堂，傳示子孫。此年秋天他入山重修祖墳與葬孫女淑嘉，因有感而作〈西堂老子生墳誌〉⁵⁶，康熙四十二年（1704），以八十七歲高齡辭世。⁵⁷

朱彝尊與潘耒為尤侗所寫之墓誌銘，說其性情寬和，與物無忤，又喜汲引後進。

⁵⁵ 此段生平亦參考：尤侗〈先室曹孺人行述〉，《西堂雜組三集》卷七，收於《尤侗集》頁406。

⁵⁶ 見尤侗：〈西堂老子生墳誌〉，收於《尤侗集》，頁1861。

⁵⁷ 潘耒：〈尤良齋公墓誌銘〉曰：「年八十七乃終。」收於《尤侗集》，頁1864。

潘耒說尤侗「每一篇出，傳誦遍人口。賈人輒以授梓，風行海內，人人知慕說先生矣。」「求文者無須日，先生亦應之不窮。」雖有誇大之嫌，然朱彝尊亦言海內爭購尤侗《西堂雜組》，並奉為鴻寶。康熙四年（1665），曹爾堪《百末詞·序》言「梅庵古文詞，下筆妙天下，《西堂雜組》已登虎觀，走雞林。其所為詞，供奉於內庭，流傳於酒樓郵壁。」⁵⁸著作之熱門可見一斑。

二、尤侗著作說明

從《梅庵年譜》得知，尤侗生前陸續刊刻《賓病秋箋倡和集》、《西堂秋夢錄》，湯卿謀的《湘中草》、《西堂小草》、《西堂雜組一集》、《右北平集》、《西堂雜組二集》、《西堂雜組三集》。康熙二十五年（1686），六十九歲的尤侗自己彙編與刻印《西堂詩文全集》，透過坊人出版，並將湯卿謀《湘中草》附於其中。康熙三十年（1691）又續刻《西堂餘集》。

後人整理尤侗著述，發現其不僅名目繁多，各家記載還常有差異，如朱彝尊（1629-1709）〈皇清敕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特加翰林院仕講尤公墓誌銘〉曰：

先生著述甚富，所撰《西堂雜組》，……晚緝《艮齋雜記》，學者服其雅馴。
《全集》五十四卷，《餘集》七十卷，《鶴棲堂稿》十卷，俱鏤版行於世。

潘耒（1646-1708）〈尤艮齋公墓誌銘〉：

所著《西堂雜組》、《全集》、《餘集》及《鶴棲堂稿》十卷，共百餘卷，盛行於世。常自嫌過多，欲刪定為一編，未暇也。

朱彝尊著錄《全集》為五十四卷，潘耒略其卷數，乾隆時期《皇朝文獻通考》錄為五十六卷，並說明：

臣等僅按侗詩文類多綺靡，恒傷率易。《江南通志》載其全集為五十九卷，朱彝尊撰墓誌銘則云五十四卷，彼此互異。⁵⁹

此外，民國《清史稿·藝文志》著錄為五十六卷、《清代詩文集彙編》用康熙二十

⁵⁸ 以上見潘耒：〈尤艮齋公墓誌銘〉，收於《尤侗集》，頁 1864。朱彝尊：〈皇清敕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特加翰林院仕講尤公墓誌銘〉，收於《尤侗集》，頁 1862。曹爾堪：《百末詞》序，收於《尤侗集》，頁 892。

⁵⁹ 張廷玉等：《皇朝文獻通考》卷 232，經籍考，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1986 年）第 637 冊，頁 509

五年（1686）金閻周君卿刻本，亦為五十六卷。⁶⁰然清順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二十四年刊本（1685）的《尤西堂全集》和《尤太史西堂全集三種》，與朱彝尊著錄數目一樣僅五十四卷。⁶¹依筆者對照五十六卷版多的是朱熹與尤侗所撰《性理吟》各一卷（有的版本稱為《性理吟》與《後性理吟》），推測是尤侗康熙二十五年（1686），自編《西堂詩文全集》所加。

雖名目卷次繁雜，然大致可依朱彝尊之說分作《全集》、《餘集》、《鶴棲堂稿》，本研究採用楊旭輝點校的《尤侗集》為底本，⁶²並比照臺大館藏善本《尤西堂全集》，另參閱《尤侗集》未收錄之《艮齋雜說》十卷。⁶³以下分《全集》、《餘集》、《鶴棲堂稿》分別說明版本狀況、臺灣與中國館藏，及《尤侗集》所使用的版本。

（一）《西堂全集》

誠如上文所述，《西堂全集》為收錄情況最複雜的集子，且不但原本收錄卷目各異，同樣名為「西堂全集」，所指涉的著作有三種情況：

第一，指《西堂文集》與《西堂詩集》，如臺大館藏善本衙藏板《西堂全集》，⁶⁴可能是尤侗自刻《西堂詩文全集》之前，坊間所編的《西堂全集》，以下簡稱「西堂二種」。

第二，指《西堂文集》、《西堂詩集》與《西堂樂府》，如《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金閻周君卿梓行之刻本，⁶⁵此刻本和尤侗自編《西堂詩文全集》的年代相同，筆者推測這應是最接近尤侗自編的版本，以下簡稱「西堂三種」。然同為「西堂三種」，仍有差異，如前所述金閻周君卿刻本為五十六卷，然有些版本為五十四卷，差別在五十四卷版《西堂詩集》未收錄《性理吟》二卷，另有的版本《西堂文集》中的序跋較少，待下文詳述。

⁶⁰ 趙爾巽等：《清史稿》第44冊，卷484；頁13340-13343。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5冊（上海：上海古籍，2010年）；又《清史列傳》，《全集》竟僅著錄十卷，見第18冊，卷71，頁5783。

⁶¹ 尤侗：《尤西堂全集》，《久保文庫》86冊，清順治十二年（1655）—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間刊本。尤侗《尤太史西堂全集三種》，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29冊，頁90、394，然書中僅註明為康熙刻本，不知何年所刻。

⁶² 尤侗著；楊旭輝點校：《尤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⁶³ 尤侗著；李肇翔、李復波點校：《艮齋雜說》、《續說》、《看鑿偶評》（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⁶⁴ 尤侗：《西堂全集》，清順治十二年（1655）—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間本衙藏板刊本。

⁶⁵ 尤侗：《太史尤悔菴西堂全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5冊，清康熙二十五年金閻周君卿梓行之刻本。

第三，指尤侗著作全集，除了「西堂三種」外，還包含尤侗康熙三十年（1691）續刻的《西堂餘集》，如北京中華書局《中國古籍總目》所著錄的康熙刻本、清善成堂刻本、清刻本、民國間上海文瑞堂時印本，⁶⁶以下簡稱「西堂四種」。在此版本中，《性理吟》二卷不是收於《西堂詩集》，而錄於《西堂餘集》中，筆者推測康熙二十五年之前刊行的《西堂詩集》，應未收錄《性理吟》兩卷，而是尤侗康熙二十五年自編《西堂詩文全集》時首度加入，而康熙三十年後的版本則將《性理吟》收於《西堂餘集》裡。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西堂全集》善本兩種：《尤西堂全集》與《西堂全集（本衙藏板）》，兩者皆為清順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間刊本，即尤侗自刊《全集》前的版本，然《西堂全集》為「西堂二種」，《尤西堂全集》為「西堂三種」。

《尤西堂全集》「西堂三種」收錄子目為：《西堂文集》收錄《西堂雜組一集》、《二集》、《三集》各八卷，共二十四卷。《西堂詩集》收錄《西堂剩稿》二卷、《西堂秋夢錄》一卷、《西堂小草》一卷、《論語詩》一卷、《右北平集》一卷、《看雲草堂集》八卷、《述祖詩》一卷、《于京集》五卷、《哀絃集》二卷、《擬明史樂府》一卷、《外國竹枝詞》一卷、《百末詞》六卷。《西堂樂府》收錄《讀離騷》一卷、《弔琵琶》一卷、《桃花源》一卷、《黑白衛》一卷、《清平調》一卷，共三十二卷。

《西堂全集》的「西堂二種」到《尤西堂全集》的「西堂三種」所收《西堂文集》差異處在於，「三種」的《一集》除了弘覺國師語錄、王崇簡序、自序外，又比「二種」多了徐元文跋，《二集》多了周亮工序和自序，《三集》則都有徐乾學序和彭孫遜序；然「三種」所收的《西堂詩集》少了《性理吟》兩卷。

另臺大圖書館藏還有《尤西堂雜組》和《西堂雜組（本衙藏板）》善本，⁶⁷收錄內容和《西堂文集》相同，為《西堂雜組一集》⁶⁸、《二集》、《三集》各八卷，筆者比對發現《西堂雜組（本衙藏板）》序跋最為完整，比「西堂三種」多了吳偉業序，序跋《一集》按順序有：吳偉業序、自序、弘覺國師語錄、徐元文跋，《二集》有周亮工序與自序，《三集》有徐乾學與彭孫遜序，可推知本衙藏板應較為晚出。《尤西堂雜組》亦蠻完整，惟《三集》少了彭孫遜序。

⁶⁶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095-1096。

⁶⁷ 尤侗：《尤西堂雜組》，出版地不詳：中華圖書館，出版年不詳。尤侗：《西堂雜組》，《久保文庫》611冊，影印自清康熙十八年本衙藏板刊本。

⁶⁸ 《尤西堂雜組》中的《西堂雜組一集》稱為《西堂雜組初集》。

臺灣國立臺大圖書館藏還有叢刊本兩種，一為《尤太史西堂全集三種》，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之清康熙刻本。二為《太史尤悔菴西堂全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為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金閻周君卿梓行之刻本，均為「西堂三種」。兩種叢刊本的《西堂文集》較之最完整的《西堂雜組（本衙藏板）》，《尤太史西堂全集三種》的《一集》少了吳偉業序；《二集》少了自序；《太史尤悔菴西堂全集》金閻周君卿刻本僅少了吳偉業序，故知吳偉業序應最晚出，亦可依此推測尤侗康熙二十五年自編《西堂詩文全集》時，可能尚未請吳偉業作序。至於《西堂詩集》，《尤太史西堂全集三種》未收錄《性理吟》二卷，代表其可能為尤侗自刻《全集》前的版本。

至於中國「西堂三種」的《全集》版本情況，北京中華書局《中國古籍總目》僅著錄「康熙刻本」與「民國石印」兩種，皆未標示館藏處。⁶⁹《尤侗集》的《西堂全集》指的亦是「西堂三種」，採用復旦大學收藏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金閻周君卿刻本，和《續修四庫全書》、《清代詩文集彙編》中的《太史尤悔菴西堂全集》為同一版本。《尤侗集》中除了依此金閻周君卿刻本版本外，還透過比對家藏康熙文富堂刻本增補《看雲草堂集》卷八的〈時事詩〉第二首；以及比對南京圖書館藏抄本《十六家詞》本增補《百末詞》卷末若干闕詞。《尤侗集》中的《西堂全集》僅未收錄朱熹所寫的《性理吟》一卷。⁷⁰

（二）《西堂餘集》

康熙三十年（1691）尤侗續刻《西堂餘集》，主要收錄其晚年作品，臺灣館藏無論善本或從刊本皆未見《西堂餘集》。《中國古籍總目》著錄的《西堂餘集》，收於「西堂四種」的《西堂全集》之中，而總目著錄的《西堂全集》皆為「西堂四種」，「西堂四種」在中國有四個版本，分別為清康熙刻本、清善成堂刻本、清刻本、民國間上海文瑞堂時印本。⁷¹

據楊旭輝查考大陸圖書館的《西堂餘集》多為同版同源，然因刊行時尤侗仍在世，詩文集收錄的作品數量與卷數有所增益，最齊全者為上海圖書館的《西堂餘集》，據《中國古籍總目》上海館藏本為民國間上海文瑞堂石印本。⁷²其子目如下：

⁶⁹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別集類第三冊，頁1075。

⁷⁰ 詳見：尤侗著；楊旭輝點校《尤侗集》總序，頁20。

⁷¹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類第二冊，頁1095-1096。

⁷²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類第二冊，頁1095。

《年譜圖詩歌》一卷、《小影圖贊》一卷、《悔庵年譜》二卷、《性理吟》、《後性理吟》各一卷、《續論語詩》一卷、《艮齋倦稿詩集》十一卷、《艮齋倦稿文集》十五卷、《艮齋雜說》十卷、《看鑑偶評》五卷、《明史擬稿》六卷、《外國傳》八卷、余懷撰《宮闈小名錄》五卷。⁷³

《尤侗集》中未收入《西堂餘集》中不屬於文學範疇的著作，包含：《艮齋雜說》十卷、《看鑑偶評》五卷、《明史擬稿》六卷、《外國傳》八卷、《宮闈小名錄》五卷。故筆者另使用李肇翔、李復波點校的《《艮齋雜說》、《續說》、《看鑑偶評》》，以彌補《尤侗集》未收入，卻與本研究相關之尤侗著作。此點校本底本來自《學術筆記叢刊》，⁷⁴叢刊則影印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收於《西堂全集》中的《西堂餘集》，亦為民國上海文瑞樓石印本，⁷⁵代表在尤侗康熙三十年自刻《西堂餘集》前，民間應已先出版。

（三）《鶴棲堂稿》

尤侗暮年得到康熙題「鶴棲堂」匾額，詩文作品便以此為名，亦隨刊隨刻，臺灣未見《鶴棲堂稿》的善本與刊本，且無論台灣或中國的「西堂全集」中皆未收錄《鶴棲堂稿》。《中國古籍總目》僅著錄康熙刻本《鶴棲堂稿詩》與《鶴棲堂稿文》各五卷，標示為湖北省圖書館館藏。⁷⁶然據楊旭輝所述，蘇州市和上海圖書館亦收有此康熙刻本，然蘇本有篇滬本無；滬本亦有篇蘇本無，《尤侗集》以蘇本為底，補以滬本。⁷⁷

綜上可見，《尤侗集》為臺灣所收錄之尤侗著作最為齊全者，雖然其點校偶有缺失，版本解說過於簡略而不明，然從序中得知《尤侗集》考察與比對了中國不同圖書館所收錄的篇目，故本研究仍以此作為底本，並參照臺灣可取得之其他版本。若欲了解此三類全集外的單集之版本，可參考《蘇州藝文志》尤侗著作的相關整理。

⁷³ 《尤侗集》中的《年譜圖詩歌》一卷、《小影圖贊》一卷、《續論語詩》一卷用的是山東師範大學所藏的《西堂餘集》為底本，《艮齋倦稿詩集》前八卷和《艮齋倦稿文集》前十二卷個別以山東師範大學及蘇州市圖書館藏本為底本，剩下增益卷數依上海圖書館藏本補入。然楊旭輝並未說明明明是同版同源，為何要分別採用不同底本。

⁷⁴ 據尤侗；李肇翔、李復波點校：《《艮齋雜說》、《續說》、《看鑑偶評》》（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整理說明，頁2。

⁷⁵ 據徐德明、吳平主編《學術筆記叢刊》（北京：學苑出版，2005年。）第四冊，頁2。另刻本前序文交代尤侗《艮齋雜說》卷一至卷六為《艮齋雜說》，卷七至卷十為《續說》。很可惜台灣未見民國上海文瑞樓石印本。

⁷⁶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別集類第三冊，頁1075。

⁷⁷ 詳見：尤侗著；楊旭輝點校《尤侗集》總序，頁21。



三、創作時間考察

此部分以《尤侗集》收錄之著作及其分類方式為主，並依此梳理各集創作時間，《尤侗集》未收錄之作品，則視需求補充之，如崇禎十三年（1640），二十三歲的尤侗與好友湯卿謀共寫《賓病秋箋倡和集》，⁷⁹各版本皆未收錄，應已亡佚，然其為尤侗最早之著作，故存於表中；《艮齋雜說》則因談及婚姻觀念，可藉此探查夫婦關係，故亦納入其中。而《尤侗集》有收錄，然本研究不會使用到的作品則略之，如收錄其戲曲作品的《西堂樂府》。另以下考察成果已整理至「附錄一、尤侗著作總表」，方便讀者對照。

（一）《西堂文集》

《西堂文集》前未有總序，然有「弘覺國師語錄」一則與尤侗註語，表達獲順治垂詢的感激，讚嘆「天下有一人之幾，可以不恨。況君臣之際乎？」註語中提及「今辛丑三月」，故知此註寫於順治十八年（1661）。其收錄的集子有《西堂雜組一集》、《二集》、《三集》各八卷。《西堂雜組》均以「文體」為分類，未標示「年份」，因此難以知曉創作期間。然每集開頭都有序，至少可知大致成集於何時。

《西堂雜組一集》前有王崇簡序，此序寫於順治乙未年（1655）仲夏，另有自序與門人徐元文，但未標示時辰，而其卷五有〈丁亥真風序〉一文，可知至晚順治四年（1647）始收錄作品。《西堂雜組二集》前有周亮工序與自序，周序寫於康熙十一年暮春（1672），又自序言及：

《西堂一集》，大抵少時嬉戲之作。正如東坡怪石，以餅餌易之小兒。無何為天子所賞，學士大夫羣而郵之，乃至田夫、市子、方外、婦女，亦有能讀之者。世之所謂大好，予之所謂大慚也。既而坊賈鬻之不置，則搜數十年來罷官閒居，隨筆所書，復彙刻為《二集》。

尤侗於順治十三年（1656）罷官，剛好接於《一集》之後，故可知《一集》約作於順治四年至十二年（1647-1655），《二集》約作於順治十二年至康熙十一年（1655-

⁷⁸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著：《江蘇藝文志·蘇州卷》第一分冊，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635-643。

⁷⁹ 尤侗：《悔庵年譜》卷上，頁1697。

1672)；《三集》前有彭孫遜序與徐乾學序，皆寫於康熙十八年（1679）秋，⁸⁰可知《三集》約作於康熙十一年至十八年（1672-1679）。

（二）《西堂詩集》

《西堂詩集》前未有序文，其所收錄集子甚廣，包含：《西堂剩稿》卷上下、《西堂秋夢錄》、《西堂小草》、《論語詩》、《右北平集》、《看雲草堂集》八卷、《述祖詩》、《于京集》五卷、《哀絃集》、《擬明史樂府一百首》、《外國竹枝詞一百十首》、《百末詞》卷一至卷六、《後性理吟》，以下擇要說明其創作年代。⁸¹

《西堂剩稿》前有寫於康熙甲子（1684）陽月的自序，此序說明自己學詩之歷程，並言及其「自乙亥訖甲申，十年之間，篇什遂多……閒居無聊，偶檢故紙，喪亂之後，十存二三，因輯為《剩稿》二卷。」⁸²故可知其創作年份為崇禎八年至順治元年（1635-1644）。

《西堂秋夢錄》前有尤侗自序與未署名之解夢語，解夢語讚嘆此書為「夢中大覺語」，說尤侗「一筆收盡，天地間事，皆在寸管中。」《西堂秋夢錄》集名旁有小註寫其為「壬午七八九月之作」，⁸³故知為崇禎十五年（1642）所作。

《西堂小草》前有寫於康熙甲子年（1684）的自序，指出其：「起乙酉，至壬辰，凡八年，亦斷為一卷。」據題旁小註亦約：「乙酉五月至壬辰六月」，⁸⁴故明顯知其作於順治二年五月至九年六月（1645-1652）。

《右北平集》前有作於順治乙未孟夏（1655）的白胤謙題序。不僅讚其詩有韋應物的冲雅、元結之疏老，與杜甫之沉蓄頓挫，亦言其政術愷悌、人品磊落、忠孝至性。此卷末尾附〈南歸雜詩二十四首〉，有註曰：「自壬辰七月，至丙申七月止，共詩一百五十七首。」⁸⁵，可知作於順治九年至十三年（1652-1656）。

《看雲草堂集》共有八卷，前有寫於康熙甲子（1684）三月三日之自序，說明自己至北平罷官後，卜築草堂，因杜甫「看雲杖藜」之詩句故名之，於草堂中二十

⁸⁰ 《西堂雜組一集》王崇簡序、自序、徐元文序，詳見《尤侗集》頁 7-11。《西堂雜組二集》周亮工序、自序，見頁 145-147。《西堂雜組三集》彭孫遜序，徐乾學序，見頁 293-295。

⁸¹ 其中《論語詩》、《述祖詩》、《擬明史樂府一百首》、《外國竹枝詞一百十首》、《後性理吟》和夫婦關係書寫較無關，故其創作年代之推論於文中省略。

⁸² 尤侗：《西堂剩稿·序》，收於《尤侗集》，頁 441。

⁸³ 尤侗：《西堂秋夢錄》序與解夢語，收於《尤侗集》，頁 483-486。

⁸⁴ 尤侗：《西堂小草·序》，收於《尤侗集》，頁 508-509。

⁸⁵ 尤侗：《右北平集·序》，收於《尤侗集》，頁 539、566。

一年，而後應召於京，修史五年歸鄉，見草堂無恙，許多人事卻以為陳跡，故而將當時所作詩刪而鋟之，而成此集。⁸⁶

《看雲草堂集》每卷集名下方，皆有文字說明此卷寫作時間，頗為明晰。卷一標示為「自丁酉至戊戌止，共詩六十七首」(1657-1658)；卷二為「自己亥至庚子止，共詩七十八首」(1659-1660)；卷三為「自辛丑至壬寅止，共詩七十一首」(1661-1662)；卷四為「自癸卯至丙午止，共詩五十九首」(1663-1666)；卷五為「自丁未至戊申止，共詩七十六首」(1667-1668)；卷六為「自己酉至辛亥止，共詩九十二首」(1669-1671)；卷七為「自壬子至丙辰止，共詩一百七首」(1672-1676)；卷八為「自丁巳至戊午五月止，共詩八十七首」(1677-1678)⁸⁷。從卷一至卷八，前後長達約二十多年。

《于京集》共有五卷，前有黃與堅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所寫的序，說明此為尤侗在京修史五年所作，而今奉假返鄉，將之編輯成集，其中提及原以為尤侗、尤珍父子皆得官職，詩中應多歡愉而少愁苦，然實際則因親人大半亡佚，而充滿哀逝與咨嗟。⁸⁸

《于京集》五卷亦是每卷皆標示出創作時間，《于京集》卷一標示「自戊午六月至己未二月止，共詩九十首」(1678-1679)，集名旁有小註曰：「《哀絃集》另刻」；卷二為「自己未三月至十月止，共詩八十八首」(1679)；卷三為「己未十月至庚申十二月，共詩八十七首」(1679-1680)；卷四為「自庚申十二月至壬戌三月止，共詩八十八首」(1680-1682)；卷五為《于京集》「自壬戌四月至癸亥十月止，共詩六十五首」(1682-1683)。⁸⁹卷一至卷五寫作時間約五年。

《哀絃集》「悼亡詩序 丑筆」文末署為曰「戊冬仲秋之杪昌黎學人偶題」，推應是曹令過世當年(1678)便已有意編寫，又《哀絃集》最末首為〈十月聞二兄訃哭之五首〉，據《悔庵年譜》卷下：「康熙十九年庚申，……二兄介人价十月中繼歿。」推知收詩最晚約至康熙十九年(1680)。⁹⁰《哀絃集》版本其他細節詳見第四章。

《百末詞》共有六卷，卷一至五題名為「百末詞」，卷六為「百末詞餘」。《百末詞》主要以詞牌分類，作詞時間難以推斷，如《百末詞》卷四的〈桂枝香 詠蟹〉

⁸⁶ 尤侗：《看雲草堂集·序》，收於《尤侗集》，頁567。

⁸⁷ 以上標示分見頁568、582、594、605、619、633、646、661。

⁸⁸ 尤侗：《于京集·序》，收於《尤侗集》，頁687-688。

⁸⁹ 以上標示分見頁689、705、724、740、752。

⁹⁰ 尤侗：〈十月聞二兄訃哭之五首〉，《哀絃集》，頁764。《悔庵年譜》條，見頁1713。

和卷五的〈摸魚兒 咏蓴〉皆為悼亡詩，但卷五〈六州歌頭 有客勸予出山，書此答之〉寫及「況有老妻釀酒」，⁹¹可見其未必按時序排列。

《百末詞》前有曹爾堪寫於康熙四年（1665）的序文，卷六「百末詞餘」後有「悔庵自跋」，其中談及：

予少而嬉戲，中年落魄無聊，好作詩餘及南北院本雜曲，綺艷疊陳，詼諧間出。知我者，以為空中語，罪我者，以為有傷名教，不祇白璧微瑕而已。聊存一二，以志過焉。⁹²

可見應有少時之作，然目前僅能從有標示年份的敘述中找出最早與最晚者，〈菩薩蠻·丁巳九月病中有感八首〉作於康熙十六年（1677）；又〈念奴嬌·羨門五十一歲，夫人四十九歲，十月得子，名曰百齡，是可賀也，調百字令〉，彭羨門（1631-1700）五十一歲為康熙二十年（1681），可見曹爾堪寫序之後，尤侗仍持續收錄詞作，目前僅能推斷時間大約為康熙四年到二十年（1665-1681），然很有可能更早創作或更晚收筆。⁹³

（三）《西堂餘集》

《西堂餘集》包括《艮齋倦稿文集》十五卷、《艮齋雜說》十卷、《續論語詩》、《年譜圖詩》、《小影圖贊》、《悔庵年譜》卷上下，下文將擇要說明。此集前未有總序，《悔庵年譜》：「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續刻《西堂餘集》。」⁹⁴可知其刊刻時間。

《艮齋倦稿文集》共十五卷，後幾卷開始標示作於何時，如卷九「壬申（1692）雜文」；卷十「癸酉雜文（1693）」；卷十一「甲戌雜文（1694）」卷十二「乙亥雜文（1695）」；卷十三「丙子雜文（1696）」⁹⁵，可知康熙三十年刊刻後，有持續補刻，故知寫作時間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

《艮齋倦稿詩集》共十一卷，前有寫於康熙辛未年（1691）臘月自序，說明自

⁹¹ 以上三闋詞出自《百末詞》，收於《尤侗集》頁 949、962、967。

⁹² 尤侗：《百末詞·序》、《百末詞·跋》，收於《尤侗集》，頁 892、975。

⁹³ 以上兩闋詞見尤侗：《百末詞》卷一，頁 902；《百末詞》卷四，頁 948。又《百末詞》中也有〈南柯子·懶懶和卿謀韻〉（卷二，頁 913）、〈浪淘沙·樓上和卿謀韻〉（卷二，頁 915），若於卿謀（1644年）死前與其唱和，寫作年代會提早許多，惜詞作中未有線索證明是生前或死後所和。

⁹⁴ 尤侗：《悔庵年譜》卷下，頁 1718。

⁹⁵ 見尤侗：《百末詞》，頁 1245、1264、1283、1311、1345。

己請假歸田，欲杜門終老而未能，因叩門邀文者甚多，雖大多以疲倦為由婉辭，親戚故舊不得已而應之，以錢相賄者也欣然接受，而後「日積月累，卷頁遂多，大抵贈答吊賀，應酬之篇時居八九，其言淺陋，無足采者。殆出于倦極勉強之為，故即以倦名其稿焉。刪而存之，得若干卷。」⁹⁶

每卷作詩時間標示相當清楚，《艮齋倦稿詩集》卷一標示為「甲子詩四十首」、「乙丑詩十八首」(1684-1685)；卷二為「丙寅詩十三首」、「丁卯詩三十首」(1686-1687)，另有詞餘十首；卷三為「戊辰詩三十二首」、「己巳詩三十四首」(1688-1689)另有詩餘三首；卷四為「庚午詩四十八首」、「辛未詩七十四首」另有詞三首(1690-1691)；卷五為「壬申詩五十九首」(1692)，另有詞曲。卷六為「癸酉詩一百二十三首」(1693)，另有詞六首；卷七為「甲戌詩一百三十九首」(1694)，另有詞一首；卷八為「乙亥詩二百十四首」(1695)，此卷另有孟子詩兩首與雜體；卷九為「丙子詩共一百七首」(1696)，另有詞一首；卷十為「丁丑詩一百七十五首」(1697)；卷十一為「戊寅詩共一百四十六首」(1698)⁹⁷，十一卷寫作時間跨度約十五年。

《艮齋雜說》十卷，卷前有作於康熙庚午(1690)冬之自序，其中曰：

偶憶平生所載，籍所傳，賓客所話，參以臆見，隨筆著錄，為揮塵之一助。彙而次之，得雜說若干卷，……昔歐陽公作《歸田錄》未成，而序先出，神宗亟索觀之，公因其中紀述有礙者，刪去數十條。……予之此書，將無同與。

98

由自序可知，此為平生所載，似無明確時間；又尤侗提及歐陽修《歸田錄》序先出之事，後說此書和其並無不同，因此《艮齋雜說》也可能是寫了先自序，而後繼續增錄，因此僅能說寫作時間約為康熙庚午年之前，然應寫到更晚。

《年譜圖詩》詩題有小註曰「予既著《年譜》，因思古人之書，必有圖畫……生平事蹟，瑣瑣難以枚舉，姑摘其大者為《十六圖》，各綴以小詩，志其本末，用以自娛，亦可以貽子孫。」可知應為《悔庵年譜》先作，又據年譜圖詩第二首〈春山攜友圖〉題旁註「思故人也，湯子卿謀歿(1644)已五十年矣。」可知《年譜圖

⁹⁶ 尤侗《艮齋倦稿詩集·序》，頁1429。

⁹⁷ 尤侗《艮齋倦稿詩集》卷一標示見頁1430、1436；卷二見頁1443、1446；卷三見頁1454、1461；卷四見頁1467、1475；卷五見頁1484；卷六見頁1499；卷七見頁1523；卷八見頁1543；卷九見頁1579；卷十見頁1595；卷十一見頁1620。

⁹⁸ 尤侗；尤侗；李肇翔、李復波點校：《艮齋雜說》、《續說》、《看鑒偶評》(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3。標點為筆者自標。

詩》至晚作於 1694 年。⁹⁹

《小影圖贊》共有四幅圖，每張圖後皆為尤侗的自贊或自題中，此後則是眾人之和作，當時文壇大家如吳偉業、彭孫遜、宋琬、陳維崧、余懷、施閏章、歸莊、王士禛、朱彝尊等皆有參與。四幅圖圖題旁皆註有「年份」，分別為「竹林晏坐圖甲辰（1664）」、「水亭垂釣圖庚戌（1670）」、「黃峰探梅圖乙亥（1695）」、「夢遊三山圖丙子（1696）」¹⁰⁰，故知寫作時間約為康熙丙子年（1696）之前。

《悔庵年譜》分上下卷，上卷末記有：「右年譜一歲至六十歲，于丁巳年（1677）臘月自敘止」，至晚康熙十六年始記錄；卷下最末一筆為「康熙四十二年（1703）……歲暮回官。」¹⁰¹可知應為康熙四十三年時所回顧，因此年譜約作康熙十六至四十二年（1677-1704），當然可能更早。

（四）《鶴樓堂稿》

《鶴樓堂稿》前有〈御題鶴樓堂記〉，應為此集總序，文中說明「鶴樓堂」的由來：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帝南巡至蘇州，四月一日召問耆老年高者，尤侗自陳上前，得康熙親手揮毫「鶴樓堂」三大字，故以此為名。¹⁰²而後有些歌頌康熙、紀錄南巡之事的詩文，不只尤侗，其子尤珍，朋友宋犖、高士奇等大官皆參與。

《鶴樓堂稿詩》共五卷，卷一至五標示為「己卯年共九十四首」、「庚辰年共八十首」、「辛巳年共八十四首」、「壬午年共八十首」、「癸未年共二十首」，即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1699-1703）。《鶴樓堂稿文》亦五卷，卷一至五標示為「己卯年共十四首」、「庚辰年共十二首」、「辛巳年共十一首」、「壬午年共九首」、「癸未年共五首」，和《鶴樓堂稿詩》創作時間一致，寫作時間約五年。¹⁰³

本論文研究材料雖以尤侗著作為主，然更聚焦於《西堂雜組一集》、《二集》、《三集》、《西堂剩稿》、《西堂秋夢錄》、《右北平集》、《看雲草堂集》、《于京集》、《哀絃集》、《百末詞》、《艮齋倦稿文集》、《艮齋倦稿詩集》、《鶴樓堂稿詩》、《鶴樓堂稿文》中的詩詞與文章；背景資料則參酌非文學類作品如《年譜圖詩》、《悔庵年

⁹⁹ 尤侗：《年譜圖詩》，頁 1663。

¹⁰⁰ 尤侗：《小影圖贊》，小註見頁 1673、1679、1684、1688。

¹⁰¹ 尤侗：《悔庵年譜》上下卷，見頁 1711、1722。

¹⁰² 尤侗：〈御題鶴樓堂記〉，頁 1725-1726。

¹⁰³ 標示見尤侗：《鶴樓堂稿詩》，頁 1735、1749、1765、1778、1792，以及《鶴樓堂稿詩》頁 1799、1812、1823、1836、1849。

譜》，以及《尤侗集》未收錄的《良齋雜說》。無論是尤侗自身夫婦關係相關的詩文紀錄，或是尤侗雜著中提及對夫婦關係的看法，皆為本論文關注之範圍。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採用三種研究方法或視角，首先是文獻研究與文本分析法，通過調查與閱覽文獻掌握歷史背景、深入了解議題，並獲取解決問題所需的資料，如尤侗作品，其友人的詩文、同時代文人的筆記、相關歷史典籍等，再以訓詁學考證材料、解讀文意，進行深入文本細讀與分析。

其二為歷史研究法與文化社會學視角，新歷史主義強調不能只是文本分析、把文本孤立於歷史背景外進行研究，而應了解文本產生之歷史、文化狀況、文本意義及影響力。歷史不只是文本的「背景」、文本也不只是某時期世界觀的「反映」，歷史不是固定、客觀的事實，而是如文學需被詮釋，且由我們所再現，都是意識形態的產物與文化構成物，¹⁰⁴亦因此本研究除了歷史研究法，還加入文學社會學視角。羅時進解釋文學社會學研究的是其中歷史、時代、社會、階層、家族、社群等關係與彼此間的影響，是文學主體與客觀環境的詮釋和對話，此視角對明清研究尤為重要，地域社群為明清詩文研究的重要維度之一，或許比傳統意義上的作品論、作家論、文學史論更切合研究對象的特點。¹⁰⁵此外，本研究進行詮釋時亦會參考 Connell 性別分析四個面向，¹⁰⁶以性別視角觀看尤侗筆下的夫婦關係與性別結構。

其三以文體學或文類學作為一種研究視角，¹⁰⁷就個體而言，文體是一定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能折射出作者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與思維方式，甚至所處時代的社會歷史、文化精神。¹⁰⁸就集體而言，時代和群體選擇某種文體，其實便是選擇了一種感受世界、闡釋世界的工具，這正是文體興盛的基礎。¹⁰⁹而作者選擇文體與文類，不僅是選擇表現個人的些某面向，更是因此參與了累積的世代讀／寫

¹⁰⁴ M. H. Abrams, Geoffrey Galt Harpham 著、吳松江原譯，《文學術語手冊》（台北：書林出版，2012），頁 246-247。

¹⁰⁵ 羅時進：《文學社會學——明清詩文研究的問題與視角》（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頁 5、58。

¹⁰⁶ 蕾恩·柯挪著，劉泗翰譯，《性別的世界觀》，（台北：書林出版，2011 年），頁 118-133。

¹⁰⁷ 本論文「文體」和「文類」的界義主要根據顏崑陽的論述。「文體」指的是諸多文章群「自身」在形構與樣態這些面向的相似特徵；而「文類」指的是諸多具某些相似特徵的文章形成「類聚」相對群分的狀態。因此當本文關注的是文章型態對記述取材與表達情感的影響時使用「文體」，而當注意的是同類文章相似性時，則採用「文類」。詳見氏著：〈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清華中文學報》第 1 期（2007 年），頁 54。

¹⁰⁸ 章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導言」（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

¹⁰⁹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型態研究》「前言」（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1。

經驗的公共傳統，提供作者印證、闡發與擴大個人經驗的機會，¹¹⁰因此尤侗與清初文壇選擇以什麼文體與文類書寫夫妻關係，亦為本研究看重的切入角度。

章節安排上，首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方苞指出夫妻關係間的害怕過暈、適恰距離難以把捉，此界線亦為文人書寫記錄得留意的面向。本研究欲了解規範與界限是否影響文人書寫夫婦關係？書寫夫婦關係時如何選擇文體、取材？從中呈現何種夫婦形象？對夫婦相處有何反思？又建構出什麼樣的夫婦關係？其次進行前行研究回顧，使讀者對現有相關議題有所掌握。再者簡介尤侗生平、家庭、仕宦狀況，及其著作流傳情形，最末說明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第二章開始為正文，由於本研究關注的是書寫呈現，即文人如何書寫、為何書寫，及題材為何等問題，然這些問題不只和夫婦關係相關，亦可能受文體規範影響，因此章節安排上以文體作區隔，第二章為「伉儷似賓朋——尤侗文章中的夫婦關係」，討論尤侗文章中的夫婦形象、夫妻與家族間的關係、夫妻彼此間的分際等，及尤侗筆下的夫婦關係在明清是否具有代表性。

第三章為「糟糠即佳人——尤侗詩歌之夫婦情感」，此章將尤侗於曹令「生前」與「死後」所寫夫婦關係相關之詩區隔開來，盼解此觀察文人於妻子生前與死後的書寫是否有內容、題材或數量上的差異，並將曹令死後尤侗所寫之詩詞作主題式的分析，盼不僅藉此理解詩歌所蘊含的夫婦情感，探討其建構出哪些夫婦關係之面向，亦能藉此探索尤侗書寫的特色與手法，了解其如何建構。

第二、三章分別析解尤侗如何透過文和詩書寫夫婦關係後，第四章討論的則是尤侗如何藉「結集」的形式建構夫婦關係。尤侗專為曹令編寫一悼亡集《哀絃集》，然《哀絃集》中不只有尤侗的作品，因此第四章不僅討論書寫，亦牽涉當時的社會史脈絡，包含文人社群與文學風氣等。雖然乍看和第二、三章較為不同，但談論的是建構形式與文本呈現，其實仍是探討書寫與建構的問題。

第四章名為「悼亡交流：《哀絃集》及其社群」，首先分析《哀絃集》中致贈挽作者的身分及其與尤侗的關係，與尤侗如何使韓愈之靈透過乩筆序參與其中；其次析解《哀絃集》中參與者的挽作及評點，了解其哀悼內容與評判標準；再者考察參與較深者與尤侗的關係，探討他們參與較深入的原因，及其哀挽曹令與悼亡己妻的內容與特色。最末回到尤侗自身的悼亡意識，析解其為他人妻妾所寫的挽作、悼亡

¹¹⁰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2014年），頁193。

序，與題悼亡詩等。盼藉多方面的探查，能對《哀絃集》的編寫、尤侗的交流社群，以及清初悼亡文化與夫婦關係之書寫與建構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第五章為結論，對本論文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收束與回顧，並說明研究意義、限制，以及未來尚待開展的議題。



第二章 伉儷似賓朋——尤侗文章中的夫婦關係

本章探討尤侗文中夫婦關係的書寫，第一節著重與家族相關之取材，並探看不同文體如何呈現夫婦形象，第二節聚焦夫婦單獨相處之細節，分析書寫特色。第三節於清初脈絡下探看其他類似尤侗與曹令的夫婦類型，以說明他們是否足以作為一種典型。第四節聚焦尤侗自身的敘述，分析尤侗如何看待與定位自身的夫婦關係。

第一節 賢妻助夫家：符合倫理序階的夫婦形象

尤侗為曹令寫了一篇行述與三篇祭文，其餘文章亦會提及曹令，然本節將先專注於行述與祭文，分析其文體特色、動機、結構，著重討論家族關係的取材，下節再聚焦尤侗專就夫妻兩人關係之書寫。

一、從行述探看家族中的妻子形象

(一) 行述文體規範與女性行述

進入分析前須先對行述文體大致理解，文體本身就是種表達、選擇，風格，甚至是一種強調。¹¹¹然而明清文體相關著作中卻頗少論及「行述」，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於「行狀」的下一個條目列出「述」：

按字書云：「述，撰也，纂撰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狀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別名也。此體見諸集者不多，姑錄一首以為式云。¹¹²

文中透露兩個訊息，一是述和狀沒有不同，只是別名。二是一般少見此文體。關於前者，明清時人與現代學者亦皆認為行述與行狀無甚不同。¹¹³

俞樟華等指出「行述」之名大致始於宋代，所記載的都是相對平常人，而行狀則偏重寫三品以上官僚，其認為名稱的改變主要是傳體主體增多的結果，例如女性與非達官貴人的介入，使得寫行狀不再僅是為了呈交史館，更多時候是作為個人留念。¹¹⁴吳承學、劉湘蘭亦辨明行狀與行述同處在於要求記載真實、文末說明作傳原因；異處在於撰寫目的與撰者身分，行狀是為呈送朝廷作立傳參考，最初撰者為官

¹¹¹ 邱江寧：《明清江南消費文化與文體演變研究》「序言」（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頁1。

¹¹² 明·吳訥等著：《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1998年），頁107。

¹¹³ 如清·黃宗羲「行述例」下言：「此皆與行狀名異而實同也。今既有行實，又有行狀，無乃重出乎？」見《南雷文定全》（臺北：臺灣中華，1971）三集卷三，頁3；薛鳳昌《文體論》說行述：「與史之述贊不同，而與行狀相類故名。」（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91。

¹¹⁴ 俞樟華、許菁頻：《古代雜傳雜傳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頁140-141。

方，而後多為門生、下屬、朋友；¹¹⁵行述是為「記先人行跡，以志不忘」屬於私人性質，多為子孫所撰。¹¹⁶

還有一種相類之文體，稱作「行略」，尤侗本人似未區分行述與行略。父母合葬已十二年時，他以「行述」為他們紀錄，然於文中寫道：

而侗尚未續述行略，以乞志表於大人先生。……今以犬馬之疾，請急將歸，會遇皇上二十年蕩平覃恩，得贈侗故父淪為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故母鄭氏為孺人。侗感激榮哀，方捧典勅，焚黃墓門。於是，追求兩先人遺行，補述一篇，回思數十年事，恍如昨日。而老至耄及，記十忘五，倘徵鉅公鴻筆，採擇而潤飾之，感且不朽。¹¹⁷

篇名為「行述」，但內文用「行略」，目的是為「乞志表」，盼有人能「採擇而潤飾之」。而選在此時間點為父母作行述，除了兄長皆逝，身為第三子的尤侗作傳不會違背兄弟倫理外，¹¹⁸便是文中所言父母得贈封號，因此補述一篇遺行。

綜上，行述、行略、行狀實際書寫時區別不大，或者說「行狀」是大文類，「行略」、「行述」等類似於其下之次文類，因此可透過「行狀」幫助了解「行述」的文體規範，進入分析時，才可明白尤侗書寫的限制與突破。

行狀便是傳記，然因其特殊用途而稱作狀，如前所述最初是為呈送朝廷請求諡號或請史館立傳而作，正式且慎重。而後世大量行狀文，則大多是請人替死者寫墓誌文之前，由較了解死者之人事先起草其生平事蹟的資料。就內容而言仍是傳記，但就用途而言和一般傳記相較，第一其人物事蹟更詳盡，篇幅也較長。第二因行狀是寫傳和墓誌的原始資料，為旌揚死者而寫，因此有褒無貶。¹¹⁹

¹¹⁵ 如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言：「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詳見《文體序說三種》，頁 62。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言：「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謚，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詳見 106-107。

¹¹⁶ 吳承學、劉湘蘭：〈傳狀類文體〉，收於《古典文學知識》（江蘇：南京市，2009 年 3 月 5 日）2009 第 2 期（總第 143 期），頁 116-117。

¹¹⁷ 尤侗撰、門人徐元文填諱：〈先考遠公府君暨配先妣行述〉，《尤侗集》，本段出自頁 410-411。

¹¹⁸ 〈先考遠公府君暨配先妣行述〉中曰：「不孝之罪，其可擢髮數哉？顧先妣葬時，先君在也。先君葬時，又兩長兄為政。侗，季子，未敢操筆。且三月而葬，經營窀穸，皇皇弗及，則以處士欽蘭所撰生壙誌權瘞諸幽，從先君命也。乙卯，伯兄偶亡。庚申，仲兄份攻。既而四弟侄、五弟俊，相繼殞逝。」兄弟皆逝後，尤侗才敢作傳。詳見頁 410。

¹¹⁹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437-438。

必須注意是，在當時以行狀為婦女作傳，頗受爭議。黃宗羲（1610-1695）「婦女行狀例」中所言：

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謚亦為行狀者，將求名世之士為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反矣。觀昌黎、廬陵、東坡，三集銘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共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為也。又知婦人之不為，行狀之意亦明矣。¹²⁰

汪琬（1624-1691）亦持此觀點：

古人之有行狀，非特備誌銘之采擇而已，將上諸太史與太常者也。上諸史官所以請立傳也，上諸太常所以請立諡也。今雖不復行，猶當存古人遺意。彼女子無傳、無諡亦奚用行狀為哉？……故愚於女子行狀悉拒不作。¹²¹

然實際上清代卻有不少女性行狀／行述／行實，俞樟華等查閱《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中共有行狀類文章 355 篇，女性行狀類文章佔 67 篇，其中 7 篇名為行實；37 篇名為行述。¹²²尤侗也收過的他人所寫的女性「行狀」，請求他依行狀為這些女性作傳。¹²³

至於行狀規範為何，陳懋仁《文章緣起注》和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皆引劉勰語：「言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¹²⁴後者提及內容為「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對照來恂裕所指出的「行述」內容：「特取先人生平之言語、行事、世系、名氏、爵里、年壽、後裔而述之，以志不忘。」¹²⁵可以發現或許「狀」與「述」的差別在於「行治」與「行事」，所謂行治，指的應是行誼治績，因女性未涉及公共事務，多無「治績」，故少稱「狀」，而曰「述」，然無論狀述，書寫時皆以人物事跡為主，故多未分判。

（二）〈先室曹孺人行述〉的書寫動機

尤侗之妻曹令死於康熙十七年（1678），即其應清朝「博學鴻儒」徵召之時，照行述所言，尤侗原本堅持拒絕，是曹令認為君命不可違，要他和大兒子尤珍一同

¹²⁰ 清·黃宗羲「婦女行狀例」，見《南雷文定 全》三集卷三，頁 3-4。

¹²¹ 清·汪琬，《堯峯文鈔》，卷 33，〈與人論墓誌銘篆蓋書〉，頁 276。

¹²² 俞樟華、許菁頻：《古代雜傳雜傳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頁 139。

¹²³ 如尤侗〈江節母傳〉、〈節母過孺人傳〉，收於《西堂雜俎三集》卷六，頁 390-392。

¹²⁴ 詳見明·吳訥等著：《文體序說三種》頁 28，與頁 106-107。

¹²⁵ 來裕恂著；高維國、張格註釋：《漢文典註釋：二十世紀初中國文章學名著》（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297-298。

赴京，別掛念她。未料五日後病發，分別三個多月後便死亡。尤侗文章開頭便痛陳：

嗚呼痛哉！吾妻死耶！吾不知吾妻之何以死也！妻之隨我已四十年，我之別妻僅一百日。故吾但知妻之生，不知妻之死。夫之死而知其死者之痛，未若之死而不知其死者之尤痛也！吾既不知吾妻之何以死，又安能知吾妻之何以生哉？¹²⁶

強調未能見妻子最後一面，不知她為何而死，比知道妻子死亡一事，更為哀痛。雖然尤侗想回鄉處理喪事卻不獲朝廷批准，只好由尤珍回家奔喪：

兒子珍奔喪，瀕行，號哭以請，曰：「吾母生平，兒略知之。今魂魄荒瞽，弗能述也。吾父豈忍遺諸？」予哀其意，揮淚語曰：「汝行矣，吾志之。」蓋行十日而後，能筆也。嗚呼痛哉！

從上文看來本應由兒子尤珍作述，但其跋涉返家不便，因此才由尤侗作述。行狀多於末段說明動機，¹²⁷此篇亦如是，結尾言：「敢以兒女之言，塵大人先生之目？伏望垂念旅人無告，并憐小兒望鄉之哭，俯錫片言，用光泉壤。吾妻為不死矣！」比照〈先考遠公府君暨配先妣行述〉「侗尚未續述行略，以乞志表於大人先生。」¹²⁸雖然同是行述，然寫妻之行述未強調以乞志表，而是不好意思以兒女之言入大人先生之目，主要目的仍是以片言紀錄曹令，使她的身影猶存。

（三）〈先室曹孺人行述〉與家族相關事蹟之取材

《尤侗集》中此文分作十九段，長達約三千字。首段說明尤侗作述之緣由，次段略敘曹令家世，三到十段皆為曹令家內之事蹟，包含其為人處事、為母為姑的表現；十一到十三段大致為曹令之性情；十四到十七則聚焦曹令生病至尤侗得知其死亡時的情況。最末兩段先詳述曹令二子名姓、妻兒與仕況，與三女之名姓及其丈夫之仕況，後交代作行述之緣由。

本節先就文中提及曹令與家族相關之事蹟分析，這些事蹟約可分作三大類：

1. 孝順周全：

天性至孝，在家得父母歡心，事舅姑孳拳，曲謹饋獻。便繁花燭之夕，親長

¹²⁶ 尤侗：〈先室曹孺人行述〉，《西堂雜組三集》卷七，全文見《尤侗集》頁 406-410。以下引文不另行標註。

¹²⁷ 吳承學、劉湘蘭：〈傳狀類文體〉，頁 117。

¹²⁸ 尤侗撰、門人徐元文填諱：〈先考遠公府君暨配先妣行述〉，《西堂雜組三集》卷七，頁 410。

贈賀數十金，悉哀爲兩大人壽。予問之，曰：「婚禮多費，少補十一。吾夫婦蔭下，奚私蓄爲？」

聞吾父母有緩急，傾筐倒篋，俾付質庫，至典絕不復問也。

引文除見其孝順，亦可見不吝嗇、不計較的美德。不只剛嫁來時如此，分家時，原本兄弟各授田，曹令卻對尤侗表明不需要田，只要屋舍前的小園：

「何用田爲？舍前有小園，請乞爲抱甕地，且可娛老人晚景。」遂命工加葺理焉。吾父數過水哉軒，賞花釣魚，婦釀酒擊鮮，旨甘必具。吾父安之，每向人稱新婦賢云。

此舍前小園，即「亦園」，為尤侗父親尤淪所命名。文中水哉軒亦為尤侗接收修葺後所構築，尤淪在那不僅賞景，有時也會招賓客話舊，十分悠然自得。¹²⁹文中尤侗有意凸顯舍前小園全是曹令的想法，尤淪對之亦頗為讚賞。

尤侗父母死時，喪葬事宜所費不貲，尤侗擔心家計匱乏：

婦侍藥含歛，哭泣盡哀。喪事宜麻，葬事窶窶，費用不貲，予憂匱乏，婦曰：「君奈何與諸伯叔比？竭力拮据，雖鬻產勿惜。」故予得黽勉襄事，報先考妣於九京者，是婦之成也。

從上文看來，尤侗原本便已花費許多，曹令的話語則是令他心安，更堅定自己的想法，然尤侗亦將之歸功於「婦之成也」。

不僅家中大小抉擇，連尤侗宦途也深受曹令話語影響，原因亦皆以孝為大：

戊子，予拔貢廷對，授推官，意不欲就，婦曰：「君年雖少，父母老矣，奈何拘偏見，不邀一命，爲榮親計乎？」予乃謁選，得永平。

曹令鼓勵尤侗就官以榮親，然因得官永平，距家鄉蘇州太遠，父母並未就養。而尤侗後來棄官歸鄉，從行述看來，也是聽從曹令的建議。

既以擅責投充鐫級，有勸予疏辨者，婦曰：「歸耳！父母老矣，奈何戀升斗，違膝下？」予遂挂冠不復出也。

曹令認為當過官、榮過親就好，不必與朝廷辨是非，歸鄉陪伴父母更重要。特別的

¹²⁹ 尤侗撰、門人徐元文填諱：〈先考遠公府君暨配先妣行述〉，《西堂雜組三集》卷七，頁414。

是，一般傳狀文體皆可見媳婦對婆婆的多方照顧，如尤侗好友王士禎寫其第一任妻子〈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便寫及婆婆對張氏的疼愛，以及張氏為了照顧婆婆而廢寢食。¹³⁰然尤文中較少見婆婆行跡與婆媳相處片段，此應和尤侗母親的寡言性情有關，¹³¹也可能代表尤侗未完全受女子傳記的刻板模式所限制。但他也於字裡行間盡量表達出曹令為公婆設想的體貼，並指出其想法如何影響尤侗。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許多傳記皆著力寫婦女對公婆孝順，然尤侗透過事蹟，描寫的不僅是孝順，更有意表明夫婦間諸多決定是出自曹令周到的想法與功勞。趙園指出母與妻的份量不能同日而語，尤其出處之際妻子態度更是不值得提及，如顧炎武因繼母王碩人遺命而辭清廷之詔；吳梅村則因雙親懼禍之催迫而應詔，然尤侗反而著墨於曹令，而未寫及父母的想法，甚至在永平當官的經歷，亦寫及自己接受曹令建議：「刑官多殺人，盍種陰德及子孫乎？」因而他雖執法，也只蒲鞭示罰而已。我們雖無法得知兩人權力關係是否如其所述，然尤侗確實有意營造曹令孝順、智慧的形象，常與之討論，以獲得顧全父母、子孫，與對家族有益的做法，亦形塑一種夫聽妻言的夫婦關係。

2. 賢明有德：¹³²

首先可見尤侗筆下曹令善解其意，如剛嫁入尤家時：「婦翁素封，資裝頗設，予家儒素，顧之不樂。婦揣予意，即去盛飾，椎髻操作，有少君德曜風焉。」透過其察言觀色以融入尤家，並得到尤侗的認同，將之讚為鮑宣妻桓少君，能與丈夫同心共挽鹿車、安貧樂道，頗具賢德。

曹令不只上述所提金援公婆不遺餘力，尤侗更將之歸為其性儉樸，一再強調曹令為家庭付出，不吝資產的形象，完全未積私蓄，得見其勤儉之美德。

門戶支持，不遺餘力矣！性儉僕無華。嫁時衣飾，為予廢盡。及隨任，稍為置簪珥、襦衫數件。至三女出閣，悉分子之。雖邀封典，不施象服，荊釵裙布，草草淡粧而已。生平不名一錢，人以宦歸，乞其私橐，婦揭牀頭箱示之，

¹³⁰ 王士禎：〈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詳見：《漁洋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卷十一，頁1690-1695。

¹³¹ 尤侗：〈先考遠公府君暨配先妣行述〉說母親鄭氏「德性沉靜，寡言笑晏。坐房闥，不越跬步，日對古佛為伍。見先君朝夕彳亍，竊心非之。」（頁414），因此可能也和曹令接觸甚少。

¹³² 某些第一類中所述之孝行，也能見曹令之智慧，筆者區分方式主要是前者較後者較凸顯對長輩、公婆的「孝心」，與對家族的助益等；後者則較牽涉到曹令性情上具有的美德特質。

空無有也。皆歎息而去。

又如順治三年，尤侗赴貢院考鄉試，遇丙戌之役，有人訛傳其凶信，曹令悲駭，原欲自殺，後思及：「焉有賢如吾夫，而客死者乎？」於是轉而安慰公婆，凸顯其冷靜從容，且具有德行與體貼。

兒子娶妻後，曹令多了婆婆的身分，尤侗描述道：

待媳婦如賓客。初入門，見粧匱薄，恐兒輩有言，呼諭之曰：「人貴得賢內助，資財不足貪也。」遇之有加。

除了身為婆婆體貼不計較，也帶著女兒習班昭《七誡》，當作家訓，三個媳婦與三個女兒在曹令帶領下治家井井有條：

禮課三女讀書，習大家《七誡》，曰：「吾家訓也。」皆婉婉有母風。凡娶婦三，嫁女三，內治帷帟，外治庖飴，井井如也。

高彥頤談論女子教育時，指出女子教育與儒學內部有種矛盾：原本社會應男女有別、男外女內，但女性的書寫，象徵由私領域跨越到公領域，使內外秩序重整。然而，女性書寫又往往服膺儒教倫理，如《女誡》、女教書等，反而更確立內外秩序。¹³³在曹令的例子中，雖然曹令並沒有書寫，但教導女兒學習《七誡》，亦有助於鞏固儒學內外秩序，使家庭更穩定。

此外，作為一家之婦，曹令不僅對待鄰里厚心好施，無論自己是有無錢財，對待奴僕必諒其苦辛，予其吃穿，就算是幼童僕婢亦從不鞭撻，在尤侗筆下「感其惠者，頌聲無間焉。」曹令彷彿大賢者。

3. 嚴母形象

較為特別的是第三類，雖然從前述看來，曹令是待媳婦如賓客的賢姑，對待奴僕寬容的慈主，然尤侗在行述中塑造曹令的嚴母形象：

惟教兩兒頗嚴，童試小不利，輒恚曰：「汝父以不第，終身為恨。爾曹奈何不努力？」每遣小鬟，潛往書室，偵官人讀書否云。讀則喜，賜茶果；否則話，責隨之。故兒輩畏母教過於父也。兩兒游庠，婦弗喜，曰：「人言窮秀才做不得，須尋進步。」

¹³³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頁 57。

從上文看來，兒子考不好曹令總是發怒，時常偵查兩兒是否讀書，尤侗還特地指出兒輩怕母教更甚於父親，然而〈哭瑞兒文〉中卻說「汝素得母憐惜，而畏吾嚴。¹³⁴」似乎有些矛盾。此具兩種可能性，一是也許夫婦倆嚴格的面向不同，曹令在教子科考方面嚴格，其他方面仍慈祥，而尤侗則在身教或生活方面嚴格。二是尤侗有意於行述中顯現曹令嚴母的一面，凸顯其對兒子教育與家族名聲的重視。例如在其筆下，尤珍考中會試時，曹令最在意的便是公婆未能見之：

及乙卯秋，珍捷報至，始一色舞，語予曰：「吾每至八月報錄時，心膽墮地，淚涔涔枯矣。此番差強人意，雖然，恨舅姑不及見之。」因垂涕。

嚴母的形象背後，不僅乘載對家族名譽的負責，也是一種對翁姑的回報與孝道。潘耒〈尤侍講良齋傳〉也強調曹令作為嚴母的身分，甚至將尤珍考中會試歸功於曹令的嚴格：「夫人綜理家政，教其子甚嚴，卒能成名。」¹³⁵

此外，尤侗如此書寫可能和行狀是為了呈送朝廷，或以乞志表有關，衣若蘭發現母儀之表揚在《明史》被中斷，《清史稿》則重銜之，原本旌表重視節烈與孝義，至清代越來越多賢母被旌表的例子出現，且無論中央或地方皆將賢母置入旌表之列。《清史稿》旌表的女性節操便包含「賢母」類，書寫重點常集中在課子讀書與教子為政。¹³⁶除了史冊，清代女性的課子書、課子詩文、課子圖亦十分豐富，在在凸顯社會重視女性課子讀書的功能。¹³⁷尤侗選擇使用行述文體時，或許便乘載著表彰曹令作為賢母的期待。

以上分析了行述文體規範，及尤侗書寫行述之動機與取材，發現女性行狀為當時較受爭議之文體，然尤侗仍以行述紀錄妻子生前事蹟。行述中與家族相關取材，前兩類孝順周全與賢明有德，都是史傳常見類型，第三類嚴母形象，可能是因行述目的是為了乞志表與被朝廷選入史冊，故將當時重視的母儀特點——課子讀書的母親角色，凸顯出來，此特點在祭文中便不復出現。綜觀其撰述動機雖出於個人紀念，然內容在在凸顯曹令對自己的影響有益於父母與家族，因此不但未讓人感到夫婦間過於親暱，反而更鞏固曹令對家族之貢獻。

¹³⁴ 尤侗：〈哭瑞兒文〉，《西堂雜俎三集》卷八，頁432。

¹³⁵ 潘耒：〈尤侍講良齋傳〉，《遂初堂集》文集卷十八，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250冊（臺南縣：莊嚴文化，1997年）頁200-201。

¹³⁶ 衣若蘭：〈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臺大歷史學報》第41期（2008年6月），頁182、186-187。

¹³⁷ 詳參劉詠聰：《才德相輝：中國女性的治學與課子》（香港：三聯書店，2015年）。

二、三篇祭文中的真情丈夫

(一) 祭文文體與女性祭文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對祭文的用途、流變與規範介紹得相當清楚：

按祭文，昔祭奠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於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讚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有韻語，有儷語。而韻語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今各以類列之。劉勰云：「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若夫辭華而靡實，情鬱而不宣，皆非工於此者也。」作者宜詳審之。¹³⁸

文中「告饗」指的是祭神，古代祭祀天地山川，使用具祝禱性文字，稱作祭文、祈文或祝文。後喪葬親友時，也用祭文致追悼意。¹³⁹照徐師曾的說法大約是魏晉始讚賞親友言行以寄寓哀傷。形式韻散、四六言或雜言，騷體或駢體皆可，重點在於恭儉哀傷，不可華麗不實，並達到宣洩情感的作用。

吳訥和陳懋仁也指出「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¹⁴⁰、「夫禮，祭以誠，止于告饗。」¹⁴¹褚斌杰指出祭文和墓誌主要差異在於，墓誌多記述生平、讚頌死者，多為代筆之作；祭文則偏重追悼哀傷，多是為亡親故友所作，雖然也會有生平與讚頌，但情感色彩較為濃厚，多帶有抒情性。¹⁴²一言以蔽之，真誠傳達情感便是此文體的要務。

至於女性祭文，實早有所源，不少著名文學家寫過女性祭文，亦傳為名篇，如陶淵明〈祭程氏妹文〉、蘇洵〈祭亡妻文〉、元稹〈祭亡妻韋氏文〉、李商隱〈祭小侄女寄寄文〉，明清如歸有光〈祭外姑文〉、葉紹袁〈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袁枚〈祭妹文〉等。比起為已逝女性寫行述記錄其事蹟，此種單純對已逝女性表達情感的祭文文體，顯然較無爭議。

¹³⁸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收於《文體序說三種》，頁 115。

¹³⁹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頁 426。

¹⁴⁰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收於《文體序說三種》，頁 67。

¹⁴¹ 明·陳懋仁《文章緣起注》，收於《文體序說三種》，頁 28。

¹⁴²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頁 427。張海鷗，謝敏玉〈悼祭文的文體源流和文體形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2 期，2010）亦言：「悼祭文多為亡親故友而作，一般在祭奠時宣讀，表達對死者的讚譽、哀悼之情，或述德或寫哀，風格典雅凝重。唐宋以後悼祭文的體式和寫法都更加自由，更注重抒寫真情實感，更貼近生命和生活的本色。」頁 87。

（二）三篇祭文的撰作動機

尤侗共為曹令寫過三篇祭文，最早是〈祭先室曹孺人文〉，開篇交代自己於康熙十七年（1678）十月十六日聽聞曹令過世的消息，此文大約亦為此時所作；曹令七七之期其又作〈七終再祭亡室文〉；十八年後，康熙三十五年（1696）十一月己亥初八，即曹令下葬後隔日，尤侗又寫〈葬先室祭文〉。¹⁴³

首先談尤侗〈祭先室曹孺人文〉，此文相當符合祭文祭享格式，開頭交代年月日、結尾為「嗚呼哀哉，尚饗！」祭文原本為祭奠時宣讀，尤侗因不得歸鄉，故為在京所作。如其開頭交代「以奉旨候試，不得歸。乃遣長男珍星夜奔喪。滴淚和墨，以一言告奠於吾妻之靈。」出於想和妻子說話的盼望而寫作此文。結尾更述及作文之痛苦：「我作此文，魂與俱去。萬怨千悲，難盡一語。珍可奠酒，瑞可讀辭。千里一慟，汝細聽之。嗚呼痛哉！尚饗！」希望妻子真能透過祭文，聽見他想對她說的話語。

〈七終再祭亡室文〉祭文格式則較特殊，開頭如是言：

嗚呼！今日何日？吾妻七七之期終矣！正值小至，故吾就寺禮懺，并以麥飯奠汝。吾自聞訃，以至今日，血淚未乾。前廿二日，送大兒歸去，臨歧哭別，哀感路人。彭親家念我孤寂，接往同住。日中不敢哭泣，惟夜間淚滴枕衾耳。

曹令死後，自己已不知時日，只知是七七之期。文章為冬至前後到其墳上祭奠而寫。文中表達自己難過到哀感路人，連親戚彭定求都擔心他孤寂，而接其同住，然亦因此他只敢在夜間哭泣，讀來相當深情。文末見其寫作目的，他對曹令說：

吾今哭汝，汝或聞之。聞與不聞，吾不知也。汝若哭我，我又何從知之？三千餘里，音問隔絕，況明冥異路哉？韓昌黎云：「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傷哉！痛哉！

若明冥異路，天地遙遠，也只能透過祭文和妻子對話了。對尤侗而言，祭文此時不只是儀式的一部份，無論有無展演性質，他只盼望藉此再和妻子多說些話。

以上兩篇祭文寫的是無法返鄉的悲怨、生死永隔的創痛，難以接受無法再見的事實；而〈葬先室祭文〉這篇則說終於能實現同穴的心願，相見總算不遠了，尤侗

¹⁴³ 尤侗〈祭先室曹孺人文〉、〈七終再祭亡室文〉，於《西堂雜俎三集》卷八，頁429-431。〈葬先室祭文〉，於《良齋倦稿文集》卷十三，頁1368。以下引文不另行標註。

甚至已營建好自己的墓墳，盼讓曹令有更大的空間仰息，說其彷彿於空房獨守，等待遊人歸來，相當動人。



(三) 三篇祭文與家族相關之取材

承上，祭文文體主要目的是為了傳達情感，對尤侗而言，祭文是他和曹令的密語通道。一般祭文裡未必有和家族相關的取材，不過尤侗仍紀錄了一些。〈祭先室曹孺人文〉結構謹嚴，《尤侗集》中分作七段：第一段述明動機，第二段專寫夫妻兩人，第三段寫妻子在家的辛勞，第四段寫夫妻生涯的遺憾，第五到七段則哀嘆、反省曹令之死。與家族相關部分主要在第三段，比行述中簡單許多：

官橐蕭條，家計繁瑣，數米量鹽，累汝辛苦。吾父吾母，並享高年。朝饔夕飧，賴汝周旋。兩遭大故，治喪營墓。春露秋霜，得汝幫助。兄弟妯娌，親戚友朋，情文周洽，無事不能。

從上文可見家務皆是曹令操煩、周旋與幫助，使父母享得以高年，對兄弟親友亦十分周到。雖不像行述中描寫細節，將一切歸功曹令之主意，但依然凸顯曹令在家中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以上是從曹令作為人婦角度論之，第三段後半改由母妻角度描寫：

汝苦多產，兩男三女。愛子情深，躬自哺乳。男婚女嫁，六禮牽連。鬻釵典襖，十指幾穿。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何有何無，交謫亦可。

形象不如行述中嚴母與慈母並具，在此僅留下慈母形象，並多了為家中男女婚嫁幫忙的片段。「十指」指操作紡錘與針線，趙園表示此為士大夫寫妻子時常見的記述，表示其家衣食之資皆由婦人所出，¹⁴⁴再度見到尤侗筆下的曹令不惜典賣嫁妝的無私，與努力持家之形象。

〈七終再祭亡室文〉同上述為七七之期祭奠所寫，形式上和〈祭先室曹孺人文〉頗為不同。後者為整練的四字韻文，此篇則為散文，其內容幾乎完全聚焦於曹令死亡一事。此文於《尤侗集》分作五段，首段說明作祭文的緣由，次段表示想不透以妻子之德為何如此早逝，並抽絲剝繭曹令之死因。第三段盼曹令魂魄盡早歸家，若有遺言便至其夢中告知，並說自己唯一希望只剩放歸田裡，買山頭葬曹令，等待與之同穴。第四段說明為文祭奠曹令者包含「都門諸老先生百餘人，同舉諸公不下百

¹⁴⁴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28。

人，同鄉親友數十人」，對德薄命蹇的夫婦倆實為光寵。最後問到曹令究竟聽不聽得見他的話語，並想像若曹令為他哭的話，他又從何而知，再度感嘆明冥異路。

整體而言，不算有家族相關的取材，僅第二段尤侗於細究曹令死因後，將之歸因於自己和兒子皆不在家，曹令沒定見才造成死亡，使兒子們悲傷至極。雖是把死亡之責歸咎於曹令，然亦怪罪自己當下居然不在家，既透顯尤侗父子在曹令身邊的必要，亦表現曹令之死對尤侗父子的重大打擊，可見家人彼此間的不可或缺。除此之外便未談及家庭，多仍單純表達對逝者的真情實意以宣洩鬱結憂憤。

除了〈祭先室曹孺人文〉外，另兩篇祭文取材自家族事蹟處極少，談及家庭與家族多半是為了束諸與表達深切的情意，如〈葬先室祭文〉亦僅於最末塑造了家族團圓的氛圍：

吾又于墓西偏築三尺土，祔葬瑞兒及鄭、金兩媳，松楸相望，晨夕承歡。魂魄有知，庶不寂寞，亦可慰汝于九原也。日月逝矣，相見不遠。反袂拭面，言不能詳。

以上與家族相關的取材，整體而言無論曹令的形象與夫婦關係仍多屬刻板，較屬尤侗個人特色的部分為，所有行述中所述及與家族有關之取材，他在在強調是曹令的想法與功勞。回到本文之論題，書寫所面臨的夫妻情義與家族倫理如何平衡之困難，我們可以發現至少就行述與祭文而言，表達情義時完全顧及家族，寫妻之美好，完全好在「賢妻助夫家」，曹令一切主意均以孝為重，為相當符合倫理序階的夫婦形象書寫。下一節，將聚焦尤侗與曹令兩人單獨互動的材料，分析當夫婦抽離家族脈絡時，書寫是否有過暱之嫌，若無，又是如何避嫌。

第二節 真情不隱惡：夫妻相處的溫暖與愧怍

尤侗〈先室曹孺人行述〉內容中單就夫婦二人相處的紀錄，雖較與家族相關之事蹟的比例少，但內容尚屬豐富，祭文亦有更多相關書寫。本節因行述與祭文諸多文句能相互對讀，故不再分節論之，除此之外亦會述及行述與祭文外，其他描寫到曹令的篇章，使夫婦相處情景更為立體。

一、家居與出外的暖心相伴

夫婦之相處，往往與空間息息相關，因此在此將從不同空間探察尤侗與曹令之相處。首先是兩人處於內室之時：

予下帷誦讀，婦刺繡佐之，焚香煮茗，必盡丙夜。或乞予授唐詩詞曲、短歌長吟以爲笑樂。¹⁴⁵

「丙夜」即三更時分，《禮記·內則》言：「男子晝無故不處內室，女子無故不窺中庭。」趙園指出家庭中最私的關係便是夫婦，以空間而言則是夫婦臥室，具有私密、曖昧、不潔等意味，男子只有夜間進入才適當，不少文人亦會刻意敘述其父輩從不晝處內室。¹⁴⁶此處尤侗的描寫亦使讀者知其交流感情的時刻正當，並未影響家族。曹令讀過書，不只乞求尤侗教她詩詞曲，自己也具智識，能引用文句來回應尤侗，如其不欲穿新衣，她便引《世說新語·賢媛》桓沖妻言：「衣不經新，何由而故，勿嫌褻也。」尤侗便「笑而着之」。可見夫婦倆不只相處融洽，生活充滿情味，亦有知識上的相伴。

曹令不僅對公婆慷慨，對丈夫一樣不吝資助。如見尤家都吃粗糲，尤侗考試或會課歸來，曹令便私下買酒餚給他吃，騙說是公婆送的，自己則一點也不吃。此段祭文寫得更為美好：「我嘗乞食，南北東西。拋汝獨處，形影淒其。喜我入門，醞酒夜話。」尤侗仕途不順，勞苦夜歸，能有曹令一席酒菜，不只對食，更有夜話，著實為苦悶日子裡的恆久微光。

又如尤侗和朋友們結文社，不敢告訴父母需要治辦器具，也是由曹令典賣自己的釵梳等物來支持，他亦不忘於祭文紀錄曹令之慷慨：「鬻釵典襖，十指幾穿。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何有何無，交謫亦可。」有賢妻支持自己的興趣與夢想，想必亦令尤侗感到十分暖心與寬慰。

家居以外，尤侗三十五至永平擔任推官四年（1652-1656），期間曹令因慮其孤單，不惜長途跋涉，攜子女前往相會，此時最大的女兒尤莊十三歲，最小的兒子尤珍才六歲，想必相當不易。尤侗也在文中強調父母因路途遙遠不願前來，妻子卻攜著子女走了三千里：

予乃謁選，得永平。二親以道遠，不願就養。婦慮予孤寂，挈子女提襪被，走三千餘里，抵塞上。

¹⁴⁵ 尤侗：〈先室曹孺人行述〉，《西堂雜俎三集》卷七，頁 407。

¹⁴⁶ 詳見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自序，頁 3-6。書中指出王夫寫祖父、劉宗周寫父親等不晝處內室的描述，筆者認為是他們有意識地書寫以凸顯其正當。又劉宗周《人譜》「叢過」列舉各種不當行為，其一便是「晝處內室」，詳見吳光主編的《劉宗周全集》（杭州：浙江古籍，2007年），冊二，頁 11-14。

尤侗被彈劾時，曹令便建議歸家，勉勵他說父母年紀大了，無須貪戀官位，應返鄉盡膝下之責。尤侗深深將曹令的每次體貼記在心底，〈祭先室曹孺人文〉更把前述內容皆寫為一幕幕人生小景：

汝同貧賤，汝共患難。我病汝憂，我愁汝勸。紙窗伴讀，燈火殘機。秋風報罷，淚滿牛衣。中間薄宦，相隨塞上。四載風霜，亦無佳況。旋遭譴謫，勉我歸休。荒田老屋，偕隱優游。

無法知曉的是，尤侗父母如何看待曹令離開蘇州前往永平陪伴尤侗的行為，這是尤侗於文中略而未談的。至於此行在當時會否被議為危害家族之倫理，就明清婦女而言，從夫到任並不少見，如王鳳嫻、¹⁴⁷商景蘭、¹⁴⁸朱彝尊之妻馮氏¹⁴⁹等。然亦有相隔兩地難以見面者，如葉紹袁與沈宜修¹⁵⁰、陳維崧及其妻，¹⁵¹恐怕這和家庭氛圍與公婆態度較為直接相關。

曹令不只跟隨尤侗從宦，尤侗辭官歸田之後，他們盼望共同徜徉山水，修習佛事，兩人甚至已約好了十日遊：

素志恬淡，自予歸田後，絕不作仕進語。每挑燈對坐，謂予曰：「宦海風波，偕隱為佳。安得扁舟筇杖，與君徜徉山水間？且乞一龕佛火，修蒲團靜課。吾願畢矣！」族女聞宣、草堂，善知識也。每至，留話竟日。聞穹窿、靈巖諸勝，欣然慕之。約於中秋往禮楞嚴大士，為十日遊。今已矣！傷哉！

¹⁴⁷ 王鳳嫻從宦遊之研究詳見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三期（1995年8月），頁3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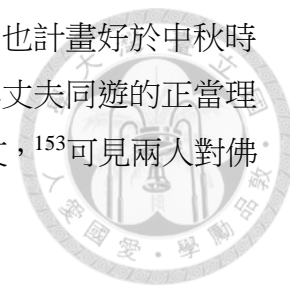
¹⁴⁸ 崇禎四年祁彪佳已確定實授福建道御史，商景蘭北上找他，且為祁促其北上。崇禎4年閏11.16「作平安報於老母及兩兄，促內子北上。」；崇禎五年.2.11「家奴來報內子單車疾騎而來，已抵近郊，驚喜過望，乃以班奕迎之。至則長途之辛苦旅邸之寂寞，交相慰藉。」詳見：祁彪佳；張天傑點校：《祁彪佳日記》（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一冊，頁22、41。

¹⁴⁹ 馮氏也是朱彝尊先到任後，她才北上：「既補官，孺人聞之，乃復由江淮北上，抵泊頭，運河冰合。」詳見氏著〈亡妻馮孺人行述〉《曝書亭全集》（長春市：吉林文史，2009年），頁743。

¹⁵⁰ 根據葉紹袁〈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無論居家或任官，兩人相處機會皆不多，宜修也很少跟隨任上，而這一切都是因為葉母：「我時舞象游鬢，微名薄起，人皆為君慰，不知頻年矢志，坎壈不平，或閉戶編蓬，或擔簦麗澤，入君幃幙，與君披對，經年無幾日耳。甚且臘盡年除，嘗棲外館，我豈無情，疏越至此，慈庭義方，罔敢違良，結褵以來，君所知也。」丁卯年葉紹袁雖改授留京，然宜修只和他一起度過五個月，戊辰年宜修留家照顧葉母，庚午葉陳情乞養才歸還鄉里。詳見葉紹袁原編；冀勤輯校，《午夢堂集》（北京市：中華書局，1998）頁210。

¹⁵¹ 根據陳維崧〈贈孺人儲氏行略〉：「兩年來，余荷聖朝不次之恩，擢居史館。余既誼不敢去，妻又力不能來，脈脈三年，悠悠兩地，迨去年大歉，連歲奇窮，妻遂永斷京華之夢，而長辭煩惱之緣也。」文中並未說明為何妻子力不能來，推算當時公婆皆已過世，故應非公婆主導。詳見陳維崧著；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下冊補遺一（上海：上海古籍，2010）頁1654。

上文引用曹令的話語，可見尤侗將之放在心上，期盼化為行動，也計畫好於中秋時參與禮佛。明清女性禮佛，不只創造自身出外機會，也能作為與丈夫同遊的正當理由。曹令似乎頗慕佛教，¹⁵²而尤侗也寫過不少和佛教相關的詩文，¹⁵³可見兩人對佛教的共同興趣，因而能一起討論與遊賞，感受學習的快樂。



二、不隱惡的夫婦相處

比起上述溫暖愉快的夫婦之情，更特別的是，尤侗不避諱妻子埋怨的一面：「鬻釵典襖，十指幾穿。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何有何無，交謫亦可。」依照前後文推斷，應是窮困時曹令會責難尤侗。交謫一詞見於《詩經·邶風·北門》¹⁵⁴大意是妻子埋怨丈夫無法讓家人過好日子。這類敘述於尤侗其他作品亦可見，如〈鸛鷓裘賞酒賦〉中的自注：

予家四壁，不及長卿，《詩》曰：「食貧」今并無貧可食。室人謫我，我亦自謫。戲舉此事賦之，相與破涕為笑。當是時，雖為之滌器，所欣慕焉。自識

155

尤侗與曹令之窮困，和相如及文君處境相似，家徒四壁。尤侗筆下相如對文君說「與子偕老，宜言飲酒。」文君想到計策，於是應道：「君贈妾以一盞，妾報君以千鍾」兩人驅車入市，賣酒於臨邛。縱然尤侗夫婦不能如此，但卻以此為戲，在困窘中破涕為笑。

尤侗〈感士不遇賦〉中亦寫及如此情懷：「對孺人與稚子兮，歎每食之不飽。幸相忘於偏謫兮，庶樂員於綦綯。」引用《詩經·鄭風·出其東門》中的「縞衣綦巾，聊樂我員。」縞衣綦巾為平民婦女的穿著，詩經中指即便美女如雲，但仍是看著自己的愛人才會感到快樂。貧窮夫妻沒有百事哀，雖不免抱怨，但亦能藉此相忘於被謫與自謫中，使人讀來備感真實、親切。

除了夫婦相處書寫尤侗不避諱曹令埋怨自己的一面，描寫曹令的性情時，也難

¹⁵² 除了此文，其他文章亦可見曹令對佛教的喜好，如尤侗〈聞宣禪師塔誌銘〉中說曹令和禪師：「相談甚契」，詳參：《艮齋倦稿文集》卷八，頁 1233-1234。

¹⁵³ 如〈觀音送子像贊〉、〈含虛上人像贊〉、〈震旦六祖頌〉、〈曹溪五世頌〉、〈大悲庵碑文〉、〈乞食疏〉、〈跋法苑花藥圖〉等，詳見《尤侗集》頁 92-93、95-100、107-109。

¹⁵⁴ 《詩經·邶風·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¹⁵⁵ 尤侗：〈鸛鷓裘賞酒賦〉，《西堂雜俎一集》卷一，頁 20。

得於行述文體中見到具有貶意的字詞：

婦性卞急，小不如意，輒嗔恚，俄頃即止。居恒厭苦家政，曰：「吾婚嫁畢，圖作閒人。奈何令我為竈下老婢？」



如前節所述，「行狀」是為旌揚死者而寫，因此有褒無貶，而其次文類「行述」雖是作為私人紀念，亦多遵守此規範，然尤侗卻寫出曹令個性急躁、愛抱怨的一面，甚至把她不喜家政，感嘆兒女婚嫁之事已了卻仍忙碌得如黃臉婆子的心聲紀錄得相當生動有趣。

為什麼在行述中會記錄曹令的缺點呢？可以從三方面來談，第一，可能和晚明重視人的真氣、癖性之時代氛圍有關。¹⁵⁶第二，和清初江南文壇風氣，及尤侗個之創作觀相關。徐坤發現清初文壇「道性情」之風頗盛，如黃宗羲、宋荦、毛奇齡、陳恭尹、周亮工、侯元涵、陳維崧等都有相關言論，¹⁵⁷尤侗亦曾引湯若士之言以主張「性情一也」，自己亦提出「文生於情，情生於境。」¹⁵⁸或許正秉持此類創作觀，使其於文中不避展現自己與曹令的真性情。第三，從文脈來看，本段重點不在曹令的缺點，尤侗想強調是曹令的苦辛，及使她淪落至此境地者正是自己。面對曹令的質問，尤侗只能慚愧，無言回應：「予愧謝之，然終不能解脫，負負無可言者。」他還歸納曹令抱怨的原因：

予既不事生產，四壁蕭然，公私逋負，左支右吾，朝齏暮鹽，有時不給。室人雖無徧謫，未免有禦窮之感，予又頻年遠遊，婦夢寐愁思，當食長歎，知其鬱鬱久矣！

尤侗不只歸因於自己不事生產，亦提醒我們曹令不像《詩經·邶風·北門》中的妻子不斷埋怨，只是對抗窮困不易，加上自己常常遠遊，讓曹令愁思苦念，難怪會鬱結。隱而不說的或許是，曹令性情上的缺點，實在是自己無能所致。

三、對妻子死因的檢討

行述中談完曹令鬱結已久，便敘及其長期生病的狀況，文本結構如此安排，使人不禁聯想除了身體不佳，曹令病因恐怕亦為煩心所致。〈先室曹孺人行述〉中將

¹⁵⁶ 晚明對個人真氣得強調，詳見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臺北：文津，1988年）頁241-245。

¹⁵⁷ 徐坤：《尤侗研究》，頁139-139。

¹⁵⁸ 詳見尤侗〈五九枝譚〉，《西堂雜組一集》卷八，頁131。〈蒼梧詞序〉，《西堂雜組三集》卷三，頁333。

病因、病況，自己如何為妻擔憂與慰藉寫得十分細膩：

婦大產八，小產六，每產血暈昏迷數次。然憐愛兒女，必親抱哺。即瑞兒生官舍，猶不肯覓乳媪。筋骨勞傷，由此而致，所以有氣血兩虛之症也。婦久患箭風，有老嫗以桃艾消摩，兼用鍼挑，醫則丸散雜治。時發時止，迄無全效。每至夏令，即不飯，止啖瓜果。予私憂之，然見其動作如常，體有肌，不羸弱，因笑謂：「此《易》所云：『貞疾，恒不死者！』何慮焉？」

記錄曹令多次生產狀況，分析為何致使今日之病狀，以及其平日動作如何，通過觀察原本尤侗相信曹令沒事，未料在外仍收到曹令病況起伏之訊息。

不意六月十七日忽發蠱脹甚重，此瑞兒七夕之信也。繼云：「仍是箭風。有專科延治已愈。」此婦兄曹隆吉八月之信也。瑞兒時赴鄉試，無信至。十月十六日訃至，則云：「氣血兩虛，衆醫皆投參朮，無效，竟不起矣。」痛哉！

訃至之前，竟是曹令已痊癒的消息，可以想見尤侗收到訃聞時之晴天霹靂與難以置信。哀痛之餘，尤侗更為不解：

反覆思之，血虛是矣，氣則虛，中有實。予在家用參，必以橘、半、香砂等味參之，今用朮，恐助氣滿，蠱益固，風益閉矣。又未知全劑如何，其為蠱耶？風耶？氣血兩虛耶，未知孰是。此吾不知婦之何以死也。

此段尤侗敘述糾結反覆，依其之見，可用參但不可用朮，後又表示其實他也不知實際情況如何，並解釋這便是開頭所言自己根本不知道妻子為何而死。而後進一步闡述，不知妻子為何而死，為何會比收到死訊更為痛苦：

婦病始而重，繼而愈，卒於不起。未知此三月中，常臥牀褥否？曾強起否？後復發因何？其痛楚如何？有遺囑否？信中皆不詳。此吾不知其死者之尤痛也。

對於妻子死前、死時、死後狀況一概無知，其臥病生活與是否受苦皆無從想像，什麼也無法捉摸。死亡之事實已沉重，然只有死訊，沒有交代，更是痛苦難解。

尤侗不僅以長篇幅於行述中談論曹令之病況，而後更憶起兩人離別的情景。

今春薦舉詔下，予欲堅辭，婦曰：「此君命，不可違。且大兒公車相攜，甚便行矣。自愛勿念我也。」遂起束裝包裹，紛拏收拾，旁午置酒話別，強為歡笑。窺其中似有不自得者。

尤侗本欲辭謝薦詔，曹令卻和他說不可違，要他和兒子尤珍一同前往，別掛念她。而尤侗依然如以往頗聽曹令之言，收拾起行李，強作歡笑之時，也發現曹令看起來不太自在。憶起這些尤侗不禁產生諸多疑問：

婦何以不阻我行？豈逆知朝廷求才盛意，斷難固却？抑稔知吾本無宦情，必不久戀京華，不過一年之別？誰料別五日而病作，遂成永訣。且使兒銜終天之恨也。痛哉！

他不斷回顧、揣測曹令當時的想法，憾恨著居然因錯誤的決定使暫別成為永別。不解之時，既有點怪罪曹令的意味，卻又像在責怪自己當時的粗心。

大體而言，行述先描寫曹令之病況及死事，而後才倒敘回於兩人離別之景。〈祭先室曹孺人文〉改以順時法寫就，前述所引之醞酒夜話後，接著寫的是曹令的盼望：

問我幾時，山間林下。蒿簪藜杖，佛地唱隨。此志不遂，愁鎖雙眉。雖邀貶封，性愛朴素。那有冠帔，依然荆布。

或許這便是兩人夜話的內容，對夫婦共享未來的美好想像。曹令嚮往隱居、習佛生活，尤侗下段亦表明雖然自己盼望兒輩成名，但自己本人並無世宦之情：

一經教讀，望子成名。珍雖鄉薦，瑞尚諸生。我無宦情，卿知我者。廿載田園，豈思金馬？今年薦辟，吾欲再堅辭。汝反勸我，應詔京師。有子公車，同行亦好。衣裏書囊，辦裝勞擾。執手叮嚀，神傷貌悅。本謂暫離，誰知永訣？

最難過者莫若「卿知我者」一句，明知我無宦情，為何反而勸我應詔？祭文而後又從離別之景，敘及曹令之宿疾，內容則是行述的簡略版本，說箭風丸散難攻，以為貞疾不死，未料此次卻一病不起等。

然而，〈祭先室曹孺人文〉最後還多了這些話語：

大兒北上，小兒南游。無人嘗藥，浸致彌留。誰拊棺木？誰含貝玉？望夫思子，汝豈瞑目？汝定恨予，予實負汝。生守空牀，歿殯虛廡。

思及曹令死時竟孤身一人，¹⁵⁹尤侗便感到相當虧欠，「汝定恨予，予實負汝。」縱然是曹令勸他離家赴京，他仍以對其述說之口吻，深深和她道歉：最不忍的便是讓

¹⁵⁹ 依照〈哭瑞兒文〉原本尤瑞在家照顧母親曹令，然中途有金陵鄉試，尤瑞不欲行，但曹令卻以已經小癒為由而強迫之，未料等他考完回來，曹令病已不起。詳見《哀絃集》，頁 806。

妳獨身於空床，面對生命最終的虛無。

整體而言，行述與祭文的資訊大同小異，皆著墨於離別之時對曹令決定的不解，與對其病因的檢討與悔恨，然凸顯的愧疚之情則有所不同，行述感嘆因自己的無能，使曹令生活窮困、心情鬱結，對離別與死亡纏繞諸多困惑，以發為疑問的方式呈現；祭文依然困惑曹令明明知己心為何要其應詔，並多了強調曹令死時之孤單與自己對她的辜負，更為痛徹心扉。

曹令死後四十九天後寫的〈七終再祭亡室文〉，所有疑惑皆已撥雲見日：

瑞兒云：「兒出門時，母病小愈，兒再四叮囑，勿信箭風用草頭迅厲之藥，不意考回細問，竟投猛劑，元氣大傷。今雖遍請名醫，連進參朮，已恨遲矣。」此因吾與兩兒皆不在家，汝無定見，差跌至此。

原來是曹令自己用藥過度所致，尤侗直指是因自己和兒子不在，曹令沒有定見，才讓事情變成這種地步，有別於行述中曹令的智慧形象。在尤侗眼中，曹令處理家務上十分周到，卻似乎無能好好照料自己，既檢討自己也檢討曹令。終於明瞭曹令如何而死後，尤侗又能說什麼呢？

吾衰年多病，萬念俱灰。豈有功名之戀？惟乞君恩放歸田里，買山頭尺土葬汝骸骨，築室三間，棲身伴汝，以待同穴，吾事畢矣！

「豈有功名之戀？」似乎再度埋怨起曹令怎麼會反勸他奉召，害得原本兩人一同「蒿簪藜杖，佛地唱隨」的夢想，如今只剩乞求能回鄉，好好為曹令安葬，等待自己死時兩人再度團聚了。

綜觀本節夫婦關係之取材，考察不同空間兩人的相處看見暖心的一面，亦見曹令埋怨尤侗的一面，以及尤侗對曹令死亡的深刻檢討與反覆愧作。這些書寫，所擷取的事蹟與敘述方式，因著重空間與時段的正當性，及不隱惡的書寫，使人感到夫妻情感雖真切深刻，卻未有干擾家族之嫌。縱然不直接述情講愛，卻能從中感受到曹令生前給尤侗的心靈支持，以及其逝後給家庭帶來的莫大哀痛。

第三節 能文與知書：清初相似的夫婦類型

上文皆從尤侗文章出發，觀察其筆下之夫婦關係，及其如何於親密情感與家族和諧中取得平衡。此節將比較當時其他文人之夫婦書寫，盡可能置於明末清初脈絡

下，以便下節為此類夫婦關係書寫定位。

一、「能文」夫與「知書」妻

從第二節可知，尤侗與曹令的相處有著智識上的交流，亦能督促兒子讀書，帶領女兒習班昭《七誡》。回顧〈先室曹孺人行述〉本家之介紹，曹令原是讀過書，且深明書義：

吾妻曹氏，諱令，字淑真。父應旌例監，仕至咸陽知縣。母朱氏。婦少讀書，以疥疾未卒業。然深明書義，針指尤工。

事實上，不少明清士人文中的妻子雖非才女，卻都能知詩書。同為明遺民，生卒年代亦與尤侗相近的錢澄之（1612-1693）〈先妻方氏行略〉中以「粗讀書識字」描述妻子方氏（1612-1644）：「十五歸於予。資性明慧，粗讀書識字，與予同年生，見予好學，能詩文，深相得也。」¹⁶⁰雖然尤侗和錢澄之沒有交流，處世態度亦相當不同，然本文僅欲指出明清確實有此一夫婦類型。

比尤侗晚八年出生，一樣與妻子經歷易代之際，且和尤侗有所交流的陳維崧（1626-1682）¹⁶¹，於〈贈孺人儲氏行略〉寫其妻（1624-1680）：「髻鬢就女塾，孝經、內則，畧能上口。」¹⁶²亦和尤侗有所往來的詞壇大家朱彝尊（1629-1709），其〈亡妻馮孺人行述〉亦言妻子曾習詩書：「教諭君年過四十無子，生孺人，特珍愛之。五齡，延塾師陳翁，授毛《詩》、《孝經》。」此外，文中接著指出正是因馮氏聰慧，而被相為媳婦：

有費姥者，往來教諭君家。見孺人聰慧，為先妣唐孺人述之。唐孺人屬姥為妯。是夕，教諭君夢文恪公衣袞造其門，遂以孺人許彝尊為配。¹⁶³

誠如人們對明清女性的認知，不少女性受過教育，雖未曾寫作或成為才女，然這可能增加她們於婚姻市場中價值，被認為適合作為媳婦，高彥頤便認為，儒家婦女四德—德、言、容、功，於明清被掏空，而改以德、才、美的形式出現。¹⁶⁴

¹⁶⁰ 錢澄之著；彭君華校點〈先妻方氏行略〉，《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頁564。

¹⁶¹ 據〈贈孺人儲氏行略〉「辛巳，母湯孺人復患咯血，……府君遂以是歲十二月為余成婚。」可見結婚於辛巳（1641年），共同經歷異代之際。詳見陳維崧著；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下冊補遺一，頁1651。

¹⁶² 陳維崧：〈贈孺人儲氏行略〉，《陳維崧集》下冊補遺一，頁1653。

¹⁶³ 朱彝尊：〈亡妻馮孺人行述〉，《曝書亭集》（長春：吉林文史，2009年）卷80，頁742。

¹⁶⁴ 高彥頤認為德，指無形訓育，通過操練女性規格與身體，灌輸訓誡和價值觀。才，指文化教育，

劉詠聰則指出清代前期曾對女性應否有才進行討論，正反意見勢均力敵，有人嚴禁女兒讀書識字，也有人親自教女兒吟詩作賦。其中主張不能吟詩作賦者大有人在，主張完全不可以讀書識字者則不算多，因人們認為女性受教育有助於學習為婦之道。如牛運震（1706-1758）言「女子識字，本非好事，然苟能發通至性，明習家法，乃為有用。」袁枚（1716-1798）言「只願女兒粗識字，酒譜茶經相夫子。」¹⁶⁵可見確實有人認為女性識字對家庭與丈夫皆有助益。

明清女性研究成果雖已十分豐碩，但這類略知詩書，卻非才女之女性的婚姻狀況，及其如何被書寫，似乎較少為人所關注。高彥頤談論伙伴式婚姻，她自言「我所談的是有知識的、琴瑟和諧的夫妻組合，他們相互間充滿尊重與喜愛。」¹⁶⁶並未特別說明有知識到何種程度，及有知識是否等於德、才、美的「才」。然從她談論兩種婚姻形式——「伙伴式婚姻」與「彩鳳和烏鴉」型時，說明這些妻子的文化水準提高至和丈夫相類甚或超越的程度，又指出伙伴式婚姻突出的象徵是：「夫婦共同賦詩或以同韻應和詩句」，¹⁶⁷可見僅略知詩書，無法寫詩的女性，應不在其伙伴式婚姻指涉的範疇之內。

Allan H. Barr 考察的是明清中階文人對妻子致敬的詩文，他認為夫妻知識或智力的相伴其實十分有限，伙伴式夫婦真正的連結，比起高彥頤所說的親密文學情誼，更是兩人共同協商與決策的過程。¹⁶⁸而其研究範疇，也並未包含略知詩文的女子，考察文本中多是未知詩文的妻子或根本未寫及妻子的學識狀況。¹⁶⁹

以上說明如尤侗與曹令類似的組合——能詩文的丈夫，與略知詩書的妻子並不少見，卻較少受到關注，本研究將此簡稱為「能文」夫與「知書」妻，「知書妻」意思如前述所引，表示這些能讀或甚至熟知《孝經》、《七誠》等倫理教化類書籍之女子。以下將參照當時其他文人的夫婦書寫，了解能文夫筆下知詩書妻於家族中的形象，以及知書妻與其相處之模式。本文欲了解的是，在能文夫筆下，這些知書妻

包含閱讀、書寫技巧及識字能力的獲得。美，指道德教育，即女性美德的培養。詳見：氏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頁 153。然筆者認為三者實不好區分。

¹⁶⁵ 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臺北：麥田出版，1998 年）頁 281、255。

¹⁶⁶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頁 191。

¹⁶⁷ 高彥頤認為，女性才華是作為性別平等的一種有限實踐，也是讓婚姻關係變化的關鍵。詳見：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頁 193。

¹⁶⁸ 詳見本文文獻回顧的說明，以及 Barr, Allan H. "Marriage and Mourning in Early-Qing Tributes to Wives." *NAN Nü* 15.1 (2013): 138、176-177. Print.

¹⁶⁹ 如 Barr, Allan H 研究的安致遠〈壽妻李孺人七十序〉說妻子雖不懂文學，但支持丈夫與兒子。詳見氏著 "Marriage and Mourning in Early-Qing Tributes to Wives."，頁 149。

是否呈現出某種共同形象？這些共同形象是否有異於以往不知詩書的妻子？若如此則尤侗與曹令或許足以作為清初夫婦關係書寫的一種典型。



二、「能文」夫筆下的「知書」妻形象

(一) 為「知書妻」撰文之動機

前文寫及尤侗希望能記錄這些片言隻語，使曹令精神不死，錢澄之作文動機便不同，其妻方氏耽於筆墨，看似明清才女，然同時亦具史傳傳統烈女形象，¹⁷⁰錢澄之亦因此希望能「序其死事本末，以乞言于大君子。」¹⁷¹行述多記述其異代之際投水自盡一事。尤侗筆下較未見改朝換代對夫婦生活有何直接影響，僅丙戌之役(1646)訛傳凶信一事。

朱彝尊作文原由和錢澄之類似，然交代得更為簡略，僅於最末言「以是孺人之歿，聞者無不歎息。嗚呼！悲夫！謹摭其遺行，以告立言之君子。」亦以傳世為重。與尤侗同樣身為江蘇人的陳維崧，撰文動機與尤侗最為相似：

嗚呼，余安忍敘述吾妻之遺事哉！自二月聞訃以來，白晝則懵然中惡，意忽忽有所亡；中夜則淚直浮枕簟。去私欲，排纂生平一事蹟，以不死吾妻。

兩人都希望妻子能活在他們的文章中，目的是私人紀念，而非乞言與立言。綜上可見雖同為知書妻，能文夫記載她們時所指明的動機不盡相同，書寫目的應和妻子的其他特質與夫婦關係更為相關。

(二) 家族中的「知書妻」

雖然作文原由不盡相同，其所寫的行略或行述仍呈現出某些相似面向，尤其是家族相關的取材，以下便以尤侗對曹令的書寫為中心，說明家族取材方面三點較為相似的面向。

第一，孝順賢明之描述。錢澄之、陳維崧、朱彝尊皆寫及妻子對待公婆，在其生前相當盡心，死後絕頂傷心。較特別的是，他們都刻意強調自己父母能順利安葬有賴於妻子。錢澄之文中述及兄弟五人拘泥於風水師之言，認為於某時安葬父母有礙於己，然因方氏曰：「堪輿言豈足深信哉？」使他們能及時於大寇來臨前下葬。

¹⁷⁰ 錢澄之為安徽桐城人，關於桐城學者與烈女風氣的相關研究，周婉窈：《清代桐城學者與婦女的極端道德行為》，收於《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5年，第四集），頁185-251。

¹⁷¹ 錢澄之著；彭君華校點〈先妻方氏行略〉，《田間文集》卷三十，收於《錢澄之全集》之六，頁564-569。

¹⁷²朱彝尊狀況類似，葬師表示須改年再葬否則不利於馮氏，馮氏回應：「此而不葬，葬何時乎？禍吾當之，勿悔也。」於是完葬。¹⁷³錢澄之與朱彝尊皆記錄下妻子的話語，凸顯她們皆優先考慮父母安葬問題，而非以個人禍福為重。陳維崧雖未引妻子語，然指出祭祀與改葬都是儲氏之力。¹⁷⁴尤侗亦言葬事「是婦之成也。」皆將家族的重大葬事歸功於妻子，凸顯妻子對家族的貢獻。

第二，皆表現妻子之無私。錢澄之甚至寫出方氏及其原生家庭在此方面的衝突，方氏作為嫁妝的田地，田租皆由錢澄之父親收取，其祖泰峰公在背後有些非議，方氏不悅地說「為物幾何？供父母用，慎勿語，貽我羞也。」其實對自家長輩不太禮貌，然錢澄之贊其「有志量，明於大義」能以奩田孝敬翁姑。¹⁷⁵與方氏形成對比的是朱彝尊之妻馮氏，朱彝尊家窮無法納幣，因此十七歲時入贅於馮氏，遭亂後朱母因病過世，父親安度先生帶朱彝尊兩弟弟播遷至塘橋之北，但依然困窘。馮氏引導朱彝尊前往侍養，馮氏父親也以田二十畝予馮氏，然馮氏應道：「割父之田以奉翁，非力養矣。」自己變賣金條以養之。¹⁷⁶

雖然兩個案例中一是作為嫁妝的田地，一是馮氏父親於朱彝尊入贅後額外給予的田地，不能以此相較討論方氏與馮氏對待原生家庭和夫家的態度，但皆突顯兩人相當無私、不吝為夫家付出。陳維崧更以大篇幅寫自己從未為錢擔憂，絲毫不知物價，儲氏嫁妝則因買柴米而近乎耗盡，完全靠儲氏他才得以安居恣意，沉迷酒場、創作與吟詠之中。¹⁷⁷

¹⁷² 錢澄之著；彭君華校點〈先妻方氏行略〉《田間文集》卷三十，頁 565。原文為：「庚辰，先輔軍棄世，殯諸家園。明年，授經白門，中夜每念寇在皖六間出沒不時，烽燧可慮，夏月，即辭歸，急謀扞葬，既卜與先母同穴，予兄弟五人拘形家言，以時日有礙為嫌，予語妻曰：「必若此，則葬無期，寧礙我，可乎？」妻然之，贊曰：「堪輿言豈足深信哉？」遂決計葬。葬甫畢，而寇大至，里中在殯者皆燬焉，則予妻能贊予以完茲大事也。」

¹⁷³ 朱彝尊〈亡妻馮孺人行述〉，《曝書亭集》卷 80，頁 742。原文為「謀葬安度先生、唐孺人於長水之東，將井椁矣，葬師僉言不利主婦，調改歲乃可。孺人語予曰：『姑之柩留丙舍二十餘年，翁亦六年矣。此而不葬，葬何時乎？禍吾當之，勿悔也。』乃克葬。」

¹⁷⁴ 陳維崧〈贈孺人儲氏行略〉，《陳維崧集》下冊補遺一，頁 1635。原文為：「雖更數十歲，或余不在家，春秋饗祀，必豐必潔。後數年，合葬兩先人於新阡既，青烏家或言不吉，又改葬焉。兩番窆緯，實惟妻也力。」

¹⁷⁵ 錢澄之著；彭君華校點〈先妻方氏行略〉，《田間文集》，頁 568。原文為「妻有志量，明於大義。嫁時有奩田，田上山言是吉穴，即推以葬先母，未嘗齒及有德色。初年，田租聽先府君收，妻祖泰峰公微有後言，妻艷然曰：『為物幾何？供父母用，慎勿語，貽我羞也。』」

¹⁷⁶ 朱彝尊〈亡妻馮孺人行述〉，《曝書亭集》卷 80，頁 742。

¹⁷⁷ 陳維崧〈贈孺人儲氏行略〉，《陳維崧集》下冊補遺一，頁 1651-1652。

第三，前文已說明曹令的嚴母形象，朱彝尊亦書寫馮氏如何教育子女：

延經師於家誨昆田，必具酒肉。操作愈勤，夜率二女治機絞不輟。坐昆田于紡車之旁，執卷于燈背，令就火光，課晝所讀書，必成誦乃已。給紙筆，使臨摹法帖。凡昆田交遊至，或有燕朋雜于坐，孺人必嚴誡勿與交。¹⁷⁸

雖然馮氏自己有讀書，然在朱彝尊筆下，教導兒子昆田的是經師，馮氏亦未教導二女自己所學之毛《詩》、《孝經》。但朱特別交代：「孺人既嫁二女，教其孫及外孫一如教法。」可知母親以身教使女兒學會如何教導兒子。馮氏教導兒子，不只供其讀書用具、環境，觀其讀書，聽其成誦，更嚴格控管其交遊，甚至臨終時，朱彝尊筆下的馮氏亦僅關心兒子功名一事：「語不及家事，惟執昆田手曰：『汝幼時，汝父遠客，我教汝讀書，冀汝上進，今汝七試而名不成，我又不能待，命也夫。』」和曹令的嚴母形象，以及重視兒子功名成就相似。

陳維崧和錢澄之均未提及妻子嚴母一面。陳妻儲氏生過一子一女皆早夭，一長女順利出嫁後亦病亡。行略中幾乎不見儲氏與女兒互動，僅提其思親憶女。¹⁷⁹而錢澄之妻方氏與兒子之互動有兩段，一是給錢澄之及兒子吃飯，自己和僕婢嚼食糠粃。二是方氏死後，只要遇到危險都會託夢給兒子，直到某次託夢給錢澄之告知可返家後，才不再夢見。和尤侗一直等待妻子託夢，盼望與妻子對話的情況不同，錢澄之筆下的方氏死後時常託夢給予父子指引，較具神靈性質。¹⁸⁰

綜上所述，家族相關取材中從未凸顯這些妻子知書的特質。唯有看起來相當傳統的錢澄之妻子烈女方氏，竟曾有耽溺筆墨的一面：

吾母龍安人尤愛憐之，語先府君曰：「二稚耽筆墨，不省世務，我歿後，何以治生？」初理家，獨特一乳媪治饋，釜筍闕然，常朝晡突未生煙，門內笑之，於是罷棄筆硯，習操作，悉變所御簪珥裾襦之類，置器用，益講鹽鼓米薪之事，居然有家政焉。¹⁸¹

從上文看來，婆婆相當疼愛方氏，在她死前方氏幾乎不曾理家，直到婆婆過世，她才放棄創作，開始學習家政。進入夫家後開始寫作是頗為難得的現象，大部分都是婚前為才女，婚後便暫停創作，比如商景蘭與沈宜修。然除了錢澄之，他人筆下的

¹⁷⁸ 朱彝尊〈亡妻馮孺人行述〉，《曝書亭集》卷 80，頁 742。

¹⁷⁹ 陳維崧〈贈孺人儲氏行略〉，《陳維崧集》下冊補遺一，頁 1654。

¹⁸⁰ 錢澄之著；彭君華校點：〈先妻方氏行略〉，《田間文集》，頁 568。

¹⁸¹ 錢澄之著；彭君華校點：〈先妻方氏行略〉，《田間文集》，頁 564-565。

知書妻和公婆相處時皆未見及其略知詩書的一面。

總體而言，夫婦關係固然人人不同，然知書妻在丈夫筆下與家族相關的取材，所凸顯的孝順、賢德、無私等特質上有相當高的相似性。¹⁸²至於嚴母一面，僅朱彝尊妻馮氏與曹令較相似，然尤侗筆下特別著墨的是曹令教女兒習班昭《七誡》，朱彝尊筆下則是馮氏教女兒紡織、教兒子讀書，代表在能文夫筆下知書妻有別於一般婦人處可能在於為母之道。

（三）知書妻與能文夫的相處

上文梳理與家族相關取材，下文則聚焦夫婦二人的相處，重點亦在於探看此夫婦類型，脫離家族脈絡後，丈夫筆下夫婦單獨相處時妻子略知詩書的特質，有否被凸顯？對於兩人的夫婦關係又有何影響？

首先，這些丈夫的取材確實包含妻子知書的特質，如尤侗寫曹令向他乞授唐詩詞曲、短歌長吟以為笑樂，引《世說》勸他更新衣等。錢澄之寫方氏粗讀書識字，而自己又好學能詩文，兩人因此深相得也。鼎革之際方氏「曾無幾微怨恨之色，遇極危困時，輒引古人高節為解。」亦能以引語寬慰丈夫。

較為特別的是，方氏遇難後，錢澄之描述：

既遇難後，於兒弊衣中得絕句一首，有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欲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問之，曰：「母作也，藏兒襦中，泣曰：『異時使汝父知我志耳。』」至是，果踐其言。詩傳衢信間，和者成帙，朱君議澁序而梓之，予在延平時，鉛山徐君貞定示一冊，聞變失其稿，頃遇天都人士，尚有能記憶者。予哭妻有詩云：「震澤屍浮通市泣，汾湖詩出萬人傳。」

不僅死前作了絕命詩，從文中看來「和詩」份量似乎能編定為一冊，方氏雖從未出版過詩集，無法稱之為才女，然其確實有作詩之能力，能為自己發聲。

陳維崧寫與儲氏兩人的相處，亦凸顯了她知書識字的面向：

每見余不善作書，輒揶揄之：「君豈腕中有鬼？」。余戲問：「若何知？若亦

¹⁸² 如錢澄之妻方氏與婆婆關係良好且曾耽溺寫作；陳維崧之父陳貞慧相當嚴格，儲氏生活十分緊張；朱彝尊入贅於馮氏之家，甚至和馮氏的妹妹產生感情等。朱彝尊與馮氏妹的感情詳見：周佩誼：〈朱彝尊《靜志居琴趣》之情詞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知古有簪花格耶？」笑不應，然間從線籠中搜得一二敗紙角，摩挲髣髴，則所鈔晚唐人截句也。¹⁸³

簪花格，出自梁·袁昂《古今書評》：「衛恆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台。」原是讚賞衛恆的書法輕靈秀美，後稱書法娟秀工整者為「簪花格」。儲氏應是揶揄陳維崧字不好看，陳維崧調侃她如何知曉，反問她知不知道古代有簪花格。儲氏笑而不理，拿出自己所寫的晚唐詩句，可見她平日有在閱讀與紀錄。而後談及兩人下棋：「夏夜露坐，往往為余論弈。余實不曉手談坐隱為何物，坐此，妻不獲竟其說，遂罷去。」陳維崧棋藝不比儲氏，儲氏與他論棋似乎感到自討無趣。然他將這些琴棋書畫類的日常玩賞寫出來，表現出儲氏比自己技高一籌之感。

實際生活中陳維崧因儲氏無子嗣而娶妾，和徐紫雲的同性戀情更廣為人知，大半時間於家居生活中缺席，其自言：「然余即客遊乎，跡弛於酒場筆陣間，差藉以磨耗其壯心，銷沉其暇日耳……總計四十年間，其在家者，一歲中僅可二十餘日耳。」不如尤侗與曹令多半時間彼此相伴。然單從〈贈孺人儲氏行略〉中的呈現看來，即便儲氏並非才女，陳維崧仍對她有所欣賞，縱使話題未必有交集，但至少他記錄下她會手抄詩句、喜歡論弈等細節。

此外陳維崧還記錄妻子體貼予其杏果的片段：「余謳吟恒至夜分，所居窗檻邊有大杏樹一株，係殿元叔祖所手植，春末夏初，杏熟白脫，人聲寥寥，輒墮階作響，妻聞簌簌一聲，輒令婢子一啟扉出，拾以啖余。」儲氏不但使陳維崧能放心在外馳騁，回家又能受其體貼照顧，雖然不如尤侗筆下將曹令視作知音，夫婦生活亦不如尤侗專一而深情，然至少和諧安樂。

朱彝尊妻馮氏知詩書的特質已於教子中呈現，然他所寫的行述中幾乎沒有夫婦倆單獨相處的片段，因此也未能見馮氏知詩書的特質對夫妻關係的影響。其通篇反覆強調的是馮氏致力於紡績，且不因此荒廢母職：「為兩弟補紉衣履」、「晝夜紡績以贖」、「操作愈勤，夜率二女治機絞不輟。坐昆田于紡車之旁，執卷于燈背。」呈現相當勤勉持家，克盡婦道與母道的形象。

綜言之，除了朱彝尊外，妻子略知詩書的特色確實在尤侗、錢澄之、陳維崧筆下凸顯。然此特質對三人夫婦關係的影響又各有不同，尤侗與錢澄之和妻子的相處皆因此更為契合，且能彼此交心；陳維崧則是多了趣味，但未必投緣。由此可知，

¹⁸³ 陳維崧：〈贈孺人儲氏行略〉，《陳維崧集》下冊補遺一，頁 1653。

知書妻在能文夫筆下，夫婦相處時未必有共同的形象。

(四) 知書妻對科考與官位的態度

這些文人往往都要面對科考不順，在他們筆下妻子可能是壓力來源，亦可能是心靈支柱；尤侗描述曹令會於其考完試後，替他準備美食，醞酒夜話。即便多次無果，家中相當貧困，仍是「室人謫我，我亦自謫。戲舉此事賦之，相與破涕為笑。」一起苦中作樂。而面對要否應清朝試的抉擇時刻，妻子則可能成為關鍵人物，如前文所述，尤侗筆下無論出世入世，皆聽從曹令意見。

這些能文夫幾乎都交代了知書妻對其科考或官職的態度，及貧困中的相處。如錢澄之〈先妻方氏行略〉紀錄到不少方氏的話語，表明希望自己考取功名以彰顯方氏母王孺人斷髮毀容以自矢的節操。如紀錄方氏言：「四方男子事也，所望子成名後，勿忘旌我母節耳。」危困之時描述方氏：「退而撫兩子，雪涕縱橫，傷予矢志，又痛其母節之終不彰也。」又記錄喪亂過後方氏言：「吾望子成名，非以榮身，吾母苦節，將待子表章耳。今遭此，吾無望矣！」科舉不順，不僅無顏面對方氏母，更讓夫婦倆灰心喪志，錢澄之描寫兩人處境：「薪炭俱盡，夫婦相視，面如死灰。」生活困窘到只能無言以對。

陳維崧仕途亦不順，他自言「余七試省闈不遇，闔門對婦，奮髯抵几，歌所作悵悵詞以自悲，氣色殊惡。妻聞之，數語慰藉曰『以君之才，何憂不得官？第憂他日仍舊一窮官耳。』詎意曩時嬉笑之言，於今果驗也。」此段陳維崧要凸顯的應是自己今日仍是窮官的辛酸，然行文中可見儲氏給予自悲與惡氣的陳維崧安慰，安慰之詞不僅實在，同時肯定了丈夫之才。而後來亦確如其言，康熙己未年（1679）陳維崧以第十名考中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與尤侗、朱彝尊等同修《明史》，生活依然困窘，儲氏死於隔年（1680），陳維崧也於康熙壬戌年（1682）病逝。

朱彝尊〈亡妻馮孺人行述〉幾乎未寫及自己的考試過程，但有寫到宦途，其於康熙甲子年（1684）被彈劾，馮氏曰：「君恩重，夫子且留，毋悻悻去。」於是他便聽從其意見留在京師，而後也獲得補官：

既補官，孺人聞之，乃復由江淮北上，抵泊頭，運河冰合。孺人中寒而病，扶入車。既至，病漸痊。壬申正月，予復罷官。

雖然獲得了補官，但等馮氏的病痊癒，他又罷官了。然此時卻未交代為何罷官，亦未述及妻子的意見與反應，有別於尤侗無論去留皆強調是曹令的建議。

另面對困窘之時，丈夫筆下妻子的態度也值得注意，錢澄之強調方氏「曾無幾微怨恨之色」，朱彝尊也著墨馮氏不抱怨的態度：「交謫之言，初不聞于柵內也。」她們任勞任怨，有別於尤侗寫曹令謫己，己亦自謫，最後卻破涕為笑的諸種轉折。

至此須注意的是，以上幾對皆為能文夫與知書妻的組合，在夫婦關係的呈現上，雖然每對皆不同，尤侗與曹令親密和諧，陳維崧與儲氏未時常相處、興趣也不同；朱彝尊與馮氏總處於家族脈絡下，二人的互動無甚紀錄；錢澄之和方氏則是深相得也，有共同的詩書之樂，似乎無法以某類型或形象，歸納出某種夫婦關係。然而，實仍具某些共同趨勢，第一，「知書妻」對丈夫是否參與科考均表示意見，且他們皆加以採納，或許正因為她們知書，在科考一事上更有發言權，又或者丈夫較願意採納其想法。第二，雖然夫婦關係有親有疏，但「知書」的特質，確實讓「知書妻」在與「能文夫」的互動上，更懂得文化趣味，如陳維崧雖和儲氏較無交集，但他們可對彼此開「腕中有鬼」、「簪花格」的玩笑，甚至他還記得儲氏喜歡抄寫晚唐詩句；而曹令和方氏不但明慧話語被丈夫記錄下來，向丈夫學習文學的相處片段，或彼此學習的片段亦為丈夫所記憶。第三，在兒女教育上，尤侗和朱彝尊皆強調了妻子身為嚴母、叮囑兒子讀書的一面，以及教女兒詩書或作為女兒的楷模。綜言之，妻子「知書」的面向，在丈夫筆下確實對彼此的夫婦關係有所影響。

第四節、伉儷似賓朋：尤侗對夫婦關係的定位

前文聚焦知書妻於能文夫筆下的形象，並討論此類夫婦關係是否具共同形象，下文則將分析尤侗其自身如何描述他與曹令的夫婦關係，並參照同時代其他人的相關敘述，為尤侗的書寫定位，並為此章作結。

一、「婦向夫學」與「夫聽婦言」

承前文，尤侗與曹令於家族相關取材中所呈現的是一種符合倫理序階，賢妻助夫家式的夫婦關係；夫妻彼此相處的書寫，則有不同空間的暖心相伴，有時亦不免交謫之言，及對曹令之死的不解與愧疚，具有真情卻不過暱與踰矩。像他們這樣的能文夫配知書妻，於清初一些具相似夫婦類型的文人筆下雖未有明顯的共同形象，但尤侗與曹令的夫婦關係，仍有別於以往值得討論之處。

首先是「婦向夫學」，行述中所言「予下帷誦讀，婦刺繡佐之，焚香煮茗，必盡丙夜。或乞予授唐詩詞曲、短歌長吟以為笑樂。」這種妻子向丈夫學習的關係值得注意，王士禛對其第二任妻子陳孺人亦有類似描述：

孺人性慧強記，初從予，口授唐絕句百首，皆成誦，吟諷中律呂。予所賦詩，亦頗能誦數十篇，禪誦之餘，每舉以相娛樂，既十四五年，扣之無一忘，似有慧業者然。¹⁸⁴

縱然從文中看來陳孺人原本應該不識字，只能口授強記之，然和尤侗與曹令一樣，皆是以夫為師，妻子授學於丈夫，這樣的私相授課成為夫婦倆人間的樂趣，關鍵不在於妻子知詩書，而是有心向丈夫學習。

其次是「夫聽婦言」，行述中再三引用曹令的話語，包含：「衣不經新，何由而故，勿嫌褻也。」、「君年雖少，父母老矣，奈何拘偏見，不邀一命，為榮親計乎？」、「歸耳！父母老矣，奈何戀升斗，違膝下？」等，在尤侗筆下，這些話語都影響了自己後續的行動——穿上新衣、至永平任官、罷官歸家。塑造出一種夫聽婦言的形象，如同朱彝尊亦引馮氏的「君恩重，夫子且留，毋悻悻去。」導向他後續行動。

以上兩種皆有別於以往「舉案齊眉」、「夫唱婦隨」傳統夫婦關係，雖然現實未必如此，然至少在這些文人筆下，展現出相處上更自在愉快，能相互學習、聽取彼此意見，亦看似於權力上較以往平等的夫婦關係。

二、尤侗對夫婦關係的表述

夫婦關係的定位首先可從丈夫如何稱妻子觀察，錢澄之〈先妻方氏行略〉、陳維崧〈贈孺人儲氏行略〉皆稱「妻」或「吾妻」，以古代之禮而言，此稱呼較針對夫妻二人關係而言；¹⁸⁵朱彝尊〈亡妻馮孺人行述〉、王士禛寫給三任妻子的〈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亡室陳孺人行實〉、〈亡室張孺人行述〉、皆稱封號，即「宜人」、「孺人」，較具疏離感。尤侗於〈先室曹孺人行述〉僅於頭尾稱曹令為「吾妻」，全篇多稱其為「婦」，既凸顯夫婦二人關係，又不忘強調曹令於家族中之身份與責任，敘述上頗為周全，和他的取材一樣，兼顧家族與夫婦，及夫婦彼此間的互動。

其次，尤侗〈先室曹孺人行述〉最末更直接為兩人夫婦關係做了定位：

侗以糟糠之妻，並無妾媵，伉儷之重，有似賓朋，不勝私情。¹⁸⁶

¹⁸⁴ 王士禛：〈亡室陳孺人行實〉，《蠶尾文》卷六，收於《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頁1902。

¹⁸⁵ 趙園引陳鵬《中國婚姻史稿》：「古代婚姻之禮，重於成婦，輕於成妻，妻與夫同居，實對舅姑及夫家之全體而言，非只對夫之個人也。」（詳見氏著頁12）表示認為稱妻與稱婦有別，

¹⁸⁶ 尤侗：〈先室曹孺人行述〉，《西堂雜俎三集》卷七，頁410。

趙園認為五倫中的友倫，最平易親切，雖不等於近代之平等，但有平等的意味，往往隱含對於人與人關係的美好憧憬。將夫婦關係比之為朋友之倫，明清時期作類似表述者並不少見。¹⁸⁷

直接將妻妾比做朋友的表述如：劉宗周（1578—1645）「及其死也，予哭之曰『失吾良友』。」、孫奇逢（1585—1675）：「爾雖吾妻也，實吾友也。」冒襄（1611—1693）「非余愛妾，乃余之靜友也。」；唐順之（1507—1560）：「余最迂癖寡合，入門則歡然若得朋，以孺人素能得余心事也。」歸莊（1613-1673）「古風妻似友，佳話母為師。」等。更有將妻子比作朋友亦以之為師者，如茅坤（1512—1601）寫妻姚氏「予所共結髮而床第者四十五年，未嘗不師且友之。」¹⁸⁸其妻亦為：「暢名理，解文義，當與古之辛寵英、徐淑略相似」的知書婦。比起以上吾友、良友、靜友、朋友等稱呼，尤侗選用「賓朋」一詞，使人思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又更具珍重之感。

「伉儷之重，有似賓朋。」此句手法類則似於葉紹袁（1589—1648）所描述的他與妻子沈宜修間的關係：「倫則夫婦，契兼朋友。」雖然手法相似，然內涵不同，葉紹袁強調彼此是夫婦之倫，但又兼有如朋友般的投契：「或批閱古人載籍之奇，或證當世傳覽之異；或以失意之眉對蹙，或已快心之語相談；或與君莊言之，可金可石；或與君謔言之，亦絃亦歌。……」¹⁸⁹而尤侗則是凸顯夫婦間情義之重，有如嘉賓朋友，凸顯的則是對於夫婦關係，視作朋友關係般的重視。

值得一提的是尤侗對朋友確實相當看重，尤其是亡友湯卿謀，尤侗為他所作之詩文數量堪比曹令，文章如〈六橋泣柳〉、〈哭湯卿謀〉、〈再哭湯卿謀〉、〈湯傳楹墓誌銘〉、〈湯卿謀小傳〉、〈湯卿謀遺像贊〉、〈重題湯卿謀遺像贊〉、〈遺亡友湯卿謀書〉等；詩詞亦達百餘首，如詩作〈哭湯卿謀〉、〈再哭湯卿謀〉、〈聞公捷捷感念亡友湯卿謀〉、〈鳳凰台上憶吹簫 夢亡友卿謀〉、〈玉蝴蝶 雪窗憶卿謀〉、〈沁園春 夢卿謀〉

¹⁸⁷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54-56。下段案例皆取自趙園，然經分類整理，引語略有差異，並加上個人詮釋。

¹⁸⁸ 以上詳見：劉宗周：〈劉子暨配誥封淑人孝莊章氏合葬預志〉《劉宗周全集》第三冊下；孫奇逢：〈祭亡妻槐氏文〉《夏峰先生集》卷一〇；冒襄：〈亡妾董小宛哀辭并序〉，《影梅庵憶語》；唐順之：〈封孺人莊氏墓誌銘〉，《唐荆川文集》補遺卷五；歸莊：〈兄子〉，《歸莊集》卷一；茅坤：〈敕贈亡室姚孺人墓誌銘〉，《茅坤集》。

¹⁸⁹ 葉紹袁：〈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午夢堂集·鸞吹·附集》頁 211。葉紹袁後文還強調不只契兼朋友，更有著連朋友都難以取代的地位：「今古之儷，難為友言，而獨與妻言之。今人而無與言者，故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

等。¹⁹⁰不僅如此，他還為湯卿謀出版其遺作《湘中草》，關心其長子阿雄，並引薦自己的門生進士徐元文與湯卿謀女兒為婚。¹⁹¹

除了湯卿謀，尤侗對其他朋友亦十分真情，留下不少哭友詩，如〈哭陸靈長八首〉、〈哭陸靈長墓二首〉、〈哭顧子臨二首〉、〈哭徐寄邵為閬關亂兵所害二首〉、〈哭劉右銘投澄河死二首〉、〈哭陳其年二首〉、〈哭施愚山四首〉¹⁹²等族繁不及備載，在在可見尤侗對友倫的重視。

縱然曹令並不是像沈宜修那樣的才女，不是一個知識水準與才子丈夫相當的朋友，不能陪自己的丈夫批閱古籍與考證異事，然而失意之時仍可相伴，亦能以引語共勉，更有自己一套「婦向夫學」、「夫聽妻言」的相處模式與情味樂趣，並且不因此減輕自己在尤侗文中的份量，重要性與賓朋相當。

¹⁹⁰ 尤侗與湯卿謀的友誼詳見：杜桂萍〈明末才子湯傳楹與尤侗《鈞天樂》傳奇〉，《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06期，頁362-365。

¹⁹¹ 尤侗：〈遺亡友湯卿謀書〉，《西堂雜俎一集》卷六，頁90。

¹⁹² 以上幾首出自尤侗：《西堂秋夢錄》、《于京集》卷四，頁504-509、754-761。

第三章 糟糠即佳人——尤侗詩詞之夫婦關係

第二章從尤侗文章閱賞其如何書寫夫婦關係，本章則從詩詞入手，第一節聚焦尤侗於曹令生前所寫的相關詩作，描繪其夫婦生活史；第二節著力於曹令死後尤侗所寫的追憶詩作，將之分為二節，主要是希望藉此觀察妻子生前、死後，丈夫書寫的題材與態度是否轉變。第三節賞析為尤侗為曹令所寫的詞作之情感內涵，了解表達情感時會否過暈，若否又是如何以詞體抒情而能不過度耽溺於情。第四節統整尤侗詩詞中生前與死後書寫妻子時的形象塑造與抒情特色。

第一節 尤侗詩筆下的夫婦生活史

本節研究尤侗於曹令生前提及她的詩作，亦即尤侗於二十一歲成婚後，至六十一歲曹令逝世（1638-1678）這四十年來的詩作。考察材料為《西堂詩集》，包含《西堂剩稿》卷上下、《西堂秋夢錄》、《西堂小草》、《右北平集》、《看雲草堂集》八卷、《于京集》卷一、《百末詞》六卷，共有約 35 首詩。詩作體裁大致為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古詩、七言古詩等。今可見尤侗最早的詩作收於《西堂剩稿》，至早寫於其十八歲時，¹⁹³首度出現曹令身影之詩作也在此集之中。

尤侗對於「詩體」有自己的主張，〈吳虞升詩序〉中曰：

詩無古今，惟其真爾。有真性情，然後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後有真風調。勿問其似何代之詩也，自成其本朝之詩而已；勿問其似何人之詩也，自成其本人之詩而已。晉人有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¹⁹⁴

尤侗認為真性情才是創作的根本，與其追隨或模仿特定朝代之詩，不如自成風格。以「性情」為作詩根本的概念，亦見於尤侗其他文章中，¹⁹⁵至於尤侗「性情」所指為何，可以參考〈五九枝譚〉：

杜陵身遭離亂，而贈婦詩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

¹⁹³ 尤侗寫於康熙甲子（1684）的〈西堂剩稿自序〉中言此稿為己亥到甲申（1635-1644）之作，即十八歲至二十七歲。又自言其十五歲始學詩，直到十八歲認識湯卿謀，與其倡和，才樂於創作，《西堂剩稿》中也收入許多尤侗寫給卿謀之作。詳見尤侗〈西堂剩稿自序〉，《西堂剩稿》卷上，收於《尤侗集》，頁 441。

¹⁹⁴ 尤侗：〈吳虞升詩序〉，《西堂雜組二集》卷三，頁 180。

¹⁹⁵ 如〈曹德培詩序〉言：「詩之至者，在乎道性情。性情所至，風格立焉，華彩見焉，聲調出焉。」見《西堂雜組三集》卷三，頁 338。〈靜觀堂集序〉：「詩本性情者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歸之以自然，天下之能事畢矣。」見《良齋倦稿文集》卷十三，頁 1354。

照淚痕乾。」昌黎欲燒佛骨者，而詩云……故知情之所鍾，老子于此興復不淺，「爲君援筆賦梅花，不害廣平心似鐵。」今道學先生纔說着情，便欲努目。不知幾時，打破這個性字。湯若士云：「人講性，吾講情，然性情一也。有性無情，是氣非性。有情無性，是欲非情。人孰無情，無情者，鳥獸耳木石耳。奈何執鳥獸木石，而呼爲道學先生哉？」¹⁹⁶

以尤侗看來，杜甫、韓愈、陶淵明、范仲淹、歐陽修等文人，皆是有情之人，並且引用湯若士言性情一也，不能有性無情，或有情無性。然僅是引用，未進一步說明他自己對性情的解釋為何。尤侗老年將「詩本性情」發展得更为周詳，也對「性情」有所說明，〈歷代詩發序〉中曰：

詩之由來久矣。……然一言蔽之曰：「詩本性情而已。」**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人之情也。**子夏氏之言詩曰：「發乎情，止乎禮義。」發而能止之情，未離乎性也。是故發乎父子，止于親焉；發乎君臣，止于義焉；發乎夫婦，止于別焉；發乎長幼，止于序焉；發乎朋友，止于信焉。……發乎其不得不發，止於其不得止。¹⁹⁷

性爲人天生所有，情則感於物而發，終而止於禮義。所謂「發乎夫婦，止于別焉。」可見其雖重於情，然不忘強調重視夫婦責任與內外之別。

尤侗這些對詩的主張與想法，亦影響其詩作，徐坤便認爲尤侗大多數詩歌表達了他真實的內心世界，尤其嗟嘆身世、悼亡親友、思鄉懷人之作，亦記錄了其感情發展的歷史軌跡，可稱之爲「心史」。¹⁹⁸下文將尤侗書寫曹令的詩作，依兩人生活史分作三期，分別爲得官前的貧病與別離（1638-1652）、任永平推官後的相思、相聚與辭官（1652-1656）、罷官回鄉後的老病相扶持（1656-1678）。

一、得官前的貧病與別離（1638-1652）

今可見尤侗最早寫及曹令之詩應爲〈貧病詩和葉天寥先生韻十首〉的其中幾首，似皆作於1642年前。¹⁹⁹其詩之五曰：「佳人問病詩頻寄，鄰老欺貧酒不賒。」雖然

¹⁹⁶ 尤侗：〈五九枝潭〉並序五十四則之第三十七則，《西堂雜俎一集》卷八，頁131-132。

¹⁹⁷ 尤侗：〈歷代詩發序〉，《良齋倦稿文集》卷十四，頁1398-1399。此序中尤侗引陳白沙之言：「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又曰：「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聲口。」可見其詩論主張或許是受陳白沙影響。

¹⁹⁸ 徐坤：《尤侗研究》，頁164。

¹⁹⁹ 因同樣「七言近體」分類下其後有首〈壬午(1642)元旦見雪〉(頁465)，故推之。

佳人未必指曹令，²⁰⁰然組詩中有幾項線索可證之，第一，組詩之六為：「貧擁牛衣莫下淚，小窗扶病話良宵。」及組詩之九：「裙布釵荆貧自足，相憐同病淚難禁。」²⁰¹第二，「佳人問病詩頻寄」表示兩人相隔兩地，對照年譜可能是己卯（1639）秋，尤侗應南京鄉試，即兩人婚後約一年多時。²⁰²綜觀組詩可見縱然家徒四壁、相憐同病，告訴自己莫下淚卻仍難禁，然至少能彼此扶持，共話良宵，貧而自足。

前述提及尤侗善病，有首〈病信〉便記錄其病況，序言：「余素善病。三秋之際，係戀尤深。今年春夏，可幸無恙。入秋旬餘，遂得河魚疾。家人語予曰：『此病信也』。予笑領之，為作一詩。」詩作內容為：

病信何時到？秋風此夜深。相思千里夢，獨寐五更心。羅帶初消束，霜花欲上簷。茂陵人寂寞，枕破鳳皇琴。²⁰³

此詩作於崇禎十五年秋（1642），²⁰⁴依照年譜，當年尤侗「科試不錄，遺試又不錄，歸而臥病，著《西堂秋夢錄》」²⁰⁵序中的「家人」，指的可能是曹令。²⁰⁶詩中寫自己「相思」、「獨寐」，因病消瘦、霜髮轉白等，可見此詩應是返家後，回憶應考艱苦及和曹令分別的寂寞而作。

另一首亦寫於崇禎十五年秋之貧病詩〈棄置復棄置二首〉，詩末句為「行路思親老，歸家憐婦貧。」²⁰⁷很可能是紀錄父親陪己應試，歸家後思及自己又沒考上，使妻子依然窮困的自責心緒。〈入門〉中亦有相似心境：

入門須日暮，歸棹故遲之。穉子牽衣笑，家人剪燭疑。莫言淪落苦，且慰別離思。珍重西風夜，閒愁易上眉。²⁰⁸

²⁰⁰ 如〈咏佳人用光威哀韻〉寫「佳人自小顏如玉，織錦芳年正十三。」以及〈題顧眉生畫蘭〉：「佳人竟體是芳蘭，自寫湘君小影。」皆非指曹令，分別見《西堂剩稿》卷下，頁 469，及《看雲草堂集》卷八，頁 674。至於佳人指曹令者，《哀絃集》中得見，後文亦會提之。

²⁰¹ 以上引詩皆出自尤侗〈貧病詩和葉天寥先生韻〉，《西堂剩稿》卷下，頁 461-462。

²⁰² 尤侗：《梅庵年譜》卷上，頁 1697。

²⁰³ 尤侗：〈病信〉，《西堂秋夢錄》，頁 499。

²⁰⁴ 尤侗：《西堂秋夢錄》標題旁小註，頁 486。以下作詩時間點，可參照第一章第三節之二「尤侗著作」或附錄一，為避免重複及便於閱讀不再於正文與註解中標示時間點的出處或考證過程。

²⁰⁵ 尤侗：《梅庵年譜》卷上，頁 1697。

²⁰⁶ 以「家人」代指曹令在詩作中常見，下文將談及的〈家人生日漫贈用前韻四首〉、〈家人生日再疊前韻四首〉等皆是如此。

²⁰⁷ 尤侗：〈棄置復棄置二首〉，《西堂秋夢錄》，頁 499。全詩為「棄置復棄置，天涯一病身。江山多逐客，風雨半欺人。行路思親老，老父與予同至江上，先入南都。歸家憐婦貧。」

²⁰⁸ 尤侗：〈入門〉，《西堂秋夢錄》，頁 499-500。

看著家人們的窮苦，深知自己未考上科舉便無能翻轉，故不言自己淪落之苦，僅安慰家人別離之思。這番因貧病得不斷考試，返家後承受全家失落的心情相當折磨，尤侗還將這種得不斷出外赴考的經驗寫作〈賦得饑來驅我去〉二首，第二首曰：

饑來驅我去，去去彌苦饑。平昔家居日，衣敝煮糠糜。把書對妻子，高歌動簾帷。不悟縞綦樂，挾笈走天涯。異鄉長苦辛，玉食而桂炊。春風多雨雪，短衾寒切肌。僮僕意氣盡，相視各低眉。不知何所求，日夕空栖遲。乃知閉戶人，飲水自言飴。安能疲津梁，仰面謁官司？作書戒同志，游客不可爲。

209

尤侗〈感士不遇賦〉中說：「對孺人與稚子兮，歎每食之不飽。幸相忘於偏謫兮，庶樂員於綦縞。」²¹⁰引用詩經「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雖不富裕但看著妻子便快樂，而詩中則言：「不悟縞綦樂，挾笈走天涯。」依照前後句，雖然貧窮但有妻伴讀，高歌動簾帷，應是快樂的。或許是「不悟縞綦樂？」反問：「怎會不了解縞綦樂呢？」只可惜受貧驅使，仍得挾笈走天涯，無法享受縞綦之樂。

尤侗不斷離家考試，與曹令分別兩地，相互通信的細節，亦在詩作中留下痕跡，如〈望雁〉序中得見尤侗等待通信的身影「《月令》：『仲秋之月，鴻雁來。季秋之月，鴻雁來賓。』今十月矣，而雁聲杳然。吾疑其信也，故望之。」詩為：

南北烽煙隔，關山無雁臣。天連蘆荻斷，野藉稻粱新。竟作浮沉客，長辭羈旅人。深閨應有夢，問字到江津。²¹¹

《西堂秋夢錄》集名小註寫其為「壬午七八九月之作」，²¹²此詩時間點卻為十月，看起來尤侗病已痊癒，然雁聲杳然，未感受到節氣。從詩中「竟作浮沉客」、「羈旅人」，他應該再度外出遠遊。而「深閨」指的是婦女所居之內室，思及深閨妻子或許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而盼望能與之通信。

赴試後歸家的心情複雜，除了前述〈入門〉一詩，因憐惜而生「珍重西風夜，閒愁易上眉。」這種既珍視，又憂愁的心境外，亦有詩作寫及溫暖的時刻與曹令的體貼，如〈歸〉：

²⁰⁹ 尤侗：〈賦得饑來驅我去〉，《西堂小草》，頁 525。

²¹⁰ 尤侗：〈感士不遇賦〉，《西堂雜組二集》卷一，頁 150-151。

²¹¹ 尤侗：〈望雁〉，《西堂秋夢錄》，頁 501。

²¹² 尤侗：《西堂秋夢錄》序與解夢語，收於《尤侗集》，頁 483-486。

一百四十二日想，今日即真始到門。稚子喜誇夜夢准，老妻珍重酒杯存。梁
間雛燕窺新客，園內野花結小樊。我欲閉關養微疾，莫勞親故問寒暄。²¹³

尤侗將分別日子如實記錄，流露出自己天天期待歸家的心情，不僅能見到稚子，還有曹令珍惜、重視他返家一事，準備好了酒餚，使他頗感欣慰，也欲閉門養病，不希望難得的天倫之樂受人打擾。較為歡快之詩尚有〈除夕書懷〉四首之二：

舊游京洛厭風塵，馬首重來作雁臣。古道白雲應笑客，異鄉青草漸愁人。椒
花頌裡懷新婦，柏葉樽中憶老親。何似山中無曆日？頽然高臥忘冬春。²¹⁴

此詩寫於順治二年至九年（1645-1652）為回憶過往之作，又尤侗此時尚未有媳婦，²¹⁵因此「新婦」指的應是曹令初嫁時。椒花頌典故出於《晉書·列女傳》晉人劉臻之妻陳氏能文，於正月初一獻《椒花頌》，後指新年祝詞。在此除了祝歲亦是懷想新婚之樂，「柏葉樽」指的是用椒花柏葉浸泡的酒，人們相信元旦時飲用能在新年裡百疾皆除。²¹⁶ 全詩可能為回首過往幾年的除夕，有新婚時刻，也有因分別兩地遙思父母的時光。

整體而言，雖有少數較喜悅之詩，但此時期寫及妻子往往和貧病景況相連，見及夫婦倆共貧病、同涕淚，但自足快樂的夫婦關係，字裡行間則感受到尤侗對曹令歉疚及憐惜，及因貧窮不得不離家宦遊、無法時刻享受夫婦生活的悲嘆。

二、任永平推官後的相思、相聚與辭官（1652-1656）

順治九年（1652）五月尤侗終於選授永平府推官，至永平任職後他感受到在異鄉的孤寂，並想像父母妻子思念他的情景，如〈授永平後寄家人〉：

榆關絕塞接遼東，投筆寧圖萬里封？遙望吳門空白馬，便從燕市下盧龍。老
親此日應嗟季，思婦因風欲懊儂。惟有黃河接星漢，乘槎秋水一相逢。²¹⁷

永平府在今河北省盧龍縣，尤侗於年譜中寫自己選授永平府推官後，還補充：「永平離京五百里，地既圜占，滿漢雜處。」可見地處偏僻與路途遙遠。而詩中思婦曹

²¹³ 尤侗：〈歸〉，《西堂小草》，頁 519。此詩作於 1645-1652 年間，應也是為考試而分離。

²¹⁴ 尤侗：〈除夕書懷〉，《西堂小草》，頁 527。

²¹⁵ 尤侗康熙五年（1666）才為大兒子尤珍娶媳婦丘氏，見《悔庵年譜》頁 1707。

²¹⁶《中國吉祥文化》指出「漢晉時人們已相信元旦飲用椒花柏葉浸泡的酒能使人在新年裡身體健康，百疾皆除，延年益壽。」詳見沈利華、錢玉蓮著：《中國吉祥文化》（呼和浩特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頁 88。

²¹⁷ 尤侗：〈授永平後寄家人〉，《西堂小草》，頁 530。

令所懊悔的，會否便是行述中敘及其支持尤侗謁選一事？猶如「悔教夫婿覓封侯」的心情，天河與海相逢，夫婦卻無法相見。

幸好，五月尤侗選授永平府推官，九月曹令便帶著孩子到永平與他相聚。²¹⁸如行述所言「二親以道遠，不願就養。」曹令一人帶著幼小子女走了三千餘里，這是尤侗從京師到永平的五倍距離，相當不易。〈喜家人至〉二首之一，寫及家人到來尤侗歡滿的心情：

布帆無恙挂吳天，碧憶相隨度塞烟。角枕錦衾常夢裏，雲鬟玉臂驟燈前。君攜鄉思窺鸞鏡，我話羈愁捶馬鞭。試聽搗砧聲永夜，征衣幾處怨離絃？²¹⁹

詩中透露尤侗常夢見曹令，雲鬟玉臂將其具像化，使人感到歷歷在目，呈現夢裡的曹令驟然來到面前的感動。而後除夕與年節，尤侗也都有妻兒相伴，〈除夕懷二親〉詩題與詩旨雖皆為思念父母，但詩句中記錄到異鄉與妻兒共處的景象：

僕馬風塵再歲除，寄身傳舍即吾廬。老妻久醞椒花酒，兒子初臨柿葉書。邊塞官廚饒野鹿，故鄉土物憶河魚。寒宵莫更圍爐守，為待燈深夢倚闌。²²⁰

雖不直接寫妻子與夫婦關係，然頷聯寫的是旁觀與白描妻兒處事，讓讀者若見天倫畫景，感受到詩中的暖意。相似手法者如〈甲午除夕二首〉之二（1654年）

官間無俗事，客久有離思。千里登樓賦，三年出塞詩。
閨人裁栢葉，稚子畫桃枝。且話團圓樂，春風不定時。²²¹

除夕能和家人一同度過的尤侗滿面春風，無須等到來春，日日皆可為春。永平任官期間曹令無須祀奉翁姑，兩人自成一小家庭，相當安適美好，這些甜美的夫婦生活描寫，是行述中較不著墨的一面。然而，以上尤侗書寫妻兒天倫之樂的同時，皆不忘寫及思鄉之情，因而不會予人耽溺自身小家庭的感受，而能注意到尤侗仍心心念念著故土與二親。

永平時期的詩作除了上述這類天倫美景外，尤侗亦寫及全家共患難的情況，如〈苦雨行〉：

去年大水禾大無，今年雨下如懸壺。五日十日日繼夜，道路之間成江湖。……

²¹⁸ 詳見尤侗：《悔庵年譜》卷上，頁1699。

²¹⁹ 尤侗：〈喜家人至〉二首，《右北平集》，頁540-541。

²²⁰ 尤侗：〈除夕懷二親〉，《右北平集》，頁541。

²²¹ 尤侗：〈甲午除夕〉二首，《右北平集》，頁556。

不獨汝曹罹此厄，雖我官舍無休居。屋瓦皆震四壁裂，東西南北胥沾濡。挑燈兀立夜不寐，束書卷衣紛妻孥。明朝雨止坐太息，天公何毒此一隅？……

222

此詩以長篇七言體書寫永平水災的情況，對照年譜來看水災發生於順治十年（1653），順治十一年尤侗紀錄：「舊歲大水，大無麥禾，民飢甚，予與羅芸皋廷嶼太守率屬捐濟，人給斗粟，作〈散米謠〉。」²²³從詩中可見其官舍內情況亦紛亂，雨居然大道使屋瓦震裂，尤侗、曹令與孩子們一同因應災變，束書卷衣、徹夜無眠。

這段任官時期有夫婦相處的溫暖，也有全家共度的難關，然這般小家庭的生活僅維持四年多。順治十三年（1656）尤侗被降二級調用而毅然辭官，〈南歸雜詩〉二十四首之二十二記錄到：

出也本干祿，歸與非釣名，無辭白妻子，一揖謝公卿。

空負五嶽志，難求十畝耕。我生慚命薄，不敢問君平。²²⁴

強調自己無論出隱，皆非為了沽名釣譽，不知如何與妻子交代，也只能辭謝公卿，感嘆雖有大志，實連十畝耕田空間都無，最末化用李白〈送友人入蜀〉的「升沈應已定，不必問君平」，將「不必」換作「不敢」，表示命當如此，亦不敢問卜了。

綜言之，尤侗任永和推官四年，與曹令共同經歷了別離、聚首，最終決定辭官，其筆下的曹令不像得官前那般貧苦辛勞，常與兒子、稚子一同出現，有如一幅幅天倫美景，辭官之時也不忘寫及和妻子交代的情狀。此時期兩人的相思相伴相交代，可見尤侗筆下夫婦兩人平日關係之融洽。

三、罷官回鄉後的老病相扶持（1656-1678）

尤侗罷官後，除了居家創作詩文戲曲，也常行旅在外，除了上京洗刷永平降職冤情外，還赴各地邀約，因而結識彭孫遜、王士禛、冒襄、陳維崧、李漁等人，有時則為他人送別、寫文等。尤侗此時期往往於分離、生病，或節慶的相關詩作中寫及曹令，有些詩作則是特別為曹令而作，以下分為兩類說明之。

（一）寫及曹令之詩：病苦與聚散

²²² 尤侗：〈苦雨行〉，《右北平集》，頁 545。

²²³ 尤侗：《梅庵年譜》卷上，頁 1700。

²²⁴ 尤侗：〈南歸雜詩〉二十四首，《右北平集》，頁 566。

罷官後一兩年，尤侗為宋琬送行而與曹令分離，獨處薊州（今天津市薊縣），他寫了一首〈薊州小病〉：²²⁵

及予迴馬首，猶爾滯漁陽。一病家千里，孤燈淚萬行。
道塗橫枳棘，天地日冰霜。苦憶柴門臥，山妻檢藥囊。²²⁶

尤侗任永平推官前便和宋琬有來往，《西堂小草》中有詩一首。罷官之後仍有交流，《西堂雜組二集》有三篇相關紀錄，其中〈與宋荔裳憲副書〉尤侗言及自己「惟是放逐以來，窮愁日甚，叩門乞食，終無一飽之歎。」罷官後生活之困難可從此略窺一二，文中又曰：「不見棄於仁人，決西江之水，可活枯魚；垂北海之雲，自依窮鳥。」²²⁷等語，推測尤侗可能有受到宋琬的經濟資助。此次送行宋琬，尤侗於薊州患病，而異常念家並懷想妻子，最末一句化用自杜甫〈西郊〉，在此意思應為苦念在家臥病時妻子的照料。

二十年後，康熙十六到十七年間（1677-1678），即尤侗應詔當年與前一年，他的〈寫悶三首〉再次使用枯魚、窮鳥的典故，然情況卻完全不同，第二首曰：「十年不作客，辛苦白頭吟。病後攜殘藥，悲來碎斷琴。枯魚淹涸轍，窮鳥叫空林。躑躅東西路，何人見故心？」此次枯魚已乾涸，無人應窮鳥，表示自己陷於困境，「何人見故心？」或許暗示願意提供資助及協助之人已少，不像剛罷官時尚能依靠資助過日，加上自己既老病又窮苦，使家居生活頗為困窘。第三首曰：「家居雖不樂，出外復誰親？本為飢驅我，翻令窮笑人。傷心看世態，回首謝風塵。曝背茅簷下，欣然老此身。」家居的不樂，恐怕是來自窮愁、飢餓與病苦，亦或許來自感受事態之炎涼。從詩中看來，尤侗似乎常受飢餓所催逼得出外謀生賺錢。同一時期，他還有〈贈高淳吳季舒〉、〈送姜定庵京兆之奉天〉、〈渡江〉等詩，為了生活尤侗可能得陪行送別、四處交遊、替人寫文等，深感為生活奔波、身不由己的心情與辛苦。

難得遇到豐收之年尤侗便相當喜悅，終於能不受飢餓所困擾與操控，如〈田家喜兩次韻〉曰：

夏至長風五月寒，時行大雨滿街盤。但看綠黍田中長，不信黃梅井底乾。諺云：「黃梅寒，井底乾。」賽福村巫都手舞，催科縣吏也心寬。今年飽飯安眠穩，

²²⁵ 〈薊州小病〉往前數兩首詩為〈送宋荔裳兵憲自永駐薊〉，可知其去薊州是為了送行。

²²⁶ 尤侗：〈薊州小病〉，《看雲草堂集》卷一，頁 579。作於 1657-1658 間。

²²⁷ 尤侗：《西堂小草》中提到宋琬之詩為〈清明日同宋荔裳、旣庭、陸處實、施爾恭登毘盧閣，荔裳携酌小飲〉，見頁 529；《西堂雜組二集》則為〈宋荔裳文集序〉、〈與宋荔裳憲副書〉、〈荅宋荔裳〉等，見卷二、五，頁 166、216、224。

笑語妻兒加一餐。²²⁸

尤侗雖然不再為官，但看到雨量豐沛，稻作能順利成長，心頭十分喜悅，不僅因為自己能飽食安眠，而笑語對妻兒，更寫及村巫歡快與縣吏安心的情境。

應詔之前尤侗除了因貧窮而生活不易外，更使人心憂的是曹令至早於康熙十三年時（1674）病況已十分嚴重，且尤侗自身亦有病苦，〈吾年五十七〉曰：

吾年五十七，生日逢戊午……投老轉患貧，屢空及瓦釜。體疴時作劇，參苓貴難補。婦病復呻吟，閒愁結眉嫵。兒曹漫攤書，一字不堪煮。……²²⁹

因貧而難有足夠營養，亦無法買藥進補，自己的病情未能好轉，妻子亦病得呻吟，一切卻只能承受。或許也因為曹令生病的緣故，應詔前幾年的詩作中尤侗常念及她，如〈憶〉中憂慮其病情及醫藥費用：

吾衰已垂老，婦病復經年。官戶多逋稅，醫家少藥錢。
孤燈長夜枕，寒雨大江船。兩地空相憶，難教白髮玄。²³⁰

尤侗自己衰老，妻子又生病多年，稅賦繁重，積蓄又少，出外又得承受兩地相思之苦，看見這些處境，也不免理解曹令為何會支持尤侗應詔。可惜的是，曹令未能等到尤侗考上，窮苦帶來的病痛終而使兩人永別。行述中尤侗曾言：「吾舟中寄信，附詩四首，中云：『竟成垂老別，不盡遠相思。』爾時自訝不祥，果成詩讖。」²³¹文中所述之詩即為〈寄家信四首〉之一：

出門殊惘惘，婦病已經時。藥餌難將息，錢糧費主持。
竟成垂老別，不盡遠相思。千里綿綿道，如何寫一辭。²³²

尤侗原本即認為垂老別相當殘忍，須忍受相思之苦與為病擔憂，未料此別還成永訣。而罷官後的這二十年，除了上述的老病、窮苦、分離之詩外，仍有一些比較快樂，彼此相扶持的作品。如罷官三年多，順治十八年到十九年間所作的（1659-1660）〈臨鏡見白鬚一莖戲作〉，便能使人感到一起慢慢變老的浪漫：

潘岳年三十，閒居見二毛。况予增老大，豈敢怨絲毫。

²²⁸ 尤侗：〈田家喜兩次韻〉，《看雲草堂集》卷八，頁 663。卷八之詩皆作於 1677-1678 年。

²²⁹ 尤侗：〈吾年五十七〉，《看雲草堂集》卷七，頁 651。

²³⁰ 尤侗：〈憶〉，《看雲草堂集》卷八，頁 670。

²³¹ 尤侗：〈先室曹孺人行述〉，《西堂雜俎三集》卷七，頁 406-410。

²³² 尤侗：〈寄家信四首〉之一，《于京集》卷一，頁 692

隱去已為晚，吟成亦大勞。還家示妻子，一笑索鉛膏。²³³

年約半百的尤侗見到白髮，既不埋怨，也不隱去，亦不打算以此主題費心吟詩作賦，僅與曹令分享，笑著和她求染劑，可以感受到夫婦生活的平淡的樂趣。又如〈別長安十首〉之十：

葑水城南一草堂，時花修竹自幽芳。老妻釀秫藏三斗，兒子攤書讀幾行。
有客日來談鬼魅，先生夜夢見羲皇。出門莫向長安笑，曾在長安望故鄉。

依照年譜，〈別長安十首〉為尤侗進京為永平降職一事申冤不成後所作的組詩，他因為四處遊歷而入京太遲，但他只笑說「吾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公事為？」²³⁴前一年順治已注意到尤侗並閱覽其《西堂雜組》，故而有人勸他留下使順治詔見，不但能平冤更能被拔擢，然尤侗卻作此組詩以明志，表達歸鄉的決心。而對於返鄉他自始至終懷念在心的便是老妻釀酒與兒子觀書的景象。組詩中在在見及尤侗對遠離官場的篤定，如第一首的「只合漁樵老此身，底須辛苦入風塵？」第七首則感嘆「不如歸去不如歸，歸去來兮知昨非。」第五首亦寫及曹令：

相如貰酒鷓鴣裘，車騎雍容已倦游。作賦不逢楊意薦，著書寧待所忠求？予所著《西堂雜組》為皇上特賞，故感及之。故人恭敬誰青眼？新婦淒涼早白頭。滌器當罍渾未慣，秋風好上五湖舟。²³⁵

這些追逐官場的苦辛，實際任官後的失落，曹令也都一起經歷、一起煩憂，正因曾走過這些，組詩最後才能安時處順，明瞭自己所作的是最佳決擇。

而應詔之前一兩年，尤侗生活雖如前述相當身不由己，得常常與曹令分別，但詩中也記錄了重逢時刻的感動，有別於應試科舉歸家時得承受眾人的失落，這時的他們能單純享受重逢，〈歸興〉中曰：「歸家笑索牀頭釀，白酒猶堪滿面紅。」²³⁶想是曹令已為尤侗備好美酒，賀其返家，如〈順風〉言：

出門皆橫逆，却得順風回。豈欲登滕閣？還疑上楚臺。
人情催逐客，天意助歸來。須報山妻道，迎風待酒杯。²³⁷

²³³ 尤侗：〈臨鏡見白鬚一莖戲作〉，《看雲草堂集》卷二，頁 584。作於 1659-1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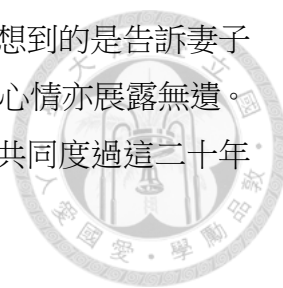
²³⁴ 尤侗：《梅庵年譜》卷上，頁 1707。

²³⁵ 以上四首皆為尤侗〈別長安十首〉，《看雲草堂集》卷二，頁 584-585。

²³⁶ 尤侗：〈歸興〉，《看雲草堂集》卷八，頁 671。

²³⁷ 尤侗：〈順風〉，《看雲草堂集》卷八，頁 671。

出外必須面對世間的橫逆，唯獨返家有如順風而行，而返家首先想到的是告訴妻子備好酒杯以迎接他。尤侗寫出彼此期待相見的時刻，迎風開懷的心情亦展露無遺。雖然無官的窮苦老病不好受，然正因彼此相扶持與守候，故而能共同度過這二十年來的日子。



(二) 寫給曹令的詩：節日記妻子

罷官回鄉後，尤侗於節日時會專門書寫給曹令的詩，他為自己生日所寫的詩作，亦不忘提及曹令，順治十四年（1657），即回鄉後一年，他寫了〈初度偶成呈同庚諸子四首〉，²³⁸第二首為：

少小鈔書浪得名，中年學道漫無成。尚遺井臼愁妻子，漸廢寒暄怪友生。萬卷豈能呼太乙？一杯差可勸長庚。便應披髮吳門市，目送浮雲入漢京。

239

頷聯中的「井臼」原指汲米、舂米，在此引申為做家事，尤侗詩文一向未見尤侗替曹令分擔家事之記述，²⁴⁰然他注意到她處理家務的辛勞，和行述中的愧疚之情相似，將之歸因於自己不事生產，使得曹令得處理所有家政瑣事，只好於生日時反思自己使妻子憂愁。雖未必有替妻子分憂解勞的行動，然至少詩作中能見其留心。

曹令生日時，尤侗則特別寫給她贈詩，〈家人生日漫贈用前韻四首〉作於順治十六到十七年（1659-1660）²⁴¹，第一首為：

負戴相於二十年，牛衣犢袴尚依然。飛蓬自學當窗織，黍米難求負郭田。
南國甘同老子隱，東征深念大家賢。內子隨子宦北平。秦聲趙瑟聊行樂，不用琵琶覓小憐。

詩中感念婚後約二十年間曹令於貧窮、任官、隱逸之時的相伴相隨：縱然二十年後依然窮困，然曹令仍願同甘共苦，使得尤侗無須向外求覓快樂，家居便以安足。

第二首亦以感恩為基調：

詩為痼癖酒為名，費汝紛拏苦勸成。林下夫人曾學道，鄴中公子每憂生。

²³⁸ 據尤侗：《悔庵年譜》卷上，頁1703。

²³⁹ 尤侗：〈初度偶成呈同庚諸子四首〉，《看雲草堂集》卷一，頁570。

²⁴⁰ 明清自己或他人曾記述到會幫妻子分擔家務瑣事者有祁彪佳、張履翔，詳見氏著：《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32。

²⁴¹ 據尤侗：《看雲草堂集》卷二旁小字，頁582。

牽牛磨蝎雌雄甲，玉馬金雞先後庚。予午生，婦酉生，故云。不妒吳姬妒秦女，
閒隨蕭史住瑤京。

尤侗開頭說自己以詩酒為癖，多虧曹令費心苦勸他才得以有成，將曹令比作謝道韞，欣賞其才情、風度，而後化用〈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並序〉中「平原侯植」一條，謝靈運所寫之序為：「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最末句的蕭史，為秦穆公時人，穆公女兒弄玉喜其蕭聲而嫁之，兩人一同吹奏，終而偕隨鳳凰飛去。引此典故，應是表露自己喜得佳偶的心情。

第三首又將兩人比作梁鴻與孟光、秦嘉與徐淑：

四十專城愧不如，鹿門好遯有吾廬。傭春且舉梁鴻案，上計無勞徐淑書。子
夜月中飄桂粟，秋風江畔薦鱸魚。長卿沽酒東方肉，閨閣稱觴古有諸。

首句自愧無法如羅敷丈夫「四十專城居」，然隱遁亦好，可回家舉案齊眉、彼此相守，不再需要徐淑寄家信來，能好好享受家鄉的滋味，同慶曹令的生日。

最末首則總結感懷：

尚平婚嫁漫蹉跎，擁髻時聞喚奈何。芳草年華愁易老，杜鵑心事淚偏多。徘
徊翰墨椒花頌，辛苦流黃采葛歌。看盡盧家三婦艷，香車寶馬錦盤陀。²⁴²

首句引用東漢尚長典故，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指子女嫁娶畢，不復理家事，能了卻俗事，出世隱遁；然此處改作「漫蹉跎」，對照年譜當時尤侗的子女們確實皆男未婚、女未嫁，²⁴³兩人作為父母的責任未盡。下半首詩則再度用到「椒花頌」典故，綜觀頸聯應是指新婚時的慶賀，與婚嫁後的窮勞辛苦。尾聯較難解，或許是指自己已看盡婦艷，娶得曹令彷彿香車寶馬般豐收吧。

再逢十週年，即兩人結婚三十年（1668），尤侗又寫〈家人生日再疊前韻四首〉，和前十年的景況大為不同，第一首為：

彈指西風又十年，瑣窗無恙興蕭然。月宮思乞千丸藥，婦病初起。水國愁淹百畝田。今夏大水。天意應催蓬鬢老，世情祇覺錦衣賢。一杯閒話三生夢，白日黃鸝劇可憐。

²⁴² 尤侗：〈家人生日漫贈用前韻四首〉，《看雲草堂集》卷二，頁 588。

²⁴³ 兒女第一個結婚的為尤珍，但也要到康熙五年（1666）時，詳見第一章第三節。

曹令已經開始生病，詩句中透露尤侗極度渴慕找到藥方醫治；另一方面天災亦使人發愁、衰老。最末的白日黃雞，話用自白居易〈醉歌〉指世事匆促，不免發出悲嘆。此時他們面對壽誕，感受到更多的是歲月無情的催逼。許因如此，第二首詩進而著重描寫兩人未盡之事：

我揮塵尾總虛名，君畫蛾眉亦未成。莫問財官知有命，但完婚嫁說無生。青年冉冉花交午，白露泠泠斗指庚。漫學圍棋求勝福，佩蘭舊事記西京。《西京雜記》：賈佩蘭言：「宮中八月，出北戶，竹林圍棋勝者，有終年福。」

首聯流露出些許遺憾，然終而還是順時隨命，漫學圍棋以自適、求福。第三首則將目光轉向自己所擁有的事物：

刺繡力田兩不如，一琴一卷伴寒廬。窗無小婦工調瑟，膝有童孫解弄書。滄海橫戈哀鐵馬，青門射策笑銀魚。何當共着漁簑去，朝汎湘潭夕孟諸。

縱然刺繡力田等事不如人，然尚有琴書陪伴，並強調自己沒有娶妾，但膝下有童孫，隱而未說的是更有賢妻作陪，最末則寄託嚮往，期待兩人一同隱居泛舟的生活。組詩最後一首綜說雜感：

寂寥歲月打磨跼，不醉其如良夜何？照檻尚憐紅萼好，捲簾恰喜絳雲多。人生真作盤鈴戲，本事空傳水調歌。贏得小園安穩在，清池澹樣石陂陀。²⁴⁴

雖不免感嘆人生如戲，但思及此生至少安穩於亦園，末句羅列園中美景，彷彿表示不妨享受此番清幽的人生風景。悲痛的是，曹令的疾病，使其未能撐過婚後第四個十年，留下尤侗獨自品賞晚年殘景。

尤侗在曹令生前寫給她的最末一首詩，應為寫於康熙九年（1670）後的〈元夕示內〉²⁴⁵：

寂寂孤燈過上元，春風應未到柴門。那堪一夜廉纖雨？檢點梅花有淚痕。²⁴⁶

未知何年元宵，只知雖已過春節，加之「寂寂孤燈」，夫婦當時應分隔二地，春風卻未到家，或許便是因為兩人尚未能相見。最末兩句寫景亦示情，表示怎能堪如此別離，夜雨過後尚有淚痕。曹令生前尤侗寄予她的最末一首是藉詩傳達思念之苦；

²⁴⁴ 尤侗：〈家人生日再疊前韻四首〉，《看雲草堂集》卷六，頁 639-640。

²⁴⁵ 因〈元夕示內〉往前數兩首為〈庚戌元旦〉，因之推算作於 1670 年後。

²⁴⁶ 尤侗：〈元夕示內〉，《看雲草堂集》卷六，頁 636。卷六作於 1669-1671 年。

曹令死後尤侗更書寫百多首悼念之痛。

綜觀尤侗罷官回鄉後的詩作，罷官初期對於返鄉十分堅定，後期則感到諸種謀生上的不得已，寫給曹令的生日贈詩，亦從感恩妻子、享受家居，轉為擔心病苦與願望未成，然他仍不忘細數自己所擁有的，以及對兩人共享悠閒生活的嚮往。縱然二十年來兩人生活處境越來越困窘，甚至曹令因窮而病，因病而亡；尤侗亦因窮苦而應詔，因應詔而未見及曹令最後一面，然其筆下始終不變的是，別離時對曹令的思念深情；重逢時彼此的珍重相待，與年老病苦時的互相扶持。

第二節 尤侗以詩筆追憶妻子之作

本節為曹令過世後尤侗追憶她的詩作，材料主要為《于京集》五卷、《百末詞》六卷，《哀絃集》與《哀絃後集》中尤侗自己的書寫，還有《艮齋倦稿詩集》十一卷、《年譜圖詩》、《鶴樓堂稿詩》五卷。這些追悼詩作數量近一百三十首詩，其中最常見的體裁為七言絕句，其次為七言律詩，僅有〈九月十九日亡婦周忌述哀三首〉為五言排律。²⁴⁷

如本章開頭所述，分作兩節的研究重點在於觀察曹令生前尤侗的書寫與死後的追憶之作，其取材與態度是否有所轉變，因此未僅限於尤侗悼亡集——《哀絃集》中的作品。²⁴⁸下文將依照詩作內容分為四個主題，一是尤侗回憶夫婦相處細節與對曹令的照察；二是其運用夢境所表現的情思；三是描寫失去曹令後的感受與生活；最末則是悲痛中如何開解自我與為曹令祝福。每個主題前會先比較文體與詩體相似題材呈現手法的差異，盼進一步認識尤侗的文體選擇與書寫策略。

一、夫婦相處的珍視與照察

（一）與文章相似的回憶

尤侗悼亡詩作中時常追憶過往，有些取材和行述類似，但手法不盡相同。〈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便和〈先室曹孺人行述〉部分選材十分相似，如第四、五、六、九首：

貧家旨蓄百般無，朝屑胡麻暮剪蔬。常憶紙窗風雨夜，伴人猶自煮茶爐。

²⁴⁷ 關於尤侗的悼亡詩體裁，王燕飛、馬燕：〈論尤侗的悼亡詩〉中有統計圖表，見頁 53。

²⁴⁸ 收於《哀絃集》與錄於其他集子的悼亡詩詞，除了時間點不同外未發現其他差異，然本文皆會於註腳標示清楚，方便讀者觀察收於《哀絃集》的作品是否有尤侗自己的取捨標準。

名珠賣盡典釵梳，供奉郎君助讀書。讀破千篇贖未得，鸚裘賞酒愧相如。

長干鍛羽幾年年，擁髻挑燈黯共憐。薄命自拚淪落慣，看君泣玉轉淒然。

萬里扁舟寄五湖，罷官先畫灌園圖。閨中幸有同心約，君把長鏡妾辟纻。²⁴⁹

相似題材下和文章比較，主要差異有二，一是詩作呈現的是一幕幕的相處片段，未見時刻之記敘，比如第四首寫紙窗夜讀時曹令於身旁煮茶，行述則寫其「焚香煮茗，必盡丙夜。」；二是詩作中的敘述角度往往轉變，時而從曹令觀點如「供奉郎君助讀書」；時而從尤侗觀點如「看君泣玉轉淒然」，讀起來較為靈動活潑。需要提醒的是，詩作中雖未紀錄時刻，然組詩的安排有明顯時間軸，以上四首分別是曹令伴讀於尤侗身旁、曹令典賣自身珠玉以供應尤侗讀書，多年未中舉而淒然淚下，最末是曹令對尤侗考上後罷官的諒解與支持。

有別於以上諸作隱去時間點，〈又絕句十首〉第九首中則特別強調時刻：

匆匆卒歲事紛拏，勉強追歡鬧合家。常記夜深人散後，私斟杯酒獻椒花。²⁵⁰

前兩句透露是歲末之時，後兩句寫出夜深時分，曹令於新歲一開始便予尤侗飲能使其百疾皆除的椒花酒，得見曹令照料尤侗之用心。〈先室曹孺人行述〉中雖亦可見曹令私買酒餚慰勞考試或會課歸來的尤侗，然此首「夜深人散」與「私斟」等詞，比起行述與前述幾首詩來得更為私密，彷彿是兩人間的甜美秘密。

尤侗《年譜圖詩》中的〈寒宵伴讀圖〉為專寫曹令之詩，題旁小註為「思亡妻也。妻曹氏，名令，婢曰阿連。」節錄如下：

吾年五十好讀書，環堵獨坐恒闐如。二十娶婦有伴侶，向晦挾冊房中居。
婦來篝燈侍其側，常將筆研供掃除。自製繡文助勤苦，聽我呶唔增軒渠。
夜深時患唇吻渴，每呼小婢烹茶須。街鼓冬冬倦欲睡，婦曰不可姑咨且。
鄰鷄三喔始就寢，牛衣慰藉還歎歎。此景恍然猶在眼，佳人一去歸丘墟。²⁵¹

《年譜圖詩》詩題下註：「予既著《年譜》，因思古人之書，必有圖畫……生平事蹟，瑣瑣難以枚舉，姑摘其大者為《十六圖》，各綴以小詩，志其本末，用以自娛，亦可以貽子孫。」²⁵²可見尤侗將與曹令的婚姻視為其人生「大者」，而在與曹令相關

²⁴⁹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四、五、六、九，見《哀絃集》，頁 765-766。

²⁵⁰ 尤侗：〈又絕句十首〉之九，《哀絃集》，頁 772。

²⁵¹ 尤侗：〈寒宵伴讀圖〉，《年譜圖詩》，頁 1663。此處節錄上半。

²⁵² 尤侗：《年譜圖詩》詩題下註，見頁 1663。

的多種材料中，特別選出糟糠妻陪他共讀，及一同撐過貧賤的面向。從行述與祭文皆得見曹令會邊刺繡，邊陪尤侗讀書，然詩中更見曹令不只陪伴，還有勉勵與叮嚀，於尤侗昏倦欲睡時要他不可苟且，這是詩作中才進一步見到的相處細節。

尤侗不只對兩人相處細節有所照察，詩中亦重視為婦為妻、為母為姑之德，但述及比例較於文章少許多，如詩中寫及翁姑僅〈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十一：

雞鳴問寢向高堂，冬壓梨膏夏蔗漿。獻與公姑甘旨了，還留一盞阿郎嘗。²⁵³

前兩句寫出曹令日日年年孝敬公婆的用心體貼，後兩句不僅表現出曹令的貼心，更展現出其倫理次序——公婆吃過了才留一些給丈夫。可見詩作雖確實少曹令與公婆相處方面的取材，然倫理意識仍作用於其中，先是為婦之德，而後才是為妻。〈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十二叮嚀曹令應先向亡父尤淪問安，之十三、十四則分寫尤淪與曹令父，雖未寫到尤侗母親，但還是展現了對長輩的關照。²⁵⁴

行述對曹令的女工敘述有：「深明書義，針指尤工」、「予下帷誦讀，婦刺繡佐之」，祭文則為「鬻釵典襖，十指幾穿。」詩作中尤侗則寫：「靈芸鍼指最聰明，舞鳳盤龍頃刻成。」²⁵⁵具象化曹令的手藝，此時強調的不是持家之辛苦，而是欣賞其技術之厲害，不但精緻且快速，針指之工彷彿展現於讀者眼前。然對於曹令持家之亦有著墨，〈祭先室曹孺人文〉寫「官橐蕭條，家計繁瑣，數米量鹽，累汝辛苦。」詩則寫「持家健婦治饔飧，井臼親操閱曉昏。樺燭三條人未寢，重重屈戌自關門。」²⁵⁶亦是具象化，使畫面立體，時間聚焦為一天，使讀者有如看見到曹令從早忙到晚獨自關上厚重的家門的場景，感受到她日夜不間斷的勞苦及一家之婦的承擔。

以上是寫曹令對待翁姑及對家庭的貢獻，此外文章中曹令教子與嚴母形象亦為尤侗用筆著力處，詩中亦描寫曹令教子讀書的片段，如〈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十一至二十三：

辛苦熊丸五夜儲，殷勤教子惜三餘。雖無絳帳宣文授，常剪青燈課讀書。

²⁵³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十一，《哀絃集》，頁 766。

²⁵⁴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十二：「兩度麻衣泣倚廬，尊章痛定復愁予。君歸應向官山塢，先到泉臺問起居。先人墓在官山。」即便死後也要先向先人問安，倫理關係與禮節並不會因死亡而改變。〈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十三、十四則，前者表示驚於亡父尤淪與曹令忌辰同在九月；後者哀嘆曹令父客死異鄉，雖未具倫理意識，但組詩中確實關照到兩家之主。

²⁵⁵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十七，《哀絃集》，頁 766。全詩為：「靈芸鍼指最聰明，舞鳳盤龍頃刻成。手把書編嘗太息，此身恨不作諸生。」

²⁵⁶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十，《哀絃集》，頁 766。

勗兒日夜望青雲，桂樹難連杏苑春。一領錦衣消不得，誰家八座太夫人。

最憐少子未成名，八月金陵自遣行。聞道秋風仍報罷，病中猶聽拊牀聲。²⁵⁷

如第二章第一節所述，尤侗成功建立出曹令嚴母的形象，詩作則較未見嚴格的一面，而更凸顯曹令的殷勤與刻苦，及對孩子的憐惜與期許。而曹令疼愛後輩子女的形象亦是詩文都有所著墨，如〈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十四至二十六：

三年懷抱泣呱呱，銜食營巢心血枯。養得兒成母已去，何時反哺報慈烏。

三女追隨緩緩歸，獨憐早寡歎無依。傷心更有池陽夢，盼斷吳天音信稀。長女早寡次女隨壻宦池州。

兒家新婦總清貧，並坐言愁情轉親。手脫金銀曾贈與，試開遺篋定沾巾。²⁵⁸

彰顯其為母之慈愛，為姑之體貼，三首欲凸顯的曹令身分十分清楚，然整體而言女性身為母親、婆婆、媳婦、妻子的種種事蹟敘述，文章更為大量，詩作幾乎頂多以兩三首強調，因此詩的訊息不會多於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未提及女兒，詩中則為女兒寫了一首詩，場景也十分立體，得以補充文中未見的面向。以上為尤侗文章與詩作較重疊的主題，下文則討論文章未寫及的夫婦相處片段或細節。

（二）詩作較獨有之細節

〈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有不少詩以今昔對比手法寫就，前句或前聯為昔日相處，後句或後聯為今日景況，追念過往後收束於今日悲感中，而詩中的「昔日」則掌握了婚姻不同時間點的狀態，如〈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與四十四：

記得青春新結褵，紅窗日暖曉妝時。夜臺猶拂芙蓉鏡，惆悵無人與畫眉。

平時舉箸勸加餐，珍重添綿護晚寒。今日征衣誰更寄，社留針線手中看。²⁵⁹

前一首以新婚兩人初遇的時光對比今日只剩自己孤身的處境；後一首以平日曹令對他的叮嚀與關懷，對比今日沒人為自己寄衣的景況，僅留曹令故物於手中懷想。兩首詩分散於組詩中，顧及了婚姻的不同時間點的面向，剛結褵充滿喜氣與暖意，婚後雖不免嘮叨，但卻也是充滿關愛的叮囑，見及夫婦相處的珍重。

²⁵⁷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十一至二十三，《哀絃集》，頁 766-767。

²⁵⁸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十四至二十六，《哀絃集》，頁 767。

²⁵⁹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四十四，《哀絃集》，頁 765、768。

〈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另有幾首單純描述關於曹令的小事，比如寫曹令外形纖瘦苗條且頭髮濃密、於戰爭避難時自學村妝、喜栽種香草、吩咐去池中之魚改種蓮而常有鴛鴦飛來，欲遠離塵世有如禪家因而常於佛前懺悔、見到客人每每害羞而未留下生前小照等，²⁶⁰能見尤侗對曹令的深刻照察。有幾首則於描寫夫婦相處時，自己對曹令的欣賞與珍惜，如：

閑居眉案整相莊，偶語談諧嗔我狂。可惜閨房失良友，斷絃真痛子期亡。

少愛吟詩謾詠懷，賭棋中酒事全乖。得君苦口嘗小損，每歎卿言亦復佳。

明智能如辛憲英，談言微中使人驚。平生崛強狂奴態，不覺低頭服老成。

家貧賣盡嫁衣裳，蓬鬢荆釵不掃妝。翻笑亂頭粗服好，佳人難得是糟糠。²⁶¹

詩中可見平日相處上夫婦舉案齊眉，偶爾尤侗詼諧，曹令便嗔其狂，兩人相互敬重，卻不失趣味，因此失去曹令，更是失去閨中良友與知音。詩歌創作與酒事賭棋等事上，曹令的苦口婆心與建言，也對尤侗產生效果，感嘆她說的實為佳言，又說平日曹令的明智如同三國羊耽妻辛憲英，言談中使人驚服，就連倔強狂傲樣態的尤侗，都自然佩服她的沉著。家務經濟上曹令更是不遺餘力，犧牲奉獻，不在意亂髮粗服，使尤侗不禁讚賞佳人竟同時也能是糟糠之妻，在在見尤侗對曹令的珍視。

寫於康熙十八年（1679）的〈憶故園新笋〉未收於《哀絃集》，²⁶²然亦記錄兩人過往，且和曹令未逝前所作的詩手法相似，以佳人和稚子並列：「思攜纖手佳人滑，笑脫斑衣稚子嬌。今日天寒無翠袖，茶烟裊裊為誰燒？」²⁶³彷彿描述畫作般，利用前兩句的天倫樂景，對比燒好了茶也無人共享的悲哀。

這些追記的字裡行間，有時能見到尤侗對夫婦相處過往的照察、懺悔或反省。如〈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三十三：

長卿消渴臥成都，憔悴文君擁藥爐。君病何曾親煮藥，白頭怨殺薄情夫。²⁶⁴

²⁶⁰ 以上內容來自〈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七、十、十九、三十五、三十七、三十八，與〈又律詩十首〉之六，未依詩文先後順序排列，而是依上下文句邏輯呈現。頁 766-768。

²⁶¹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十五、十六、十八、三十六，《哀絃集》，頁 767-768。

²⁶² 此詩作於康熙十八年且提及妻子，卻未收入在康熙十九年才出版的《哀絃集》中，或許是尤侗認為這首詩的主題並非悼妻，若是如此這就代表尤侗收錄於《哀絃集》之詩應經過挑選。

²⁶³ 尤侗：〈憶故園新笋〉，《于京集》卷二（1679），頁 706。本文僅節取後半。

²⁶⁴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三十三，《哀絃集》，頁 767。

此詩如〈鸛鷓裘貫酒賦〉將兩人比作相如與文君，然此刻感嘆的是曹令時常為了他的疾病辛勤煎藥，²⁶⁵如〈薊州小病〉中也記錄到「山妻檢藥囊」，然而自己卻從未為曹令親自煮藥，回顧時不禁想著或許曹令也怨嘆過他的薄情，對於夫婦間彼此如何對待有所反省。〈又律詩十首〉之六的反思更為深層：

一生涕泣每漣洏，我笑君何不自持？今看淚零堪洗面，始知愁絕足低眉。

賣珠難學多錢賈，繆釜空勞無米炊。嘗盡艱辛先脫去，不知地下可含悲。²⁶⁶

曹令生前時常哭泣，尤侗曾笑她怎麼不克制情感一些，直到今日自己也淚流洗面，才知道愁悶憂苦至極是什麼滋味，也是曹令死後，尤侗才曉得曹令作為窮苦之家的一家之婦所承擔的龐大經濟壓力與艱辛，不由得念及死後的她能否不再悲苦。這種妻子死後才明白她所擔負的種種有多重大困難的醒悟，和方苞的反省相當類似，²⁶⁷亦能由此而知，他們的書寫不只是耽溺自己喪妻的悲傷，而確實有部分能反思照察以往妻子的辛苦與兩人的夫婦關係。

綜觀這些珍視與照察的作品，與行述相似的往往便是尤侗最深切懷念的片段，這些片段往往和科舉有關，包含曹令的伴讀與提醒，典賣或刺繡以助其讀書，考後的奉上私藏的椒花酒以慰勞，未考取時共同傷悲，罷官時的同心與支持等。此外，對曹令日常小事的觀照、曹令令人驚服的聰穎言談，都是尤侗於曹令生前所寫之詩中所未見的，生前多僅描寫夫婦相處，死後所寫的詩作中曹令的形象才立體起來。

文章中的描寫雖不避諱曹令常抱怨的缺點，然優點多著墨曹令的女德與夫婦相處的和諧，未言及其個性上美好，詩中則凸顯曹令讓尤侗欣賞的個人特色，對於夫婦如何相待的反思，也是非追憶的詩作與追憶文章中少見的。又比起文章所呈現賢妻助夫家、伉儷似賓朋，詩作中更凸顯了曹令作為良友知音，糟糠妻即為佳人的這種更為深刻難得的夫婦關係。

二、夢中未盡與無盡的期盼

胡旭指出悼亡詩的發展過程形成一系列內容上的共同特點，其中一項為夢境，江淹、沈約等已有所嘗試，而首先大規模寫夢者為元稹，且有不少以夢為題的悼亡

²⁶⁵ 關於尤侗的消渴症，《清稗類鈔》「世祖不罪尤侗」紀錄尤侗因惑於女色而構消渴疾，好幾年未痊癒，時為皇太子的康熙贈藥給他，然尤侗啟謝時得罪了康熙，康熙欲加罪，順治則笑說文人隨興無所顧忌，要康熙別殺他；《清朝野史大觀》「尤侗〈謝饋藥餌啟〉」有相同紀錄。然事實上依照現有資料尤侗從未與順治蒙面，此則應不可信。

²⁶⁶ 尤侗：〈又律詩十首〉之六，《哀絃集》，頁 770。

²⁶⁷ 方苞：〈亡妻蔡氏哀辭〉，《方望溪全集》卷十七，頁 244-245。

詩，每首都是其悽惶心情的折射。梅堯臣，蘇軾、陸游、王夫之、納蘭性德等也都在悼亡詩中大量書寫夢境。²⁶⁸尤侗以夢為題者僅〈塗中頻夢亡室有感四首〉，其他皆為詩句中提及夢境。其實在曹令生前，尤侗與她分離時也常有夢，如〈病信〉：「相思千里夢，獨寐五更心。」〈望雁〉：「深閨應有夢，問字到江津。」〈喜家人至〉：「角枕錦衾常夢裏，雲鬟玉臂驟燈前。」等，主要是藉夢境表達日夜有所思念之情。下文將分析追憶之詩中尤侗如何以夢境作為題材與手法。

尤侗〈七終再祭亡室文〉曰：「望汝陰靈默護，令早歸家。兄弟二人，守汝空幕，如我在側。倘有遺言，可於夢中示之。」²⁶⁹寫及妻子若有遺言可入夢，然此後卻不見相關之文。〈又律詩十首〉之一亦寫盼望妻子入夢：

生相憐愛死相捐，隔絕燕吳萬里天。結髮未能同白首，齊眉何日及黃泉。
牀前蠟燭流紅淚，瓦上霜花飄紙錢。想盡千言并萬語，夢中期與話蟬聯。²⁷⁰

難以相信生前如此相憐愛的他們死後便相棄，既然結髮未能共同到老，那麼能否於黃泉中再結為夫妻呢？尤侗想盡千言萬語，只期待能於夢中與曹令談心。對於尤侗而言，夢境成為了他能唯一能再與曹令相處的時空。

幸好兩人終於夢中相會。〈又律詩十首〉之五為最早寫及其夢見曹令的作品：

昨夜征夫夢故鄉，帳中髻鬢見啼妝。即看笑語渾如舊，欲問寒暄忽已忘。
死別生離都惻惻，人間天上兩茫茫。無端畫角霜天曉，為爾吟風一斷腸。²⁷¹

此時尤侗尚在京師無法返鄉，卻夢見故鄉及妻子，一切彷彿如舊日，兩人不是東坡筆下的「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而是笑語如舊，忘卻問寒暄。以為自己回到過去，曹令仍在世，不知僅是一場夢、一瞬貪歡。別時容易見時難，無論生離或死別總是惻然傷悲，茫然無措，僅能吹奏斷腸曲，將情思寄託於風中，畢竟夢境越是美好，越凸顯夢醒之空虛，醒後仍存的只有對妻子的綿長思念。

夢境可以回返過往，亦可以到達不及的未來。曹令逝後一年，尤侗寫了〈九月十九日亡婦周忌述哀三首〉，第三首曰：

昨夢草堂開，為君作生日。前席羅杯槃，後房陳笙瑟。

²⁶⁸ 胡旭：《悼亡詩史》，頁 4-5。

²⁶⁹ 尤侗：〈七終再祭亡室文〉，《西堂雜俎三集》卷七，頁 430-431。

²⁷⁰ 尤侗：〈又律詩十首〉之一，《哀絃集》，頁 769。

²⁷¹ 尤侗：〈又律詩十首〉之五，《哀絃集》，頁 770。

兒女迭拜舞，新妝儼綈翟。我亦將進酒，歡笑未終畢。

遽然一夢醒，伏枕淚沾臆。玉漏正三更，殘月照東壁。²⁷²

尤侗夢見自己為曹令慶生，一家團聚，滿是歡笑，然夢醒後卻發現夜半獨自於異鄉，得再次認知妻子已逝的事實，僅能伏枕淚流，感受殘月與生命的不圓滿。尤侗對於曹令的生日是充滿遺憾的，兩人結婚二十年與三十年時，尤侗作〈家人生日漫贈用前韻四首〉、〈家人生日再疊前韻四首〉贈予曹令，結縭四十年時正為康熙十七年（1678），曹令生日於八月十一日，²⁷³然尤侗於六月即離家北上應詔。²⁷⁴或許上京時，他思及自己今年無法陪曹令慶生，心底已有些許愧憾，更未料及曹令於生日後一個多月後過世。這場夢裡實現了原本想為曹令慶祝四十年生日這未盡的盼望，然同時在夢醒後亦流露出他無盡的憾恨。

康熙二十二年（1683），曹令已亡故五年，六十六歲的尤侗因亡兒尤瑞遺孀金氏病故，決定告假回鄉，²⁷⁵途中他不斷夢見曹令而寫下〈塗中頻夢亡室有感四首〉：

幾載睽離隔帝京，歸家日近喜相迎。荒村茅店匆匆話，怕聽鄰鷄報五更。

千里關山路九迴，繡鞋辛苦踏霜來。燈前鬢影依稀在，不信粧臺隔夜臺。

生死悠悠彈指間，重逢猶認少時顏。醒來腸斷成追憶，殉葬羅衣繫玉環。

整夜淒涼半枕孤，夢中相見却勝無。精魂應笑山頭石，空倚西風日望夫。²⁷⁶

這是尤侗於曹令逝世後首次返鄉，期待歸鄉的同時，又有近鄉情怯之感，在艱苦路途上尤侗夢見自己已然返鄉，家中曹令身影如昔，難以置信竟已事隔多年，生死變化更是彈指一瞬，夢中以年輕容貌重逢，醒後卻思及曹令已入棺。尤侗最末表示，即便夢醒如此淒涼與空虛，夢見仍勝於不見，自己就好像徒然等待的望夫石，恐怕會受三生石上的堅信相愛的彼此能再相逢的精魂所笑吧。

即便曹令逝去已久、自己年歲已大，尤侗依然對她夜有所夢，如作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亡妻忌日夢見有感二首〉：

²⁷² 尤侗：〈九月十九日亡婦周忌述哀三首〉之三，《哀絃集》，頁 776。在此僅引詩的上半首有關夢的片段，下半首醒後自勉見下文「四、悲痛中的開解與祈願」。

²⁷³ 尤侗：行述頁 410，

²⁷⁴ 尤侗：《梅庵年譜》卷下，頁 1712。

²⁷⁵ 尤侗：《梅庵年譜》卷下，頁 1714。

²⁷⁶ 尤侗〈塗中頻夢亡室有感四首〉，《于京集》卷五，頁 763。

索索西風秋夜長，靡蕪宿草又新霜。無端驚起空牀夢，雁唳三聲也斷腸。

鏡破琴亡十八年，爾容依舊我皤然。閒情久付吳江水，他日重逢忉利天。²⁷⁷

此時曹令已過世十八年，又到了曹令離去的秋日，尤侗仍會於夜半驚起，意識到僅餘自己獨守空床，夢中曹令依舊是記憶中的面目，而自己卻已垂垂老矣。這些情意終只能隨吳江水杳然而去，只望來日再度重逢於天國。

對尤侗而言曹令生前所書寫的夢境是表達相思之情，曹令死後，尤侗藉由對夢境的盼望寄託相遇與重逢的渴慕，以夢中場景乘載昔往的美好、未盡的願望，又藉夢醒的虛空流露無盡的憾恨與悼亡的傷痛。對於尤侗而言，夢境已不只能跨越空間阻隔以傳遞思念，更如時光機可回返過往或前往未來縫補遺憾，而夢醒後是對現實的痛徹領悟，使人明白生死之一瞬與惋惜如夢之人生。

三、生離時與死訣後的憾痛

描寫未亡者的遺憾與痛苦原是悼亡詩的常見的題材，《哀絃集》韓愈乩筆序言：「然《關雎》之詩曰：「哀而不傷，乃得人情之正。」尤子今日悼亡之情寔正，而不可以其多情少之也。」²⁷⁸尤侗確實做到哀而不傷嗎？若有又是如何做到？書寫中又展現什麼行動與反思？下文將聚焦這些問題，先探討與文章相似的取材或體會，而後為獨於詩中抒發的想法與情懷。

（一）離別場景與聞訃之慟

尤侗詩作有些內容和行述及三篇祭文重疊，包含描寫上京應考的離別時刻、兒子的悲慟、諸公的弔唁，以及曹令的病痛，這些相樣題材詩與文呈現手法有何不同？欲表達的意旨有否不同？過程中自我形象是否有所轉變？為下文探討的重點。

曹令死時尤侗不在其旁，一直是尤侗的心頭大痛，曹令逝後他仍不斷回想過往離別的場景，行述、祭文、詩作皆以長篇或反覆書之，如〈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中第二十九到三十一首紀錄的都是上京應考前後的片段紀錄：

鹿門偕隱勸休官，豈笑鮎魚上竹竿。不是君王親下詔，肯教夫子入長安。

二十年來臥起同，一朝分手各西東。無從永訣成長恨，十尺蒲帆慘澹風。

²⁷⁷ 尤侗：〈亡妻忌日夢見有感二首〉，《艮齋倦稿詩集》，頁 1568。

²⁷⁸ 韓愈乩筆：〈悼亡詩序〉，《哀絃集》，頁 765。

公車冬上未爲遲，父子相攜取便宜。回首翻成風木痛，含珠何處喚嬌兒。²⁷⁹

這些曹令要尤侗應詔、未料暫離成永別，說明父子一同入京是為了方便等的片段皆不陌生，手法差異主要在於文章更著重說明事件因果，呈現場景與引用話語，組詩則一幕幕呈現，每幕都是尤侗的憾恨與叩問，為什麼曹令要我入長安；為什麼暫別成長恨？為什麼因為一時方便造成永久傷痛？而不同手法同樣主題的反覆書寫，亦透露尤侗對別離的關鍵時刻反覆回想，「肯教夫子入長安」、「父子相攜取便宜」則和文章一樣，強調是曹令要他應詔，自己並無意願。

其次，曹令死後兒子所表現的悲痛，亦有不少與文章相似的取材，如〈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三十二與〈又絕句十首〉中的三首：

千里奔喪哭望鄉，計程一月伴靈牀。河梁剩有生離苦，白髮吞聲倚夕陽。²⁸⁰

淒然歲盡鴈書遲，腸斷吾兒哭母詩。北望燕山更愁絕，孤燈白髮暮寒時。

書中何有只啼痕，見說臨終無片言。兒女滿前揮手去，萬緣解脫近禪門。

沉沉玉漏守何年，我判鰥魚夜不眠。夢去驚聞叫三峽，兩兒哭倒總帷前。²⁸¹

此四首皆凸顯子女對曹令逝世的哀慟，胡旭指出較晚期悼亡詩才開始寫及兒女，韋應物為首開風氣者，²⁸²尤侗或許亦受悼亡傳統影響。值得注意的是，行述或祭文尤侗均只紀錄兒子反應，全未論及女兒，第三首詩中也僅寫兒「女」。另兩首記錄到曹令逝世對其他親人的影響，如〈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十七與二十八首，分別寫妯娌和孫子面對曹令已不在身旁的反應。²⁸³相較於文中僅聚焦尤侗父子，詩作論及較多親友對曹令病逝的反應，也使曹令在家族中的重要性更為立體。

不僅親友，尤侗更寫及諸公前來弔唁，〈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五十四：

素車白馬滿燕臺，輦上諸公弔汝來。謝客誄詞傳彩筆，分明泣淚變瓊瑰。²⁸⁴

詩作中尤侗稱讚前來祭悼者為「傳彩筆」，使泣淚變「瓊瑰」，〈七終再祭亡室文〉與則寫「今日者，都門諸老先生百餘人，同舉諸公不下百人，同鄉親友數十人，皆

²⁷⁹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中第二十九到三十一首，《哀絃集》，頁 767。

²⁸⁰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三十二，《哀絃集》，頁 767。

²⁸¹ 尤侗：〈又絕句〉十首之二、三、十，《哀絃集》，頁 771-772。

²⁸² 胡旭：《悼亡詩史》，頁 3。

²⁸³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十七、二十八，《哀絃集》，頁 767。

²⁸⁴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五十四，《哀絃集》，頁 769。

來赴吊，爲文祭汝。吾旣德薄，汝又命蹇，何以堪此？亦藉爲九泉光寵而已。」推知此組詩或許是尤侗收到眾人弔祭詩文後所作，也代表悼亡詩應較祭文晚完成，詩文中皆寫此事，則表現出對眾人弔祭曹令的重視。

再次，是對於曹令病苦的回溯與檢討，這是行述、祭文中大篇幅書寫的內容，詩作中則較少，似乎僅〈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三十四、三十九：

一生二豎苦摧戕，秋月春花半在牀。曾爇梅檀禮玉斗，璇宮不賜返魂香。

家常一飯尚嫌多，辟穀安能起宿疴。每到秋風欣嗜芰，前溪愁聽采菱歌。²⁸⁵

內容和〈七終再祭亡室文〉相似，然詩作將曹令疾病不癒歸因於貧困這點文章中未見，行述是論及病因為曹令的大產小產與親抱哺育過於勞苦；祭文則寫其誤信箭風而亡。詩作想到的則是，若非貧困使曹令得過著如道士辟穀般只能喝水及些許食物的生活，舊疾可能便能痊癒，似乎又流露他對曹令的虧欠感。

綜觀這些詩文相似的題材，所要表達意旨則無甚差異，詩中雖是表達憾痛，但多半是透過描述場景兒孫親友的反應、都門諸公的哀弔來表現，尤侗自己僅於描述曹令病苦時透顯虧欠與遺憾，較未凸顯作為丈夫的形象。下文則為尤侗藉詩所表現的情感，可看到文章較未凸顯的尤侗身為未亡者之感受，也使其形象更為清晰。

（二）未亡者的感受與餘生

尤侗悼亡詩最大宗主題即是書寫自己與曹令永訣的憾痛，常以兩種方式表現，一是直接書寫失去曹令後淒冷或痛苦的感受；二是描寫自己孤苦一人的悲涼生活。前者失去曹令的感受，不只心理，而更擴及生理上的痛苦，如〈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一：

宛是當年曹大家，西風吹作斷腸花。故人宿草鴛鴦塚，愧我飄蓬老鬢華。少時，與亡友湯卿謀客江上，卿謀戲採秋海棠，封寄題云：『昔日美人淚，今日斷腸花。試拭望鄉眼，何如曹大家？』爾時一笑絕倒，今偶念及，不覺腹痛。家，讀如字。²⁸⁶

此詩重點在於尤侗的註，原本曾是自己和故友吟詩的快樂記憶，然曹令逝後想起才明瞭昔日的美人淚竟真成為今日的斷腸花，曾經令自己笑倒的話語，如今想來只覺腸斷腹痛。尤侗藉由回憶色調的轉變，歡樂轉為淒冷，表達曹令逝世對他的影響與

²⁸⁵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三十四、三十九，《哀絃集》，頁 767-768。

²⁸⁶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一，《哀絃集》，頁 765。

具體可感的痛苦。

〈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組詩末首，亦呼應這種身體的痛感，第六十首為：

淚眼模糊終夜開，車輪腸轉幾千迴。每思元相傷心句，貧賤夫妻百事哀。

「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原是樂府〈悲歌〉中用來形容思鄉的愁緒，此處尤侗則用來形容悼亡之痛的鬱結與迴還，痛苦龐大到難以言喻而化作身體的疼痛，過往不斷襲上心頭，美好亦成淚水。他化用元稹〈遣悲懷〉其二與其三中的「惟將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然尤侗師其詞而未師其意，轉而寫出自己為曹令失眠流淚的狀態，並哀嘆夫婦生活的貧困。²⁸⁷

尤侗「淚眼模糊終夜開」中的涕泣與淚水，是詩中反覆看見的自我形象，如〈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四十三：

出門小別便沈瀾，長夜悠悠淚豈乾。空寫秦嘉書一首，誰貽地下報平安。²⁸⁸

兩人生離小別便涕泣，如此死別長離淚眼怎麼能乾呢，身為丈夫只能徒然寫著書信，無人能替他對亡妻報平安。尤侗透過生離與死別、小別與長夜的對比流露無限感傷，並藉由寫了書信亦徒然來傳達絕望之感，凸顯死別最難熬的在於不可能再有接觸，更無法如生離般至少能天涯共此時、千里共嬋娟。

〈又律詩十首〉之七尤侗也寫到自己「春閨老淚橫」²⁸⁹，曾是彼此春風無限的閨房，如今只剩自己獨守與流淚；〈生日得授官信口占寄亡婦絕句四首〉之一則是「終日思君淚滿巾，何心馬齒問生辰。盤中尚設江南果，不見當時勸酒人。」寫出自己整日淚流的畫面。²⁹⁰〈除夕再哭亡婦六首〉第一首與第五首亦寫及淚水：

形影依依夢不分，一朝相失萬重雲。鏡中白髮燈前淚，永夜沉吟只為君。

愛河苦海兩茫茫，生死因緣總斷腸。夫婿飄零兒女弱，九泉回首淚千行。

²⁸⁷ 元稹詩中哀嘆的是過往貧賤的辛苦哀怨，等到自己富裕了妻子卻已過世無法共享。而尤侗寫此詩約於曹令剛過世的兩年期間，縱然其可能已考中博學鴻儒並開始修《明史》，但此職位卑微貧寒，並沒有惋惜曹令來不及享受的意思。因此，此處哀嘆的應是曹令生前夫婦二人生活貧窮。

²⁸⁸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四十三，《哀絃集》，頁 768。

²⁸⁹ 尤侗：〈又律詩十首〉之七，《哀絃集》，頁 770。全詩為：「大雅原無兒女情，也曾親愛喚卿卿。幾番夜月階前待，無限春風枕畔生。自小慣憐割袖戲，到今猶憶墮釵聲。藏鈎鬪草尋常事，說着春閨老淚橫。」

²⁹⁰ 尤侗：〈生日得授官信口占寄亡婦絕句四首〉之一，《哀絃集》，頁 774。



尤侗描寫鏡中白髮與燈前眼淚，塑造淒清的情境，而後揭示前句情境皆來自於自己整夜對曹令的深刻思念。另一首則從曹令角度想來，她在九泉回頭看見仍在外飄零的丈夫與尚未獨立的兒女，應也不免淚千行吧，和尤侗的燈前淚遙相呼應。

然而，有些悲苦則是苦到已無力哭泣，曹令逝後一年〈九月十九日亡婦周忌述哀〉三首之一寫及「辰昏不相見，幽明並銜冤。塊然坐一室，私慟聲還吞。」曹令音容已渺遠難存，以往兩人如參與昂同在夜間，而今一晨一昏，一生一死，難以相見，獨坐室中的自己只能暗自悲痛，吞沒哭聲。²⁹²曹令逝後兩年尤侗又作〈亡婦二周志感〉：「欲薦酒漿惟有淚，未營齋懺苦無錢。」兩年後自己依然貧窮，想以酒漿祭獻曹令卻窮得只有淚水，也沒錢舉辦齋懺儀式，進行禮佛與懺悔以消除業障。²⁹³「惟有淚」看似寫得簡單，然而也隱含著尤侗生前死後皆無法給予曹令物質回饋的憾恨，唯一能做的便是奉上真情與眼淚。

除了上述兩首作於忌日之詩外，特別值得紀念的時刻尤侗也會因想起曹令，而感到孤單淒冷，如〈生日得授官信口占寄亡婦絕句四首〉之三，考上博學鴻詞想和曹令分享卻已未了的空虛。²⁹⁴歸鄉之前尤侗寫了〈將歸在用前韻六首〉，第四首將其對曹令的懷念與對故鄉的思念縫合在一起：

登高遠望豈當歸，回首家鄉歎式微。庭院淒涼人去久，池臺零落鳥鳴稀。
挽歌為問墳三尺，亡妻未葬，故感及之。流涕還看柳十圍。指點某丘吾欲老，
一杯酌罷五絃揮。²⁹⁵

前半描寫家鄉與庭院的衰微，後半抒發妻子逝去的感慨，「流涕還看柳十圍」，頗有一種「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沉痛。詩的末聯尤侗指點欲老於某處，飲完杯酒彈

²⁹¹ 尤侗：〈除夕再哭亡婦六首〉之一與五，《哀絃集》，頁 776。

²⁹² 尤侗：〈九月十九日亡婦周忌述哀〉三首之一，《哀絃集》，頁 775-776。全詩為：「歲月忽如墜，羈旅愁飛翻。朝看白露滋，暮已青霜繁。是日霜降。伊人逝一載，音容邈何存？昔為參與昂，今為辰與昏。辰昏不相見，幽明並銜冤。塊然坐一室，私慟聲還吞。失我歲寒友，重裘豈能溫？誰勸加餐食，多病廢饗殮。望空遙設祭，想像臨芳樽。庶仗慈悲力，鐘鼓招靈魂。」

²⁹³ 尤侗：〈亡婦二周志感〉，《哀絃集》，頁 810。全詩為：「一去空房已二年，三千里路九重泉。祇憐故鬼攜新鬼，却恨長眠隔短眠。欲薦酒漿惟有淚，未營齋懺苦無錢。布衾縮脚西風冷，殘月哀鴻半曙天。」

²⁹⁴ 尤侗：〈生日得授官信口占寄亡婦絕句四首〉之三，《哀絃集》，頁 774。全詩為「青史編摩彤管垂，隴糜欲腐遠山眉。傷心擁髻人何在，燈影淒然玉漏遲。」

²⁹⁵ 尤侗：〈將歸在用前韻六首〉之四，《于京集》卷五（1682-1683），頁 759-760。

五絃，未知是無奈還是曠達。

以上為尤侗描寫自己失去曹令後的感受；另一種對表現痛苦的手法是書寫身為未亡者的自己失偶後的孤苦終老的情境，獨自承受無與祭妻的生活、焚錢與葬妻等複雜心緒。無妻與祭妻之描寫如〈又律詩十首〉之三：「少年奉倩漫傷神，垂老無妻倍苦辛。曉起梳頭添白髮，夜眠搔背少紅巾。」；〈又絕句〉十首之七與之八：「忍見白衣白髮叟，自攜麥飯祭亡妻。」、「可憐人與歲俱分，笑語難尋哭不聞。四十年來無此夜，滿爐楮紙錢焚。」²⁹⁶；〈除服題寄〉三首之三：「挑燈獨坐遣家書，但囑兒曹問起居。此後挽詩成閣筆，九泉更莫盼雙魚。」²⁹⁷，書寫老年無妻的辛苦、自祭亡妻的哀痛，再也聽不見曹令的哭聲笑語的夜晚，亦無法再寫信給她，唯一能為她作的只剩焚燒紙錢與書寫挽詩，與承受未能獲得回音的孤絕無望。

三年後，尤侗依然無法習慣沒有曹令的日子，〈亡婦三周志感三首〉，第二首為：

整日孤棲夜獨眠，客心何處不凄然！沽來薄酒翻添悶，綻盡寒衣誰解憐？
萬事總成開眼夢，三生枉結斷腸緣。不堪細數西窗話，鬢影春風四十年。²⁹⁸

人在異鄉又失眠，僅能獨自喝酒解悶，衣服穿破也沒有妻子為自己憐惜，萬千往事如夢境一瞬，既然許下三生，又為何要讓自己經歷這般斷腸的喪妻之痛呢？四十年婚姻歲月的靜好，如今皆成了不忍細數的西窗回憶。

曹令過世十九年後，尤侗才於康熙十五年（1696）十一月八日將其安葬，十九日併葬二兒子尤瑞，及瑞妻鄭氏、金氏二媳。²⁹⁹〈葬先妻作三首〉第一首曰：

明冥睽違十九年，今朝臨穴倍凄然。並無華表歸遼鶴，似有深山哭杜鵑。
拋汝黃腸只獨寐，剩予白髮更誰憐？何當解脫人間世？攜手同登忉利天。³⁰⁰

即便已過了十九年，臨穴之時亦不免倍感凄楚，這些年世事無甚變化，自己啼血般的傷痛依舊，獨自眠睡時猶然感到自己被拋棄，僅存的盼望是能與曹令再度攜手，

²⁹⁶ 以上三首出自尤侗：〈又律詩十首〉之三，〈又絕句十首〉之七與之八，《哀絃集》，頁 770-772。

²⁹⁷ 尤侗：〈除服題寄三首〉之三，《哀絃集》，頁 776。

²⁹⁸ 尤侗：〈亡婦三周志感三首〉之二，《于京集》（1680-1682）卷四，頁 749。根據年譜可推斷作於做於 1681 年十月，「珍兒亦于十月公車至京，省予旅邸，悲喜交集矣！」詳見《西堂年譜》，頁 1714。

²⁹⁹ 除了年譜記錄到兒媳併葬外，〈葬先妻作三首〉之二的小註亦寫及此事：「堯妃塢裏淑人丘，荒草茫茫松栢愁。一片石封金井口，四圍沙裹土饅頭。寶釵繡襖竟何在？蠶簿魚燈總不留。指點穹窿山色好，佳兒佳婦可同遊。并葬瑞兒及鄭、金二媳婦。」見《良齋倦稿詩集》，頁 1592。

³⁰⁰ 尤侗：〈葬先妻作三首〉之一，《良齋倦稿詩集》卷九，頁 1591。

一同登上佛國天界。

安葬曹令後兩年（1698），便是婚後六十周年，尤侗又作〈思舊二首〉，其序亦點明：「崇禎戊寅四月初八日，予新婚，迄今戊寅，已六十年矣。」³⁰¹第一首詩為：

如此江山如此天，清和風景憶當年。華堂歌舞大垂手，秘閣琴書小比肩。
織錦但留思婦怨，畫眉那得想夫憐？空房獨掩黃昏雨，白髮殘燈倍黯然。

尤侗曾自註曰：「陸東美夫婦相愛，人謂之比肩。」³⁰¹在此則以比肩形容自己與曹令關係的和諧相愛，詩的上半回顧過往，下半則是無盡空虛，頸聯從曹令角度寫就，彷彿她也正孤身等他，末聯回到自己的空房，倍感生命之黯然。第二首情緒相似，然全首的基調更為悲涼：

二十年來事萬千，別離不記好姻緣。遊仙我夢尋三島，予近畫《夢遊三島圖》。
哀逝君魂歸九泉。回首妝臺空落日，傷心遺珮化寒烟。光陰飄忽何須問？只算黃梁半枕眠。³⁰²

此首今昔對比主要在頸聯，回首妝臺常有曹令身影，而今空餘落日，傷感著遺珮如今亦化作寒烟，人物皆非，往事如煙，未亡者有如活在黃梁一夢中。

前文述及尤侗記錄人生大事的《年譜圖詩》，其中〈寒宵伴讀圖〉前半回顧曹令伴讀、助讀與鼓勵他的時光，後半則感嘆年老無偶之孤獨：

雖然窮老必儔匹，小鳥亦愛同林棲。東家粉黛滿翠閣，西家綸翟盈青閣。金釵十二我何有？人生難得糟糠妻。嗚呼！人生難得糟糠妻。³⁰³

鳥兒亦喜歡有伴，自己居然老而無伴。尤侗表示從來不艷羨那些粉黛與十二金釵，人生最難得的便是與自己一同共辛勞的糟糠妻，最末兩句使用複沓，加強了「難得」的強度，感受到尤侗極力表露對曹令的深刻珍惜與失去她的憾痛。

綜而言之，尤侗留下未亡者的心路歷程、體貌感受，與生活日常，充滿種種自憐、孤苦與憾恨，從這些憾痛中望見一位深情丈夫的形象，情感與心靈，傳達出他對曹令的深情。除此之外，亦呈現兩人過往夫婦關係之美好，且曹令逝後夫婦羈絆依然深刻，尤侗亦仍思考著自己能再為曹令盡哪些夫婦之義。至於韓愈卮筆序所言

³⁰¹ 尤侗：〈旅次無聊戲作香奩詠物詩〉二十四首之十六〈雲肩〉，《看雲草堂集》卷四，頁 614。

³⁰² 尤侗：〈思舊二首〉，《艮齋倦稿詩集》卷十一，頁 1626。

³⁰³ 尤侗：〈寒宵伴讀圖〉，《年譜圖詩》，頁 1663。

之「哀而不傷」，上文所引詩作固然使人感到尤侗沉溺於傷痛中，然下文「悲痛中自我開解與祈願」或許能看見其如何使自己「不傷」的一面。



四、悲痛中自我開解與祈願

尤侗悼亡詩基調悲傷，然某些詩中能見其試圖自寬，以使自己哀而不傷。開解固然重要，然如何書寫才不使人感到過於無情，又不會傷及夫妻之義，以下就尤侗此類作品探討。

〈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五十八以反駁《莊子》來紓解傷痛：

達生亦解讀《南華》，鼓缶而歌終是差。若使莊周化蝴蝶，飛來還戀合歡花。

304

批判莊子於妻死時鼓盆而歌，表示若莊周化為蝴蝶，應仍戀著曾一同共度歡快時光的花兒，尤侗將莊子的兩則寓言合一，幻化出一種新的體悟及情感，不僅情境美麗，也充滿詩意象徵，戀花隱含著戀妻、戀情與戀世的情意。肯定人間情感，以一種同理悲傷的方式來紓解喪妻之痛。雖然不是真正的開解，然比起自憐詩的情境美麗，基調也更為明亮，隱隱含有對於來世能再遇曹令的期盼。

有趣的是，曹令逝後一年尤侗所寫的〈九月十九日亡婦周忌述哀三首〉之三，再次使用莊子典故，然態度已和〈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不同：

攬衣起徘徊，鳴蟲助歎息。人生無百年，彭殤諒如一。

焉知懸悅辰，不同屬續夕。人鬼何茫茫，齊物忘欣戚。

勉思昔人言，莊缶猶可擊。³⁰⁵

此詩聚焦莊子齊物論的思想，壽命或長或短皆無法百年，生與死、人與鬼未必不同，秉持齊物的觀點，便能忘卻憂喜，尤侗勉勵自己思考莊子之言，也許鼓盆而歌是可能達成的境界。

除了《莊子》，尤侗有時亦會運用佛教的輪迴觀，讓自己少一點絕望，多一些盼望，如〈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五十九：

³⁰⁴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五十八，《哀絃集》，頁 769。

³⁰⁵ 尤侗：〈九月十九日亡婦周忌述哀三首〉之三，《哀絃集》，頁 776。

暫別同衾劇可憐，應知同穴尚千年。三生石上精魂在，願結同心再世緣。³⁰⁶

有別於元稹「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的絕望之情，尤侗相信此世雖無法再與曹令同床共眠，死後卻能合葬千年。既然三生石上兩人精神魂魄還在，就能盼望來生再結為同心夫婦。透過來世的盼望，紓解此世的遺憾。

有時尤侗亦會綜合運用各家思想以化解憂愁，如〈又律詩十首〉之十：

太上忘情自古難，聽人慰解轉闌干。百年抔土終同盡，萬里孤身強自寬。
龐蘊公婆偕事佛，劉綱夫婦並驂鸞。翠微夢斷槐安夢，幻相當同如是觀。翠微宮，沈亞之事。槐安國，淳于棼事。皆悼亡夢也。³⁰⁷

尤侗表示要像太山老君般忘情，不為情緒所動，不為情感所擾，本是千古難事，即便受人安慰仍不免涕淚縱橫，又轉而想人生終究入墳，就算只剩自己孤身異鄉也得勉強寬慰自己。最末引及龐蘊公婆侍奉佛祖，劉綱夫婦駕馭鸞鳥雲遊，或許是表達夫婦共同事佛或為仙才是正道，又援引沈亞之、淳于棼故事，說明無論美好或悲傷皆是幻象泡影。句句援以佛道思想，以寬解自己的悼亡之痛。

寫於曹令逝後兩年的〈八月十一日亡婦生忌正六十矣感成二絕〉則以其他方式開解：

辭家三載在何方，今得嬌兒來捧觴。却憶年時粧束了，下階手折木樨黃。
羅襪凌波騰洛神，思家更莫泣鮫人。人間甲子須臾事，瞥看蓬萊海上塵。³⁰⁸

第一絕仍有些自憐，然第二絕勉勵自己思念家鄉與妻子時也要珍惜淚水，以六十歲之齡對比蓬萊仙界的長生，自己不過如海上塵，生命短暫又渺小。此詩尤侗並未如前幾首運用佛教幻相、老子忘情、莊子齊物論思想內容來開解，然從其敘事中能感到其盡力看淡，接受生死之一瞬與微薄。

安葬曹令後兩年（1698），便是婚後六十周年，尤侗寫了一首〈自念〉，自憐的同時亦尋自得之道。詩序曰：「曹子桓云：『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典出於〈與吳質書〉，痛逝亡者時亦念及己身。詩為：

半生淪落劇堪悲，老去孤棲益不支。千里關山〈思舊賦〉，十年風雨〈悼亡

³⁰⁶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五十九，頁 769。

³⁰⁷ 尤侗：〈又律詩十首〉之十，《哀絃集》，頁 770-771。

³⁰⁸ 尤侗：〈八月十一日亡婦生忌正六十矣感成二絕〉，《哀絃集》，頁 810。

詩)。田園荒廢皆烏有，書卷飄零一聽之。猶賴此心常自得，吟風弄月少人知。³⁰⁹

思舊賦是向秀為了悼念嵇康而作，尤侗一生雖遇及心相契合的好友湯卿謀與妻子曹令，友情愛情都曾圓滿，然年老時卻也因此更感孤棲。還好即便無財產、無妻友，尚有零散的書卷，雖然創作少了知音，但至少還能藉讀書以自樂。

除了以上運用老莊、佛理，或藉看淡生死、尋覓讀書之樂等方式來開解自我外，尤侗還會藉由扶乩與仙界接觸，想像妻子死後的去向，並且將這些過程記錄下來，如《哀絃集》中所錄的以下三首，應皆為尤侗於京師扶乩後所作：³¹⁰

哀告青華乞賜恩，昨宵太乙下天門。傳言汝婦靈山上，新換袈裟禮世尊。予拜青華寶誥。太乙降乩云：「亡婦已脩淨土矣。」³¹¹

太乙宮中苦行身，受生誓不向紅塵。知君待我三山畔，幾見嫦娥再嫁人。宮使傳語，亡婦感予情，至誓不託生。³¹²

親舊相逢且盡杯，思君獨夜悵徘徊。祇應扈從天妃駕，翠蓋霓旌共往來。太乙云：「亡婦今在天妃宮」³¹³

第一首曹令換了袈裟到靈山禮佛，已入極樂世界。第二首曹令願意於天宮忍受苦行，誓言不託生入人間，只為於三山半等待尤侗歸來，展現跨越生死的夫婦之義。第三則是在於曲終人散後，因為太乙的話語而想像曹令於仙界的行程。

除了想像曹令死後至仙界等他外，尤侗亦期盼曹令能成為神明的婢女，如：

願依繡佛奉長齋，懊惱家緣事不諧。但乞觀音充作婢，沉香塑像拔金釵。

王母蓬山盡女流，捲簾侍女亦堪收。瑤宮花史曾相識，提起劉郎共話愁。花史降乩，予家有小傳。

君為天女我維摩，却倩王維作挽歌。何處竭來何處去？衆香國裏好婆娑。亡婦臨終，滿屋聞梅檀香。一生稽首事金仙，讓汝先歸忉利天。我是文人多慧業，

³⁰⁹ 尤侗：〈自念〉，《良齋倦稿詩集》卷十一，頁 1627。

³¹⁰ 尤侗於京師舉行扶乩之記錄與和詩見於：尤侗《良齋雜說》卷六，頁 111-116。

³¹¹ 尤侗：〈又絕句十首〉之四，《哀絃集》，頁 771

³¹² 尤侗：〈生日得授官信口占寄亡婦絕句四首〉之四，《哀絃集》，頁 775。

³¹³ 尤侗：〈除夕再哭亡婦六首〉之六，《哀絃集》，頁 776。

前兩首分別是希望曹令作觀音的婢女與王母的侍女，第三首較為特別，作詩原由為王士禛夢到尤侗以曹令小照屬題，卻發現照片是佛祖的樣子，最末的「機鋒不及老婆禪」寫出曹令總是有如禪師般多方設教、苦口婆心的用心，或許亦是因此在夢中她成了度化眾人的佛祖形象，而紀錄曹令與佛緣的夢境，應亦能寬慰自己。

除了以上這些對曹令亡故後能至仙界的想像外，尤侗還會思考自己還可以再為曹令做些什麼，比如〈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四十六、五十六：

問米求薪事事難，冥途應自缺盤纏。一生不識開元字，今日多多送紙錢。

生來小膽怯空房，忍令閻羅殿上行。但問兒夫道名姓，憐才或遇校文郎。³¹⁵

前者想像生前一同貧窮的曹令，踏上冥路可能缺盤纏，因此多燒紙錢給她。後者念及曹令膽小，怕自己獨在空房，擔心她如何撐過幽途，只希望自己的文人身分，能讓曹令於陰界中受憐惜。從這些種種想像中，都可以見到尤侗對曹令的關愛與珍惜，從未因生命逝去而流逝，想像中更寄託他對妻子的祝福與祈福。

綜觀之，透過老莊思想、看淡人生，投入書香等方式皆既能開解，又不使人感動無情，反而從中看見深情；而藉由扶乩與想像妻子死後的狀況，並為其祈願等，不僅無傷於夫婦之義，反而透過這些祈願與幻想，使夫婦關係好似曹令生前般緊密，夫婦情義也跨越生死藩籬而更宏闊久遠。

第三節 尤侗以詞體紀錄妻子之作

本節考察尤侗書寫曹令與夫婦生活的詞作，主要材料為《百末詞》六卷，《哀絃集》中的零散詞作、《艮齋倦稿詩集》卷三到卷九卷末之詞，詞體尤侗均以詞牌分類，未有編年，然除了《百末詞》可能有曹令生前尤侗所寫的作品外，《哀絃集》和《艮齋倦稿詩集》皆為曹令逝後所編的集子，因此雖難以考察作詞時間，然至少大部分詞作可以均能知曉其是於曹令生前或逝後所寫。

對於詞體尤侗也有自己的一番見解，其主張不外乎三項：

第一，詩詞曲之道相去不遠，共通處在於音律合諧。其〈倚聲詞話序〉從文學

³¹⁴ 以上三首分別為〈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四十一、五十七，及〈王阮亭先生貽札云：十一月望前一日，夢先生以嫂夫人小照屬題，視之，乃瞿曇像也。覺與子側家兄言之，深為歎異。予有感焉，漫成二絕。〉，《哀絃集》，頁 768、771。

³¹⁵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四十六、五十六，《哀絃集》，頁 768-769。

史脈絡言：「太白之〈秦樓月〉、樂天之〈汴水流〉亦詩耳，而為詞祖，以是知詩詞二道相去不甚遠也。」又因「聲音之運，以時而遷」故而認為「詞曲二道，相去亦不甚遠也。」³¹⁶〈名詞選勝序〉則除了上述觀點外，更進一步以創作角度言：

詩與詞合，詞與曲合，詩《三百篇》皆可歌也。……且今之人往往高談詩，而卑視曲詞在季孟之間。予獨謂能為曲者，方能為詞。能為詞者，方能為詩。何者？音與韻，莫嚴于曲。……故以詩為詞合者十一，以曲為詞合者十九，若以詞曲之道，進而為詩，則宮商相宣，金石相和，泯泯乎皆《三百篇》。

317

尤侗對詩、詞、曲皆講究音韻，其晚年〈南耕詞序〉看法一致，有人問他詩與詞如何分別，他說「詞之異于詩者，非以其句之有長短也，蓋因調之高下，音之清濁，風格之深淺濃淡而分之，其來漸矣。……其不得不變為詞者，勢使之然也。」並且強調「然則論詞者何？曰惟協律而已。」³¹⁸一樣最看重音律。

第二，尤侗認為詞以陰柔婉約為美，〈林下詞選序〉中曰：

愚獨謂韋母《周官》、大家《漢志》、宋尚官《論語》、鄭孺人《孝經》未免女學究氣。小窗工課，吟咏為宜，而詩餘一道，更為合拍。正以柳屯田「曉風殘月」，必須十七八女郎，紅牙緩唱。即髯蘇「大江東去」，銅將軍鐵綽板，不如王子霞歌「花褪殘紅」，使人腸斷天涯芳草。

尤侗喜歡帶有女性陰柔之美特質的詞，講究要眇宜修，情韻綿長，他還特別推崇葉小鸞《返生香》，甚至認為即便李清照再生，也比不上她。³¹⁹

第三，詞的重點在於「陶咏性情」。尤侗晚年所作的〈袖拂詞序〉，未極力強調音韻，而言：「陶詠性情，本歸一致。苟通其故，則《花間》、《草堂》未始非《三百篇》之遺也，又何必以倚聲為病乎？」³²⁰和他前述想法，然講得更精要，並進一步指出詩至詞之變的不變之處正在於陶咏性情，也和其詩的「道性情」觀點一致。

尤侗將以上文體觀實踐到自身創作上，《百末詞》前的小序曰：「漢人以百花、百草末造酒，號百末酒。予所作詞，亦《花間》、《草堂》之末也，故以名之。」將

³¹⁶ 尤侗：〈倚聲詞話序〉，《西堂雜組二集》卷二，頁 171-172。

³¹⁷ 尤侗：〈名詞選勝序〉，《西堂雜組三集》卷三，頁 336-337。

³¹⁸ 尤侗：〈南耕詞序〉，《艮齋倦稿文集》卷三，頁 1160-1161。

³¹⁹ 尤侗：〈林下詞選序〉，《西堂雜組二集》卷三，頁 185-186。

³²⁰ 尤侗：〈袖拂詞序〉，《艮齋倦稿文集》卷三，頁 1161-1162。

自己的詞作定位為花間一派，曹爾堪序亦言尤侗之詞「供奉於內庭，流傳於酒樓郵壁，天然綺艷，粉黛生妍，未許元微、杜牧獨擅風流。」《百末詞·跋》尤侗又曰：

予少而嬉戲，中年落魄無聊，好作詩餘及南北院本雜曲，綺艷疊陳，詼諧間出。知我者，以為空中語，罪我者，以為有傷名教，不祇白璧微瑕而已。³²¹

尤侗詞作多以女子音聲口吻表達，抒發男女間的細膩情思，或閨怨懷人，或傷春悲秋，因此被認為「有傷名教」，亦即詞作中表達的情感可能過於親暱，有違倫理。其少數有詞題之詞作，以自己的聲口表達旅思愁緒或即事而作，除了此類詞作外，大多不易考證作詩時間與對象。尤侗詞作雖非紀實，然為其心靈情思的呈現，盼能藉此探索其夫婦情感內涵、如何傳情，及為何被認為有傷名教。

一、尤侗詞作中的夫婦情味

曹令生前尤侗便有詞之創作，然對象未有明指為曹令者，如《百末詞》中有好幾闕題為閨情、閨怨、春閨、夏閨、閨思、閨病、閨中除夕等詞作，字裡行間未見指涉曹令的相關情境或象徵物，雖也可能是想像曹令在閨房等待自己歸來所作，但未有明確文本證據，且亦可能只是中國閨怨傳統下的代擬或想像之作。

然而，有幾闕詞中出現的用詞，是尤侗常於詩中形容自己與曹令的，如〈醉花陰 閨病〉的文君與相如，〈虞美人 思歸〉中的紙窗，³²²但內容含蓄隱微，未能確定是否真為曹令。另有幾闕較明確出現曹令身影的詞作，在這些作品中尤侗稱曹令為山妻、老妻，比如：〈最高樓 漫興〉

拋官去，乞得小山居，偃仰此生餘。何用食為十斛麥，未之學也五車書。時還讀，亦已種，則何如？ 待討個、漁童名便了，再配個、樵青名大好。 賽赤腳，勝長鬚。奴更養奴千樹橘，婢還釣婢百頭魚。挈山妻，同稚子，且相於。³²³

曹令在詞中主要現身在尤侗棄官後的田園生活想像裡。〈滿江紅 思隱二首〉之一則

³²¹ 以上引自尤侗：《百末詞·序》、《百末詞·跋》，收於《尤侗集》，頁 892-893、975。

³²² 尤侗：〈醉花陰 閨病〉：「海棠夜向西風哭，瘦損枝頭玉。秋雨冷啼粧，半枕紅痕，淚染羅裙綠。藥煙細裊湘簾曲，鏡掩芙蓉褥，閒煞畫眉人，懊惱文君倒犯相如獄。」見《百末集》卷二，頁 914。〈虞美人 思歸〉：「官街聽徹三更鼓，縮腳寒衾苦。無眠終夜眼常開，那得巫山湘水夢魂來。隔江望斷家鄉路，小雪冬垂暮。扁舟歸去未嫌遲，正是紙窗爐火芋香時。」見《百末詞》卷二，頁 921-922。

³²³ 尤侗：〈最高樓 漫興〉，《百末詞》卷三，頁 933。

不只想像，而是真的問妻子能否一同棄官，邁向田園生活：

寄語青山，爲我築、數椽茅舍。更計較、鑿斯池也，衡門之下。屋後十弓放
筍竹，牆邊五畝栽桑柘。還留些、隙地種梅花依臺榭。北海釣，南
山射。東墅弈，西園畫。有鄰翁來往，鷄豚春社。笑問老妻能去否，蒿簪藜
杖歸休罷。但囊中、尚乏買山錢，從天借。³²⁴

上闕仍在想像如何布置田園，下闕「笑」問妻子，透露出一種輕鬆閒適的態度，彷彿不是真詢問曹令的意思，而是早知其會支持，因此藉著笑問一同邀她歸隱。〈六州歌頭 有客勸予出山者，書此答之〉則是棄官之後的明志之作：

客何為者？勸我曳長裾。人所愛，熱官耳，顧愁予。不相如。君見居官者，
苦思慮，勞筋骨，工笑語，勤奔走，乃多譽。我則異於是矣，體多病，藥
物長須。慣科頭晏起，懶向府中趨。禮法全疏，古之愚。兼長捫蝨，喜曝背，
時強項，或捻鬚。諸若此，皆不可，一朝居。愛吾廬。種豆南山下，幾個竹，
映芙蕖。驅山犢，彈野雀，釣江魚。況有老妻釀酒，任醉後，拊缶歌呼。
有山公啟事，報以絕交書。客且歸歟！³²⁵

棄官之後，尤侗除了享受無須勞筋骨苦思慮的生活，以及欣賞自然風光外，他戀眷的人文風景便是老妻釀酒、拊缶而歌。在曹令生前尤侗所寫的詞作中，曹令身影總和棄官後的悠閒連繫在一起，形成一幅美好的田園圖像。

總體看來，以上三闕曹令生前尤侗所寫的詞作中，尤侗不但在未來的想像裡有曹令，於現實中也會徵詢其意見與支持，曹令更是他日常所眷戀的風景之一。縱然詞作中曹令形象較為單一，這些詞作也非《百末詞》序跋中的綺艷之詞，因此亦未見其有意對曹令表達情思的傾向，當然也無有傷名教的疑慮，然仍可見尤侗對曹令的情感，其在未來與現在生活的畫面中總不忘書寫曹令身影，將她視作共享苦樂的伙伴與美好生活的一環，凸顯了夫婦情感的知足安穩。

曹令死後，尤侗有九闕詞和她相關，其中五闕為一組樂府補題咏物詞，另外四闕，有兩闕為組詩，同時收於《哀絃集》、《百末詞》，另兩闕各自收錄於《哀絃集》、《百末詞》中。下文第一部分先賞析此四闕詞，第二部分再分析樂府補題五闕。

〈浣溪紗二首 清明日作〉內容未明確悼亡曹令，反而註解為孝昭皇后忌日，

³²⁴ 尤侗：〈滿江紅 思隱二首〉，《百末詞》卷四，頁 936。

³²⁵ 尤侗：〈六州歌頭 有客勸予出山者，書此答之〉，《百末詞》卷五，頁 966。

然因收於《哀絃集》與《百末詞》中，故可知其既悼亡曹令亦悼亡孝昭皇后。第一闕為：「陌上家家挂紙錢，東風客舍淚潸然。難攜杯酒滴重泉。朱戶幾人同插柳，青山何事尚含烟，江南夢繞斷腸天。」著力於失去親人、與重泉永隔，即便插柳卻不可能挽留的悲痛。第二闕為：「少女長安歌踏春，鸞鞞翠襪已成塵，棠梨時候獨沾巾。宮草幾年堆燕冢，土花終夜照魚燈，君王猶自望昭陵。孝昭皇后忌日，駕幸沙河設祭。」³²⁶以青春少女對比許久未除草的墓塚，而後以苔癬終夜照著魚燈，類比君王也仍一直望向孝昭皇后的墳墓，即便愛人已逝，真情目光仍不減。尤侗藉書寫清明，將失偶的悲傷放大，有如舉國哀悼，使你我亦能同情共感。

〈昭君怨 春盡〉寫得含蓄，若非收於《哀絃集》，恐怕難以確定是悼亡曹令而非其他親友。詞作標題便可感受到一種美好已盡無奈，所謂「春蟬到死絲方盡」，尤侗處境亦是思念無盡，春卻已盡：

不見落花飛絮，滿目土風沙雨。漂泊可憐人，奈何春？ 地下杳無消息，
盼斷畫衣香鳥。白日掩青簾，夢江南。³²⁷

景語道出情語，春盡不但未留下落花飛絮，眼前還只見風沙，流露出自憐與失落的心情。無法得知地下的消息，只能獨自夢著故鄉江蘇及其中蘊藏的回憶。整闕寫出生死永別，音訊全無，從盼望至絕望，終而只能索求一夢的心境。

最後一首〈小重山 午日對雨〉，在《哀絃集》中未和前幾闕詞排序在一起，書寫手法亦相當不同，明確寫出他與曹令間相當具體的對話與回憶：

曾記端陽話別時。菖蒲新剪結，泛雙卮。卜歸笑詠采藍詩。重逢處，五日以
為期。婦問予：何日歸耶？予漫應曰：「五日為期。」 分手哭天涯。佳辰誰
續命，斷紅絲。今宵飛夢繞靈帷。黃梅雨，和淚落前池。³²⁸

上片種種相處片段歷歷在目，尤其是離別時的話語；下片未料分手後即各在天一涯，此後不再有佳辰，彼此間的羈絆已斷。尤侗表示自己的形體雖然無法回到故鄉，然盼望能藉晚夢能飛回、環繞於曹令靈堂的幕帳，陪伴著她。最末收束於黃梅時節的雨景，雨和著自己的淚水一同滴落至池子，淚如梅雨，綿綿不絕。寫出困守回憶，

³²⁶ 尤侗：〈浣溪紗二首 清明日作〉，《哀絃集》，774。《百末詞》卷一，頁899，《百末詞》題名為〈清明悼亡二首〉。

³²⁷ 尤侗：〈昭君怨 春盡〉，《哀絃集》，774。

³²⁸ 尤侗：〈小重山 午日對雨〉，《哀絃集》，頁775。

難以置信的心情，明明約好五日歸鄉，歸人還在，閨婦卻已永遠不在。

以上四闋詞中，表現出縱然曹令已歿，春日已盡，毫無消息，仍然要猶自終夜望向她，甚至藉由夢飛至她的靈帷旁陪伴，為一相當深情的丈夫形象，亦凸顯兩人夫婦關係不欲受生死阻隔的緊密羈絆。而尤侗的傳情方式闕闕不同，分別為提升至舉國共哀，含蓄悲婉，與具體別離的回憶，凸顯的是悲傷而非過往的親暱，想必亦不會被認為是有傷名教之作。

二、以樂府補題表達喪妻之痛

「樂府補題」共有五闋詞，《哀絃集》中視為一組，且前頭有序文，《百末詞》這五闋則分散於卷四和卷五。尤侗序曰：

宋人有樂府補題五闋，都門諸子多和之者。予方有悼亡之痛，故情見乎詞若此。覽者憫其情，而略其詞可也。³²⁹

《樂府補題》為南宋遺民詞人所作詠物詞之合集。西元一二八七年，吐蕃喇嘛楊璉真伽奉元人之命毀辱南宋諸帝陵寢，十四名遺民詞人，包括唐珏、王沂孫、周密和張炎等，憤而將此事訴諸於詞章，舉行五次哀悼毀陵的秘密聚會，每次作一組詞，每組專詠一物，作五組共三十七闋詞，結為《樂府補題》。詞中非單純賦物，咏龍涎香、尊、蟹等托喻被毀陵寢的南宋諸帝；咏白蓮和蟬則和后妃有關，因其遺體被拋至荒郊野，³³⁰是寄寓亡國之痛、故國哀思與身世之感，遙寄深沉的宋詞瑰寶。

為何當時「都門諸子多和之」？其實是從朱彝尊開始，他從休寧汪氏處錄下常熟吳氏抄白本，攜至京師，由宜興蔣京少出版，親自為之作序。³³¹據嚴迪昌考察，《樂府補題》一冊正是朱彝尊於康熙十八年左右應博學鴻詞時攜入京師，應詔者見之群起唱和。乍看這般山河破碎、家國淪亡之詩成為盛世的熱潮似頗為矛盾，然嚴氏指出黃宗羲在其所撰之墓誌、行述中，以康熙十八年為分界，前以干支紀年，後以清朝年號，可見當時確實有人將康熙十八年視作「易代」，陳維崧的〈《樂府補題》序〉便流露異代同感的情思，³³²其所和樂府補題之作亦能深入追念故國之情韻。³³³孫康宜、錢南秀也指出是到清代，因漢人處於異族統治下感到屈辱和痛苦，「六陵

³²⁹ 尤侗：〈樂府補題〉并序，《哀絃集》，頁 772。

³³⁰ 孫康宜、錢南秀：〈《樂府補題》中的象徵與託喻〉，《中外文學》，第 21 卷 1 期（1992 年 6 月），頁 49、60。

³³¹ 朱彝尊：〈樂府補題序〉，《曝曬書亭集》，頁 421。文中未提及獲《樂府補題》的時間。

³³² 陳維崧：〈樂府補題序〉，《陳迦陵儷體文集》，頁 400-402。

³³³ 嚴迪昌：《清詞史》，頁 224-231。

遺世」才廣為人知，也是此時詞評家們確立了《樂府補題》的托喻解讀。³³⁴

誠如前述《樂府補題》原是喪國之痛，尤侗於序中說自己因有悼亡之痛，情感能藉其詞抒發，並特地說希望閱覽者憐憫其情，而忽略其詞，亦即對尤侗而言悼國與悼妻在詞體表現上也許有某種異曲同工之妙。此組樂府補題後，有王士禛和彭孫遹的評點，前者曰「尤覺文句之外，託寄無窮，旁皇不盡。」；後者曰：「微辭幽緒，宛轉關生。」³³⁵兩者皆認為尤侗詞作中除了悼亡，還藏有無盡寄託。

《樂府補題》序中尤侗定義為此五闕詞皆為抒「悼亡之痛」，手法則約有兩種，一是先追憶曹令生前面貌儀態，而後進一步抒情，二是直接鋪敘失去曹令的傷痛。前者如〈水龍吟 詠白蓮〉：

誰家淥水銀塘，凌波扶出霓裳女。天然素面，冰肌玉骨，暗香銷暑。採向吳宮，畫船相傍，盈盈解語。看碧天涼夜，風清月曉，長依白鷗為侶。

幾處紅衣亂舞。翻嫌他、脂勻粉浣。蓬茅綦縞，鉛華洗盡，淡妝偏嫵。最恨西風，斷魂憔悴，幾番秋雨。歎隨波敗葉，飄零祇滴，淚珠如許。³³⁶

上片以白蓮比喻曹令，描寫其外觀，彷彿淨水中扶出的仙女，清淡素雅、儀態輕巧，又善解人語。下片則對比紅衣濃豔女子，表明自己更喜歡曹令的樸素，她洗盡鉛華，淡妝便嫵媚。然而，最恨九月，西風將曹令帶走，徒留下秋雨與淚雨。用筆著力處為曹令的外貌與淡妝之偏嫵，這是詩文未見，而詞作獨見的紀錄。

〈摸魚兒 咏蓴〉也是先追憶從前，再抒發思念之情：

問江姝、寶釵半股，又繞青絲一縷。洞庭漁父扁舟遠，摘盡吳頭楚尾。誰得似，似放誕、文君柔滑如脂體。佳人水泚。算不比浮萍，波漂露宿，何事名千里？東曹掾，為爾挂冠歸去，西風昨夜還起。愁予老繫京華夢，正恐欲歸無計。歸也未，便一棹、家鄉偕隱無人矣。春前尚記。想素手調羹，和鹽伴豉，飽識厨娘味。³³⁷

上闕寫得細膩，尤侗見曹令遺物，尤其上頭還繞有其髮絲，彷彿曹令還在世。睹物生情後，化用洞庭漁父典故，表示妻子已然遠去，後又以文君寫曹令的肌膚柔滑。

³³⁴ 孫康宜、錢南秀：〈《樂府補題》中的象徵與託喻〉，《中外文學》，第21卷1期，頁67。

³³⁵ 王士禛、彭孫遹：〈樂府補題 并序〉後評點二則，《哀絃集》，頁774。

³³⁶ 尤侗：〈水龍吟 詠白蓮〉，《哀絃集》，頁772-773，同時收於《百末詞》卷五，頁951。

³³⁷ 尤侗：〈摸魚兒 咏蓴〉，《哀絃集》，頁773，同時收於《百末詞》卷五，頁962。

感嘆生前這般佳人就在水邊，然自己卻常如浮萍般處處漂泊。下闕引《世說新語·識鑒》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典故，原是思念吳中蓴羹鱸膾而歸鄉，然自己卻在京師無法歸去，而今返鄉又如何，曹令已不在，只能徒然地想念家鄉味與妻子的手藝。整闕描寫到曹令肌膚的柔滑，及其素手料理的欣賞，懷念家鄉味的同時，亦飽含對妻子的思念，詞作比起詩作，除了抒情更有細緻的五官感受。

〈天香 咏龍涎香〉上片雖朦朧，然大致也是先追憶曹令，再抒發悼亡之痛：

雲氣盤山，雨痕粘草，海天遙識龍睡。細剪香涎，平分瑞腦，汎水滲沙同膩。龍涎上品汎水，次日滲沙。烟鬟霧髻，髻鬢見、織綃娘子。檀口唾花幾點，絲絲篆成心字。猶憶瑣窗半閉，裊金鳧、共消殘醉。惆悵遺芳夢杳，蘅蕪誰寄，聚窟返魂何處？空留下、餘薰舊鴛被，贏取鮫人，玉盤珠淚。³³⁸

上片描繪一種氛圍，烟香中似有若無的情境，彷彿見到曹令，化用「飛燕唾花」典故，³³⁹想像曹令紅脣唾出絲絲心字，柔美深情。下片「瑣窗半閉」是個不完全與外界隔絕，卻又保有自己一絲私密的空間，原本是兩人交心處，然今只剩香爐氣味，好夢已遠，帳然已失。此後不僅無人可寄蘅蕪，連其魂返於何處皆一無所知，只餘下香衾與眼淚。抒發香氣猶在人不在，共處時空難再返的悲哀，上半闕帶著希望，下半闕只剩絕望，跌宕起伏，餘香猶存。

剩下兩闕則從不同角度著力書寫失去曹令的傷痛，如〈齊天樂 咏蟬〉：

小園疎柳斜陽晚，淒然數聲低喚。吸露頻啼，迎風乍咽，迸出悲絲急管。宮商偷換。和五夜寒蟬，一天哀雁。恨殺螿娘，驚回焦尾鶻絃斷。當年齊女曾變。故宮衰草外，何限秋怨？羅袂無聲，玉墀塵滿，落葉幾番零亂。餘音宛轉。想動影低鬟，妝殘簾捲。杜甫山妻，夜飛人不見。予去歲九月，病中詞有「不見夜飛蟬，山妻劇可憐」之句。今年九月，婦亡，亦詞讖也。³⁴⁰

上片看似寫景，然景語皆情語，充滿未亡者的淒涼、無奈與悲嘆；下片化用西漢劉徹〈落葉哀蟬曲〉：「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局。望

³³⁸ 尤侗：〈天香 咏龍涎香〉，《哀絃集》，頁 772，同時收於《百末詞》卷四，頁 943。

³³⁹ 據《趙飛燕外傳》云：「後與其妹婕妤坐，後誤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袖，正似上花。假令尚方為之，未能如此衣之華。』」另較著名的引用為：蘇軾《記夢回文二首並敘》，其敘曰：「十二月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小茶團，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寫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故事，乃續之為二絕句云。」

³⁴⁰ 尤侗：〈齊天樂 咏蟬〉，《哀絃集》，頁 773，同時收於《百末詞》卷四，頁 949-950。又小註提到的詞讖，出自〈丁巳九月病中有感八首〉之四，見《百末詞》卷一，頁 902。

彼美之女兮，安得感餘心之未寧？」延續上片的蕭條之感，後將自己於曹令生前所寫的「不見夜飛蟬，山妻劇可憐」化用為：「杜甫山妻，夜飛人不見。」在記憶裡曹令種種聲情、身影、姿態栩栩如生，然卻人已不在，聲聲叫喚也無法獲得回音，寫出人生倏忽失去妻子的錯愕且深刻的悲感。

除了直面書寫悲傷，尤侗亦寫樂中之悲，〈桂枝香 咏蟹〉曰：

漫尋《爾雅》，見介士橫行，郭索盈野。最愛紺甲青匡，金膏雪炙。吳江公子腸應斷，甚西風、酒旗瀟灑。相逢何處？沙汀漁火，村莊茅舍。記卓女、長卿初嫁。爲彭越低眉，停箸不下。我亦蝓蟬暗想，妝臺愁把。王吉夢一螭蜺舍都亭。翌日，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因呼螭蜺爲長卿，文君終身不食。先文簡公戲呼楊文公爲羊，楊戲呼公爲蝓蟬，以音同也。香橙手劈吳鹽細，欲持螯、誰傳杯斝。霜華滿地，黃花已老。玉人去也。³⁴¹

前半闕吟咏螃蟹，後半闕感嘆人事。文君為了相如終身不食蟹，而今尤侗吃蟹時想到過往回憶，亦充滿愁緒。今日無人爲他傳遞酒杯，春天已去、黃花已老，美好都因曹令逝世而遠去，未來彷彿如明日黃花，杳無生趣。此闕詞是在寫飲食日常中感嘆曹令的缺席，他再無法與她一同品味賞心美酒與樂事。

以上尤侗藉五闕樂府補題的詠物詞，透過日常事物敘述曹令之美與共有回憶，這些詞作描寫及曹令的外貌、儀態、廚藝、肌膚，及兩人共處的薰香空間，幾乎五感具備，取材也是詩作中所未見的。雖不免有夫婦之情表現太過露骨或過暱之嫌，但正是因以詠物詞悼亡，便難以區分那些素雅脫俗的外貌、肌膚柔滑的觸感，究竟書寫的是曹令，還是白蓮與魚兒，故而亦難以指責其有傷名教。

情感內涵上，尤侗不只表達日常五感的滿足，亦抒發失去的錯愕與絕望，夫婦情感不只奠定在聲色之美，亦在於日常的互動與扶持。抒情手法上，此組詞實踐其對詞體的理想，婉媚綺麗且陶咏性情，使讀者能深入其境感受尤侗的深情與悲痛，表達情感的方式較詩作更為強烈與耽溺。

至於尤侗詠物悼妻時是否寄託易代之悲的問題，嚴迪昌指出康熙十七年這些處於京師的大詞人創作《樂府補題》雖皆以哀思出發，然除了個人感受不同外，對如何表現其中之價值，各家亦具差異。³⁴²劉東海便認為尤侗突破《樂府補題》騷雅

³⁴¹ 尤侗：〈桂枝香 咏蟹〉，《哀絃集》，頁 773-774，同時收於《百末詞》卷四，頁 949。

³⁴² 嚴迪昌：《清詞史》，頁 229。

格律的歷史憂患感，而寫出自己的個性感。³⁴³從尤侗此五闕詞看來，確實難以感受到其寄寓亡國之悲，若在易代後悼亡前朝為禁忌，因此須以咏物詞的象徵托喻等手法，曖昧的表達哀痛；或許尤侗從中思及的是夫婦間親暱的情感與接觸，亦是某種書寫上的禁忌，故而仿其形式。評點所述及的寄託無盡，或許未必指家國，而是其中寄託的綿延情思。

第四節 糟糠成佳人：妻子形象的轉變

野村鮎子曾指出，妓女生前便屬於文學書寫範疇，然女性家眷卻常待死後才會進入中唐士人筆下，而比較尤侗於曹令生前及死後所作之詩詞，也會發現死後所作遠多於生前（詳見「附錄二：尤侗提及曹令的作品」）。此節比較尤侗於曹令生前及死後所寫的與她相關之詩詞的題材、態度，並探討夫婦於詩歌中的形象有何轉變。

一、詩詞中的夫妻形象

曹令生前尤侗所寫作中詩詞的夫婦形象，大致依照尤侗生命史變化：得官前，寫及曹令時往往和貧病景況相連，呈現妻子使人憐惜、丈夫懷有愧疚的形象，然亦共苦而自足。任官後因曹令前往永平陪伴尤侗，形象從「思婦」轉而成為「老妻」、「山妻」、「閨人」，寫及曹令時往往與兒子並列，展現小家庭歲月靜好的天倫之樂；辭官之時詩詞皆見尤侗詢問或邀請曹令共偕隱。無論詩詞曹令皆在尤侗罷官的美好想像圖景之中，然實際罷官後，起初尚能自得，而後十年則因貧病老苦，不免感到挫折，然尤侗仍不忘贈詩予曹令賀歲，提醒兩人應珍視所共有的小園。

曹令死後，尤侗所寫的詩詞，詩作中尤侗身為丈夫的形象孤單痛苦、涕淚縱橫，老而失偶，然亦有其積極開解、看淡生死，期望仙界的一面，以及對自己如何對待曹令的反思。而對已經無法回返的過去，尤侗期盼異時空的夢境與天國，讓他能再與曹令重逢。至於尤侗所追憶的妻子形象，比起其生時尤侗所描寫的形象更為立體，不只是圖景中的一景，而能感受到其個性，莊重外還能偶與詼諧，言語機智如辛憲英、有才品如曹大家等，被尤侗稱為良友與知音。然而，他也不忘呈現其能幹的一面，稱之為「健婦」，展現善於持家且辛勞付出的形象。這些形象綜合起來，便是「佳人難得是糟糠。」遇及佳人已頗為難得，更為可貴無比的是佳人還是和自己同生活共患難的糟糠之妻。

³⁴³ 劉東海：〈順康詞壇「樂府擬補題」主題考述〉，《貴州社會科學》總第 225 期之第 9 期（2008 年 9 月），頁 105。

除了以上夫婦的個別形象外，尤侗也會將自己與曹令類比為其他對夫婦。最為常見，跨文體且跨時段的，便是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他之所以選擇這對夫婦來比擬自我，可能和三項共同點相關，一是兩對夫婦都曾經歷貧苦，且皆為女性一方支撐經濟；二是夫婦雙方都具才情，且丈夫重視創作；三是尤侗常用賞酒典故，而其作品中出現的「酒」，往往是兩人情感的象徵。從行述的「醞酒夜話」，〈歸〉詩的「老妻珍重酒杯存」，〈除夕懷二親〉的「老妻久醞椒花酒」，到「迎風待酒杯」，兩人夜話、久別重逢、相聚時刻，曹令總幫他備好酒杯、釀好酒，等待他一同享用。此外，尤侗還類比過陸東美夫婦的比肩之愛，以及明清時人喜用的梁鴻孟光「舉案齊眉」，來形容他和曹令的關係。不過他還更進一步將曹令比喻為良友，說失去她有如伯牙失去子期，不只是痛失賢妻，更是知音不返。以友倫比喻夫婦關係，稱許曹令為難得的知己。

至於詞作中的妻子形象，尤侗於曹令生前所寫較明確者為與丈夫一同歸隱的妻子形象，為生活上的伴侶；死後所寫之詞較詩中更為朦朧，難見其內在個性，多以抒發喪妻之情為重，詠物詞則使曹令外在形象更為鮮明，如〈水龍吟 詠白蓮〉寫外貌之淡美、〈摸魚兒 咏蓴〉寫肌膚滑順與手藝之好。丈夫形象則相當深情，又因寫細緻書寫五官所感，讀來所感受到的情感比詩作更為耽溺。

整體而言，生前所寫之詩詞中曹令形象較為片面，有時如尤侗日常的一隅柔美風景，有時則透過曹令反映尤侗生活的離鄉之思或貧病之苦；而死後的曹令才被作為主題書寫，且多面向的呈現她的形象。這也使得曹令生前尤侗寫之詩詞所呈現的夫婦關係較無特色，死後則能見夫婦情義之獨特與深刻。趙園曾言士大夫書寫妻妾往往流於零碎，可能是出自「隱私」意識、「輕視」，或作為某種姿態之「輕視」。³⁴⁴然以尤侗而言，僅生前所寫之曹令為較零碎之紀錄，死後則較為周全，若是因為隱私或輕視，應該不會因生前或死後有態度上的轉變，故以尤侗而言，其未必是顧慮隱私或輕視此題材，而可能是出於倫理意識，若於妻子生前常書寫她，會被認為過於耽溺於夫婦關係而影響家族，而死後的書寫則較無此疑慮。

二、詩與詞的寫作手法

寫作手法關注的是丈夫如何透過詩詞表達對妻子的情感，然重點較非為文人的「書寫策略」，而是探討他們如何對妻子適當的「表情達意」，更貼近本文關懷。

³⁴⁴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66、72、106。

生前與死後所作之詩詞，最大的差異在於生前少有於詩題直接標明為寫妻子或寫給妻子之作，僅一首〈元夕示內〉明顯標註，此詩作於尤侗五十二歲時，內容相當含蓄朦朧。³⁴⁵另結婚二十和三十周年，尤侗所作之〈家人生日漫贈用前韻四首〉、〈家人生日再疊前韻四首〉³⁴⁶，雖瀏覽詩作內容知是慶祝曹令生日，然詩題則稱之為「家人」，較為低調，某程度上也可能是倫理規範的體現。

細部看來，尤侗的寫作手法曹令生前與死後一致的有以下兩種：一是用典故寄託滿足之意與欣賞之情，比如無論任何文體，尤侗皆引用《詩經·鄭風·出其東門》中的「縞衣綦巾，聊樂我員。」以及相如與文君的典故，表達雖然貧窮，但得以與妻子相守仍然自足。而比起文章，詩與詞中書寫了不少對曹令的欣賞，幾乎亦寄託於典故之中，如前所述將妻子類比為文君、辛憲英、謝道韞、曹大家等，這些女性皆不僅以德行聞名，更以文才留名，從中可見尤侗對曹令此方面的肯定與欣賞。

二是運用「景語即情語」，融合記述、抒情為一體。曹令生前，尤侗多將其與兒子並陳，描繪家庭圓滿靜好之時，其快樂滿足不免流露而出，或許亦是對曹令表達情意的的方式，將其化作為詩中美好圖景的一隅；此外暫離的悲傷亦透過寫景來抒發。曹令死後，尤侗才較常單對其表達深情，但也不太直言，而多是營造詩意情境，比如運用對比法寫過往情景，或寫自己今日的孤單寂苦、涕淚縱橫，或描寫淒清景象，表達心中的沉痛。雖未直言，但予人的感受卻是更為具體且綿長的悲傷。

另外三種寫作手法，則是曹令死後，才見及尤侗如此表情。首先是對比法，悼亡詩詞都很常見，通常都是生前與死後的對比，比如：「記得青春新結褵，紅窗日暖曉妝時。夜臺猶拂芙蓉鏡，惆悵無人與畫眉。」³⁴⁷、「形影依依夢不分，一朝相失萬重雲。」³⁴⁸、「猶憶瑣窗半閉，裊金鳧、共消殘醉。惆悵遺芳夢杳，蘅蕪誰寄，聚窟返魂何處？空留下、餘薰舊鴛被。」³⁴⁹等，跌宕起伏，雖不直接表達愛意，但卻是以此刻的苦痛，襯托出彼時未曾表達過的深情。

其次是具象化，曹令死後尤侗詩作中著重寫其具體的生活片段，比如「持家健

³⁴⁵ 尤侗：〈元夕示內〉，《看雲草堂集》卷六，頁 636。卷六作於 1669-1671 年。詩為：「寂寂孤燈過上元，春風應未到柴門。那堪一夜廉纖雨？檢點梅花有淚痕。」

³⁴⁶ 尤侗：〈家人生日漫贈用前韻四首〉，《看雲草堂集》卷二，頁 588。以及〈家人生日再疊前韻四首〉，《看雲草堂集》卷六，頁 639-640。

³⁴⁷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哀絃集》，頁 765。

³⁴⁸ 尤侗：〈除夕再哭亡婦六首〉之一，《哀絃集》，頁 774。

³⁴⁹ 尤侗：〈天香 咏龍涎香〉，《哀絃集》，頁 772。

婦治饔飧，井臼親操閱曉昏。樺燭三條人未寢，重重屈戌自關門。」³⁵⁰「辛苦熊丸五夜儲，殷勤教子惜三餘。雖無絳帳宣文授，常剪青燈課讀書。」³⁵¹畫面歷歷在目，雖未言愛念，卻透過不斷重現其生前身影，使讀者感到其中無盡想念與眷戀。

再次是借此喻比，以《樂府補題》悼妻子，如詠白蓮、蓴、龍涎香、禪、蟹，第一能藉此具象化各種感官知覺，如觸妻子之肌膚，見妻子之淡美，聞閨房之香氣，表達對曹令各方面的欣賞，又因詠物悼人難以區別，故而不至於暴露夫婦間的隱私。第二，借此喻比的隱諱寫法使人不至於感到夫婦間過於親暱，或詞作太過香豔，對於讀者來說也較能接受。第三，曹令的形象同時被賦予這些物的意象，如白蓮象徵純潔與完美，寧靜與神聖，因此使得其中的情思更為無窮，而這也是曹令生前尤侗未曾使用的手法。

三、詩詞中的理想佳人

綜觀曹令生前尤侗筆下的她，實際上是一位糟糠之妻的形象，詩中多呈現作為老妻、山妻，與丈夫子女一同生活的面向；而曹令死後尤侗才感嘆「佳人」難得是糟糠，曹令作為「佳人」的理想形象更被確立起來，如：「思攜纖手佳人滑，笑脫斑衣稚子嬌。」、「此景恍然猶在眼，佳人一去歸丘墟。」、「翻笑亂頭粗服好，佳人難得是糟糠。」³⁵²

為何生前與死後有這些差別，一來和文學傳統有關，野村鮎子表示，妻子之死應是詩人自家私事，卻能成為詩的主題，甚至別立文類，值得重視，而潘岳〈悼亡詩〉是公認以妻子為主題的文學始祖，也被《文選》、《玉臺新詠》等選為名著，並影響後代的創作，³⁵³在這些詩人筆下，亡妻仿若都成了他們心中最完美的女性。

二來，如前述所言，可能和儒家倫理意識相關，妻子生前不僅屬於丈夫，更屬於一家之「婦」，如呂妙芬所言丈夫有教導、管理妻子的責任，維護倫常才是治家的首要任務。丈夫在妻子生前若對她有太多書寫，可能會被認為逾越倫常。

第三，情感可能影響或形塑記憶。尤其傷悼使得未亡者強烈意識到過往為回不去的時光，妻子更是不可逆的美好，故而有別於妻子在世時的實存樣態，回憶中的

³⁵⁰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十，《哀絃集》，頁 766。

³⁵¹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十一，《哀絃集》，頁 766。

³⁵² 以上三首為尤侗〈憶故園新笋〉，《于京集》卷二（1679），頁 706。〈寒宵伴讀圖〉，《年譜圖詩》，頁 1663。〈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三十六，《哀絃集》，頁 767-768。

³⁵³ 野村鮎子：〈士大夫如何書寫家中女性——試從性別觀點研究古典文學〉，頁 74-75。

妻子成為一種理想形象，而已逝的種種仿若能因書寫而映現、回返與凝結。

關於在世存有，以及追悼時的回憶與想像，牽涉到實存與虛構，理想與現實的分判，這不禁使人聯想到尤侗所熱愛的乩仙。合山究認為尤侗的理想情人為乩仙，因具備詩才的絕世佳人難遇，尤侗以乩仙作為戀愛對象，再加上「薄命佳人」與「不遇才子」命運相通，能相互吟詩、彼此憐惜，如其詩文對成仙的葉小鸞表達過不少愛慕的心情。³⁵⁴合山究還強調有別於葉紹袁因所愛之人喪生而進入神秘世界以獲得異時空訊息；尤侗接觸扶乩是以遊戲精神為基礎，藉此使心靈馳騁於幻想，以忘懷塵世苦難，是種「浪漫愛情遊戲」。³⁵⁵

尤侗遊戲與趣味的精神貫串其一生詩、詞、文中，³⁵⁶而他確實有不少扶乩之作，且對話對象皆為仙女，³⁵⁷〈花史小傳〉描寫乩仙時尤侗透過夢境與幻覺，想像乩仙容貌之美，〈落花賦〉為弔瑤宮花史所作，賦中將花史比喻為落花，使得難以分辨文中的離別之情與傾訴對象究竟是對美人還是花。雖然這些都是文章，但這種對非真實存有之女子抒情的手法，和書寫其對曹令的悼念有異曲同工之處。

對尤侗而言，或許年輕時的扶乩是浪漫愛情遊戲，但摯友湯卿謀與愛妻曹令死後，他也常藉扶乩以獲得妻友於異時空的消息，藉此紓解傷痛，前文亦言及尤侗盼望曹令死後被神明收作婢女，在仙界等待他的到來，兩人重逢後同登天國，扶乩對他不僅是遊戲而已，亦是他開解自我、寄託深情與期盼未來的方式。

³⁵⁴ 如尤侗：〈戲集《返生香》句弔葉小鸞十首〉，《西堂剩稿》卷下，頁 471-472。〈鷓鴣天 和葉小鸞夢中作〉、〈蝶戀花——弔返生香〉見：《百末詞》卷二，頁 916；卷三，頁 926。

³⁵⁵ 詳參：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注，《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臺北：聯經出版，2017 年。），頁 329-337。本文第四章也還會有相關討論。

³⁵⁶ 文章如〈戲詠庭中薔薇〉（頁 468）、〈食荔枝戲作〉（頁 600）、〈戲贈楚山上人〉（頁 601）；詩作如〈旅次無聊戲作香奩詠物詩二十四首〉（頁 611-615）、〈余岫雲納姬吳閩戲占四絕〉（頁 645）、〈得家信人有傳予地震死者戲為此作〉（頁 727）、〈戲作三禽言〉（頁 740）；詞作如：〈戲擬閨中十二月樂詞〉（頁 916-919）、〈黃鶯兒 戲懼內者〉（頁 971）等。

³⁵⁷ 如尤侗：〈贈瑤宮花史和降乩韻〉（《西堂剩稿》卷下，頁 472）、〈再哭湯卿謀 十首有引〉（《西堂剩稿》卷下，頁 478）、〈春風舞歌弔何澹玉〉（《西堂秋夢錄序》，頁 495）、〈贈木瀆仙姬十絕句〉（《看雲草堂集》卷八，頁 664-665）

第四章 悼亡交流——《哀絃集》及其社群



前兩章聚焦尤侗如何以不同文體書寫與建構夫婦關係，本章則以《哀絃集》為考察中心，探討尤侗如何以「結集」的形式與他人共同建構他與曹令的夫婦關係。討論的不只有尤侗自己的作品，更擴及為《哀絃集》參與者悼亡曹令與己妻的文字，亦略為談及產生此結集的社會背景。雖然第一節觸及不少社會史的考察，實則是作為後三節討論夫婦關係書寫與建構的基礎。

《哀絃集》開篇為康熙戊午（1678）仲冬韓愈乚筆所作之〈悼亡詩序〉，仲冬為農曆十一月，曹令死於九月十九日，故可知曹令死後兩個月間尤侗已有意編寫《哀絃集》。其內容不只收錄自己悼妻的詩詞，亦集結許多文人的哀挽作品共同悼亡曹令，為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此現象關涉尤侗書寫亡妻的創作意識，及清初文人對悼亡書寫的態度，這使得夫婦關係建構的「文字」與「行動」層次更為複雜，有必要別立一章討論。

《哀絃集》於「悼亡詩序」後約可分成六部份；第一部分名為「悼亡詩」，內容包含尤侗創作的悼亡詩與詞，共有十組組詩、〈樂府補題并序〉五闕、一組詞，及兩闕詞，某些詩詞後附有他人評點。第二部分為「挽詩」，註明「隨到隨編不分前後」，共收錄三十九位友人撰寫的挽詩，未有詩題，但前有作者名字、籍貫、官位。第三部分為「挽詞」，僅九位友人撰寫挽詞，有詞牌未有詞題，一樣前有作者資訊。第四部分為「挽騷」兩篇，第五部分為「誄文」一篇，第六部分為「祭文」七篇。

「祭文」之後，有寫於康熙十九年（1680）的詩文作品，某些版本從此分為兩卷，並將後卷稱作《哀絃後集》或《哀絃後集》，³⁵⁸為方便下文稱《哀絃後集》，此集多為悼亡親友之作，如悼念亡兒的〈哭瑞兒文〉、〈哭瑞兒詩二十首〉、〈八月十八日亡兒生忌又悼二絕〉，還有悼念兄弟的〈復聞五弟訃信哭之四首〉、〈十月聞二兄訃哭之五首〉，僅有一組組詩與一首詩專為悼亡曹令而作。

第一部分「悼亡詩」及《哀絃後集》中尤侗悼亡曹令的作品，皆已於第三章討論，此章將分析此前未論及之他人挽詩、挽詞、挽騷、誄文、祭文這五部分，以及悼亡詩詞後之友人評點。從這五部分與評點探看他人如何悼亡曹令與看待尤侗的

³⁵⁸ 比如尤侗《尤太史西堂全集三種》便稱《哀絃集後》，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29冊，頁598-602。然雖稱作「哀絃集後」，實際上在此叢刊中《哀絃集後》排列於公祭文之前，收錄公祭文處的版心標示為《哀絃集》，亦即序列為《哀絃集》眾人挽作、《哀絃集後》、《哀絃集》公祭文，後兩項正好與《尤侗集》的排列相反。

悼亡作品，而後過渡至尤侗自己如何看待悼亡書寫。第一節考察參與《哀絃集》編寫者的身分和他們與尤侗的關係，以了解悼亡社群的組成。第二節分析《哀絃集》中悼亡曹令與評點的內容。第三節聚焦參與《哀絃集》程度較深者，分析其挽作與其自身夫婦關係之呈現與書寫。第四節探討尤侗的悼亡意識，材料為尤侗悼亡他人妻妾的作品、為他人所寫的悼亡詩序，與題他人悼亡詩等作品。

第一節、悼亡社群：《哀絃集》中的參與者

本節將先考察《哀絃集》的參與者身分及其與尤侗的關係；其次，討論《哀絃集》序文，分析韓愈之靈如何透過乩筆以參與其中，並留意尤侗的創作動機，至於參與者所撰寫的挽詩、挽詞、挽騷等，則待下節討論。

一、《哀絃集》參與者的身分

《哀絃集》中有五十四位署名並提供作品的參與者，本論文未探討僅公祭文中寫及其名而未提供挽作者，若加上則更多。據《悔庵年譜》所載，康熙十七年尤侗撰寫〈行述〉與〈悼亡詩〉數首後，「輦下諸公見而哀之，皆賦挽章唁予，今刻入《哀絃集》。」³⁵⁹參與者確實幾乎皆為當時正於京師者，這五十四人的身分大致可分作兩群：³⁶⁰

（一）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科應考者，³⁶¹共三十九位

參與者中最多的便是和尤侗一樣應考康熙十八年（1679）博學鴻詞科的待詔之人，此群人依《哀絃集》收錄先後分別為：王士禛（1634-1711）、汪琬（1624-1691）、施閏章（1618-1683）、毛奇齡（1629-1713）、彭孫遹（1631-1700）、宋實穎（1621-1705）、孫枝蔚（1631-1697）、李念慈（1628-?）、葉封（1628-1687）、鄭重（1637-?）、王頊齡（1642-1725）、李因篤（1631-1692）、馮雲驤（1628-1698）、張烈（?）、黃與堅（1620-1701）、周清原（?-1707）、李澄中（1629-1700）、沈珩（1619-1695）、丘象隨（1631-1701）、方象瑛（1632-?）、龍燮（1640-1697）、陳維

³⁵⁹ 尤侗《悔庵年譜》，頁 1712。

³⁶⁰ 每位人物資訊中研院「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為準，參考江慶柏編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市：人民文學，2005），入仕時間參考文史哲出版編輯部《明清進士題名錄索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僅張烈、鄧漢儀生卒年不是出自此，前者《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何英芳編《清史稿紀表傳人名索引》（北京市：中華書局，1996）皆未紀錄；後者出自王卓華〈鄧漢儀與王士禛、孔尚任交游考〉，《中州學刊》2006 卷 4 期（2006.7），頁 209。

³⁶¹ 其中有些人尤侗此前便已結識，如汪琬、宋實穎、王士禛等，然得以寄贈哀挽作品應和當時正於京師待詔最為直接相關，故本文歸於此類。

岳（1636-1712？）、倪燦（1626-1687）、米漢雯（？）、嚴繩孫（1623-1702）、喬萊（1642-1694）、高詠（1619-？）、張鴻烈（？）、毛升芳（？）、龐塏（1657-1725）、陸萊（1630-1699年）、毛際可（1633-1708）、鄧漢儀（1617-1689）、徐鈺（1636-1708）、陳維崧（1625-1682）、田茂遇（？）、朱彝尊（1629-1709）、李良年（1635-1694）、汪楫（1636-1689）。

然不少應考者其實更早便入仕清朝，如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王士禛、十二年（1655）進士汪琬、六年（1649）進士施閏章、十六年（1659）進士彭孫遜、黃與堅等。其他多為首次參與清朝科舉者，其中鄧漢儀、孫枝蔚、李因篤、毛奇齡、嚴繩孫、朱彝尊以布衣身分入選。³⁶²又應試者中較為特別者為鄧漢儀與顧炎武之友人李因篤，³⁶³兩位原皆不仕清朝；鄧漢儀此次博學鴻儒未及第，但亦因年老被授中書舍人，此外未及第者尚有宋實穎、田茂遇、李良年、葉封、白夢鼐等。³⁶⁴

尤侗出版《哀絃集》時，博學鴻儒詞已放榜，人名旁都有註明所授官位，從名單中可見無論原本抗清之士，抑或未及第者，都寫了哀挽作品來慰勉尤侗。然博學鴻儒詞科上榜者五十人中，約莫有二十人未寄贈哀挽作品。有些人則是既寄贈挽作，又寫了評點、祭文，有些人此次寄贈挽作後，和尤侗仍有悼亡交流，如王士禛、葉封、王頊齡，待後幾節論之。

（二）非同年，較早入仕者共十三位

寄贈者中有四位雖年齡比尤侗小許多，然較早一點考取進士，已獲官職者，即康熙三年（1664）進士曹貞吉（1634-1698）、康熙十二年（1673）進士王鴻緒（1645-1723）、康熙十五年進士陳錫嘏（1634-1687）與彭定求（1645-1719）³⁶⁵，另有一位不確定年紀，但康熙九年（1670）便考上進士的白夢鼐（生卒年不詳）。此五人當時的官位分別為：中書舍人、贊善、翰林院編修、翰林院修撰、大理寺評事，都是六品、七品的基層官吏，於京師任職。

另有六位順治年間便已入仕，和清朝關係較緊密且官階較高者，即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時任戶部尚書的梁清標（1629-1691）；順治十五年（1657）進士，

³⁶² 布衣名單來自：施閏章〈同舉先生公祭文〉，《哀絃集》，頁798-799。

³⁶³ 參見：王星慧：〈康熙二年顧炎武在山西與曹溶、李因篤的交遊—兼論顧亭林的交遊思想〉，《山西大同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22卷第4期，（2006.8），頁35-38。

³⁶⁴ 詳見：福格著；汪北平點校：〈己未宏詞科徵士題名〉，《聽雨叢談》卷四，頁81。

³⁶⁵ 徐坤《尤侗研究》有考察尤侗和彭定求、梁清標、王熙、徐元文的交遊狀況，分見頁80-82、100-101、64-66、101-104。

時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李天馥（1637-1699）與刑部右侍郎馮甦（1628-1692）；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任刑部尚書的宋德宜（1626-1687）；順治四年（1647）進士，任兵部尚書的王熙（1628-1703）；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時任禮部侍郎的徐元文（1634-1691），上述除了梁清標是明末進士後降清外，其他皆是易清後入仕，皆任從二品以上的高官。另有位較早入仕官卻未至二品者，即順治九年（1652）進士，時任詹事府詹事的沈荃（1624-1684），為三品官。

除了以上兩類外，另有三人較為特別，皆非博學鴻詞應考者，且資料太少，未能明瞭其身分。首先是孫一致（1619-1693），其為順治十五年（1660年）進士，官職最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哀絃集中標示為「官侍讀學士」，然實已於康熙七年（1667）請辭告歸。³⁶⁶其次為曹廣端（生卒年不詳）僅知其字子正，號玉淵，順天大興人，編有《初暘集》，³⁶⁷《哀絃集》中標示為「官主事」，為知是否在任。此二人名字皆錄於彭孫遜所撰之〈都門諸先生公祭文〉，可見他們當時應於京師故能及時寄予尤侗挽作。最末一位身分較特別者為欽蘭（1618-?），也是〈合郡公祭文〉的撰寫者。《悔庵年譜》崇禎二年（1629）曰欽蘭為「高材生，鼎革後高隱不出。」³⁶⁸知其為處士。

綜觀之，寄予尤侗挽作者的身分差異頗大，處士、辭官者、官卑者有之，高官如尚書、內閣學士者亦有之，可見其交遊或慕名者之廣闊，其中又以同為博學鴻詞科應考者最多，其次為高官和稍早的進士，處士最少；參與者的最大共通點為幾乎當時人皆於京師，僅有極少數應是來自家鄉。

二、《哀絃集》參與者與尤侗的關係

從上文可知大部分參與者為應詔博學鴻詞科與在京為官者，然其中有些和尤侗初次會面，有些則為同鄉或老友，這些關係、交遊往來上的差異都可能影響其對尤侗與曹令的認識與哀挽書寫。因此下文依照尤侗年譜、詩文及其他相關材料，分為三類說明這些參與者和尤侗的關係，並以康熙十七年（1778）前的交流為主。³⁶⁹

³⁶⁶ 根據黃媛媛考察，孫一致於康熙元年以親老告歸，康熙五年復入京師，任職於翰林院，康熙七年請辭告歸後不再復出，康熙九年已開始先後跟隨宋曹、宋遲恭等人遊歷各地：詳見氏著：《孫一致研究三題》（揚州大學碩士學會論文，2014）頁16-17。

³⁶⁷ 清·萬青黎等纂《（光緒）順天府志》，收於孫學雷主編《地方志書目文獻叢刊》第一冊（北京市：北京圖書館書版社，2004）卷一百二十五，藝文志四，清光緒十二年刻本，頁343。

³⁶⁸ 尤侗《悔庵年譜》卷上，頁1696。

³⁶⁹ 徐坤：《尤侗研究》第二章「尤侗交流考」是以身分而非以關係為區分，敘述交流狀況時主要舉

（一）同鄉親友

參與者中有五位為尤侗同鄉，欽蘭、宋實穎、宋德宜、汪琬、彭定求；據《悔庵年譜》尤侗最早認識的應為欽蘭：「有欽子序三蘭，比屋齊年，相與彊記辨難，對偶射覆，間作小詩賦，大抵兒戲。」³⁷⁰兩人是鄰居且同歲數，十二歲便一起讀書遊戲。前文提及欽蘭鼎革後不仕，康熙二十二年（1683）尤侗所撰之〈先考遠公府君暨配先妣行述〉中曰：³⁷¹「顧先妣葬時，先君在也。先君葬時，又兩長兄為政。侗，季子，未敢操筆。且三月而葬，經營窶窵，皇皇弗及，則以處士欽蘭所撰生壙誌權瘞諸幽，從先君命也。」可知兩人仕隱選擇雖不同，然關係至老依然十分友好密切，詩中亦有紀錄，³⁷²《艮齋雜說》中還有欽蘭小傳，從中亦見尤侗對他的欣賞與兩人交情之深遠。³⁷³

又順治七年（1650）時，《悔庵年譜》紀錄到：

宛平金鉉孝廉來尋盟，盟者十子：彭瓏……宋實穎、汪琬、宋德宜、宋德宏，金及予也。予與彭、宋、計東舉慎交社，七郡從焉。³⁷⁴

尤侗至少三十三歲時已認識宋實穎、汪琬、宋德宜，並一同結為文學社群，曹令逝世時他們的交情已長達二十八年。從詩文看來，宋實穎與尤侗的關係應較宋德宜和汪琬密切，〈二宋合稿序〉寫的便是宋實穎（字既庭）和宋德宜、宋德宏兄弟（字右之、疇三）³⁷⁵，文中曰：「予與既庭總角交歡，十年舊雨。而右之、疇三對宇望

例尤侗與其他人有何接觸，較未著墨歷時性的紀錄，且不少《哀絃集》中的參與者並未列於其中，然徐坤考察較為通盤，也有尤侗與方外之士的交流，可與本論文相參。

³⁷⁰ 尤侗《悔庵年譜》卷上，頁 1696。

³⁷¹ 尤侗撰、門人徐元文填諱：〈先考遠公府君暨配先妣行述〉，頁 410。

³⁷² 見尤侗〈欽序三四十初度長歌為壽〉：「與君同甲子，少君三月餘，一日復一日。四十如須臾。追憶平生生兩童稚，比屋連牀並嬉戲。……中間一別各茫然，酒賦琴歌風雨天。寂寞揚雄不自得，飄零庾信坐相憐。」見《看雲草堂集》卷一，頁 569-560。尤侗〈欽序三與予齊年用前韻為壽四首〉：「少小追隨常比肩，忽成二老興頽然。羨君多學餘詩料，愧我無官乏俸錢。……」見《看雲草堂集》卷八，頁 661-662。

³⁷³ 《艮齋雜說》卷五：「處士欽蘭，字序三。少為諸生有名，鼎革後高尚不事，賣文自給，文博雅，詩有漢魏風。顧性孤介，離其妻，無子，寄友人家以終。予索其遺藁，無一存者，悵然惜之。序三與予同庚，為總角交，出處雖異，甚相得也。嘗屬予作傳以誌生平，忽忽未果，將就湮沒。昔人所以有『人死留名』之歎也。」頁 93。又王士禛：《漁洋山人感舊集》（上海：上海古籍，2014 年）收欽蘭詩三首，見頁 431-432。

³⁷⁴ 尤侗：《悔庵年譜》卷上，頁 1699。

³⁷⁵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著：《江蘇藝文志·蘇州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677。

衡，樂數晨夕，正如君實、景仁，但姓不同爾。」³⁷⁶彼此幼年便是朋友，尤侗詩文中常有宋實穎的身影，³⁷⁷至京師後依然時常聚首，³⁷⁸尤侗還會為他寫壽序與詩序，年老之後交情如昔。³⁷⁹

相對而言，康熙十七年之前尤侗和宋德宜的往來痕跡較少，可能因其順治十二年（1655）便考上進士，兩人故而聚少離多。³⁸⁰尤侗和汪琬的交流，詩文所見亦不多，³⁸¹據朱彝尊敘述看來汪琬似乎不好相處，人多畏縮之，³⁸²尤侗亦紀錄到宋琬常和汪琬語不合，甚至因而詫異「吾乃與此人同名。」另外汪琬文章常指摘他人而備受攻擊，尤侗對此表達同理之意，還曾記錄汪琬和其妾平日之互動，³⁸³總之兩人不但有所交流，相處亦還算和諧。

至於最後一位同鄉彭定求（字訪濂），為盟者十子之首的「彭瓏」之子，即尤侗一起訂定慎交社的舊友之子。曹令逝世時，尤侗孫女已許字給彭定求的長子始乾，兩家具姻親關係，公祭文中彭定求稱自己為姻家眷姪，其子始乾為尤侗的孫婿。³⁸⁴

《悔庵年譜》康熙十三年（1674）時尤侗曾因真人降乩而至彭定求家，曹令逝世時尤侗移至其寓。³⁸⁵〈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五十三亦紀錄此事，³⁸⁶〈七終

³⁷⁶ 尤侗：〈二宋合稿序〉，《西堂雜組一集》卷四，頁 70-71。

³⁷⁷ 如〈清明日同宋荔裳既庭陸處實施爾恭登昆盧閣荔裳携酌小飲〉、〈顧菴蘭次飛濤昭子天石既庭枉集草堂賦得三月正當三十日〉，見：《西堂小草》、《看雲草堂集》卷八。

³⁷⁸ 如〈高郵同既庭夜話〉、〈德州同既庭坐月〉、〈兩夜候既庭舟不至鄰舟有吹笛而歌者二首〉、〈送既庭南還〉、〈倦游初歸顧菴繹堂處實既庭枉集草堂用顧菴原韻〉等，前三首來自尤侗《于京集》卷一，第四首來自卷二。最末為《百末詞》卷四，族繁不及備載。

³⁷⁹ 如尤侗〈宋既庭五十壽序〉，《西堂雜組》雜組二集卷四；〈老易軒詩序〉，《西堂雜組》雜組三集卷四；〈宋既庭七十壽序〉，《良齋倦稿文集》卷四；〈既庭興化解任歸，適值八十壽辰，賦祝〉，《良齋倦稿詩集》卷十。

³⁸⁰ 贈別之詩文有尤侗〈送宋右之編修入都〉，見《看雲草堂集》卷一；〈贈別宋右之侍讀〉，見《看雲草堂集》卷五「不見廣平今六年，剪燈話舊轉茫然。」

³⁸¹ 曹令生前僅《看雲草堂集》卷八收有：〈薛孝穆過訪草堂即送其游秦次鈍翁韻二首〉。

³⁸² 朱彝尊：〈皇清敕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特加翰林院仕講尤公墓誌銘〉，收於《尤侗集》，頁 1861，亦收於《曝曬書亭》卷七六。

³⁸³ 詳見尤侗《良齋雜說》卷三，頁 53；卷五，頁 100。

³⁸⁴ 尤侗〈先室曹孺人行述〉：「孫女四，一字太學蔭三陸公子熾；一字己亥進士長寧知縣雲客（彭瓏字）彭公孫、丙辰會狀翰林院修撰訪濂（彭定求字）公子始乾。一幼未字，俱珍出。一幼未字，瑞出。」詳見：《西堂雜組三集》卷七，頁 406-410。括號內說明為筆者所加。又彭定求為宋德宜之弟宋德宏（疇三）的門生，同鄉之人彼此的關係也相當密切。（見彭定求年譜，頁 752）

³⁸⁵ 尤侗：《悔庵年譜》卷下，頁 1712。

³⁸⁶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五十九，頁 769。詩為：「骨肉情親寄一廬，頻沾斗酒慰燈前。人間那得消愁處？夜炷清香叩玉仙。」有註曰：「彭子訪濂移予同寓。」

再祭亡室文〉又提及彭親家怕他孤寂而接其同住，³⁸⁷可見尤侗對此相當感念於心。

《于京集》則見兩人在京期間交流密切，如《于京集》卷二〈七夕羨門孚公過訪濂寓齋小飲和韻〉、〈移寓留別訪濂二首〉、卷三〈冬夜訪濂齋中小飲歸而賦此〉、〈重憶江南早梅和訪濂韻四首〉、〈送彭修撰歸省〉、卷五〈酬彭訪濂見過次韻二首〉³⁸⁸等，至晚年互動仍然頻繁，留有賞花、飲酒、唱和等相當多詩文紀錄。³⁸⁹

(二) 文人朋友

文人朋友指在進京應詔前與尤侗便有文化上的交流者，當然以上介紹的同鄉親友亦是文人，固然也有詩文交流，然宜將具地方性的文學社團，與此類因文人彼此引介認識，進而產生文化交流者區隔開來。網絡中有些人於尤侗詩文中的行跡較少，可能只是因某次作序或唱和而有接觸，進京前不算熟識，如徐鉞（字電發）、³⁹⁰孫枝蔚（字豹人）、³⁹¹鄧漢儀（字孝威）、³⁹²孫一致（字止瀾）、³⁹³沈珩（字昭子）和吳綺（字蘭次），³⁹⁴從詩文內容與年譜看來，除了徐鉞以外，他們和尤侗皆為康熙十一年（1672）後才認識。

有些人雖較早認識尤侗，詩文紀錄卻不多，如朱彝尊、³⁹⁵陳維崧、³⁹⁶毛奇齡（字

³⁸⁷ 尤侗：〈七終再祭亡室文〉，《西堂雜組三集》卷八，頁 430-431。

³⁸⁸ 詳見《尤侗集》，頁 699、710、715、729、731、733、757。

³⁸⁹ 如尤侗《良齋倦稿詩集》卷五〈彭訪濂太史招引看杏花〉、卷六〈訪濂招飲花下和韻〉、〈十三日訪濂携樽再集限韻二首〉、〈予七十六歲四月生日訪濂作南村詩四首見祝依韻奉答〉、〈送彭仕講還朝二首〉、卷七〈寄懷訪濂太史二首〉、〈二月廿日諸子集揖青亭有懷訪濂〉等。

³⁹⁰ 尤侗為徐鉞寫〈三十二芙蓉詞序〉、〈續本事詩〉詳見《西堂雜組二集》卷三，頁 186、190-191。晚年還為他寫〈詞苑叢談序〉，見《良齋倦稿文》卷二，頁 1149-1150。

³⁹¹ 尤侗〈漑堂詞序〉寫孫枝蔚：「予聞孫豹人先生名久矣，每讀其詩，想見其人。意謂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者，必是人也。今冬偶客揚州，先生來訪，予甫入門，望見即躍起，曰：「噫！此孫先生也，吾固識之。」相與握手大笑。無何，先生以漑堂詞一卷示予。」此前兩人並不認識，見《西堂雜組三集》卷三，頁 339-340。

³⁹² 尤侗為鄧漢儀寫〈蕭樓集序〉，見《西堂雜組三集》卷三，頁 340-341。

³⁹³ 《悔庵年譜》紀錄到康熙十六年（1677）「同年孫止瀾學士拉予飲蘇家，歸而瘡作，昏聩幾殆。」，尤侗《看雲草堂集》卷八有〈同年孫止瀾學士枉集贈詩依韻奉答〉。

³⁹⁴ 見尤侗《看雲草堂集》卷八：〈顧菴、蘭次、飛濤、昭子、天石、旣庭枉集草堂賦得三月正當三十日〉，頁 662。

³⁹⁵ 據崔曉新考察，順治十月慎交社和同聲社在南湖舉行十郡大社，尤侗與朱彝尊均有參加，然詩文中似未見兩人交流。詳見氏著：《朱彝尊交游考論》（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12年），頁 273-274。在京期間則有一同聚會，康熙三十六年朱彝尊還送尤侗萬年方丈，見尤侗：〈萬年藤杖〉，《良齋倦稿文集》卷十四，頁 1412。

³⁹⁶ 《悔庵年譜》康熙三年於王士禎處和陳維崧交流，又《百末詞》卷一有〈題陳其年小影〉。

大可)、³⁹⁷梁清標(字宗伯、官司農)。³⁹⁸詩文記錄稍多者則有沈荃與鄭重,尤侗任永平官職前便已結識沈荃(號繹堂),對他具欣賞之意,曾言:「昔我與君對策金馬門,愛君風流大雅而高騫。」³⁹⁹而後亦有交流,和其共飲,為之題畫與送別等。⁴⁰⁰至於鄭重(字山公),康熙四年(1665)時尤侗便受其邀而與鄒祇謨同登興文寺,詩文中也有兩人相處的紀錄。⁴⁰¹

《哀絃集》文人網絡中尤侗認識較早,且交流相當頻繁的好友則有彭孫遜、王士禛與施閏章,他們亦參與《哀絃集》較深,皆不只提供一項挽作。

順治十六年(1659),尤侗曾至濟南找施閏章飲酒談話,此次可能是兩人初次見面,⁴⁰²尤侗亦為寫〈飲施愚山學使署中長歌贈之〉。而後又寫〈送施愚山歸宣城二首〉,其曰「知己真千古,同庚復幾人?」小註寫:「愚山與余同庚,有〈吾年五十七〉和詩」⁴⁰³,隔年乙卯(1675)六月,施閏章還至尤侗家,〈施愚山薄遊草序〉記錄他「坐予水哉亭,剖瓜看荷,縱談丘壑。」此篇序亦應施閏章之邀所作。⁴⁰⁴在京修史時兩人也時常往來,如〈愚山羨門屬和再柬一首〉、〈歲除前三日愚山招同忍菴羨門華隱暨珍兒共飲次〉等,施閏章過世時尤侗亦寫〈哭施愚山四首〉⁴⁰⁵悼念之,從這些詩中歷歷可見尤侗對施閏章的敬重與交情之深。⁴⁰⁶施閏章自己的集子中也

³⁹⁷ 尤侗《看雲草堂集》卷七有〈送筠上人至芋香菴和毛大可張南士聯句韻二首〉,從毛奇齡挽詩:「當年司法北平右,共識使君自有婦。」應是尤侗至永平任官時便認識。有趣的是,毛奇齡納妾一事,不少文人幾乎都有寫詩紀念,尤侗《百末詞餘》卷六有〈又賀毛大可納姬〉;《艮齋雜說》卷五亦寫毛大可妾曼殊之事。

³⁹⁸ 如尤侗《看雲草堂集》卷五有〈題梁宗伯蕉林書屋〉;《百末詞》卷一有〈為梁司農挽吳夫人四首〉;卷四有〈飲梁宗伯蕉林書屋賦贈〉,卷五有〈沁園春·司農招飲,攜五苗出揖客,復次前調奉贈〉等,徐坤則指出尤侗曾應梁司農邀請而作《西堂樂府·清平調》,認為他的鼓勵促進尤侗的詞曲創作,詳見氏著《尤侗研究》,頁100。然確定於兩人應詔前的接觸僅最前兩首詩的蕉林書屋相關紀錄而已。又梁司農和毛奇齡、錢澄之、潘耒有交流,如《田間詩文集》有〈正月燈夕後為梁司農催妝〉;潘耒《遂初堂集》有〈羊城行贈梁司農和吳慶百作〉。

³⁹⁹ 詳見尤侗〈賀沈貞蕤探花及第〉:《西堂小草》,頁529-530。

⁴⁰⁰ 如尤侗:〈沈繹堂副使過真定小飲黃瑟躬別駕署中〉,《看雲草堂集》卷五;〈題沈繹堂畫冊〉,《西堂雜組二集》卷四;尤侗〈卽席送繹堂憲副北上并寓都中同好〉,《百末詞》卷四。

⁴⁰¹ 見尤侗:《悔庵年譜》卷上,頁1706。又《看雲草堂集》卷六有〈五河頌贈鄭山公明府〉;《西堂雜組三集》卷三〈金陵懷古詩序〉亦寫及「靖江鄭山公使君,閩之君子也。」;《艮齋雜說》卷五紀錄到「按此書為崇禎庚辰刻本,康熙癸亥(1683)在京于鄭山公寓中見之。」

⁴⁰² 尤侗:《悔庵年譜》卷上,頁1704。

⁴⁰³ 以上兩首於尤侗《看雲草堂集》卷二(做於1659-1660),頁582。《看雲草堂集》卷七(做於1672-1676),頁654。

⁴⁰⁴ 尤侗:〈施愚山薄遊草序〉,《西堂雜組》雜組三集卷四,頁345-346。

⁴⁰⁵ 以上三首皆出自尤侗:《于京集》卷五,分別於頁755、757、760-761。

⁴⁰⁶ 尤侗還曾寫:「宛陵施愚山先生,予交之三十餘年,見其天性純篤,言坊行矩,嘆為今之古人。」

見及不少尤侗的身影。⁴⁰⁷

再者為彭孫遜（字駿孫，號羨門），《尤侗集》最早可見其身影為〈贈彭駿孫兼呈仲謀〉，約寫於順治十六至十七年間（1659-1660），內文可見尤侗對彭孫遜的欣賞。⁴⁰⁸又彭孫遜為彭定求的叔父，⁴⁰⁹尤侗和其認識亦可能是因彭瓏的引介。年譜初次記錄兩人交流為康熙三年（1664），寫其寓南園，時正為尤侗的生日，「予又作《黑白衛》北劇，駿孫合四種點定之曰：『此足壓《四聲猿》。』」⁴¹⁰稱賞尤侗的戲曲。

至京後兩人交流更為密切，尤其曹令逝世時，彭孫遜和彭定求叔姪倆常伴其身旁，年譜中說「彭駿孫主事亦應召來，與共晨夕，相苦勞。」，《于京集》卷一有〈戊午除夕限韻四首 凡限韻者皆仙凡所限韻與羨門訪濂同作後倣此〉兩人陪尤侗一同降凡。在京時他們常有和作或贈詩，如〈春朝應右局教和羨門韻〉、〈和羨門韻三首〉、〈偶成貽羨門〉、〈念奴嬌 和羨門韻二首〉，彭孫遜高齡得子，尤侗寫〈念奴嬌 羨門五十一歲夫人四十九歲十月得子名曰百齡是可賀也調百字令〉為之慶賀；⁴¹¹出版《延露詞》尤侗亦為其寫序，彭孫遜逝世時尤侗寫了深情的挽歌來悼念，⁴¹²而彭孫遜集子中也常能見其與尤侗唱和交流的痕跡，⁴¹³亦常給彼此詞作評點。⁴¹⁴

最末為王士禛，康熙四年（1665）尤侗使見王士禛，相與論文甚得，並因此結

詳見〈施氏家風述略序〉，《施愚山集》第四冊附錄三雜評摘錄，頁 280。

⁴⁰⁷ 如〈為尤悔庵悼亡〉，《施愚山詩集》卷四十，頁 355。〈送陸蓋思歸武林兼悼亡之感〉，《施愚山詩集》卷四十一，頁 372。〈和尤悔庵懶朝韻〉，《施愚山詩集》卷四十一，頁 373。〈苦憶二首和尤悔庵檢討〉二首，《施愚山詩集》卷四十二，頁 394。〈和彭羨門編修偕悔庵忍庵華隱諸同年夜集寓齋之作時壬戌除夕前二日二首〉，《施愚山詩集》卷四十二，頁 398。

⁴⁰⁸ 尤侗：〈贈彭駿孫兼呈仲謀〉，《看雲草堂集》卷二，頁 589。詩為：「武原秋色海天來，乍見佳人心目開。奕代衣冠傳越絕，少年車馬滿燕臺。蒲萄文錦裁銀管，玳瑁書籤號玉杯。况有西頭名第五，清樽畫燭足徘徊。」

⁴⁰⁹ 彭定求詩中稱彭孫遜為叔父，見彭定求《南畝詩稿》卷四中〈松陵道上 時往鹽官，訪羨門叔父〉、〈宿羨門叔父書樓〉，頁 65、66。

⁴¹⁰ 尤侗：《悔庵年譜》卷上，頁 1706。

⁴¹¹ 以上分別見尤侗：《于京集》卷一、卷二、卷四，末兩闕詞出自與《百末詞》卷四。

⁴¹² 尤侗：〈彭駿孫延露詞序〉，《西堂雜組二集》卷二。

⁴¹³ 如彭孫遜：〈除夕和悔庵韻〉，《松桂堂全集》卷十七，頁 285。〈憶江南早梅次展成韻〉，《松桂堂全集》卷十八，頁 291。〈懶朝和悔庵〉，《松桂堂全集》卷十九，頁 311。〈立春日和悔庵〉，《松桂堂全集》卷二十，頁 315。〈和悔庵〉，《松桂堂全集》卷二十，頁 324。〈除夕和悔庵〉、〈元旦賜宴和悔庵〉，《松桂堂全集》卷二十二，頁 336。（作於 1682）、彭孫遜，〈題悔庵桃花源樂府〉，《延露詞》卷二，頁 646。彭孫遜，〈滿江紅 和悔庵生日自題小影韻〉，《延露詞》卷二，頁 648。族繁不及備載。

⁴¹⁴ 彭駿孫：《彭孫遜集》附錄二·時人詞作評點選輯，頁 709-710 為其對尤侗的點評集結。至於尤侗給彭孫遜的點評，《延露詞》中可見，詳參《彭孫遜集》頁 599-677。

交冒襄、陳維崧。⁴¹⁵〈漁洋山人集序〉中記錄到此次因緣，王士禛邀他多次，直到彼刻尤侗才終於前往，王士禛藉此主動邀其作序，連尤侗自己都驚訝「予方舌撻而不下，其敢序於阮亭哉？」⁴¹⁶王士禛亦不吝為尤侗寫序，如〈西堂全集序〉⁴¹⁷，從此他們詩文上便常交流，如〈合題王阮亭洗桐散花二圖〉、〈寄王阮亭樞部時阮亭初度〉、〈題阮亭遊記〉、〈荅王阮亭〉⁴¹⁸。至京師後亦如是，如〈題王阮亭侍讀悼亡詩後三首〉、〈題王阮亭雨花圖〉、〈晚粧和阮亭韻〉、〈憶別阮亭儀部兼懷西樵考功湖上〉、〈和阮亭偶興二首〉⁴¹⁹等，王士禛集子中亦可見兩人的詩作交流，有時也會互通書信。⁴²⁰整體而言尤侗較常與彭孫遜、施閏章聚首，然王士禛與尤侗在悼亡上的交流又較此二人為多，待後文討論。

（三）其他關係

另有些人 and 尤侗關係較為特別。首先是徐元文（1634-1691），字公肅，他是尤侗的門生，仕途上較順遂，尤侗寫有〈喜門人徐公肅鄉薦〉、〈寄賀徐公肅狀元〉、〈徐公肅祭酒四十寄賀四首〉⁴²¹，詩文交流雖不算多，⁴²²然兩人不僅師生關係，尤侗還推薦徐元文給亡友湯清謀女兒為夫婿人選，後亦順利為婚。⁴²³又徐元文的母親為顧炎武的五妹，顧炎武對徐元文相當照顧，在學術上有許多指導。徐元文亦曾和朱彝尊一起營救過顧炎武。⁴²⁴然今日似未見顧炎武和尤侗的交流。

其次為王熙（順天宛平人），順治十五年（1658）王熙講筵時向皇上進呈尤侗的制義文〈臨去秋波一轉〉，使順治對尤侗產生興趣，此次應詔亦是他薦舉尤侗，⁴²⁵然應詔前尤侗詩文中卻似未見兩人的交流，在京後則有〈上大司馬宛平公〉、〈宛

⁴¹⁵ 尤侗：《梅庵年譜》卷上，頁 1706。

⁴¹⁶ 尤侗：〈漁洋山人集序〉，《西堂雜組二集》卷二，頁 168-169。

⁴¹⁷ 王士禛：〈西堂全集序〉，《蠶尾文集》卷一，頁 1778。

⁴¹⁸ 前兩首詩出自尤侗：《看雲草堂集》卷四、《西堂雜組二集》卷四、《西堂雜組二集》卷五。

⁴¹⁹ 前兩闕詞尤侗：《于京集》卷一，後三闕出自《于京集》卷二、卷四、卷五。僅留詞題。

⁴²⁰ 如王士禛：〈為尤展成悼亡三首〉，《漁洋續詩集》卷十一《戊午京集》，頁 897。〈為尤展成簡討題耦長畫二首〉，《漁洋續詩集》卷十二《己未京集》，頁 938。〈寄懷尤梅庵太史四首〉，《蠶尾詩》卷一，頁 1085。〈題尤梅庵西堂集〉，《蠶尾詩續詩》卷九，頁 1497。《集外文輯遺》，有紀錄給尤侗的書札二通，見頁 2434。

⁴²¹ 三首分別收於《右北平集》、《看雲草堂集》卷二與卷七。

⁴²² 不過尤侗有為徐元文寫過序，即尤侗〈徐公肅稿序〉，見《西堂雜組二集》卷二。

⁴²³ 尤侗：〈遺亡友湯卿謀書〉：「兄愛女已字徐公肅，此吾門高弟，真玉潤也。」見《西堂雜組一集》卷六，頁 90。〈徐夫人五十歲壽序〉，見《艮齋倦稿文集》卷四，頁 1183-1185。

⁴²⁴ 陳茜：〈朱彝尊與徐元文交游考——兼論康熙朝《明史》纂修與士林生態〉，《嘉興學院學報》30 卷第 3 期（2018 年 5 月），頁 29-30。

⁴²⁵ 尤侗：《梅庵年譜》卷下，頁 1712。

平公大拜恭賀四十韻》等，王熙逝世時尤侗為其寫〈大學士王文靖公祭文〉⁴²⁶。徐坤認為尤侗雖對王熙十分感恩，然因身世與地位差異等因素，並沒有更深入的交往。⁴²⁷尤侗和其父王崇簡則較有文學上的往來，〈西堂雜組〉之序便是由其所寫。

《哀絃集》中絕大多數人，尤侗應詔前於詩文中幾乎未見往來痕跡，上京之後才有些接觸，如李因篤（字子德）、黃與堅（字忍庵）、李澄中（字渭清）、方象瑛（字渭仁）、毛際可（字會侯）、龍燮（字石樓）、曹廣端等（字正子），⁴²⁸以及後文還會討論，與尤侗有悼亡往來的葉井叔、王頊齡。

三、《哀絃集》之韓愈乩筆序

《哀絃集》的序署名為：「昌黎學人偶題」⁴²⁹，表示韓愈以乩筆形式共同參與了《哀絃集》的編寫。乩筆是指神靈附身於靈媒身上，自動書寫所留下的文字紀錄。合山究曾考察扶乩的起源與型態，指出明清文人常以此和仙界、冥界交流，如金聖嘆、錢謙益、屠龍、陳繼儒、祁彪佳等。明末周履靖《群仙降乩語》還收入了文徵明、蘇東坡、黃山谷等文人之靈降壇後所作之詩，扶乩被認為最具文學趣味之妙處正在於此。⁴³⁰其亦有專文討論葉紹袁與尤侗的扶乩，並注意到尤侗因曹令亡故而在京師中舉行多次扶乩，⁴³¹然對於韓愈之靈的序文僅簡略提及。

此篇序文雖由韓愈乩筆所寫，然錄於《哀絃集》之首，表示受尤侗一定程度的認可，因此亦可從中理解《哀絃集》的編寫意義。韓愈乩筆序文如下所引，可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為：

天地間皆文也，文由情生。秋聲悽惻風悲號，日慘淡，物候斂藏，氣機鬱抑，
天地若為悼之之時也。況於人生耶？

⁴²⁶ 尤侗：〈大學士王文靖公祭文〉，《良齋倦稿》卷五，頁 1850。

⁴²⁷ 徐坤：《尤侗研究》，頁 65。

⁴²⁸ 如《于京集》卷二〈送李子德檢討歸養二首〉；《于京集》卷五〈黃忍菴貽簑衣餅戲答三首〉、〈人日同石樓鳳岡飲忍菴齋次石樓韻〉；《良齋倦稿》卷四〈黃忍庵七十雙壽序〉；《百末詞》卷五〈李渭清贈龍鬚一莖賦此酬之〉；《西堂雜組三集》卷六為方象瑛妻寫〈吳孺人傳〉，《良齋倦稿文》卷二也為其〈健松齋集序〉；《良齋倦稿文》卷二，為毛際可寫〈浣雪齋詞序〉；《于京集》卷一〈龍石樓金陵納姬四首〉和〈花朝前一日曹正子招諸同人雅集二首〉。

⁴²⁹ 韓愈乩筆〈悼亡詩序〉，《哀絃集》，頁 765。本段同樣出自此篇之引文註腳省略。

⁴³⁰ 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注，《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頁 305-319。又關於金聖嘆與尤侗之扶乩，還可參考陸林：〈「三吳才子」的半世爭名：尤侗與金聖嘆〉（《文學遺產》2015 年 02 期）。

⁴³¹ 合山究認為葉紹袁是與已故愛女的靈交，尤侗則是與理想女性的靈交，並認為尤侗可能是把扶乩當成一種文人之戲。詳見氏著，《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頁 319-337。

開篇便強調文由情生，和尤侗創作觀相契合，〈蒼梧詞序〉中他說得更清楚：

文生於情，情生於境。哀樂者，情之至也。莫哀於湘纍〈九歌〉、〈天問〉，江潭之放為之也。莫樂於蒙莊《逍遙》、《秋水》，濠上之游為之也。推而龍門之史，茂陵之賦，青蓮、浣花之詩，右軍、長史之書，虎頭、龍眠之畫，無不由哀樂而出者，何況於詞？……豈非哀樂過人，一往有深情者乎？乃或者謂「聲無哀樂，詞亦何能感人？」⁴³²

尤侗認為文生於情，哀樂又為人情之至，無論何種藝術作品都是因此動人。然而「哀」須「莫哀於湘纍〈九歌〉、〈天問〉，江潭之放為之也。」此篇乩筆序，則談到須「哀而不傷」，如其第二部分：

然《關雎》之詩曰：「哀而不傷，乃得人情之正。」尤子今日悼亡之情寔正，而不可以其多情少之也。古所稱梁鴻、孟光之風尚矣！偕老之樂，終有時散。尤子豈不達觀，而故為此詩？娓娓不休，亦其情止乎理，故不能已已。

引《關雎》的「哀而不傷」，強調尤侗的悼亡之情得人情之正，不可因多情而輕視他，寫詩亦是情止乎理，似預設會有人不認同《哀絃集》的出版或加以輕視，因此先以此序表明正當性。然而，序文說哀而不傷才是人情之正，而後直接肯定尤侗悼亡之情得人情之正，卻未說明為何尤侗有達到「哀而不傷」。僅能言尤侗錄此序，至少知道他對於自己確實有如此期望。序文第三部分接著感嘆：

嗚呼！文情相困，非窮愁困苦，則詩必未工。以尤子少年才名，老而好學砥志，乃待詔公車，復遭此悼亡之感，則情之益動於窮，而文自益工，將見窮者不終於窮。則即以此詩為雲中之歌，比於乘鸞吹笙者流，而又何悼乎？吾故偶見而為之序。戊午仲冬之杪，昌黎學人偶題。

此處主要針對「窮而後工」討論，以尤侗這樣少年有才名，老又好學的人而言，悼亡之情越多，生命越為困窮，創作亦能更上一境界，雖面臨生命之窮，實則不終於窮。尤侗〈宋荔裳文集序〉中亦表達類似觀點：

歐陽子謂詩能窮人，世之不工詩者而窮者何限？其顯當世成大名者，又非詩之所能窮也！太史公論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而其後復推言之……賈生擬〈騷〉貶死長沙，劉安、曹植亦擬〈騷〉，終享富貴。賦之盛者，〈兩京〉、

⁴³² 尤侗〈蒼梧詞序〉，《西堂雜俎三集》卷三，頁333-334。文生於情觀點承繼自《文心雕龍·情采》：「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三都〉不罹菑患，〈子虛〉、〈長揚〉乃以受遇人主，未可訾文章之不幸也。

433

尤侗不反對窮愁能著書，他反對的是「詩能窮人」，同樣為詩，有人顯名富貴，有人抑鬱而終，詩詞文章未必帶來不幸。亦即窮而後工，然不必然終於窮。誠如上文所引〈蒼梧詞序〉的「文生於情，情生於境。」生命境遇能觸發人情，創作文學，與現實人生息息相關，然不代表終身困窘，這是昌黎乚筆對尤侗的期許。

此序文主要意旨不但和尤侗詩學論點契合，亦與韓愈主張類似，韓愈〈荊潭唱和詩序〉言：「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以及〈柳子厚墓誌銘〉：「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為一貫之概念，可見尤侗藉乚筆使韓愈參與悼亡的意義，⁴³⁴同時亦能以之肯定自己的創作。

綜而言之，此序文雖對尤侗悼亡作品肯定，然未有過多溢美之詞，更像是為其澄清，強調《哀絃集》寫作目的雖是哀悼，然皆「哀而不傷」而得人情之正，此類澄清可能正是為了避免被認為過於耽溺夫婦之情。除此之外，內文亦如尤侗對自己的期許，希望自身面對悼亡，不僅能夠哀而不傷，更要藉此窮而後工。

在此節中，可以看見康熙十八年這個時間點的重要性，因為應詔將文人們聚在一起，使得尤侗有了完成《哀絃集》的條件，縱然未見尤侗刻意邀稿的紀錄，但此後尤侗確實有意地編纂、寫序與出版。可以發現雖然曹令已逝，卻彷彿活著般發揮作用；兩人夫婦關係由生延續至死，甚至比曹令生前更被強調，

第二節、哀挽作品：《哀絃集》中參與者的書寫

此節首先分析《哀絃集》挽作內容，以探討參與者悼亡時的題材、文體，及其所關懷的面向。其次分析參與者對尤侗悼亡作品的評點，以探查他們如何看待與評判尤侗的悼妻之作，及之中所呈顯的夫婦關係。

一、《哀絃集》中的哀挽詩詞

⁴³³ 尤侗〈宋荔裳文集序〉，《西堂雜俎二集》卷二，頁166。

⁴³⁴ 此外還可能和兩個原因有關，一來韓愈祭文與碑誌之動人允為祭悼文類的代表；二來或與尤侗個人喜好有關，其詩文中常見其喜杜甫與韓愈之跡，如其曾言「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至于終老窮年、疲敝精神。……古之立德立功、名垂不朽者無論，即文如退之，詩如杜子美，未聞其能書也。」談文首先思及韓愈。詳見尤侗《〈良齋雜說〉、《續說〉、《看鑿偶評〉》，頁159。

《哀絃集》共收入三十九人所寫挽詩，共有六十七首。就內容而言主要有四類，按照出現頻率排列為：

其一，著重夫婦關係。多數挽詩聚焦夫婦之情發揮，然絕大多數都是習用典故以悼念逝去的美好，比如感嘆夫婦無法再共挽鹿車，也以牛衣對泣人稱曹令，表示夫婦曾一同撐過窮困之時以藁砧。又以司馬相如、東方朔、荀奉倩、潘岳、梁鴻、秦嘉比喻尤侗，描寫只剩丈夫獨自悵望與神傷的處境，內容相似度極高。僅有幾首確實針對尤侗與曹令的夫婦關係所寫，如：汪琬：「攜手名山願已虛，玉臺寂寞總帷除。不知他日焚魚後，誰共先生挽鹿車。」、彭孫遹：「生從紫府結前因，太乙宮中辨道宸。玉格他年同證取，曾聞天上有橫陳。」、倪燦：「垂老詩成真似讖，勸兒北上口忘言。書來并滯燕山淚，萬里憑誰送遠魂。」⁴³⁵最為聚焦尤侗與曹令夫婦關係者，則非孫枝蔚莫屬：

幸為才子婦，曾是女中師。鸞馭今何往？雞鳴竟不知。孤桐心半活，一劍匣初離。遂使長安道，爭傳潘岳詩。

聞道于歸後，金銀首未華。光真是鴻配，巴不羨鄒家。伴讀能終夜，鳴機對落霞。如今傳往事，《七誠》可同誇。

司李榮華暫，夫人計慮長。惟思大門戶，日勸誦《甘棠》。繡佛千針指，生兒兩鳳凰。但留彤管在，亦勝返魂香。

五日期曾否，千秋遂永睽。沒為翰林婦，生笑太常妻。割肉將誰遺？修書合獨栖。從今看燭跋，只似數行啼。⁴³⁶

不僅強調曹令「才子婦」的身份，也提及兩人伴讀終夜的回憶。指出曹令熟悉〈七誠〉，生有兩個兒子，甚至提到離別時的五日之期，可知孫枝蔚應讀過尤侗的悼亡作品。其他多數人所寫的夫婦關係多是典故堆砌，難見實質內涵。

其二，著墨於曹令的女德。這部分也多是典故呈現，最常見的是以賢母畫荻教子、予子嘗丸熊膽的典故，讚譽曹令教子美德，如黃與堅：「歷歷冰霜母德勞，蠶鹽卅載手親操。相夫埋鹿貧猶慣，教子丸熊苦倍辛。」或是以鮑宣妻桓少君比擬來彰顯曹令的賢德，如葉封：「歸遺空餘天子賜，修行長憶少君賢。」還有較寬泛歌

⁴³⁵ 以上三首引自汪琬〈挽詩〉三首之一；彭孫遹〈挽詩〉三首之三；倪燦〈挽詩〉。詳見《哀絃集》頁 778、780、785。

⁴³⁶ 孫枝蔚：〈挽詩〉，《哀絃集》，頁 780-781。

頌，如王鴻緒：「壺範千秋媿女宗，深閨紗幔話從容。」⁴³⁷總之不外是母教與婦德。

其三，論及自身或彼此的交情。除了上述兩類內容外，某些人會寫及自己和尤侗如何認識，或是表示自己知道他的妻子，如：毛奇齡「當年司法北平右，共識使君自有婦。今來被召入帝京，不道寒房報炊白。」有趣的是，有些人的詩句與小註會提及自身相關經驗，如王士禎：「三年明月鑒虛帷，那更吟君〈惆悵詩〉？不分阿灰腸斷句，黃昏微雨畫簾垂。予悼亡亦三年矣。」、汪琬：「一諷愁吟一慘然，錦衾如水不成眠。此生我亦鍾情者，夢斷香銷二十年。」、彭定求：「躡躡青門去，淒涼彤管題。哀哀罷社日，同伴夜烏啼。予早失恃，故與慧兄同感。」、龍燮：「雖看才子登科記，未報仙郎珥筆從。原下山荆相待久。賤荆以丁巳物故，追隨應得向芙蓉。」⁴³⁸或許是種安慰或同理的表示。

其四，談及尤侗的悼亡作品。少數人在挽詩中談論尤侗的悼亡之作，指出其影響力和渲染力加以肯定，或是將之比擬為潘岳悼亡，陳維岳：「東蜀祭唁傾名士，除服詩篇感路人。共羨俸錢營葬日，玉堂夜雨獨傷神。」、李因篤：「岐路且沾離席淚，異香翻隔故園魂。多情荀粲應千古，薄俗悠悠難具論。」彭定求：「歎息安仁賦，夫人是大家。同吟邊塞月，早灌故園花。」⁴³⁹有些人則肯定尤侗透過書寫留下曹令的事蹟，如沈珩：「早知勸駕迸離絃，悔不懸車還熨熱。但使徽音彤管留，春蘭秋菊長堪擷。」⁴⁴⁰

整體而言挽詩內容少見寬慰之語，也不全然流於歌頌，似無套式可循。共通處是常將尤侗的深情與潘岳相比或相較，這種類比或許是一種稱賞；寫作手法上大多使用悼亡常見的典故與形象堆砌，對於曹尤夫婦關係的呈現較為朦朧。敘述角度方面，有些詩讀來像是第一人稱，彷彿從尤侗視角道出傷痛，營造感同身受、集體哀悼的氛圍。

挽詞共有九首，較無句句用典，然仍沿用典故，如稱曹令為牛衣對泣人、桓少君、梁鴻、東方朔妻細君，將尤侗比作司馬相如、潘岳、荀奉倩，兩人無法共挽鹿車等。相較挽詩，挽詞有更多情境營造與情感渲染，每人所抒發的悼亡之情相類，

⁴³⁷ 以上三首引自黃與堅、葉封、王鴻緒〈挽詩〉，《哀絃集》，頁 783、781、782。

⁴³⁸ 以上五首引自毛奇齡〈挽詩〉、王士禎〈挽詩〉三首之一、汪琬〈挽詩〉三首之三、彭定求〈挽詩〉四首之四、龍燮〈挽詩〉，詳見《哀絃集》，頁 780、778、779、783、785。然其中彭定求其實是喪母，和喪妻之感不同。

⁴³⁹ 陳維岳：〈挽詩〉、李因篤〈挽詩〉二首之二、彭定求〈挽詩〉三首之一，詳見《哀絃集》頁 784、785、783。

⁴⁴⁰ 沈珩：〈挽詩〉，《哀絃集》，頁 784。

然選取情境不同，整體相似度不高，多有今昔對比。如毛際可寫尤侗從前窮苦但能與曹令相泣，今日應詔則永別；李良年從今日曹令不待尤侗而亡，對比從前共挽鹿車的回憶。九首詞中，陳維崧的挽詞較有特色：

蕙叢去後微之怨，當時韋娘年小。別後鏡驚分，悵天涯人老。小屏歸路悄。怕重疊，吳山清曉。此夜遙憐，水哉軒畔，月明多少。侍史慢薰衣，金門啓、愁聽穿花漏早。剔燭鼓冰絃，又犯些商調。彩毫憑起草。錯認畫、遠山眉稿。不信是，白玉爲堂，頓玉臺人杳。⁴⁴¹

他不寫潘岳，而用元稹。也不寫卓文君、凌雲賦、鸛裘賦，而寫「遠山眉稿」，《西京雜記》曾說「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卓文君是遠山眉的始祖，在此不僅將曹令比作文君，也感嘆無法再畫眉。「水哉軒」為尤侗與曹令共同修築之亦園中的小屋，「此夜遙憐，水哉軒畔，月明多少。」充滿時空感，既連繫過往回憶，又凸顯遠在京師的尤侗家鄉之遙不可及。全詞著墨於尤侗心境的怨嘆憐惜與難以接受，透過典故與情景隱約展現夫妻之情感與昔日的和諧。

二、《哀絃集》中的挽騷祭誄

《哀絃集》中收錄汪楫、馮甦所撰挽騷各一篇、宋德宜的誄文一篇、與七篇祭文，此分別為彭孫遜〈都門諸先生公祭文〉、施閏章〈同舉諸先生公祭文〉、宋實穎〈同鄉親友公祭文〉、⁴⁴²王熙和彭定求〈都中公祭文〉各一篇、徐元文〈里中公祭文〉、欽蘭〈合郡公祭文〉。以下先談挽騷與誄詞，再分析七篇祭文。

（一）挽騷中的鋪陳與抒情

汪楫所作的挽騷題為〈小招一章〉，屈原〈招魂〉又稱「小招」「小招魂」，應是仿〈招魂〉而作，然句式與形式不似〈招魂〉，篇幅較大。而馮甦所撰之挽騷無題，形式短小且句式工整，然皆無屈原〈招魂〉中序言、招魂詞與亂辭的結構。

而所謂「挽騷」，實是透過騷體形式來哀挽，祭悼主題和騷體極具淵源，如《楚辭》的〈國殤〉、〈招魂〉、〈大招〉，西漢賈誼〈吊屈原賦〉，中唐柳宗元〈吊屈原文〉、〈祭李中明文〉等皆用騷體形式。明清之際不僅楚辭研究盛況空前，有許多研究者藉楚辭抒發亡國之痛與故國之思，⁴⁴³文人藉辭賦書寫處理其身分認同，亦出現不少

⁴⁴¹ 陳維崧：〈徵招·輓詞〉，《哀絃集》，頁 790。

⁴⁴² 尤侗註解時稱此篇為〈都中公祭文〉，本文皆以宋實穎原題名〈同鄉親友公祭文〉名之。

⁴⁴³ 梅桐生著：《楚辭入門》（貴陽：貴州人民，1991年），頁 183。

「騷體賦」。⁴⁴⁴而無論騷體或騷體賦，本身皆具有抒發幽怨情緒的傳統，如《史記》：「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汪楫的〈小招一章〉寫及：「猗猗兮錦韉裏，白象兮乘青蓮。前文殊兮後普賢，曷返旆兮遊靈山？」並有註曰：「《行述》云：『夫人聞穹窿，靈岩諸勝，欣然慕之。此志未遂，因陳兩山之勝，以為招云。』」全篇皆陳景，對於尤侗與曹令夫婦關係無甚著墨。曹令過世前尤侗詩文中未見汪楫的形跡，可能是此次應詔才認識，至少確知此前兩人交流甚少。⁴⁴⁵

馮甦似也是此次應詔才與尤侗有所交流，然其與汪楫鋪排山之盛狀的寫法頗為不同，文雖短仍以三分之二篇幅敘述曹令出身良好、相夫教子、能讀詩書、同夫到任等過往，末尾三分之一則抒發哀痛之情：

千里間隔兮，山川鬱紆。終天永恨兮，幽明異塗。兩地痛絕兮，何由暫舒。
子荆作賦兮，涕泗與俱。啼鳩喚鶴兮，絃絕響徂。蛛網覆奩兮，屋煤暗鋪。
傷如之何兮，魂不可呼！

汪楫與馮甦的挽騷，一人較為鋪採華麗，展現宇宙同悲之感；一人以發自憾恨之辭，流露個人的無盡痛楚。當然也可能是兩人對尤侗與曹令皆認識不多，故選擇以鋪採與抒情的文體書寫，但亦因此使《哀絃集》裡的文類總體更為活潑豐富，不只有較為常見的祭誄挽詩而已。

（二）誄文中的悼亡態度與夫婦之情

誄文原本有定死者諡號的作用，然《周禮》鄭玄注曰：「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跡，讀之以作諡。此唯辭有而無諡，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爾。」⁴⁴⁶強調累死者美行以傷悼。《文心雕龍·誄碑》則說：「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觀，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⁴⁴⁷除了傷悼，也強調不朽與榮耀。

宋德宜所作之誄文相當符合以上規範，開篇從得知訃聞當下寫起，感嘆悼亡之

⁴⁴⁴ 可參考王學玲：《明清之際辭賦書寫中的身分認同》，（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2001）。李賢珠：《明末清初騷體賦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⁴⁴⁵ 之後尤侗則與汪楫（字舟次）有些交流，如《于京集》卷五有首〈送汪舟次檢討使琉球四十韻〉。

⁴⁴⁶ 轉引自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收於《文體序說三種》，頁66。

⁴⁴⁷ 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卷三，頁212-214。

酸辛，然而其撰文目的仍以累曹令之德行為主，曰：

夫蕙叢早殞，元微之所以悲來。遺挂猶存，潘安仁於焉涕下。此皆伉儷之恆情，何況裙笄之令範？可無揚扈，用表幽貞？⁴⁴⁸

當其言像元稹、潘安這類伉儷之情都可以寫下，何況曹令那樣具有美德的女子時，似作出了價值觀的取捨，留下女子懿行比伉儷之情更值得書寫，或許便是其選擇以誄文祭贈之原因。宋德宜是尤侗的同鄉好友，文中亦寫及交情：

余與悔菴，門夾葑溪。……時過君家，約為文社。雪霽窓融，風狂燭灺。倦或呼觴，豪偏索炙。隔帷食器，每鏘中夜。乃知吾友，室有鴻妻。

並藉此進一步描述他對尤侗與曹令的認識，因而得以知曉尤侗詩文中尚未見及的夫婦關係面向，其曰：

君為余言，婦真健者。敏既踰班，慧偏鑠謝。手擷蘋蘩，躬親桑柘。施衿結悅，習禮敦詩。猗歟季女，變彼諸姬。柔嘉維則，淑慎其儀。聲高瓊瑤，譽溢盤匱。愉色婉容，承顏堂上。婦職攸勤，女紅無曠。鞠毳⁴⁴⁹而前，鳴環以相。私勗青雲，頻褰絳帳。君言未竟，余喜而呼！何期淑女，儷我鴻儒。間訊他人，斯寧有諸。人言不爽，君語非誣。

尤侗與宋德宜於曹令生前便曾談及她，且對她是滿滿讚賞，首先肯定其為健婦，如〈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十所寫：「持家健婦治饔飧，井臼親操閱曉昏。樺燭三條人未寢，重重屈戌自關門。」⁴⁵⁰看盡曹令的辛勞與能幹；其次他對於曹令除了女德、孝順、女工等讚美，也強調其能習禮敦詩，注意到她不只持家健婦的一面。再者，宋德宜還問了其他人，發現曹令確實如此。

縱然以上段落目的是羅列曹令的美德，並以自身鄰里與朋友身分、他人之言等增加其文之可信度，加強所欲凸顯的夫婦形象。若其所言屬實，則尤侗不只於曹令死後才言其美好，生前亦能於朋友面前稱讚之，然著重面向不是夫婦的情投意合，而是從曹令的賢明勤勉與對家庭的種種貢獻來肯定，無論是尤侗的言說或親友從旁書寫，似乎都把握了夫婦之義無貴於過暱的界線。

⁴⁴⁸ 宋德宜：〈誄文〉，《哀絃集》，頁 794-795。

⁴⁴⁹ 原版本為一個月、一個蚤，未能呈現此字，故以毳字代替。

⁴⁵⁰ 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之二十，《哀絃集》，頁 766。

(三) 祭文中的夫婦形象書寫

相較於挽詩、挽詞的隨到隨編，祭文則經過尤侗的篩選，如其註所示：

諸尊長垂賜祭章甚多，未能遍刻，今祇登〈都中公祭文〉三篇，〈里中公祭文〉一篇，用紀鴻名于不朽。其都中王大司馬、彭殿撰二篇，里中徐學士一篇，以世誼姻誼，情文尤為哀至。敢並傳之，志不忘也。侗謹識。⁴⁵¹

《哀絃集》中所收錄的公祭文，每篇約有一半篇幅記錄祭奠者，確有其交際性質，內容上亦有所侷限，然仍可藉此觀察這些參與其中的文人，如何認知與書寫尤侗與曹令的夫婦關係。

祭文內容和詩詞相似，然更為著重細節，篇幅更為宏大，相異之處則是對於未亡者尤侗的傷痛著墨相對較少，對曹令與尤侗的夫婦生活掌握較具體，彷彿一幕幕的回憶。這些祭文中必有的內容有二，一是稱許曹令，有讚揚具體事蹟，也有用典故或形容詞籠統稱許其女德者，二是書寫夫婦生活，往往談及共至北平，尤其特別強調別離時刻，說明應詔之時曹令忽而逝世。

然看似一片歌功頌德中，仍有同中之異與各自著墨的面向。如彭瓏回憶自己與尤侗的交情，談及己身悼亡經驗，並指出很羨慕尤侗：「昔我喪偶，含悲鼓缶。雙親告勞，誰操井臼。一子伶仃，童年無母。每羨良朋，得天獨厚。」⁴⁵²二為宋實穎、欽蘭都簡要稱許尤侗，藉以凸顯其與曹令之相配，如欽蘭曰：「吾友尤公，少齊淵

⁴⁵¹ 尤侗：《哀絃集》公祭文後註，頁 805。尤侗所謂〈都中公祭文〉三篇，遍考《哀絃集》其實並無題為「都中公祭文」者。從《哀絃集》觀之，宋實穎〈同鄉親友公祭文〉後有兩篇僅題為「又」的公祭文，和一篇「里中公祭文」，此三篇均未署名，僅指出參與祭祀者。祭祀者一為原任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加三級、今丁憂王熙率王克善致祭之祭文（頁 800-801）；二為原任廣東長寧知縣年姻家眷弟彭瓏率家眷等致祭之祭文（頁 801-802）；三為原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制倦生徐元文，率男樹聲、經遠、樹本致祭之祭文。對照尤侗此註以及這些人的官職可知王大司馬為王熙（王熙時任兵部尚書，而明清以大司馬為兵部尚書的代稱），彭殿撰為彭瓏兒子彭定求（彭定求時任官修撰，《梅庵年譜》稱其為彭殿撰，見頁 1712。）故知標題為「又」的公祭文，即是尤侗後幾句所提到的「其都中王大司馬、彭殿撰二篇。」〈里中公祭文〉則為徐元文所作，對應尤侗註中「里中徐學士一篇」，宋實穎〈同鄉親友公祭文〉則是尤侗所稱〈都中公祭文〉其中一篇。也就是說所謂「〈都中公祭文〉三篇」，分別為宋實穎、王熙、彭定求所寫。此公祭文後註為尤侗交代宋實穎〈同鄉親友公祭文〉、王熙和彭定求〈都中公祭文〉及徐元文〈里中公祭文〉四篇，乃因世誼姻親而被選出來刊登。彭孫遜〈都門諸先生公祭文〉、施閏章〈同舉諸先生公祭文〉、欽蘭〈合郡公祭文〉則未另外交代，後三篇或許是尤侗自覓撰文者，僅一人撰寫，而前四篇可能不只一位寫祭文哀悼者，故需另外交代之。

⁴⁵² 彭定求撰、彭瓏語：〈都中公祭文〉，《哀絃集》，頁 801-802。（文題上標註為〈又〉）

騫。文思驚代，夢授筆椽。堂上夸異，殖壁藍田。遴擇嘉耦，孺人嬪焉。」⁴⁵³三為論及哀悼傳統，如宋實穎談及孫子荆之〈傷逝〉、潘安仁之〈悼亡〉，感嘆「情之至也，痛可言乎！」⁴⁵⁴強調悼亡之情的難以言喻。

至於其中所呈現的夫婦形象，皆與本研究第二、三章，尤侗自己的書寫表述相符，如王熙便提及不少尤侗所寫的曹令祭文與行述中的內容：

樂彼儒素，鉛華勿親。敬事尊章，一本心。奉甘茹藥，秩秩德音。爰相君子，丙夜篝燈。雞鳴戒旦，相與有成。……若乃庭訓，夙稟家風。母也而父，慈也而師。箕裘既紹，猶有嚴辭。翩翩長子，果薦賢書。始一色舞，慰此倚閭。課子獲雋，課女若儒。內治外治，職思厥居。⁴⁵⁵

其餘公祭文多半亦如王熙，雖書寫時細節著墨點不同，然大抵不脫尤侗自己書寫的內容。又此次應詔為王熙薦舉尤侗，公祭文中他省略了尤侗應詔時的遲疑，僅言「七章在御，紫誥在望。如何罔驗，忽而悼亡。」相較於他篇公祭文，此篇對臨別場景著墨最少。

三、《哀絃集》中的評點

《哀絃集》和《哀絃後集》中共有九條評點，其中有五條是評點尤侗寫給曹令的詩詞，四條是評點《哀絃後集》中的〈哭瑞兒文〉，參與前五條評點者為王士禎和彭孫遜；後四條評點者為施閏章、黃與堅、陳維崧、毛奇齡。

楊玉成強調清初文學批評同時也是權勢與聲勢的競爭，評點又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王士禎更是其中要角，⁴⁵⁶《哀絃集》有王士禎的評點必有其加分作用。林玫儀曾指出清代詞集中附帶評點者比比皆是，然評者眾多、體例蕪雜且零碎，多為朋友互評而被視為褒揚之詞等因素，向來不受研究者重視，然評點資料實對了解作者交遊與社群有莫大助益。本論文則希望藉評點理解王士禎與彭孫遜如何看待與評價悼亡書寫，是否論及其取材策略，對於夫婦關係有否反思等。

⁴⁵³ 欽蘭：〈合郡公祭文〉，《哀絃集》，頁 803-804。

⁴⁵⁴ 宋實穎：〈同鄉親友諸先生公祭文〉，《哀絃集》，頁 799-800。

⁴⁵⁵ 王熙：〈都中公祭文〉，《哀絃集》，頁 800-801。

⁴⁵⁶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當時「凡刊刻詩集，無不稱『漁洋山人評點』者，……士禎偶批數語於行間，亦大書「王阮亭先生鑑定」一行，弁於卷首，刊諸梨棗以為榮。」詳見楊玉成：〈建構經典：王漁洋與文學評點〉，收於林玫儀主編：《王士禎及其文學群體》，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2017 年。頁

首先見〈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的詩後評語：

淒入心脾，哀感頑艷，徐正字之贈月君耶？元左相之憶蕙叢耶？自非太上無情，能不惻然增伉儷之重？彭羨門評。⁴⁵⁷

彭孫遜從閱讀感受切入，而後以唐代徐寅〈贈月君〉⁴⁵⁸及元稹悼念亡妻韋叢的〈遣悲懷〉類比，前者突顯詩中曹令德行之美好，後者側重夫婦深情。評點後半強調無情境界難以達成，面對與愛人生離死別怎能不哀憐。其評語的兩個重點一是讀者閱讀時的「感染力」，二是將尤侗的組詩比作徐寅、元稹之作。

其次是〈又律詩十首〉的詩後評語，共有兩條，⁴⁵⁹第一條為：

神傷之什，哀抑之音，柱絕奩空，同茲悽惋。羨門評。

彭孫遜的評點簡短精準，相較於〈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將之比作徐寅、元稹作品帶有追憶之美好，〈又律詩十首〉幾乎完全著重描述喪妻之痛及孤存的苦，表示自己閱讀時感受到其中壓抑更深的哀痛，詩句所呈現的悲痛僅是冰山一角。後半「柱絕奩空」原為：「寶瑟無聲弦柱絕，瑤台有月鏡奩空。」為喪妻挽詞。彭孫遜留下最關鍵的「柱絕」與「奩空」，傳達出心靈空虛之感，流露一種同情共感的淒冷與惋惜。第二條詩評為：

悲者不可為象歎，理之固然也。人言愁，我亦欲愁，情之必至也。讀悔庵先生悼亡諸篇，雖木石腸，亦應感動。况振觸舊愁如僕乎？因簡篋巾往作〈悼亡詩〉三十五首，質之悔庵，語云：「下瀨之魚，因復俱流。其吾兩人之謂歟？」濟南同學弟王士禛拜跋。

王士禛亦從讀者感受談起，然又更著重與自身經驗的連結，認為尤侗悼亡之作，即使不易為情感所動者也能受感召，更何況像他這樣與尤侗同病相憐者。王士禛的第一任妻子張氏，逝於康熙十五年（1676），⁴⁶⁰比尤侗早兩年遭遇喪妻之痛，文中所說的〈悼亡詩〉三十五首，正是悼亡張氏。⁴⁶¹至於其引用的話語，實化用自東漢趙

⁴⁵⁷ 彭孫遜〈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詩後評語，《哀絃集》，頁 769。

⁴⁵⁸ 徐寅〈贈月君〉詩為：「出水蓮花比性靈，三生塵夢一時醒。神傳尊勝陀羅咒，佛授金剛般若經。懿德好書添女誡，素容堪畫上銀屏。鳴梭軋軋織纖手，窗戶流光織女星。」

⁴⁵⁹ 彭孫遜、王士禛〈又律詩十首〉詩後評語，《哀絃集》，頁 771。

⁴⁶⁰ 王士禛：〈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卒於康熙十五年丙辰九月初十日午時，得年四十。」詳見：《漁洋文集》卷十，頁 1690-1695。

⁴⁶¹ 胡旭《悼亡詩史》，頁 352。

曄《吳越春秋》⁴⁶²，表達兩人同憂相救的心境。李開先曾言：

往讀喪內志文，雖有甚痛切者，此心亦不為動，以未嘗歷其苦也。及予妻張宜人亡後，復讀其文，則垂涕不能已。均一鄰笛也，惟懷鄉之心獨感焉；均一秋雨也，惟愁人之耳偏入。⁴⁶³

由之可見悼亡書寫的困難，若讀者無類似經歷便難以體會，然王士禛卻讚「雖木石腸，亦應感動。」實為頗高的評價。

再者，為〈樂府補題 并序〉五闋之詞後評語，共兩條，⁴⁶⁴第一條為：

潘懷「縣遺挂在壁」，韋蘇州「芳巾染澤」每一吟諷，輒欲涕零。悔菴先生《賦物》五闋，借題抒寫，尤覺文句之外，託寄無窮，旁皇不盡。阮亭評。

王士禛此次評點，依然關注感染力，但比前述更著重讚賞文學手法的高妙。同樣為賦物，潘岳、韋應物寫的是物在人不在、睹物思情的感傷，然尤侗此五闋詞不只如此，字字句句既詠物又述情；既描寫回憶之美又感嘆已然失落，確實誠如王士禛所言，文句之外寄託無窮，能使人品味再三。第二條則為：

微辭幽緒，宛轉關生。《博物志》《本事詩》，合為一手。羨門評。

彭孫遜此次未論及作品對讀者的感染力，和王士禛一樣較強調寫作手法，其中「宛轉關生」引自《世說新語·文學》：「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原意是指雖然只談三理，但三理牽連發生，幾乎可以談世間所有事物。此處應是指尤侗僅五闋詞，但卻能寄託無盡心緒。而後彭孫遜更指出此組詞手法為晉·張華《博物志》與唐·孟榮《本事詩》的融合，以前者讚揚其詠物之奇美，後者欣賞其抒情之真切。⁴⁶⁵

〈哭瑞兒文〉後有四條評語，施閏章強調讀之腸斷，何暇作文字觀；黃與堅亦言其中悲楚情事使讀者聲淚迸下；陳維崧將之比為其鄙炎憤世之詩與昌黎祭姪之

⁴⁶² 東漢·趙曄《吳越春秋》化用段落為：「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鸞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

⁴⁶³ 李開先：《悼內同情集·序》，收於卜鍵箋校：《李開先全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年），頁1813。

⁴⁶⁴ 尤侗〈樂府補題 并序〉，《哀絃集》，頁774。

⁴⁶⁵ 唐·孟榮《本事詩》序為：「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懷佳作，諷刺雅言，雖著於群書，盈廚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鐘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

作，有別於前二者著力於哭子文的創痛如何感染讀者，他著力於讚賞尤侗文字僅有涕淚之痕，而無筆墨鑿斧之跡。最末毛奇齡的評語還提及悼妻之作：

生倫死別，最易創感。況坎凜迭見，又中年易傷哀樂者耶？向讀〈悼亡〉諸作，備極痛惋，謂過於黃門遠甚。今讀哭子文并詩，則孟郊、顧況都集筆端矣！予每見悔庵，輒相慰藉。讀此，反不覺淚下，要是，文能生情耳。⁴⁶⁶

就對讀者的感染力而言，他給尤侗悼妻之作極大的肯定，甚至認為其中痛惋之情遠遠超過潘岳，然對於哭子文並詩的評價似乎更高，原本見到尤侗尚能慰藉之，然讀此文卻只能淚下。作者作文乃由情生，而讀者則藉文而生情，不僅給予尤侗悼亡與哭子之作相當大的讚賞，亦道出文學使人同情共感的雋永力量。

總體而言，悼妻或哭子之作評語方向類似，一是著力描寫作品本身的哀痛對讀者的感染力；二是將作品情感或筆法與前人類比或相較。重點皆在於尤侗如何述情，以及作品的動人程度，對其如何書寫夫婦關係或描寫曹令則較未關注。蔣寅曾表示悼亡詩是對作者藝術感受力與表現力的嚴格檢驗，競爭者不只同時代人，⁴⁶⁷更是古往今來者，王士禛與彭孫遜對尤侗悼亡詩的評點可作引證。此外，評點悼妻之作，和評點哭子文者全無重疊，然從毛奇齡評語可知，至少他自己也閱讀了悼妻之作，只是並未於其後留下評點。

以上這些參與者的文章對尤侗祭文、行述、悼亡詩詞，乃至《哀絃集》的編寫，大致可以從文末結尾看出全篇基調，有些結束於曹令已逝的神傷之中，如宋德宜、汪楫、馮甦、宋實穎，另有些主調亦是神傷然於文末寄託一點希望，如施閏章、王熙、徐元文寫曹令靈魂不遠能招魂而歸，或如彭瓏言餘慶積善之家很少，像曹令有如此美德必能庇蔭子孫。

值得注意的是彭孫遜和欽蘭皆於文末肯定尤侗紀錄曹令之行，彭孫遜〈都門公祭文〉：「母儀婦順，目擊心傾。音徽未沫，竹素猶青。誰司赤管？播此芳馨。」欽蘭〈合郡公祭文〉：「秘監謨詞，侍史拂箋，榮施虞殯，銘勒貞瑛。」⁴⁶⁸他們雖對於悼亡詩或《哀絃集》都持肯定態度，重點卻不在於夫婦之情，而在於留下曹令的懿行。在夫婦關係的描述上，他們喜歡引用典故，最多化用尤侗詩文中的生活細節，

⁴⁶⁶ 尤侗〈哭瑞兒文〉，《哀絃集》，頁 807。

⁴⁶⁷ 蔣寅〈論王漁洋悼亡詩〉，《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期（2010 年 7 月）頁 102。

⁴⁶⁸ 上引自彭孫遜：〈都門公祭文〉與欽蘭〈合郡公祭文〉，見《哀絃集》，頁 796-797、803-804。

較少見及其他資訊或敘述，而或許援用前人典故來談夫婦關係，是種最安全的界線，不會觸及隱私或顯得耽溺私情，同時能達到讚揚的目的。

至於王士禛、彭孫遹等人之評點，則透顯出其看待悼亡書寫時，所關注的是筆法，及其渲染力、影響力，使讀者淚下與腸斷，和卍筆序所謂：「『哀而不傷，乃得人情之正。』尤子今日悼亡之情寔正，而不可以其多情少之也。……娓娓不休，亦其情止乎理，故不能已已。」形成有趣的參照，讀者的情感並未休止，反藉作者的書寫而不斷生發。

第三節、自悼悼人：親友自身的哀悼書寫

有鑑於《哀絃集》中參與者甚多，筆者統計所有參與者，考察其身分，並記錄他們所參與的項目，整理為「附錄三、作品被收入《哀絃集》者及其參與項目」從中可見參與不僅一項者有：宋實穎、彭定求、施閏章、王士禛、彭孫遹。⁴⁶⁹

從第一節考察參與者與尤侗的關係與交流中可見，宋實穎為尤侗同鄉文友，又是總角之交；彭定求為其姻親；施閏章、王士禛、彭孫遹為文人網絡中與尤侗較密切的朋友，亦即都是尤侗原本便熟識之人，《哀絃集》參與之深也許只是其平日交情的呈現。然本節好奇的是，他們本身有否關注悼亡主題呢？這些與尤侗真正熟識的參與者，他們書寫曹令時的取材與手法和尤侗有何不同？他們有否書寫己妻，若有書寫己妻又和尤侗的書寫有何差異？而自身與妻子的夫婦關係書寫又會否影響其書寫尤曹夫婦關係？為下文欲探究的問題。先談同鄉親友宋實穎與彭定求，其次是尤侗常一同聚會的好友施閏章與彭孫遹，最後是和其有悼亡交流的王士禛。

一、同鄉之宋實穎與彭定求

宋實穎（1621-1705），字旣庭，號湘尹。江南長洲人，順治辛卯舉人，官興化縣教諭。著有《老易軒文集》三十卷、《春秋拾遺》十二卷、《讀書堂集》、《玉磬山房集》、《黜朱梁紀元圖記》一卷等。⁴⁷⁰《哀絃集》中宋實穎貢獻了〈挽詩〉二首及〈同鄉親友公祭文〉。

宋實穎的挽詩二首主要是憶過往，寫今朝，最末化用潘岳悼亡詩作結，⁴⁷¹雖和

⁴⁶⁹ 黃與堅、毛奇齡、陳維崧雖亦參加兩項，然參與的是〈哭瑞兒文〉的評點，故不納入討論。

⁴⁷⁰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著：《江蘇藝文志·蘇州卷》，頁 677。

⁴⁷¹ 宋實穎：〈挽詩〉，《哀絃集》，頁 780。詩為：「碧玉當年玉鏡臺，雕文羽帳為誰開。迴思三十年

尤侗為鄰里且交情深刻，詩作卻較未見此層關係。其〈同鄉親友公祭文〉細數夫婦生活，然未有尤侗詩文外的訊息，特別之處在於著力讚賞尤侗，及其與曹令之相配。⁴⁷²可惜的是，目前臺灣似未能見到宋實穎的集子，無法進一步了解其自身是否有悼亡書寫，也未能以挽詩和其自身書寫作比較。

其次為彭定求（1645-1719），字勤止，號訪濂。又號復初學人、南畝老人，晚號止庵。江南長州人，康熙十五年（1676）會試殿試第一，授修撰，遷國子司業，升侍講，因病辭官返鄉。淡薄榮利，潛心學易，著有《學易纂錄》一卷、《南畝文稿》十二卷、《南畝詩稿》二十七卷、《南畝續稿》一卷等。⁴⁷³

從前文可知彭定求長子為尤侗孫婿，兩人原有交流，曹令逝世時彭定求邀尤侗移寓至其家以便相伴，也會和彭孫遜陪尤侗降乩、飲酒以解悶，可見男性交流溫暖的一面。《哀絃集》則有彭定求挽詩四首，以及〈都中公祭文〉一篇。⁴⁷⁴

彭定求挽詩第一首從嘆息潘岳悼亡寫起，傳達亡者已逝徒留未亡者的冷清：次首寫未亡者的孤寂，叩問同調夫婦為何無法百年？第三首寫只能於傷心回憶時唱和與書寫；末首以「徽音」、「彤管」作結，一樣歸結寫作意義為留下女子德行。其中「依鄰知杜母，投契感山妻」，將曹令比作杜甫妻，同時表示自因比鄰而知尤侗與曹令的契合。末有小註說：「予早失恃，故與慧兄同感。」彭定求母親施安人確實在他十四歲時便過世，⁴⁷⁵以喪母類比尤侗的喪妻或許未妥，然可感受到他想藉此慰勉尤侗的心意。

至於〈都中公祭文〉按照尤侗註曰：「其都中王大司馬、彭殿撰二篇，里中徐學士一篇，以世誼姻誼，情文尤為哀至。敢並傳之，志不忘也。侗謹識。」⁴⁷⁶彭殿撰指的是彭定求，因其任官「修撰」，《悔庵年譜》亦稱其為彭殿撰，⁴⁷⁷然公祭文是

前事，問寢高堂幾度來。」、「京華襍被自蕭然，况復寒燈夜不眠。騎省悼亡才未盡，流蘇遺挂最堪憐。」

⁴⁷² 詳見宋實穎：〈同鄉親友公祭文〉，《哀絃集》，頁 799-800。

⁴⁷³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著：《江蘇藝文志·蘇州卷》第一分冊，頁 738-742。

⁴⁷⁴ 彭定求：〈挽詩四首〉，《哀絃集》，頁 783。〈都中公祭文〉頁 801-802。（文題上標註為〈又〉）

⁴⁷⁵ 彭定求：〈敕贈安人顯妣施太君事狀〉，《南畝文稿》卷十，收於彭定求著；黃阿明點校《彭定求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2016），頁 682-685。

⁴⁷⁶ 尤侗：《哀絃集》公祭文後註，頁 805。此註尤侗交代宋實穎〈同鄉親友公祭文〉、王熙和彭定求〈都中公祭文〉及徐元文〈里中公祭文〉四篇，乃因世誼姻親而被選出來刊登。彭孫遜〈都門諸先生公祭文〉、施閏章〈同舉諸先生公祭文〉、欽蘭〈合郡公祭文〉則未另外交代，後三篇或許是尤侗自覓撰文者，僅一人撰寫，而前四篇可能不只一位寫祭文哀悼者，故需另外交代之。

⁴⁷⁷ 見尤侗：《悔庵年譜》，頁 1712。

由其父彭瓏率領，全篇亦較似平輩口吻。對照文中曰：「昔我喪偶，含悲鼓缶。雙親告勞，誰操井臼。一子伶仃，童年無母。」彭定求元配李安人過世時，他已有兒子始乾和正乾；⁴⁷⁸而彭瓏元配施安人過世時，僅留下彭定求一子，⁴⁷⁹因此可知公祭文雖由彭定求所撰，但實是以從其父彭瓏角度來寫。

彭瓏（1613-1689），字雲客，號一庵，晚年自稱信好老人。如前文所述早年和宋德宜、尤侗創立慎交社。為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時為廣東長寧知縣。著有《志矩齋集》、《孝經纂注》一卷、《山居抱子詩》等。⁴⁸⁰其〈都中公祭文〉亦定調為追母範、悼女師，並說明兩家比鄰結字，具有深交。而後他雖憶起自身喪偶，表明對尤侗的羨慕，然要強調的是「儒人之賢，超邁古今。」敘述尤侗夫婦回憶的內容亦不脫尤侗自身所述。可惜的是今未尋得彭瓏之著作，僅從彭定求詩文中得知彭瓏元配施安人過世後，隔年其續絃袁安人。

至於彭定求的婚姻狀況，康熙二十四年（1685）其妻李安人過世，⁴⁸¹然今所見之著作《南畝詩稿》為康熙三十四年（1695）後的作品，《臥蒿集》、《歸田集》似為此前作品，然很可能已散佚；《南畝文稿》則為其去世後子孫與門人所編，⁴⁸²文稿依文體分類，未尋及其為妻子所寫之文，然有為岳父李嘉猷寫墓表，⁴⁸³從中可知彭瓏和李嘉猷為好友，因意氣相投而定交兩家婚約。其妻過世那年，繼母袁安人便為其納側室馮氏與張氏，⁴⁸⁴康熙五十七年彭定求所作之〈生壙誌〉僅提及李安人，未言及側室，難以觀察其夫婦關係書寫。⁴⁸⁵

又值得一提的是，彭定求不僅為母親寫事狀，也為女兒，及同母姊妹寫行狀與墓誌銘。⁴⁸⁶詩中常可見其懷想顯考妣，康熙三十九年側室所出之子日乾逝世，他寫了哭子詩三十餘首，七年後長子始乾過世，亦寫哭子詩七首。⁴⁸⁷在在可見其對親人

⁴⁷⁸ 詳參彭定求著；黃阿明點校：《彭定求詩文集》下冊「彭定求年譜簡編」，頁 753-755。

⁴⁷⁹ 詳見彭定求：〈敕贈安人顯妣施太君事狀〉，《彭定求詩文集》下冊，頁 682-685。

⁴⁸⁰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著：《江蘇藝文志·蘇州卷》，頁 616。

⁴⁸¹ 詳參彭定求著；黃阿明點校：《彭定求詩文集》下冊「彭定求年譜簡編」，頁 755。

⁴⁸² 彭定求：黃阿明點校：〈前言〉，《彭定求詩文集》上冊，頁 9。

⁴⁸³ 彭定求：〈外舅丙辰進士李府君墓表〉，《南畝文稿》卷十，見頁 661-662。

⁴⁸⁴ 詳參彭定求著；黃阿明點校：《彭定求詩文集》下冊「彭定求年譜簡編」，755。

⁴⁸⁵ 彭定求：〈生壙誌〉，《南畝文稿》卷九，頁 642。

⁴⁸⁶ 見彭定求：〈敕贈安人顯妣施太君事狀〉，《南畝文稿》卷十，頁 692-685。其有十一個姐妹，五個為施安人所出，為姊妹寫的有〈吳氏姊行狀〉、〈丁氏妹行狀〉、〈顧氏姊墓誌銘〉等。

⁴⁸⁷ 寫父母如《南畝詩稿》卷十六己丑集〈先君諱日歷二十年述哀二首〉，頁 271；卷十七庚寅集上，〈中元感懷六首為我母施太君諱日作〉，頁 302。寫兒子如卷六庚辰集〈第三子日乾幼而好學能受余訓年十四患病八月而亡哭之十九首〉，頁 108-109；卷十五丁亥集〈哭始兒七首〉頁 243。

的關愛，然今留下的著作似未能見其對夫婦之情的著墨。

二、密友之施閏章與彭孫遜

施閏章（1618-1683），字尚白，一字岷雲，號愚山，晚號矩齋，皖南宣城雙溪人。順治六年（1649）進士，官刑部主事、山東學政等，終翰林院侍讀。為清初文壇巨匠，撰有《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學餘堂詩集》五十卷、《矩齋雜記》等種著作，王士禛曾言：「康熙已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與山東宋琬齊名。⁴⁸⁸無論人品、官品、文品於清初皆獲良好聲譽。⁴⁸⁹

前文可見尤侗視施閏章為知己，曾到彼此家作客，其過世時尤侗亦寫挽作。尤侗說自己與施閏章相交三十餘年，認為他是「天性純篤，言坊行矩，嘆為今之古人。」⁴⁹⁰能見尤侗對施閏章的欣賞，《哀絃集》中收錄則施閏章的挽詩、〈同舉諸先生公祭文〉及〈哭瑞兒文〉的評點。

施閏章的挽詩著重於曹令的美德，如母教之用心與貧苦時同心，最末也是回到潘岳悼亡傳統，⁴⁹¹感嘆悼亡使人憔悴。至於其〈同舉諸先生公祭文〉和挽詩相似，聚焦於曹令女德方面的表現與難得，比詩多了此次應詔與曹令分離的無奈與得知消息後的傷痛。值得注意的是，其最末感嘆「薊北江南，悵望何極？彩雲易散，白日西匿。入月驂鸞，逝不可測。招魂歌些，靈其來即。」⁴⁹²和他自身悼妻時的想法類似，他在〈悼亡二首為亡室梅宜人〉曰：「庭樹有巢鳥，誰言非爾雛？微芳易飄忽，傷哉隨化徂。」⁴⁹³皆是書寫美好之不可把握。施閏章第一任妻子梅宜人三十七歲便因子女皆早逝而過於傷痛便病逝，⁴⁹⁴施閏章雖有婢妾，此後亦有續絃，但可能因妻早逝而深感世事莫測。此外，他還為梅宜人寫了墓碣與祭文，然悼亡詩似僅此二首。⁴⁹⁵

至於其中的夫婦形象，施閏章第一任妻子梅宜人的形象較為傳統，凸顯其為人

⁴⁸⁸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十一「談藝」，收於《王士禛全集》第四冊，頁 3085。

⁴⁸⁹ 施閏章；何慶善、楊應芹點校：《施愚山集》（合肥：黃山書社，1992-1993 年）前言，頁 1。

⁴⁹⁰ 詳見：尤侗〈施氏家風述略序〉，收於《施愚山集》第四冊附錄三雜評摘錄，頁 280。

⁴⁹¹ 施閏章：〈挽詩〉，《哀絃集》，頁 799。詩為：「空期偕隱恨何如？鍾郝徽音沒有餘。身貴蒿簪仍舊物，病拋錦字竟無書。教兒幾度丸熊膽，垂老難忘挽鹿車。共道安仁情太劇，可堪重促鬢毛疎？」

⁴⁹² 施閏章：〈同舉諸先生公祭文〉，《哀絃集》，頁 798-799。

⁴⁹³ 施閏章：〈悼亡二首為亡室梅宜人〉，《施愚山詩集》卷四，頁 69。《施愚山詩文集》又名《學餘堂集》，康熙四十七年（1708）由曹寅刊刻，收文二十八卷，詩五十卷。本文標示卷數依此。

⁴⁹⁴ 施閏章：〈書亡妻梅宜人墓碣〉，《施愚山文集》卷二十二，頁 456。

⁴⁹⁵ 施閏章所寫祭文為〈祭亡妻梅安人文〉，《施愚山文集》卷二十四，頁 482。

質厚、勸夫納妾、御妾有禮、視他子如己子，即不恚妒、不徇私，在施閏章筆下的她「啞啞罕笑言」，夫婦關係上他病時多暴怒，僅梅氏不離不棄照料他，強調自己「報之薄也」，只能透過「不遠榮華」之葬禮，與誥贈「宜人」以報之。和尤侗寫及曹令小事發怒，言談聰穎頗為不同，相似處為皆著墨妻子的慷慨，包括梅氏解囊為他買書，施粟布與他人等。⁴⁹⁶另施閏章似較少提到第二任妻子，談及她時用的典故是黔婁與鹿門偕隱，⁴⁹⁷可見雖皆書寫女德，取材卻不大相同。

其次是彭孫遹(1631-1700)，字駿孫，號羨門，又號金粟山人，浙江海鹽縣人，家中行輩為十，又稱「彭十」。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以第一名入己未博學鴻詞科，十年後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霍西勝指出彭孫遹早期具有正面揭露清廷殘暴或抒發亡國悲痛的詩歌，自博學鴻儒後則銷聲匿跡。著有《松桂堂全集》三十七卷、《延露詞》三卷、《金粟詞話》等。⁴⁹⁸

前文可見尤侗對彭孫遹十分欣賞，贈詩中言其為佳人：「武原秋色海天來，乍見佳人心目開。」⁴⁹⁹曹令逝世時彭孫遹常陪伴他，《哀絃集》中收錄其挽詩、〈都門公祭文〉及〈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又律詩十首〉、〈樂府補題〉評點。詩、文、評點俱足，為參與最多項者。

彭孫遹挽詩三首，每首的著墨點都不同，有趣的是第二首：「花落花開一愴神，野棠飄盡故園春。可憐蜀嶺承恩日，不見牛衣對泣人。」⁵⁰⁰彭孫遹自己當年得第一等第一名時，便寫〈寄內〉給妻子朱夫人：「玉宸昨夜親傳詔，夫婿承恩第一人。」⁵⁰¹歡喜之情溢於言表，對於尤侗無法向妻子分享中舉的歡喜心情應頗感哀憐。他的〈都門諸先生公祭文〉寫得簡潔，特出處如前文所言，於最末肯定此類紀載曹令母儀婦道之書寫能使芳馨遠播，然他自己未有哭妻之詩。

康熙丁丑年(1697)朱氏逝後他寫〈即事〉⁵⁰²和〈昨夜竟夜不寐，五更末始略

⁴⁹⁶ 詳見：施閏章〈書亡妻梅宜人墓碣〉，《施愚山文集》卷二十二，頁 456。〈祭亡妻梅安人文〉，《施愚山文集》卷二十四，頁 482。

⁴⁹⁷ 施閏章：〈庚申長至日後憶及內子李宜人以嘉平月望五十初度率成一詩寄之〉，《施愚山詩集》（《施愚山集》第三冊）卷四十一，頁 377。

⁴⁹⁸ 彭孫遹；霍西勝點校：《彭孫遹集》（杭州：浙江古籍，2016年）點校說明，頁 1-10。

⁴⁹⁹ 尤侗：〈贈彭駿孫兼呈仲謀〉，《看雲草堂集》卷二，頁 589。

⁵⁰⁰ 彭孫遹：〈挽詩三首〉，《哀絃集》，頁 780。另兩首為：「一別翻成萬古哀，南園春色闕青苔。也知荀倩神傷甚，無復中庭取冷來。」、「生從紫府結前因，太乙宮中辦道宸。玉格他年同證取，曾聞天上有橫陳。」

⁵⁰¹ 彭孫遹：〈寄內〉，《桂松堂全集》卷十五，頁 261。

⁵⁰² 彭孫遹：〈即事〉，《桂松堂全集》卷三十，頁 397。詩為「撫棺一醉不勝悲，酒冽泉甘此一危。」

合眼，忽夢南還。已到家，纔入門，及見朱夫人已坐重慶樓下西房中，見余至起相迎笑謂余曰：「君來何暮？我洒掃庭宇待君久矣。余因同坐相與絮語，語多不可記，但覺朱夫人笑言如平日，而已覺後，枕上忽忽不樂口占一絕），後者詩題頗長，內容為「舟中日日歸數程，晨夕相偎恍若生。何事到家偏先我，芳魂應是御風行。」⁵⁰³考上博學鴻詞那年，彭孫遜便舉家移至薊北，離京師頗近，從詩中看來他應常返家，和妻子幾乎朝夕相處，全詩悼念夫婦時光之美好，末尾收於御風而行，有別於一般悼亡詩淒冷的調性。總體看來，他的挽詩、祭文，乃至於不以悼亡為名的悼亡詩，並無明顯一貫的想法，未著力於寫作悼亡詩詞，亦未見其為妻子所寫的行述或祭文。

若單就婚姻狀況而言，和尤侗最相近的其實是彭孫遜，⁵⁰⁴皆終身未娶妾：

（彭羨門）詞極艷，而終其身無妾媵之御，不類其詞。與朱恭人年皆五十始舉子，事屬僅見。年六十七，朱恭人歿於京師，乃以少宰乞假歸田，踰三年而歿。⁵⁰⁵

國朝彭羨門孫遜《延露詞》，吐屬香艷，多涉閨襜。與夫人伉儷綦篤，生平無姬侍，詞固不可概人也。⁵⁰⁶

雖然彭孫遜確實有香艷之作，透過他人筆記可知其夫婦關係其實很好，然他似未替妻子朱氏留下傳記。不過詩詞中可見朱氏身影，和尤侗相似處為他也以司馬相如和卓文君比喻自身夫婦關係，不過尤曹是淚中作樂，彭朱則較慵懶快活。⁵⁰⁷類似處還

君定有知能憶否，少年情事拔釵時。」另有詩序說明此為酌奠朱淑人所作。

⁵⁰³ 彭孫遜：〈昨夜……忽忽不樂口占一絕〉《松桂堂全集》卷三十，頁 394。

⁵⁰⁴ 彭孫遜婚姻狀況詳見：張映麗：《彭孫遜與〈延露詞〉研究》，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年），頁 39-43。然其所舉詩詞某幾首其實難以證明寫的是朱氏。

⁵⁰⁵ 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二「彭羨門桂松堂全集」條，收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三冊，頁 2483。

⁵⁰⁶ 清·况周頤《蕙風詞話》卷一「詞不可概人」條，收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五冊，頁 4420-4421。

⁵⁰⁷ 彭孫遜：〈浪淘沙 戲贈閨人〉，《延露詞》卷二，頁 628。詞為：「生計漫匆匆。賣賦臨邛。黃金先為貫新豐。伊唱吳趨儂起舞，激楚回風。此處不留儂。甚處留儂。小朱慵粉若為容。一事與卿權領取，酒誥花封。」〈沁園春·酒後作歌與擊庵〉，《延露詞》卷三，頁 670。節錄詩為「飽看文君，風吹鬢影，此樂誠然不可支。」

有強調妻子為能持家的健婦，⁵⁰⁸說兩人如小比肩等。⁵⁰⁹以現有作品看來，彭孫遜和朱氏為能同創與共享生活之美好的夫婦關係。

以上彭定求、施閏章、彭孫遜並未著墨於己妻之祭誄或悼亡，故知參與《哀絃集》程度較深者，實和其本身是否著力於悼亡書寫並無直接關聯，關鍵仍是平常與尤侗有無交流，及交流之深淺與形式。然最末一位王士禛情況便頗為不同，他有三任妻子，每任他都為她們寫了悼亡組詩，為清代悼亡詩較受學界關注者。

三、同病相憐之王士禛

王士禛（1634- 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中年自號漁洋山人，逝後十年避康熙諱賜名「士正」，乾隆又改「士禛」，山東濟南新城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出身，官至刑部尚書，著有《帶經堂集》、《漁洋山人精華錄》、《池北偶談》等，被當世尊為詩壇圭臬、一時山斗，為一代正宗。⁵¹⁰

前文述及王士禛頗為主動與尤侗定交，兩人也常有詩歌往來，《哀絃集》中王士禛除了評點〈又律詩十首〉、〈樂府補題〉外，還作挽詩三首。先從其《哀絃集》中所收錄的挽詩三首觀察，第一首寫自己亦悼亡，第三首寫他與尤侗的別離相遇與喪妻，著重與尤侗的聯繫，第二首最有韻味：「金昌亭下柳毵毵，長記啼烏送曉驂。風景不殊人不見，謝家飛絮滿江南。」⁵¹¹景物依舊在，人卻已不見，徒留飛絮滿眼，有別於其他首挽詩仿潘岳著墨房內遺褂、屋內井臼來落筆。

王士禛為自己的三任妻子分別寫了三十六首、十六首，及十二首為一組的悼亡詩，⁵¹²也個別為她們寫了行述或行實。⁵¹³寫給三任妻子的組詩、行述風格皆異，雖

⁵⁰⁸ 彭孫遜：〈中元後三日送寓庸南還〉，《松桂堂全集》卷十九，頁 309。詩為：「僕本疏脫人，習懶乃成癖。背癢倩人爬，發垢不知櫛。黃金隨手盡，銖兩曾不識。幸有婦差健，米鹽耐纖悉。不憂凍與餒，唯仗耕並織。」

⁵⁰⁹ 彭孫遜：〈鷓鴣天 戲贈閩人團扇〉，《延露詞》卷二，頁 630。「蘭吹和煙細不聞。紅蕤夢冷浸香雲。大垂手處千金意，小比肩時兩玉人。珠有暈，璧無痕。怎得消得許多春。願將巫女峰頭水，形影團來並一身。」

⁵¹⁰ 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前言，頁 1-9。

⁵¹¹ 王士禛：〈挽詩〉，收於《哀絃集》，頁 778。另兩首詩為：「三年明月鑒虛帷，那更吟君惆悵詩？不分阿灰腸斷句，黃昏微雨畫簾垂。予悼亡亦三年矣。」、「入洛相逢亦偶然，淮南小別十經年。不堪洗馬言愁日，無復清河贈婦篇。」

⁵¹² 王士禛：〈亡室張孺人行述〉，《蠶尾續文》卷十八，頁 2275-2277。然今首任只見三十五首、次任十二首，最末一任未記錄有幾首，今見十二首。

⁵¹³ 王士禛：〈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漁洋文集》卷十，頁 1690-1695。〈亡室陳孺人行實〉，《蠶尾文》卷六，頁 1900-1902。〈亡室張孺人行述〉，《蠶尾續文》卷十八，頁 2275-2277。

然首任妻子張宜人四十歲歿後，王士禎隔年續娶十六歲的陳孺人，然四年後作〈閨中秋夜不寐悼亡時張宜人歿四年矣〉⁵¹⁴，不僅為張宜人寫最多悼亡詩，行述也是三人中篇幅最長者。惟寫張宜人詩文典故皆較常見，如黔婁妻、秦嘉、遺褱、挽鹿車，文中事蹟也多與女德相關；悼亡第二任陳孺人有趣處在於詩文皆強調其喜唐絕句，口授百首皆能成誦，是三任中唯一凸顯文學興趣者，王士禎組詩第一首形容陳孺人逝去為「優鉢曇花現即空」，感到太過短暫，兩人雖相守十七年，然確實為三任中最短者。⁵¹⁵第三任張孺人則是唯一被凸顯外貌者，其原應為首任妻子張宜人的婢女，陪伴王士禎的時日最長，他感嘆「予兩悼亡後，飲食起居，賴孺人。」⁵¹⁶悼亡詩多處形容其美，將之喻作宓妃，又說連成都畫手丹青筆都難繪其天然卻月眉，和其永訣後則嘆曰「從今何處不關情？」也許因張宜人並非其明媒正娶之妻，不需著重女德，反倒寫得較有情味。

王士禎曾給尤侗閱覽其悼亡詩，⁵¹⁷尤侗〈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組詩體制可能受其〈悼亡詩三十五首哭張宜人〉所影響，⁵¹⁸共同處為「連續幾首」皆寫生前美好、未亡者的悲痛、綿長的思念等，然尤侗多了想像妻子冥途、讚賞妻子明智與言談等主題，並言「願結同心再世緣」，曹令死後三年每年都寫詩悼念，二十二年後仍有悼亡之作，王士禎對三任妻子都無類似表述與行為。在形式上王士禎除了〈閨中秋夜不寐悼亡時張宜人歿四年矣〉為七律，其餘皆為七絕，尤侗則還有律詩組詩、詞與樂府等，即便體制上受王影響，尤侗悼亡詩仍有許多獨特之處。

王士禎三任妻子夫婦關係在他筆下都頗為不同，第一任張宜人有如婦女傳記的典型，行述全篇都著墨於妻子對家族的貢獻及女德，孝順翁姑、相夫有成勤、憐愛子女，勤儉持家但對親友慷慨，並一一寫及家中親人的喪亡，雖為悼妻，然有如家族悼亡史。⁵¹⁹縱然家族貢獻等內容尤侗亦寫及，但僅為部分，並未籠罩全篇，王士禎筆下的第一任妻子甚少有單純夫婦倆的美好回憶。相較之下，第二任陳氏雖也以家族與女德為框架，但多了些夫婦相處片段，如寫自己解顏以娛病中的陳氏，陳氏能誦自己數十篇詩作並以此相娛樂等。⁵²⁰第三任張孺人或許因非正妻，王士禎的

⁵¹⁴ 王士禎：〈閨中秋夜不寐悼亡時張宜人歿四年矣〉，《漁洋續詩集》卷十三庚申京集，頁 954。

⁵¹⁵ 王士禎：〈悼亡詩十二首哭陳孺人及女官作〉，《蠶尾詩》卷二，頁 1109。

⁵¹⁶ 王士禎：〈亡室張孺人行述〉，《蠶尾續文》卷十八，頁 2275-2277。

⁵¹⁷ 尤侗：〈題王阮亭侍讀悼亡詩後三首〉，《于京集》卷一，頁 696。

⁵¹⁸ 王士禎：〈悼亡詩三十五首哭張宜人〉，《漁洋續詩集》卷十丁巳京集，頁 866。

⁵¹⁹ 王士禎：〈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漁洋文集》卷十，頁 1690-1695。

⁵²⁰ 王士禎：〈亡室陳孺人行實〉，《蠶尾文》卷六，頁 1900-1902。

書寫較無框架，主要寫張氏生病情景，其女德僅在其侍奉第一任張宜人處凸顯而已。⁵²¹ 王士禛對此三任的關係書寫和尤侗較相似的應是第二任，家族相處與夫婦片段皆不缺乏，女德與情感並重。



綜觀這些參與者的挽作，即便是同鄉也未必傳達出尤侗與曹令夫婦關係的其他訊息，密友施閨章和彭孫遜的悼亡詩雖僅一兩首，然其挽詩中的想法和自身之夫婦關係與悼亡經驗皆有些關連；至於同處悼亡之痛的王士禛，無論其寫給曹令的挽詩，或給三位妻子的悼亡詩之著墨點皆不同，挽詩更聚焦於自身與尤侗的連結，而其悼亡組詩書寫則可能在體制上對尤侗有所影響。

無論悼人與自悼，我們會發現他們對夫婦關係的書寫，皆不乏樣板化的女德事蹟，與陳腔濫調之典故，這種共相或許正是書寫正妻的安全界線，亦總要有這些內容才凸顯此位妻子值得記錄，又或者確實反映正妻於家庭中的共同處境。王士禛第三任張孺人本是婢妾，便未書寫相關內容與此類情實。然即使僅看正妻，亦可以發現即便乍看皆一片讚揚女德之書寫，仍非千篇一律，不少典故與套式實為有意義的選取，造就不同的夫妻形象與夫婦關係。

第四節、悼亡意識：尤侗的挽作與讀悼亡

以上我們對《哀絃集》的內容、尤侗親友之挽作與夫婦書寫皆有所瞭解。然《哀絃集》作為一獨立編制的「悼亡集」，文學史或明清時期皆屬少見的形式，縱然可能純屬偶然——尤侗於京時曹令逝去，身邊聚集諸多文人得以哀挽，遂編成集，然亦和尤侗自身如何看待悼亡有關，此節欲探討的便是尤侗如何看待悼亡書寫？他是否認為悼亡主題值得獨立成集？盼能藉此明瞭其悼亡意識。

一、尤侗挽他人妻妾之作

《哀絃集》中收錄他人贈與尤侗的挽作，而尤侗自己也會寄贈挽作給他人，共有一首詩、六組組詩、一組詞，及多篇祭誄文，⁵²²其中僅兩組組詩確定於曹令生前所作，其他多為死後所寫，下文將探討這些作品，查看尤侗如何悼挽他人妻妾，及

⁵²¹ 王士禛：〈亡室張孺人行述〉，《蠶尾續文》卷十八，頁 2275-2277。

⁵²² 然本文僅討論〈陳孺人誄 有序〉（《西堂雜組》三集卷七，頁 421-422。）及〈祭宋淑人文〉（《良齋倦稿》文集卷十四，頁 1391-1392。）因其他皆為女性長輩之祭文，文中談的多是蓼莪之思、薤露之悲，不屬於祭誄之文體，如哀辭與墓誌銘，由於尤侗與他人皆未以此類文體寫曹令，較不宜藉此對照夫婦關係之書寫，故亦未納入討論。未討論之篇目詳參附錄六註解。

其對悼亡的想法，以下依哀挽對象分類：

(一) 挽貴妃與皇后：

尤侗在順治十七年（1660），貴妃董氏過世時寫〈恭擬端敬皇后挽詞八首〉，此亦為尤侗獲順治帝垂訓之年，然就年譜看來他和順治帝並未蒙面。詩作內容大抵是寫董貴妃與順治間的生前回憶或死後傷痛，如第一首提到「傷心端為思公子，貴妃先喪皇子。薄命還教慰大家」，第二首寫到「此日溫泉都化淚，春風腸斷浴妃池。去歲，貴妃浴於溫泉。」手法和他人寫給曹令的挽詩類似，皆是將過往回憶轉成傷感片段，進一步抒情與懷想。較特別的是尤侗某些詩句將這些傷痛層次拉高，彷彿天下人共同感嘆，如第二首：「在天比翼地連枝，不信人生有別離。」第三首結尾：「惆悵一聲〈河滿〉曲，那容天子獨無愁。」抒情性更為濃烈。⁵²³

同時收於《哀絃集》與《百末詞》的〈清明悼亡二首〉，第二首既悼亡曹令，也哀悼孝昭皇后，⁵²⁴從編排序列⁵²⁵以及小註「孝昭皇后忌日，駕幸沙河設祭。」看來，此詞應作於康熙十八年（1679），即孝昭皇后過世約一年多，⁵²⁶而曹令過世未滿一年時。詞為：

少女長安歌踏春，鸞靴翠鞵已成塵，棠梨時候獨沾巾。宮草幾年堆
燕冢，土花終夜照魚燈，君王猶自望昭陵。孝昭皇后忌日，駕幸沙河設祭。

清明出遊的少女生命力盎然，對比已化作塵土的妻子，尤侗不禁觸景傷慨，然生命的消損是歷史的必然，更是萬物之自然。面對妻子的死亡，無論是平民文人的尤侗，又或身為國君的康熙，能作的只是獨自望著陵墓，孤單懷想。然當這般書寫時，尤侗和康熙彷彿「同是天涯淪落人」，似乎不那麼寂清了。

還有一組詩也是挽孝昭皇后，即〈恭送仁孝、孝昭皇后兩宮大葬，擬挽歌詩四首〉⁵²⁷，這組詩確定於曹令死後所寫，然詩句中未見尤侗流露出自身的喪妻之痛，

⁵²³ 尤侗：〈恭擬端敬皇后挽詞八首〉，《看雲草堂集》卷二，頁 591-592。

⁵²⁴ 尤侗：〈清明悼亡二首〉，《哀絃集》，頁 774。《百末詞》卷一，頁 899。《哀絃集》詞題為「清明日作」。

⁵²⁵ 《哀絃集》應有按照時序排列，如〈生日得授官信口占亡婦絕句四首〉作於尤侗生日閏四月二十四日之時（頁 774），下一頁的〈七夕有感二首〉、〈九月十九日亡婦周忌述哀〉（頁 775）也都依月份先後順序排列。

⁵²⁶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丁卯，巳時，皇后崩於坤寧宮。」

⁵²⁷ 尤侗：〈恭送仁孝、孝昭皇后兩宮大葬，擬挽歌詩四首〉，《于京集》卷四，頁 742。作於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682-1683）。

或援用自身經驗書寫的企圖，也許此種寫作手法只適用於哀挽朋友的妻妾。此外，誠如胡旭所言，因清朝統治者重視夫婦之情，全社會亦形成悼亡風氣，⁵²⁸不僅尤侗，陳維崧、毛奇齡、王士禛等亦皆寫挽詩或哀詞為兩位皇后悼亡。⁵²⁹

尤侗此組詩的最末首為：

官家灑酒哭雲陵，感動人間伉儷情。萬戶千門齊掩袂，落花細雨過清明。

可以發現此類挽詩的口吻，和下文所引寫給親友妻妾的挽詩不同，因不太可能了解康熙和兩位皇后生活瑣事，便難以擷取相處細節以從中凸顯感動，故只能轉而藉由肯定夫婦深情的「感染力」，以增添詩作的力道。

（二）挽親友妻子

康熙十七年到十八年間（1678-1679）所作的〈為梁司農挽吳夫人四首〉，梁司農是第一個致贈尤侗挽詩之人，然不確定尤侗此作是於曹令生前或死後所寫，⁵³⁰。內容主要是援引梁司農與吳夫人的生活瑣事以書寫夫婦情感，並抒發物是人非的傷痛。⁵³¹此對夫婦生活紀錄固然與尤侗相異，然寫作手法和哀挽曹令的詩詞相似。典故選取與曹令重疊處為舉案齊眉：「梁家廡案幾年齊，不見春山眉黛低。暮雨瀟瀟人去後，落花寒食子規啼。」⁵³²「梁家」既指梁鴻也指梁清標，讚賞同時也具雙關趣味。

康熙二十一到二十二年（1682-1683）尤侗寫了〈為王瑁湖悼亡〉⁵³³，是哀挽他人妻妾之中唯一不是組詩的作品，全詩如下：

彤管當年賦碩人，金門此日從夫君。綠窗正喜開朱鳥，青鈿俄驚返白雲。媚
寢尚思香草夢，靈修共惜玉衣焚。秋來潘鬢消多少，遺挂空題哀逝文。

⁵²⁸ 胡旭：《悼亡詩史》頁 338。

⁵²⁹ 如陳維崧〈春日沙河城外恭送仁孝昭兩皇后梓宮紀哀二首〉，《湖海樓詩集》卷八，頁 912。毛奇齡〈敬製仁孝皇后孝昭皇后輓歌詞十四章〉，《西河集》（臺北：臺灣商務，1981），卷一百四十三，頁 3434、〈恭送仁孝昭兩皇后哀詞〉，《西河集》卷一百五十三，頁 3524。王士禛〈孝昭皇后挽詞六首應制〉，《漁洋精華錄集釋》（上海市：上海古籍，1999 年）卷八，頁 1252。等

⁵³⁰ 梁司農即梁清標，梁清標時為戶部尚書，清代稱為大司農，又《艮齋雜說》卷五寫及「蕉林為真定梁司農所居」更可證之。詳見：頁 102。又據《于京集》卷一題目下標示「自戊午六月至己未二月止（1678-1679），共詩九十首」（見頁 689。）因此無法確定是否在得知曹令死訊後所作。

⁵³¹ 梁清標後來似有續娶，毛奇齡《西河集》有〈萬年枝梁司農師六十續娶〉一詩。

⁵³² 尤侗：〈為梁司農挽吳夫人四首〉，《于京集》卷一，頁 703。

⁵³³ 尤侗：〈為王瑁湖悼亡〉，《于京集》卷五，頁 761。

題材依然是夫婦間的回憶，從如何相識到生死相隔，最末側寫王瑁湖的傷痛。當時不只尤侗，彭孫遹、陳維崧、徐鉉等寄予尤侗挽作者，亦皆為王瑁湖悼亡，⁵³⁴而從詞題與內容看來，王瑁湖可能也有編修悼亡集，可惜今似未留下。

尤侗八十五歲時，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寫了〈為卓人七弟悼亡二首〉⁵³⁵，其七弟為尤倬，妻為馬氏。⁵³⁶尤侗挽詩第一首為：

鳴鳩七鳥各分飛，喪馬求林更式微。二十六年哀絕日，至今血淚染麻衣。七婦沒於戊午九月。弟婦馬氏。

首句化用《詩經·曹風·鳴鳩》的典故，用情專一且守節操的鳴鳩鳥，終得面臨生死之際各自飛。次句妙用《詩經·邶風·擊鼓》，運用雙關對應「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可惜尤倬已不可能如詩中於樹林中尋得其馬，「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的盼望業已失落。最末兩句尤侗連結自身經驗，哀挽弟婦的同時，不禁亦懷想起離別二十六年的曹令，潸然淚下。第二首為：

刳股雖傷父母遺，祇今此事已無之。君看漢史〈倉公傳〉，猶為緹縈停獄詞。弟婦病亟，諸子女多割肉和藥而弗能救。予記之，傷其志也。

有別於第一首著重哀嘆夫婦之情，第二首聚焦馬婦本身，透過書寫諸子女不惜割股療親，並以緹縈類比馬氏子女，側面表現出馬氏受子女敬重愛惜。

除了以上詩詞，尤侗也有寫祭誄文，康熙二十年（1681）尤侗為陳維崧妻子寫〈陳孺人誄〉，文中許多常見的典故如鹿門偕隱、東方朔妻細君、牛衣對泣、梁鴻孟光等，⁵³⁷但也凸顯陳孺人的特點，比如喜歡學弈，能讀唐人絕句等。他的誄文和宋德宜寫給曹令的誄文都提出伉儷之情，宋德宜認為像潘安、元稹這類伉儷之情都可書寫，何況曹令那樣具有美德的女子。尤侗換一說法：

嗟乎江文通之賦恨，人不堪聞；衛叔寶之言愁，僕何能已？爰據挽唱，用闡

⁵³⁴ 彭孫遹：〈悼亡詩為王顯士賦〉，《松桂堂全集》卷十九，頁 306。彭孫遹，〈讀顯士賦悼亡詩有賦〉，《松桂堂全集》，卷二十三，頁 346。陳維崧〈徵招·王瑁湖編修悼亡〉，《迦陵詞全集》卷十三，頁 1240。徐鉉〈瑁湖出示悼亡詩題絕句二首〉，《南州草堂集》卷七，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141 冊，頁 302-303。陳維崧〈徵招·王瑁湖編修悼亡〉和挽曹令用一樣的詞牌，詞中亦以元稹與蕙叢做類比：「柿葉翻時人病起，淒然悼亡新賦。畫篋儘伊搜，奈蕙叢先去。元和才子恨。」或許其寫悼亡詞還是有些慣用典故。

⁵³⁵ 尤侗：〈為卓人七弟悼亡二首〉，《鶴樓堂稿詩》卷五，頁 1794。作詩時間見頁 1792。

⁵³⁶ 見尤侗撰、門人徐元文填諱：〈先考遠公府君暨配先妣行述〉，頁 415。

⁵³⁷ 尤侗：〈陳孺人誄 有序〉，《西堂雜俎三集》卷七，頁 421-422。

幽芳。匪獨文生于情，庶幾言稱其德云爾。……古人有言，伉儷實重。湘水啼鶉，秦樓泣鳳。……梁案方儀。徽音足永，泡影奚悲。敢書彤管，式表素旗。

宋德宜未直接肯定書寫夫婦之情的價值，尤侗則認為不只是為了文生於情與伉儷實重，更是為了讓美好女德留存，情感與德行皆授其肯定。

至於〈祭宋淑人文〉著重面向又相當不同，開篇便強調乾坤之坤、關雎、姜姬、列女等觀念，肯定女性的重要，文中亦不乏以內則、舉案齊眉、丸熊、荊釵裙布等語來稱許，但有趣的是他指出正因為宋夫人善於相夫才使丈夫顧用霖能有如此好的宦績，⁵³⁸甚至言「大江南北，吾儕小人，淋沐公之德澤者，蓋陰受福于眾人之母而不自知。」⁵³⁹全篇少談夫婦之情，著墨妻子對丈夫與人民的貢獻。

（三）挽友人姬妾

康熙八年至十年間（1669-1671）寫〈為蔣曠生悼亡姬戴陵濤八首〉⁵⁴⁰，這時的尤侗和曹令多是朝夕作伴。此組詩第一到三首著力以讚賞戴陵濤為美貌佳人的角度，慨嘆其逝去，如「應是揚州第一花，西風吹落玉鈎斜。」、「空傳名士悅傾城，絕世佳人難再生。」第四、五首則寫戴陵濤平日所讀之書，還特地標註她最愛《午夢堂集》，能讀《西堂雜俎》，喜看〈桃花源〉、〈黑白衛〉等劇。最末三首才著重書寫戴陵濤與蔣曠生間的情感，如第五首提及「神女陽臺剛一夢，如君薦枕已三年。」兩人在一起三年如夢一瞬；又第六首為「蓬鬢荆釵偕老休，桃花命薄不經秋。茂陵空負相如聘，好對文君吟白頭。」未料年輕的姬妾戴陵濤反而先離世。最末首則含有尤侗對蔣曠生的不捨：「羊家淚點有情癡，我見猶憐不自持。一卷《楞伽》一聲磬，與君參破兩相思。」蔣曠生十分悲痛，尤侗不禁感到憐惜，期許蔣曠生能透過佛理以看破紅塵。整體而言，不少詩句著力敘述戴陵濤的美貌與才情，這在悼亡妻子時頗為少見。另外雖寫了蔣曠生喪姬的哀傷，但比例上較少著墨於他與戴陵濤間的約定與回憶。

〈玉樓春·為黃大宗悼亡郭少君二首〉為尤侗哀挽他人妻妾唯一寫的詞作。第一闕抒發聽聞美人香消玉損時的不捨與不忍，第二闕可憐郭少君十九歲便死去的

⁵³⁸ 〈祭宋淑人文〉未提及宋淑人丈夫為誰，然裡面提到：「我公之撫吳也」。顧震濤：《吳門表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紀錄到「名宦寶慶知府顧用霖暨配宋淑人、副趙淑人」，且和尤侗一樣同為江蘇長洲人，故推測宋淑人為顧用霖之妻。詳見卷十一，頁157

⁵³⁹ 尤侗：〈祭宋淑人文〉，《艮齋倦稿文集》，卷十四，頁1391-1392。

⁵⁴⁰ 尤侗：〈為蔣曠生悼亡姬戴陵濤八首〉，《看雲草堂集》卷六，頁634-635。

薄命。此詞如悼亡姬戴陵濤一樣談及紅顏美貌，但更著力於傷感郭少君如此青春年華，卻有著如落花般短暫的生命。詞的最末結束於「值得輓歌三十首」並加註：「大宗有〈悼亡〉三十首。」⁵⁴¹可惜今亦未見。除了尤侗外，孫枝蔚亦有一首〈為黃大宗挽郭少君〉，詩中強調她和黃大宗的關係為相敬如賓：「難得詩人是藁砧，敬同賓客異鴛鴦。」並凸顯郭少君的賢慧妻母特質：「少君性不妬育侍，婢所生子如己子。」⁵⁴²和尤侗著墨與傷逝的面向頗為不同。

總體而言，可以發現依據悼亡女性的不同身分，尤侗書寫的內容與方法亦會隨之變化，如挽貴妃與皇后會將情感提高至天下人同悲的高度，挽親友之妻則更著重書寫夫婦間的回憶，挽友人姬妾則易提及對其美貌與早逝的不捨。哀挽不同身分之女性亦有相同之處，比如必會寫及對亡者的緬懷與未亡者的傷痛。在誄文中則可見尤侗對記錄夫婦之情與女子美德的肯定態度。

二、尤侗悼亡序之論情與文

此部分將分析尤侗所寫的四篇悼亡序，藉此深入了解他對悼亡的想法，一篇作於曹令逝後一年，剩下三篇都作於曹令逝後十年，每篇皆和自身悼亡經驗相闡發，能見及尤侗隨年歲變化的心境，⁵⁴³因此下文將先簡介此四篇序內容與贈序對象，再次分析尤侗如何看待夫妻之情，與悼亡書寫。

（一）贈與對象與內容

康熙己未十一月（1679）尤侗〈葉井叔悼亡詩序〉⁵⁴⁴、〈送葉井叔歸黃州〉⁵⁴⁵，《哀絃集》中亦收錄其挽詩，⁵⁴⁶王士禛亦為其妻寫〈葉母張宜人墓誌銘〉⁵⁴⁷，可見

⁵⁴¹ 尤侗：〈玉樓春·為黃大宗悼亡郭少君二首〉，《百末詞》卷二，頁922。

⁵⁴² 孫枝蔚：〈為黃大宗挽郭少君〉，《溉堂集》二十八卷（合肥市：黃山書社，2008，電子資源，2018.8.11 參閱），續集卷四，頁302。

⁵⁴³ 僅〈哀鴻草序〉無法得知做於何時，但此篇和〈曹南耕悼亡詞序〉同卷且刻於其前，故排在第二應該無誤。

⁵⁴⁴ 尤侗：〈葉井叔悼亡詩序〉，《西堂雜俎三集》卷四，頁349。本段引自此處者不另行標示。

⁵⁴⁵ 尤侗：〈送葉井叔歸黃州〉，《于京集》卷二，頁710-711。

⁵⁴⁶ 井叔為字，名為葉封，號慕廬，黃州人。見〈挽詩〉，《哀絃集》頁781。他和陳維崧、朱彝尊、錢澄之、施閏章、王士禛等都有來往，如錢澄之《田間詩文集》詩集卷十三〈除夕前一夜葉井叔招同江無方小飲大醉〉；陳維崧《陳檢討四六》卷七〈葉井叔悼亡詩序〉；朱彝尊《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六〈又送葉井叔主事還南鄂〉；施閏章〈復葉井叔〉，《學餘堂集文集》卷二十八；王士禛《漁洋續詩》卷十二〈送葉井叔歸樊上六首〉，及《漁洋續詩》卷十五〈送葉井叔歸楚〉等。其中他和王士禛來往最為密切，《漁洋詩話》卷中有葉井叔的生平簡介，見頁4782。

⁵⁴⁷ 王士禛：〈葉母張宜人墓誌銘〉，《漁洋文集》卷九，頁1668。

他們彼此一定程度之交流。此篇序開頭從自身喪妻經驗談起，提到葉井叔詩中有的「夢回腸斷」之句使他讀之泫然，此句便是葉井叔寫挽曹令之詩中的「夢回永訣三千里，腸斷雙棲四十年。」而後引用元稹「貧賤夫妻百事哀」，並感嘆老而無妻哀之尤甚，和尤侗寫給曹令的祭文重點十分相近，畢竟此時尤侗面對曹令離去的事實只經過了一年多，想法大致未有變化。

寫於十年後的〈哀鴻草序〉，⁵⁴⁸贈序對象為龔惟寅，有別於葉井叔為文壇中人，龔惟寅似較沒沒無聞，因此此篇書寫策略十分不同。首先從歸有光〈送童子鳴序〉談起，說明即便是賣書之人也可能因日日浸染，使其雖為素人但詩作仍值得觀賞，最末回憶自身悼亡感受，強調因同情相感故為之作序，情緒較〈葉井叔悼亡詩序〉淡漠許多，可能是尤侗與龔惟寅的關係不若葉井叔親密，因此書寫較為保守，相近時間所寫的〈曹南耕悼亡詞序〉，⁵⁴⁹情緒便較為濃烈。

曹南耕雖不如葉井叔知名，曹令逝去時亦未致贈挽詩，⁵⁵⁰然陳維崧、王士禎的集子裡能見其蹤跡，為陳維崧的表弟，和文壇有所來往。⁵⁵¹〈曹南耕悼亡詞序〉作於曹令逝後十年，⁵⁵²內容談及自己對悼亡書寫的想法，讀到曹南耕〈悼亡詞〉十闕想到己身經驗之不忍，亦以佛理勸慰與面對悼亡，待下文詳談。

〈竹窗悼亡詩序〉作於曹令逝後十年，⁵⁵³文中「吾友竹窗學士」為高士奇，⁵⁵⁴曹令逝世時他雖未予尤侗挽作，然〈都門諸先生公祭文〉有其姓名。⁵⁵⁵高士奇和其妻傅氏的感情深刻，其作品歷歷可見，尤侗序文主軸則從人間悲歡離合與生死存亡談起，而後細述高士奇夫婦的種種過往，包含對其妻女德的讚賞，如同挽鹿車、舉

⁵⁴⁸ 尤侗：〈哀鴻草序〉，《良齋倦稿文集》卷二，頁 1145-1146。本段出自此處者不另行標示。

⁵⁴⁹ 尤侗：〈曹南耕悼亡詞序〉，《良齋倦稿文集》卷二，頁 1150。下述所引出自此處者不再標註。

⁵⁵⁰ 《哀絃集》有曹貞吉、曹廣端的挽詩，然字號、官位、著作皆和曹南耕不同，非同一人。

⁵⁵¹ 如陳維崧：《湖海樓詩集》卷二〈題曹渭公表弟半山樓〉註曰：蔣景祁輯《陳檢討集》康熙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天黎閣刻本作「題曹南耕表弟見山樓」，可見曹渭公即曹南耕，見頁 654。王士禎《漁洋山人感舊集》收有吳玉麟（字天石）十三首詩，按語曰「天石與弟天篆俱善詩餘，嘗與曹南耕作疊韻詞，陳其年為之序，亟稱之，……」可見王士禎至少知道曹南耕，詳見卷八，頁 571。

⁵⁵² 從〈曹南耕悼亡詞序〉中「予十年前在京師，曾遭此痛。」判斷。

⁵⁵³ 尤侗：〈竹窗悼亡詩序〉，《良齋倦稿文集》卷九，頁 1250-1251。下文引用亦出此，不再標註。作序時間根據「僕本恨人，昔曾喪偶，十年碧血，想魂欲畫鴛鴦；

⁵⁵⁴ 清·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卷十三：「高士奇，字澹人，號江村，一號竹窻，浙江錢塘人。」其他清人集子亦可見「高士奇竹窗」等語。見氏著：《國朝詩人徵略》卷十三，收於《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二十一冊，頁 447。

⁵⁵⁵ 文中曰：「內閣中書科舍人高士奇……致祭於皇清勅封孺人曹氏尤老夫人之零。」詳見：彭孫遜〈都門諸先生公祭文〉，《哀絃集》，頁 797。

案齊眉，為他人口中的大家模範，且母教得宜等，未料突然病逝，使高士奇獨自神傷、獨寐相思，並寫下悼亡詩句。最末感嘆其不嫌筆墨之多，讀者亦更見伉儷情深，並聯繫自身喪偶經驗，以深情感懷作結。

整體觀之，此四篇序的內容十分不同，全無套式可言，根據不同對象與內容有相異的書寫策略，並帶出不盡相同的體悟，十年後的尤侗能以佛理開釋他人，然也不曾忘懷彼時的憾恨與夫婦深情。值得一提的是，此四篇序中都可以看見他以自身悼亡經驗和他人連結，並表現出對悼亡書寫肯定的態度。

（二）序中的夫妻之情

尤侗於序中談到夫婦之情的纏綿固結，〈葉井叔悼亡詩序〉⁵⁵⁶中他說：

而吾兩人不幸皆遭之此，予所以泫然不止。既悼葉子，重自悼也。君不聞《河上》之歌乎？所謂同病相憐者也。伉儷之重，情見乎辭，感念亡妻，如在初沒。嗚呼！人生夫婦之愛，吾不知其纏綿固結，何以至于此極也。

王士禛點評尤侗〈又律詩十首〉時，亦化用趙擘《吳越春秋》的典故表達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尤侗在此亦如是。然他更進一步抒懷，表示感念亡妻的心情如初喪，不曾離去，到失去才了解，人間伉儷之情，原來比自己所能想像的還要更為堅實穩固，也更纏綿極致。沒有慰勉與闊達之語，而是苦其苦，痛其痛，強調「『人生』夫婦之愛」彷彿亦將之看作普世之共感，流露出尤侗對於夫婦關係的重視與夫婦之愛深刻的感受。

更有趣的是，他注意到往往見到妻如何哭夫，卻很少見到丈夫哭妻，〈竹窗悼亡詩序〉中說：⁵⁵⁷

江郎《別賦》，祇敘生離；陶令《挽歌》獨嗟身逝。若云永訣，悲莫甚于重泉；最惜分攜，恩尤深于並枕。然而黃鵠早寡，天邊多嫠女之哀；白雉朝飛，世上鮮鰥夫之哭。莊周物化，漫託鼓盆；沈亞夢遊，徒看擊髀。玉絃纔斷，便續愛于鸞膠；香澤猶存，更移歡于桃葉。雖遺挂其如在，奈空床之已新，將同心之誓非耶，即泣涕之音絕矣！

談的是悼亡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尤侗回溯的不是潘岳與元稹的悼亡詩，而是〈別

⁵⁵⁶ 尤侗：〈葉井叔悼亡詩序〉，《西堂雜俎三集》卷四，頁349。本段出自此處者不另行標示。

⁵⁵⁷ 尤侗：〈竹窗悼亡詩序〉，《良齋倦稿文集》卷九，頁1250-1251。下文引用亦出此，不再標註。作序時間根據「僕本恨人，昔曾喪偶，十年碧血，想魂欲畫鴛鴦……」推斷。

賦〉與〈自挽歌〉，比起生離和自己身逝，「死別」才是最悲傷的，尤其同床共枕的夫婦之別。夫死婦常哀，卻少有婦死而夫哭者，莊子便是鰥夫不哭。而後尤侗化用沈亞之〈秦夢記〉，對比莊子的豁然，沈亞之則是過於哀傷而生病，看擊鼙舞時淚如雨下。最末云無論莊子或沈亞之，夫婦之情終如幻夢一場，而尤侗無法明白的是怎能有人能續絃或移歡他人？使同心誓言破滅，悼亡哭聲止息。

綜觀可以發現，在悼亡序中尤侗不僅看重夫婦關係，認為悼亡的傷痛在於同床共枕的夫婦得面臨永別，指出夫婦關係特別堅固、纏綿與沉重之處，更留意丈夫對妻子的情與義，而尤侗也確實實踐自己的想法，終身未有媵妾。

（三）對悼亡書寫的想法

首先可以觀察尤侗如何談自己的《哀絃集》，龔惟寅〈哀鴻草序〉中他說：「予往年以悼亡之痛，曾著《哀絃集》，今讀《哀鴻草》，情事髣髴，有泫然不能自己者。既念其依依之意，因題數語，以徇其請，殆亦以類相感者與。」⁵⁵⁸〈曹南耕悼亡詞序〉中則說當年「輦上諸公哀之，并致挽歌，今所刻《哀絃集》是也。久而思之，忽忽如夢，三生石上，幾同前劫中事矣！」⁵⁵⁹從個人而言是抒解悼亡之痛而寫，⁵⁶⁰然大家致送挽歌，亦是其刻集的原因，後者雖為偶然，但前者確實有其主觀意識與選擇。

而面對悼亡作品，尤侗引用「文生于情，情生于文。」比起乚筆序中的「天地間皆文也，文由情生。」又多了一層「情生于文」。〈曹南耕悼亡詞序〉曰：

古人悼亡，未有甚于苟奉倩者，貌不悴而神傷，身亦殉之，獨怪其無片詞隻語。抒寫悲怨，惟潘安仁三詩，至今傳焉。語云：「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安有情至而文不至者乎？然則亡者不可復存，賴二者存之也。⁵⁶¹

化用《世說新語·文學》王武子讀完孫子荊詩時所說的話：「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淒然，增伉儷之重。」⁵⁶²文中欲說明的是，古人悼亡分作對亡者的「情感」與「書寫」兩者，難以理解苟奉倩為何有情而無文，但他認為亡者已逝，情和

⁵⁵⁸ 尤侗：〈哀鴻草序〉，《良齋倦稿文集》卷二，頁 1145-1146。本段引自此處者不另行標示。

⁵⁵⁹ 尤侗：〈曹南耕悼亡詞序〉，《良齋倦稿文集》卷二，頁 1150。下述所引出自此處者不再標註。

⁵⁶⁰ 尤侗：〈題傷絃稿三首有序〉亦曰：「予于戊午入京，喪妻曹氏，哭之過時而悲，有《哀絃集》。詳見：《良齋倦稿詩集》卷五，頁 1493-1494。

⁵⁶¹ 尤侗：〈曹南耕悼亡詞序〉，《良齋倦稿文集》卷二，頁 1150。下述所引出自此處者不再標註。

⁵⁶² 劉義慶著；張撝之譯注：《世說新語譯注》（上海：上海古籍，2016年）文學篇第四，第 72 則，頁 222-223。

文卻不可隨之而逝，須透過書寫（文）以緬懷與留存夫婦之情（情），或許這便是「情生于文」之意。其後文談及佛理，亦藉此說明悼亡能留下痕跡：

吾輩老而學道，觀空一切，則電光石火，滄海桑田，正復平等，何有于生離死別一彈指間？然則《悼亡》十闕，未免似石灰囊又著一跡矣。

悼亡之作彷彿人生電光石火之後所剩的石灰囊，彈指一瞬後只剩灰燼予人憑弔。而後他談及唐人小說，認為王炎應教吳王作挽歌以悼念西施，如沈亞之則留下詩句以紀念秦弄玉。最終結束於「幻中之幻，不過一夢。吾與曹子亦作是觀，可以破涕為笑矣。」人生就好像這些唐人小說一般，短暫波折，如夢似幻，勸勉曹南耕也提醒自己不忘觀空一切，破涕為笑。

尤侗肯定悼亡作品的重要，不但能留住情感，更是一眼瞬間的人生所能留存的軌跡，然「文」的留存，不代表「情」不須紓解，他仍提醒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人生的起伏得失，以幻夢的角度體驗人生，使自己能與傷痛和平共處。

三、尤侗題悼亡詩後之關懷

尤侗的作品中有些是他讀完悼亡詩後的感懷，可藉此觀察尤侗閱讀悼亡詩所關注的重點，以及他如何透過悼亡主題與他人交流。然此類作品不多，一是讀完王士禛悼亡詩所寫的一組組詩（三首），二是和高士奇組詩中的一首悼亡詩，三是讀完趙侶臺《傷絃稿》後所題的一組組詩（三首）與小序，共七首。

曹令逝後不久，⁵⁶³尤侗寫〈題王阮亭侍讀悼亡詩後三首〉⁵⁶⁴，第一首為：

彈絕哀絃曲未終，相憐相泣病相同。吾家雖有閨房秀，那及王家林下風。

張氏卒於康熙十五年（1676）⁵⁶⁵，此處同病相憐不單指喪妻，更指未能見及妻子最後一面的遺憾。⁵⁶⁶後半首詩則是回應王士禛〈悼亡詩三十五首〉第八首：

⁵⁶³ 《于京集》：收錄康熙十七至十八年（1678-1679）間的作品，又此詩的上一首為〈挽杜九高令子香武三首〉，第三首寫及「纔寫挽歌先下淚，難言我自哭亡妻。予方悼亡。」可見曹令逝後不久。

⁵⁶⁴ 尤侗：〈題王阮亭侍讀悼亡詩後三首〉，《于京集》卷一，頁 696。

⁵⁶⁵ 王士禛：〈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卒於康熙十五年丙辰九月初十日午時，得年四十。」詳見：《漁洋文集》卷十，頁 1690-1695。

⁵⁶⁶ 王士禛：〈悼亡詩三十五首哭張宜人〉第三首有註曰：「予以丙辰正月十一日北行，遂成永訣。」和尤侗有相似之憾痛。見《漁洋續詩集》卷十丁巳京集，頁 866。

樵蘇絕爨未知愁，林下風期矢白頭。廿載無衣搜畫篋，不曾悔却嫁黔婁。⁵⁶⁷

「林下風」原出自《世說新語·賢媛》：「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在此處尤侗又玩了雙關——謝道韞和張氏剛好都是王家夫人，同時亦藉此自謙已妻雖是大家閨秀，但比不上張氏嫻雅脫俗。第二首轉以王士禛為對象發揮：

燕山蜀道久驅馳，回首紅橋飛柳絲。一自寶釵敲斷後，更無人念《衍波詞》。

前兩句和王士禛的旅遊與建樹相關，他曾作《蜀道集》寫自己初次入蜀的經驗，而紅橋修禊也是王士禛首開先河，使紅橋成為揚州美景，⁵⁶⁸他的作品中也常出現紅橋，如〈紅橋絕句二首〉⁵⁶⁹，此詩和尤侗詩皆將紅橋和楊柳意象聯繫在一起，流露出對美好過往的思念。詩末寫及《衍波詞》，尤侗曾讚賞：「向讀阮亭《衍波詞》，每出一語，落落如有香氣，固當奴視七郎，婢視清照。」⁵⁷⁰然面對喪妻之痛，如今也無心欣賞充滿艷情綺思與兒女情長的《衍波詞》了。

最末一首回到夫婦之情：

相如今已賦凌雲，侍女衣香鎮夜薰。何似鸚裘貰酒日，春風鬢影看文君。

從前兩章可知尤侗特別喜愛以相如和文君類比自己 and 曹令，此處他又以此對夫婦作結，相如後為漢武帝所用，能寫使皇帝飄飄有凌雲之氣的〈大人賦〉，身邊也多了不少女子，然而這些都比不上和文君一同賣酒，轉身便能欣賞她的那些春日時光。綜觀此組詩，和悼亡序相比，較不是哀痛、纏綿的基調，而具綿延情思，使人感受到他們對夫婦生活美好的深深追憶與懷想。

作於曹令逝後十年的〈澹人寄示悼亡詩并貽日鑄、武夷茶問政山筍片各詩一首〉⁵⁷¹詩題的澹人，便是上文〈竹窗悼亡詩序〉中的竹窗學士高士奇，他曾寫〈懷梅菴檢討兼以日鑄武彝茶問政山筍片寄之〉⁵⁷²：

⁵⁶⁷ 王士禛：〈悼亡詩三十五首哭張宜人〉第八首，《漁洋續詩集》卷十丁巳京集，頁 866。

⁵⁶⁸ 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上：「余少時在廣陵，每公事暇，輒召賓客汎舟紅橋」收於《王士禛全集》第六冊，頁 4752。《花草蒙拾》：「僕向與諸子游宴紅橋，酒間小有酬唱，江南北頗流傳之，過揚州者多問紅橋矣。」，收於《王士禛全集》第四冊，頁 2485。

⁵⁶⁹ 王士禛：〈紅橋絕句二首〉，《漁洋詩集》卷十三王寅稿，頁 352。詩為：「舟入紅橋路，垂楊面畫風。銷魂一曲水，終古傍隋宮。水榭迎新秋，素舸自孤往。漠漠柳絲飛，時時落波上。」

⁵⁷⁰ 尤侗：〈王西樵炊聞卮語序〉，《西堂雜俎二集》卷二，頁 170。

⁵⁷¹ 尤侗：〈竹窗悼亡詩序〉，《艮齋倦稿詩集》卷五，頁 1493。

⁵⁷² 高士奇：〈懷梅菴檢討兼以日鑄武彝茶問政山筍片寄之〉，《獨旦集》卷二·古今體詩共九十首，收於《高士奇集》六十二卷，清康熙刻本[電子資源]（合肥市：黃山書社，2008），頁 234-235。

單居門掩沕寥天，空宇涼生不眠。日日把君腸斷句，後先同調寫哀絃。⁵⁷³梅
菴悼亡詩名哀絃集。

從詩中可知高士奇讀了《哀絃集》，從尤侗詩題可以發現高士奇寄送的不只茶葉與筍片，還有自己的悼亡詩，尤侗第一首和道：

月白秋高離恨天，空房獨夜自無眠。知君寫入商黃調，彈斷中郎第四絃。

前半一樣寫孤獨而夜不成眠，沕寥天成了離恨天。後半的商黃調，是以商調與黃鐘兩宮調曲所合成，商調淒蒼哀怨，黃鐘宏大響亮，暗示喪妻是種沉重且巨大的傷痛，接著化用蔡邕與蔡琰的典故，然師其詞不師其意，表達的應是斷絃之悲。基本上多是沿用高士奇詩句的意思而已。

曹令逝後十四年（1692），尤侗則寫〈題傷絃稿三首有序〉⁵⁷⁴，據詩前序可知《傷絃稿》作者為蘭陵趙侶臺，然其資料不多，沈德潛（1673-1769）有首〈侶台弟以悼妻哭子詩索和，憔悴婉篤，情有不能已者。余欲發乎情而裁之以義也，輒有是作〉⁵⁷⁵應為同一人。

尤侗所寫的詩前序，以自身經驗開頭，寫戊午（1678）喪妻悲甚而有《哀絃集》；庚申（1680）二兒子瑞兒去世時哀之更甚而有哭子詩文，十餘年來這些好似惡夢一般。而《傷絃稿》亦先哭婦再哭子，使回憶紛呈、黯然神傷。而後尤侗開始介紹《傷絃稿》：

〈哭內〉二十四首，如孫子荊，文生于情，情生于文，使人淒然，增伉儷之重。〈哭兒〉十二首，則又王夷甫所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者者耶！」趙子來予序，老病傷懷，未能下筆，聊題三絕，以當挽歌。

依然如〈曹南耕悼亡詞序〉化用《世說新語·文學》王武子語，對悼亡持有相同見解，認為文自情而來，情亦生于文，悼亡能增伉儷之重。其詩第一首為：

⁵⁷³ 此詩尚無標點版，康熙刻本僅二十七字，從尤侗和詩對照，應是第二句有漏字。

⁵⁷⁴ 尤侗：〈題傷絃稿三首有序〉，《艮齋倦稿詩集》卷五，頁 1493-1494。作詩時間據頁 1484 標示「壬申詩五十九首」。

⁵⁷⁵ 沈德潛：〈侶臺弟以悼妻哭子詩索和，憔悴婉篤，情有不能已者。余欲發乎情而裁之以義也，輒有是作〉，《清詩別裁集》卷十七，頁 424。全詩為：「至痛君難割，前型我所師，延陵於禮合，奉倩太情癡。尚有君親重，休為兒女悲，節哀宜引義，不敢再題詩。以義節情，情歸於義，若助之悲悼，不猶醉人扶醉耶？只一制題，便得儒者立言之體。」

提起《哀絃》便淚垂，少年絃斷更堪悲。知君雖有張郎筆，應是無心再畫眉。

此詩寫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沈德潛稱其為「侶臺弟」可見其年紀比當時三十歲的沈德潛還小，因此推測侶臺未及而立之年便喪妻，確實相當年少。後半尤侗化用《漢書·張敞傳》為婦畫眉典故，哀嘆侶臺應是無心再續絃。第二首感嘆侶臺妻的現況與未來：

見說糟糠最苦辛，君家已作管夫人。趙子昂婦。可憐他日頒花誥，祇向秋墳化碧憐。

此詩前半將侶臺夫婦比作趙孟頫與管道昇，指出糟糠之妻雖然非常辛苦，然侶臺家「已作管夫人。」推測可能是其功名已有小成，或指妻有才情。後半「花誥」指用金花羅紙書寫的誥命，通常為封贈大臣的母妻時所用，然即便有朝一日侶臺妻得以受封，也只能到其墳上憑弔與憐惜。第三首聚焦侶臺的喪妻之情發揮：

一枝紅葬不禁持，那更歸來添望思？可早夜臺愁寂寞，故教阿母喚嬌兒。

此詩開頭化用的是沈亞之〈夢挽秦弄玉〉⁵⁷⁶，表達親手葬妻的不忍與悲痛，思念並不會隨著妻子入土而掩埋，反倒因此而更深刻且難以自拔。

綜觀尤侗題悼亡後的作品，可以發現他是根據對方生平及挽作發揮與回應，化用其文句或沿用其格式，關懷作者處境及其作品中對夫妻之情的表述。詩作與詩序中對伉儷之情和悼亡創作的態度，則和悼亡序一致，皆十分肯定。

四、《哀絃集》及其同類著作

綜觀前文而知，尤侗寫祭誄文重視夫婦之情，然亦強調留下女性懿行。為他人妻妾寫挽歌與題悼亡詩，則依據不同對象有其相異之書寫策略，並就對方悼亡作品發揮與對話，至於其對悼亡書寫的態度，不只認為這是短暫人生中所能留下的痕跡，更認為是夫對婦情與義的展現。

值得注意的是，如尤侗這般以自身悼亡作品和他人挽作單獨編輯成集者似較為少見，至少與他交流甚密的幾位著名文人如王士禛、陳維崧、朱彝尊、施閏章皆未如此，前文雖見葉井叔《悼亡集》、蔣惟寅《哀鴻草》、趙侶臺《傷絃集》，惜均未留存，也無從得知他們是否受尤侗影響，然從有些人與尤侗交游不密切，卻找他

⁵⁷⁶ 沈亞之：〈夢挽秦弄玉〉：「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作序題詩看來，《哀絃集》在當時可能有一定知名度，且尤侗在悼亡場域或許具某種聲譽。

《哀絃集》的獨立編纂，最關鍵的還是尤侗看待悼亡的態度，當然亦和清代悼亡風氣的時代因素、赴京師應考等環境因素相關；除此之外，他很可能是受同鄉文人葉紹袁（1589-1648）及其家族的影響。尤侗早年便有〈貧病詩和葉天寥先生韻十首〉、〈戲集《返生香》句吊葉小鸞十首〉、〈讀葉小鸞詩題贈 四首〉、〈為蔣曠生悼亡姬戴陵濤八首〉、〈鷓鴣天 和葉小鸞夢中作〉⁵⁷⁷，〈挽葉元禮舍人三首〉還提到自己「昔日曾登午夢堂，一門珠樹盡琳瑯。」⁵⁷⁸兩人應有些交情。葉紹袁曾為其妻沈宜修編寫悼亡集《秦齋怨》，收於崇禎八年（1635）出版的《午夢堂集》。⁵⁷⁹然《秦齋怨》僅為葉紹袁自己悼亡與哭兒葉世倬之作，未如《哀絃集》收有許多他人挽作。同為葉紹袁所編之《彤管續些》卷上，則收錄了名媛的挽作。⁵⁸⁰有鑒於尤侗確實看過《午夢堂集》，並對葉紹袁相當欣賞，或許《哀絃集》的編寫亦由之催發。

屈大均（1630-1696）之妻王華姜於康熙十年（1671）因小產病逝，比曹令早七年逝世，屈大均當時不但作眾多悼亡詩詞、撰寫〈繼室王氏孺人行略〉，更邀名士一同為哀悼華姜，次年編成《悼儷集》，焚於華姜墓前。⁵⁸¹尤侗展演性質未如此強，內容不如《悼儷集》各文體兼備，亦未見尤侗四處邀稿之跡，⁵⁸²然《哀絃集》和《悼儷集》確具相似性。又雖不見尤侗與屈大均交遊往來，然〈中露集序〉中曾提及其名，⁵⁸³可知其對屈大均之名有所耳聞，加之屈為華姜四處邀稿，尤侗很可能知道或見過《悼儷集》，並受之影響。

⁵⁷⁷ 以上四首詩分別見：《西堂剩稿》卷下，頁 461、頁 471-472、頁 472，及《看雲草堂集》卷六，頁 634，小註「姬最愛《午夢堂集》，小鸞為月府侍書，出《窈聞錄》。」兩闕詞見：《百末詞》卷二，頁 916；《百末詞》卷三，頁 926。

⁵⁷⁸ 尤侗〈挽葉元禮舍人三首〉，《于京集》卷一，頁 695。

⁵⁷⁹ 李栩鈺，《《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臺北：里仁，1997 年），頁 30。

⁵⁸⁰ 詳見葉紹袁：《秦齋怨》、《彤管續些》卷上，收於《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595-636、675-705。

⁵⁸¹ 詳見：劉威志：〈屈大均的華姜情緣及自我建構〉，《清華中文學報——明清詩文特輯》（2009 年 11 月），頁 131-159。

⁵⁸² 哀絃集未見邀稿的紀錄，然尤侗己未十月至庚申十二月間所做之〈題畫二首〉，序中便有寫及其叮囑他人唱和，其序曰：「予歲朝作詩，有家在江南楊柳村之句，蓋思歸也。羈旅經年，忽忽入夢，因乞梅子耦長圖之，以代臥遊，題二斷句，貽諸公屬和焉。」附和者有：施閏章、王士禛、汪琬、彭孫遜、陳維崧、毛奇齡、黃與堅、彭定求、倪燦，這些人也都有參與《哀絃集》。詳見：《于京集》卷三，頁 724-726。

⁵⁸³ 尤侗：〈中露集序〉，寫《中露集》作者朱月石「從詞人屈翁山、陳元孝諸君子遊。」詳見：《西堂雜組三集》卷三，頁 328。

屈大均的悼亡意識和尤侗頗不同，〈焚悼儷集古文〉開篇昭示：「《悼儷》一書，自古以來無之，有之今自予始，皆海內之賢人才是所為哀汝之文辭者也。」文章後段再次強調「古無此悼儷之書也。」並注意到文學史上善言男女之情的《離騷》中，雖言其姊女嬃，然未言其妻，而使妻之名沒沒無聞，也因此他強調華姜為一女子能如此可說是泉下之光榮，早喪亦無憾。⁵⁸⁴尤侗亦注意書寫問題，指出常見妻子哭夫，少見丈夫哭妻之作，強調的是丈夫對妻子的哀悼惋惜，而不在彰顯妻子之名。簡而言之，屈大均序中一再著墨的是文人共悼為華姜一小女子之大幸，甚至表明羨慕其幸運，單從序言似較看不出屈大均的悲痛，比起悼亡，更彷彿如進行展演與留史。

由上文可見，乍看以上明清文人皆在意夫婦之情的展現，⁵⁸⁵然各自所著墨的面向不同，與其說屈大均重視「夫婦之情」，不如說他更看重女性留名。而既然明清文人喜歡夫婦之情的展演或女性留名，想必面對倫理意識時又更難以調解。前文可知《哀絃集》的參與者往往將夫婦之情隱藏在典故之中，以「彤管留芳」指出書寫的正當性，並掌握安全界限，屈大均亦如是。然「彤管留芳」未必和「夫婦之情」無關，比葉紹袁與屈大均更早編成悼亡集者，為李開先《悼內同情集》，其後序便指出兩者的關聯性。

《悼內同情集》篇幅短小，除了收有自己為妻子張氏撰寫之墓誌銘外，還匯錄其他六位明代文人悼念妻子之墓誌銘，文體一致，性質也和葉紹袁、屈大均、尤侗相去甚遠。此集後序言：

內亡而悼之，乃人之常情也；內賢而悼之，有出於常情之上者矣。悼亡、悼賢，同一情也，而賢則其情尤切。世有生而反目、病不關心、歿而肉未及寒輒已忘舊愛議新婚者，其薄情亦甚矣！斯集也，自謂有敦薄之助，謂之覽者果動情乎不也？⁵⁸⁶

李開先肯定悼亡為人之常情，但若為「賢妻」而悼，則為常情之上，是更真切的情感，有敦促薄情之人的作用。此番話似可用以理解為何無論悼亡自悼都要如此強調女德與「彤管留芳」：妻子的賢德能使夫婦之情更為真切，賢妻事蹟不僅能作為其他女性的模範，也可促進薄情之人反思夫婦情義，因而有書寫的價值。這也解答了

⁵⁸⁴ 屈大均：〈焚悼儷集古文〉，《翁山文外》卷十三，收於《屈大均全集》第三冊，頁 221-222。

⁵⁸⁵ 衣若蘭指出明與清對於夫妻之情不同的態度，其考察明清夫妻合葬墓誌銘發現，明中葉以來「尚情」的風氣，使明人於寫作時可以突破過往寫作方法的制約，為女性留下生命歷程，亦不忌諱於展現「夫婦之情」；而清人則關心義例與合理的問題，求證於經典和古史，批判明人的寫作。

⁵⁸⁶ 李開先著；卜鍵箋校：《李開先全集》，頁 1831。

為什麼評點內容強調的往往是作品的影響力與感染力。

然而，為了凸顯女德和真情，自悼悼人時的敘述策略上，無論詩詞或祭誄，皆以敘述過往和述說悲痛之情為主，取材則以賢德事蹟為多，因此難能見文人對婚姻的想法與反省，筆下之夫婦形象亦因此往往如典範夫妻，同時亦以典故包容進更多歷代夫婦榜樣。可以說正是因寫作動機是為了感化他人，影響了取材與書寫策略，這固然有所得失，失的是夫婦形象較難脫離模板；得之於使夫婦之義的呈現能不過於親暱，夫婦關係書寫有著合宜的分際。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以尤侗為出發點，關注其跨文體的夫婦書寫、所編纂之悼亡集，以及其他清初文人共同參與悼亡的現象，藉由分析其所呈現的夫婦形象，進而探討其如何書寫夫婦關係，以及對夫婦情義的表述與認知等，試圖了解不同文體的書寫，有否受夫婦之義無貴於過暱的倫理意識所影響，而使夫婦關係建構出較為刻板或片面的樣貌。

本研究大致處理了四個層面之議題，研究問題與成果如下文所述：

首先，為文體如何影響夫婦關係書寫與建構的問題。就尤侗的文章而言，不同文體的內容取材與寫作手法各有著重，亦因而表現出不同面向的夫婦關係。行述出於私人紀念意義，以記錄女性德行、事蹟為主，留下許多曹令與家族的互動，以及夫婦二人的相處紀錄，甚至寫及曹令的缺點與抱怨。祭文則出於哀悼之情，雖具有一定格式，但在內容上較未受到限制，不同時間點所撰寫的祭文風貌皆異。至於尤侗的詩詞內容，和家族相關事蹟很少，而有更多對於曹令形象、夫婦互動，及自己身為未亡者的心路歷程。詩中不僅述及過往回憶與現實處境，尤侗更試圖透過夢境彌補遺憾，開解自我，甚至想像曹令逝世後的生活，並祈望未來與她重逢。

尤侗於行述、祭文中展現出曹令不但有助於夫家，夫婦相處亦有十分有情味，曹令陪他讀書、向他學習，尤侗亦頗聽其言，關係相當融洽，尤侗將這段夫婦關係定位為「伉儷似賓朋」，如友倫般珍惜夫妻之倫，和中國自古夫唱婦隨、舉案齊眉式的夫婦關係不太相同；而在詩中「妻向夫學、夫聽妻言」的形象不再出現，頂多向曹令交代自己的決定而已。曹令生前僅偶爾現身於尤侗詩作，其形象往往反映出尤侗的生活現況，如尤侗年輕時常離鄉考試，曹令便成為思婦；她陪尤侗至永平任官時，在詩中往往和稚子一起現身，成為一幅天倫美景；尤侗罷官後，她則從隱士之妻漸轉為老病窮愁之婦，可見其夫婦相處的密切。曹令生前，尤侗隔十年才以她為主題創作生日詩；曹令死後兩年間，尤侗以大量詩文創作對她進行悼亡，在這些作品中她的形象不但變得立體，亦不只被定位糟糠之妻，更成為尤侗的知音與理想佳人。

其次，本論文發現不同文體受「倫理意識」所影響的面向不同。行述與祭文雖描寫夫婦兩人較為親密的相處，然尤侗於字裡行間仍有意無意地透露出兩人互動的時間與地點，突顯其謹守倫理規範。至於尤侗的詩詞，如前段所述，以曹令死亡

的時間作為轉捩點，前後有明顯的分界。此現象可能與文人的倫理意識有關，以現實狀況而言，丈夫往往被認為有管教妻子的責任，需要鞏固倫常，若於妻子生前大幅書寫，使人感受到夫婦間親密過甚，便是丈夫失責，甚至擔憂可能破壞家族倫序，但妻子死後，對她的書寫則較無疑慮。以書寫層次而言，一般認為「妻子」於潘岳〈悼亡詩〉首度成為文人書寫的主題，野村鮎子亦指出女性家眷通常在死後才會進入中唐士人筆下，就此而言，妻子死後入題興許因有文學傳統作為支持，比起生前書寫較易於使人接受。而最為特殊的是悼亡詞，詞體本身抒情性較強，作者需於抒寫情意與不致過暱之間拿捏分際。《樂府補題》原是寄託亡國之痛的作品，但尤侗卻借用其詠物的形式以悼亡。悼亡前朝是為禁忌，文人書寫與妻子的親暱互動亦須有所顧忌，尤侗可能注意到悼亡前朝與書寫妻子同樣具有忌諱的相似性，故而以詠物詞的形式，寫出曹令肌膚柔滑、素雅美好，處於「傷於名教」的曖昧地帶，表現出他和曹令較為私密的一面。

除了跨文體書寫中展現的倫理意識外，尤侗還將自己與其他清初文人哀悼曹令之作編纂為《哀絃集》，其「悼亡意識」亦值得留意。盱衡尤侗和他人的悼亡交流，如寫悼亡序、題讀悼亡詩等，可以發現他相當看重「夫婦情義」，有別於《哀絃集》中的其他參與者以「讚許賢妻事跡」值得保存或能帶來影響力的觀點肯定悼亡書寫。除了重視夫婦情義，尤侗還強調悼亡「書寫」的重要性，他認為文學作品不只是因情而生，情感亦能從文學作品中生發，轉瞬即逝的人生必須透過書寫才能留下痕跡，而亡者則是因未亡者的「情感」與「書寫」而不朽。更特別的是，《哀絃集》的序由韓愈乩筆所寫，尤侗使韓愈之靈參與其中，以韓愈之言肯定自己的書寫為人情之正，並上比《詩三百》「哀而不傷」的文學傳統，加強其書寫的正當性。

再者，是關於參與《哀絃集》的社群，及悼亡他人妻子的問題。尤侗所編纂的《哀絃集》中，創作哀悼作品者多達五十四人，多數人皆是康熙十八年（1679）應博學鴻詞者，非應試者較少，其中多為剛好處於京師之人，只有少數為尤侗同鄉親友。進一步考察他們與尤侗的關係與交流往來，可以發現其中有些人和尤侗略有交情，有些人交遊頻繁，有些人卻是初次會面，然而絕大多數人都不認識曹令，也不瞭解尤曹的夫婦關係。文體選擇上，最多人以詩體悼亡，其次為公祭文與詞，《哀絃集》收錄之祭文經尤侗篩選，皆為和他較親近的親友所作，詞作則有親有疏，再者為挽騷與誄文。然無論關係親疏、文體為何，這些人筆下尤曹的夫婦關係，大抵不出尤侗所寫內容，唯有尤侗同鄉寫出他們自己的觀察，有一點新的訊息。綜觀他們的哀挽作品，幾乎未能加以補充，反而更加鞏固尤侗所建構的夫婦關係。

這些參與者在悼亡曹令時，大多以典故或其他歷史上聞名之夫婦類比尤侗與曹令，鮮少直接敘述或描寫其夫婦關係，除了他們對此認識不多的可能外，此種寫法亦較為安全，既能表示讚賞又不觸及隱私。然同樣取材自尤侗的書寫，每個人使用的典故卻不盡相同，進一步而言，典故的擇取其實便展現了他們對尤侗夫婦關係的理解。至於尤侗自己悼亡他人妻子，或讀他人悼亡詩後所寫的作品，其內容常涉及喪妻者的生平行跡，因此每篇詩文皆十分不同，未有一定形式；此外，也往往能發現他先參閱喪妻者詩作的痕跡，比如以同樣的形式回應其悼亡詩，或援用其詩作中對妻子的比喻。而無論尤侗悼亡他人妻子或反之，常能見到已經歷過喪妻之痛者，在詩中強調自己和對方同病相憐藉此安慰彼此。彭孫遜、彭定求叔姪倆，甚至以行動表現，讓尤侗遷至其寓，並時常陪伴在尤侗身邊，顯示文人悼亡交流中的溫情。

最末，為明末清初同類型的夫妻、同社群文人所呈現的夫婦關係共相之問題。就同類型夫婦而言，本文探討尤侗作為一位「能文」的丈夫，如何書寫「知書」的妻子曹令，並進一步關注明末清初「能文夫配知書妻」此一婚姻類型。在能文夫的書寫中，妻子知書的特質大多會被凸顯，然家族相關的取材裡，因須彰顯倫序，這些妻子的形象則較為刻板，甚至和不知書的傳統女性無甚差異，最多只表現其懂詩書，對教子有益而已。但這些能文夫書寫夫妻二人相處時，大多提及妻子「知書」的特質能帶來許多樂趣，顯現了共同的面向。

就同社群文人而言，本文觀察與尤侗往來較為密切、參與《哀絃集》程度亦較深的宋實穎、彭定求、彭孫遜、施閏章、王士禎的夫婦關係書寫，發現這些人皆未有悼亡集，至於悼亡書寫僅王士禎較為積極，可見他們參與較深是因為和尤侗較常交流或關係較近，而未必是對悼亡主題有所關懷。考察他們的夫婦關係書寫，留意到每人情況都相當不同，彭定求幾乎未見、彭孫遜有些詩作、施閏章有詩有文，王士禎則為三位妻子都作了悼亡組詩及行述。進一步比較他們對自身與對尤曹夫婦關係的書寫，注意到他們確實投射一些自身的夫婦關係到尤侗與曹令身上，但大致而言，他們每人筆下，甚至同一人筆下和不同妻子所建構出的夫婦關係皆具有相異的風貌。

本論文立基於前人對明清夫婦關係與女眷書寫的研究論題上，選擇以尤侗的作品為研究材料。個案研究的限制在於較難以宏觀，因此本研究以尤侗為中心，輻輳出同社群的文人書寫，及相似的夫婦類型，試圖以共時性的角度，彌補個案研究的侷限。以下為本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第一，本文探索以往較未受關注的「知書妻」，及其「能文夫」所建構的夫婦關係。發現「知書妻」有別於能和丈夫詩歌往來的才女，也不同于不識字的婦女，因而發展出異於以往學者所揭示的「伙伴式婚姻」、「彩鳳配烏鴉」及「共同協商決定」的夫婦關係，而有「妻向夫學，夫聽妻言」的特殊面向。明清類似「妻向夫學」的夫婦關係還有歸有光與妻子魏氏、沈三白與芸娘，可見此一夫婦類型於明清具有一定代表性，值得我們持續探索。

第二，本文留意學者對於明清夫婦之倫的關注，進一步探討倫理意識如何作用於尤侗書寫之中，發現他以交代時空細節、死後書寫、詠物懷人、乩筆參與等方式，於禁忌與曖昧地帶中開展出一條書寫路徑。而其他參與者則以避談夫婦之情，讚許女性行跡紀錄有益社會的說法，肯定尤侗的書寫，並讓自己的參與顯得合情合理。明清出版傳播的發達使私情能為眾人所見，不僅尤侗有悼亡集，還有李開先、葉紹袁、屈大均等，以及憶語體作品，這些悼亡集間的關係與脈絡應進一步釐清。此外，編纂悼亡集過程如何影響了文人的交流與社群作者個人、社群與社會對夫婦關係書寫的想法等，皆為可持續探究的方向。

第三，本文受學者對於不同文體的女眷書寫，以及史傳中女性形象建構的相關研究啟發，以尤侗為研究對象，探究夫婦關係的書寫與建構，發現不同文體中夫婦關係呈現的面向確實有異，相異文體除了有不同規範，還以不同方式承載倫理意識。夫婦關係書寫上，實未如史傳女性那般刻板，僅和家族層面相關的取材較受侷限，若就夫妻二人而言，文人筆下所呈現的夫婦關係則為千姿百態，雖然書寫所見未必為真，我們卻能藉此理解當時文人所欲建構的夫婦關係，及其背後的心理意識。而尤侗與《哀絃集》參與者的書寫，究竟能夠代表此一時代的特色，又或者為特例，亦尚待更多相似作品的發現與考察。

希望本研究跨越文體的觀察、歷時與共時性的討論、結合個人與社群的考察，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明末清初的文學內涵與時代風貌，窺探文人夫婦關係的書寫與建構，並得以開展更深入豐富的相關論題。

參考文獻



一、傳統古籍

(一) 尤侗著作

- 【清】尤侗：《尤西堂雜組》，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年。
- 【清】尤侗：《尤西堂雜組》，出版地不詳：中華圖書館，出版年不詳。
- 【清】尤侗：《西堂雜組》，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久保文庫》611冊，影印自清康熙十八年本衙藏板刊本。
- 【清】尤侗：《西堂文集》；《西堂詩集》；《西堂樂府》，《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0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尤侗：《艮齋雜說》，收於徐德明、吳平主編：《學術筆記叢刊》第4冊（北京：學苑出版，2005年），影印自康熙間《西堂餘集》刻本。
- 【清】尤侗；李肇翔、李復波點校：《《艮齋雜說》、《續說》、《看鑒偶評》》，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以康熙間《西堂餘集》刻本為底本。
- 【清】尤侗著：《悔菴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7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
- 【清】尤侗：《尤西堂全集》，《久保文庫》86冊，清順治十二年（1655）—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間刊本。
- 【清】尤侗：《西堂全集》，清順治十二年（1655）—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間本衙藏板刊本。
- 【清】尤侗：《尤太史西堂全集三種》，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3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清】尤侗：《太史尤悔菴西堂全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康熙二十五年金閻周君卿梓行之刻本。
- 【清】尤侗著；楊旭輝點校：《尤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二) 明清詩文集

- 【明】歸有光撰、嚴佐之等主編：《歸有光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 【明】葉紹袁原編、冀勤輯校：《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明】陳確：《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明】劉宗周；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明】歸莊：《歸莊集》十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清】王士禛著、李毓芙等整理：《漁洋精華錄集釋》十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清】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 【清】王士禛著；趙伯陶選注：《王士禛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
- 【清】王士禛輯：《漁洋山人感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據清乾隆十七年雅雨堂刻本影印。
- 【清】方苞：《方望溪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年。
- 【清】毛奇齡：《西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欽定四庫全書影印本。
- 【清】方文著；胡金望、張則桐校點：《方蠡山詩集》，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
-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
- 【清】朱彝尊：《曝書亭全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
- 【清】沈德潛著：《清詩別裁集》，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
- 【清】李開先著；卜鍵箋校：《李開先全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年。
- 【清】來裕恂著；高維國、張格註釋：《漢文典註釋：二十世紀初中國文章學名著》，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
- 【清】屈大均著；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 【清】屈大均著；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清】施閏章著；吳家駒點校：《施閏章詩》，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
- 【清】施閏章著；何慶善、楊應芹點校：《施愚山集》，合肥：黃山書社，1992-1993年。
- 【清】徐鉉：《南州草堂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14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0年。據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影印。

- 【清】陳維崧著：《陳檢討四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陳維崧著；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黃宗羲撰：《南雷文定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據粵雅堂本校刊。
- 【清】彭定求著；黃阿明點校《彭定求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清】彭孫遹著；霍西勝點校：《彭孫遹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 【清】蒲松齡、盛偉編：《蒲松齡全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年。
- 【清】潘耒：《遂初堂詩集》、《文集》、《別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250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
- 【清】錢澄之著；彭君華校點：《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
- 【清】錢澄之著；諸偉奇校點：《田間詩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
- 【清】錢澄之著；湯華泉校點：《藏山閣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
- 【清】顧震濤：《吳門表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三) 其他古籍

- 【南朝宋】劉義慶著；張撝之譯注《世說新語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新刊廣解四書讀本—孟子》，臺北：商周出版，2011年。
- 【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新刊廣解四書讀本—論語學庸》，臺北：商周出版，2011年。
- 【明】吳訥等著：《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
- 【清】宋琬纂修；張朝琮續修：《永平府志》，臺南：莊嚴出版社，1996年。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年本影印。
- 【清】紀昀等：《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清】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清】袁枚著；王英志校點：《隨園詩話》，南京：鳳凰出版社，2000年。
- 【清】張維屏輯：《國朝詩人徵略》，收於《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清】萬青黎等纂《（光緒）順天府志》，收於孫學雷主編《地方志書目文獻叢刊》第一冊（北京市：北京圖書館書版社）卷一百二十五，藝文志四，清光緒十二年刻本。
- 【清】趙翼撰；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南京：鳳凰，2009年。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
- 【清】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
- 【民國】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民國】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著作

- 大木康：《冒襄和《影梅庵憶語》》，臺北：里仁書局，2013年。
- 王毅、曹天喜編：《古今哀祭文賞析》，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年。
- 王立：《永恆的眷戀：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
- 王重民、楊殿珣編：《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王璦玲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情理欲文學篇》，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9年。
-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2012年。
-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
- 白馥蘭：《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的權力經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朱則杰：《清詩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

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

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注，《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年。

李栩鈺，《《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97年。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理論評析：兼論在中國文學上的實踐》，臺北：桂冠出版社，1989年。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型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

沈利華、錢玉蓮著：《中國吉祥文化》，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呂妙芬、熊秉真：《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

呂妙芬：《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年。

沈惠如：《尤侗《西堂樂府》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

李國彤：《女子之不朽：明清時期的女教觀念》，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邱江寧：《明清江南消費文化與文體演變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著：《江蘇藝文志·蘇州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俞樟華、許菁頻：《古代雜傳雜傳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


胡旭：《悼亡詩史》，上海：東方出版社，2010年。

姜濤、趙華：《古代傳記文學史稿》，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

俞樟華、邱江寧等著：《清代傳記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

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



- 
- 孫康宜、李爽學譯：《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
- 陳弱水：《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年。
- 徐坤：《尤侗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
- 黃兆顯：《樂府補題研究及箋注》香港：學文出版社，1975年。
- 梅桐生著，《楚辭入門》，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 章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5年。
- 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
- 張麗傑：《明代女性散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 陳蘭村主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北京：語文出版社，2012年。
- 雷金慶著；劉婷譯，《男性特質論：中國的社會與性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 薛若鄰著：《尤侗論稿》，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年。
- 薛鳳昌：《文體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趙園：《明清之際的思想與言說》，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
-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楊澤琴：《孫枝蔚與清初揚州詩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 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 劉詠聰，《才德相輝：中國女性的治學與課子》，香港：三聯書店，2015年。
- 劉少雄：《讀寫之間：學詞講義》，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
- 瑪莉蓮·亞隆作；何穎怡譯，《太太的歷史》，臺北：心靈工坊出版，2003年。
- 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年。
- 蕾恩·柯挪著，劉泗翰譯，《性別的世界觀》，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
- 邁克爾米特羅爾、雷因哈德西德爾著；趙世玲、趙世瑜、周尚意譯《歐洲家庭史：中世紀至今的父權制到伙伴關係》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
-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年。
- 羅時進：《地域、家族、文學：清代江南詩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羅時進：《文學社會學——明清詩文研究的問題與視角》，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二）期刊與專書論文

- 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於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87-248。
- 王學玲：〈不可侵犯的讖語——明清之際自敘傳文的諧謔與悔愧〉，《淡江中文學報》第13期（2005年12月），頁71-111。
- 王學玲：〈在地景上書寫帝國圖像——清初賦中的「長白山」〉，《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7期（2005年9月），頁91-121。
- 王卓華〈鄧漢儀與王士禛、孔尚任交游考〉，《中州學刊》2006卷4期（2006年7月），頁209-211。

- 王星慧：〈康熙二年顧炎武在山西與曹溶、李因篤的交遊—兼論顧亭林的交遊思想〉，《山西大同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 22 卷第 4 期，2006 年，頁 35-38。
- 王鴻泰：〈明清間的文人的女色品賞與美人意象的塑造〉，收於王璦玲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的情、理、欲》，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9 年，頁 189-226。
- 王宣標：〈尤侗《明藝文志》考〉，《書目季刊》46 卷 4 期（2013 年），頁 43-75。
- 王曉雯：〈宋代悼亡詞探析—以夫妻之情為主要探討對象〉，《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 12 卷第 1 期（2017 年 12 月），頁 67-85。
- 王燕飛、馬燕：〈論尤侗的悼亡詩〉，《常熟理工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 6 期（2017 年 11 月），頁 51-58。
- 衣若蘭：〈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臺大歷史學報》第 41 期（2008 年 6 月），頁 165-202。
- 衣若蘭：〈「天下之治自婦人始」：試析明清時代的母訓子政〉，收於游鑑明編，《中國婦女史論集·九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11 年，頁 111-137。
- 衣若蘭：〈女性「名」分與清初傳記書寫論辯〉，《新史學》26 卷 1 期（2015 年 3 月），頁 59-103。
- 衣若蘭：〈明清夫婦合葬墓誌銘義例探研〉，《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58 期（2017 年 12 月），頁 51-90。
- 朱秋娟：〈尤侗詞學理論探析〉，《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3 年 10 期，頁 236-240。
- 呂妙芬：〈做為蒙學與女教讀本的《孝經》：兼論其文本定位的歷史變化〉，《臺大歷史學報》，41 期（2008 年 6 月），頁 1-62。
- 呂妙芬：〈性別視野中的儒學思想史新貌〉，劉詠聰編，《性別視野中的中國歷史新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 7 月，頁 68-79。
- 呂凱鈴：〈李尚璋、錢韞素合集所見之夫婦情誼：清代友愛婚姻一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0 期，2010 年 1 月，頁 189-218。
- 李孝悌：〈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禎在揚州(1660-166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6 本第 1 分（2005 年），頁 81-116。
- 吳雅萍：〈彭孫遹詞論及其《延露詞》探析〉，《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16 期（2006 年），頁 233-255。

- 吳超：〈屈大均、潘耒與石濂交往關係考論〉，《東方論壇》2010 卷 3 期，頁 100-105。
- 杜桂萍：〈才子情結與尤侗的雜劇創作〉，《學習與探索》，第 04 期（2004 年），頁 103-107。
- 杜桂萍：〈明末才子湯傳楹與尤侗《鈞天樂》傳奇〉，《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 06 期，頁 362-375。
- 李康化：〈尤侗詞學觀及其創作述評〉，《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01 期（1999 年），頁 61-67。
- 李瑄：〈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群體的嬗變〉，《漢學研究》（2005 年 6 月）第 23 卷第 1 期，頁 291-324。
- 李瑄：〈明遺民與仕清漢官之交往〉，《漢學研究》（2008 年 6 月）第 26 卷第 2 期，頁 131-162。
- 李惠儀：〈性別與清初歷史記憶——從揚州女子談起〉，《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10 年 12 月）第 7 卷第 2 期，頁 289-344。
- 李東龍：〈集句、艷情的死亡絮語——論晚明沈德符之悼亡詩〉，《中極學刊》第 9 期（2015 年 6 月），頁 101-133。
- 佟博叢：〈《曝書亭集》中屈大均作品的刪改看其遭禁原委〉，《古典文學知識》2009 卷 6 期，頁 85-90。
- 何宇軒：〈韓愈詩文的性別內容〉，《中正歷史學刊》第 15 期（2012 年）頁 63-94。
- 吳承學、劉湘蘭：〈傳狀類文體〉，收於《古典文學知識》，2009 第 2 期（2009 年 3 月 5 日），頁 111-119。
- 林麗月：〈孝道與婦道：明代孝婦的文化史考察〉，《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8 期（2000 年 6 月），頁 41-87。
- 林玫儀：〈清初評點資料中所見之王士禛詞人群體〉，收於林玫儀主編：《王士禛及其文學群體》（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2017 年），頁 91-118。
- 周婉窈：〈清代桐城學者與婦女的極端道德行為〉收於鮑家麟主編：《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5 年，第 4 集，頁 185-251。
- 胡春麗：〈毛奇齡交游考〉，《理論界》2009 年第十期，（2009 年 7 月），頁 111-114。
- 胡春麗：〈毛奇齡交游續考〉，《殷都學刊》第 35 卷第 1 期（2014 年 7 月），頁 46-51。



- 侯敏：〈清初吳中學人序跋中的詩學觀——以葉燮、尤侗、汪琬為中心〉，《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02 期，2010 年，頁 60-63。
- 胡萍；胥洪泉：〈論尤侗《清平調》中的科舉及第〉，《四川戲劇》，第 04 期，2008 年，頁 93-94。
- 胡曉真：〈文學與性別——明清時代婦女文學〉，收於李貞德主編：《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中研院，聯經，2009 年，頁 333-375。
- 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三期（1995 年 8 月），頁 21-50。
- 姜龍翔：〈韓愈祭文文體變革新探〉，《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58 期，2014 年 10 月，頁 159-196。
- 徐坤：〈論尤侗的戲曲寄托觀念〉，《陰山學刊》，第 01 期（2005 年），頁 29-32、127。
- 徐坤：〈論清代劇壇的雅俗之辨——以尤侗、李漁戲曲的不同毀譽為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7 卷第 03 期（2005 年）。頁 68-74，112-123。
- 徐坤；孔劍揚：〈論尤侗戲曲的文人化形式〉，《戲劇文學》，第 02 期（2006 年），頁 92-95。
- 徐坤：〈三百年來尤侗研究綜述〉，《中華戲曲》第 38 期，文化藝術（2008 年），頁 231-246。
- 徐坤：〈清初江南文人劇壇的觀演劇活動——以尤侗的觀演劇活動為例〉，《中文自學指導》，第 03 期（2008 年），頁 37-41。
- 孫康宜、錢南秀：〈《樂府補題》中的象徵與託喻〉，《中外文學》，第 21 卷 1 期（1992 年 6 月），頁 49-86。
- 孫書磊：〈論戲曲家尤侗的文學主張〉，《求是學刊》，第 01 期，2009 年，頁 120-125。
- 殷韻：〈尤侗研究三百年〉，《湖北科技學院學報》，第 37 卷 06 期（2017 年），頁 62-67。
- 張壽安：〈十八、十九世紀中國傳統婚姻觀念的現代轉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八期（2000 年 6 月），頁 41-87。
- 張壽安；呂妙芬：〈明清情欲論述與禮秩重省〉，《漢學研究通訊》20 卷 2 期，（2001 年 05 月），頁 4-8。
- 曹淑娟：〈從自敘傳文看明代士人的生死書寫〉，收於中國古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

學》，臺北：臺灣學生，1997年，第15集，頁205-243。

野村鮎子：〈士大夫如何書寫家中女性——試從性別觀點研究古典文學〉，《當代》（2005），96卷214期，頁70-87。

陳永明：〈降清明臣與清初輿論〉，《漢學研究》第27卷第4期，2009年，頁197-228。

曼素恩：〈傳記史料中的言與不言〉，收於游鑑明、胡纓、季家珍主編：《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臺北：五南，2011年，頁33-56。

梁嘉軒：〈陳維崧悼亡詞研究〉，《問學集》第17期（2010年5月），頁69-87。

陸林：〈「三吳才子」的半世爭名：尤侗與金聖嘆〉，《文學遺產》2015年02期，頁128-138。

陳茜：〈朱彝尊與徐元文交游考——兼論康熙朝《明史》纂修與士林生態〉，《嘉興學院學報》30卷第3期（2018年5月），頁28-37。

游適宏：〈賦改編為超文本文學之嘗試——以尤侗〈七釋〉為例〉，《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卷1期（2008年），頁109-127。

黃阿明：〈康熙十五年狀元彭定求生平史實述略〉，《歷史檔案》2013年04期，頁80-86。

黃阿明：〈彭定求晚年的閑居生活〉，《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5期（2015年9月），頁67-75。

葉嘉瑩：〈從艷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上）〉，《中外文學》第23卷第7期（1994年），頁112-138。

葉嘉瑩：〈從艷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上）〉，《中外文學》第23卷第8期（2005年），頁102-127。

路海洋：〈清代駢文史上的「異類」——論清初名才子尤侗的駢文創作〉，《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03期（2015年），頁46-53。

楊玉成：〈建構經典：王漁洋與文學評點〉，收於林玫儀主編：《王士禎及其文學群體》，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2017年，頁119-249。

楊賽：〈說行狀〉，《古典文學知識》2010卷第6期（2010年11月），頁128-130。

熊秉真：〈明清家庭中的母子關係——性別、感情及其他〉，收於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局，1994年，頁514-544。

熊秉真：〈書寫異性譜系：明清士人筆下的母女連繫〉，收於熊秉真、張壽安合編：《情

欲明清：達情篇》，臺北：麥田，2004年。頁193-220。

鄭培凱：〈天地正義僅見於婦女——明清的情色意識與貞淫問題〉，收於鮑家麟主編：《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3年，第三集，頁97-119、《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5年，第四集，頁253-272。

鄭培凱，〈明清婦女的生活想像空間——評高彥頤《閨塾師：十七世紀中國的婦女與文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4期（1996年），頁329-335。

鄧世欣：〈《清史稿》和《清史列傳》中彭定求傳記辨正〉，《蘇州教育學院學報》第33卷第3期（2016年3月），頁47-50。

劉靜貞：〈歐陽修筆下的宋代女性——對象、文類與書寫期待〉，收於鮑家麟主編：《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年，第8集，頁53-74。

劉錦賢：〈儒家之婚姻觀〉，《興大中文學報》，第21期（2007年6月），頁83-120。

劉東海：〈順康詞壇「樂府擬補題」主題考述〉，《貴州社會科學》2008卷第9期，頁104-110。

劉威志：〈屈大均的華姜情緣及自我建構〉，《清華中文學報——明清詩文特輯》（2009年11月），頁131-159。

劉東海：〈順康詞壇「樂府擬補題」主題考述〉，《貴州社會科學》總第225期之第9期（2008年9月），頁104-110。

蔣寅：〈論王漁洋悼亡詩〉，《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期（2010年7月），頁99-114。

蔣寅：〈清初江南詩學散論——以吳梅村、尤侗、汪琬為中心〉，《江淮論壇》第03期（2011年），頁155-163。

蔣寅：〈王士禎與江南遺民詩人群〉，收於林玫儀主編：《王士禎及其文學群體》（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2017年），頁1-32。

韓莉：〈尤侗研究綜述〉，《甘肅高師學報》，第01期（2008年），頁42-46。

韓莉：〈尤侗曲詞交游考述〉，《甘肅高師學報》，第03期（2009年），頁31-34。

韓莉；曹艷華：〈尤侗曲學觀探微〉，《甘肅高師學報》，第04期（2010年），頁14-16。

羅俊龍：〈尤侗《擬明史樂府》研究〉，《青年文學家》，第03期（2012年），頁15。

顏崑陽：〈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清華中文學報》第1期（2007年），頁1-67。

穆偉、楊征：〈騷體賦與哀悼類的文中的騷體及其在中唐騷體文學中的分布〉，《青春歲月》，第12期（2011年），頁10。

Barr, Allan H. "Marriage and Mourning in Early-Qing Tributes to Wives." *NAN Nü* 15.1 (2013): 137-178. Print.

（三）學位論文

丁昌援：《尤侗之生平暨作品》，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論文，1978年。

王學玲：《明清之際辭賦書寫中的身分認同》，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2001年。

江增華：《清初歷史文化視野中的施閏章研究》，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阮淑芳：《尤侗鈞天樂傳奇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汪德方：《明清易代之際女遺民形象的書寫與建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李賢珠：《明末清初騷體賦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周佩誼：《朱彝尊《靜志居琴趣》之情詞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高趙宏：《尤侗《百末詞》研究》，安慶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崔曉新：《朱彝尊交游考論》，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12年。

張映麗：《彭孫遹與《延露詞》研究》，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

張智昌：《南方英雄的歷程：屈大均（1630-1696）自我形象釋讀》，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黃媛媛：《孫一致研究三題》，揚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附錄



附錄一、尤侗著作總表

體例說明：

- 一、本文「尤侗著作總表」以《尤侗集》為底本，分類亦參照之。
- 二、與本研究較無關的作品，僅列入表中，未詳列子集名與寫作時間；另外加入尤侗最早但今已亡佚的作品《賓病秋箋唱和集》之集名，及《尤侗集》中未收錄，但本文有參考的著作《艮齋雜說》。
- 三、寫作時間有明確、約略，及「至晚」到何時三種標示，明確者為尤侗著作之序中有明確言及寫作時間，或是有小註標示寫作年代的作品；約略和至晚到何時，則是在無標示的情況下，筆者自行從作序時間、詩文內容或《悔庵年譜》推測其寫作時間。
- 四、為了更為簡明，表格皆採西元繫年。

收於	集名	寫作時間	歲數
已亡佚	《賓病秋箋唱和集》	1640 年	23 歲
《西堂文集》	《西堂雜組一集》卷一到卷八	約?-1655 年 至晚 1647 年始寫	38 歲前
	《西堂雜組二集》卷一至卷八	約 1655-1672 年	38-55 歲
	《西堂雜組三集》卷一到卷八	約 1672-1679 年	55-62 歲
《西堂詩集》	《西堂剩稿》卷上下	1635-1644 年	18-27 歲
	《西堂秋夢錄》	1642 年七八九月	25 歲
	《西堂小草》	1645 五月-1652 六 月	28-35 歲
	《論語詩》	1652 年二月	35 歲
	《右北平集》	1652-1656 年	35-39 歲
	《看雲草堂集》卷一	1657-1658 年	40-41 歲

	《看雲草堂集》卷二	1659-1660 年	42-43 歲
	《看雲草堂集》卷三	1661-1662 年	44-45 歲
	《看雲草堂集》卷四	1663-1666 年	46-49 歲
	《看雲草堂集》卷五	1667-1668 年	50-51 歲
	《看雲草堂集》卷六	1669-1671 年	52-54 歲
	《看雲草堂集》卷七	1672-1676 年	55-59 歲
	《看雲草堂集》卷八	1677-1678 年	60-61 歲
	《述祖詩》	約 1670 年	53 歲
	《于京集》卷一	1678-1679 年	61-62 歲
	《于京集》卷二	1679 年	62 歲
	《于京集》卷三	1679-1680 年	62-63 歲
	《于京集》卷四	1680-1682 年	63-65 歲
	《于京集》卷五	1682-1683 年	65-66 歲
	《哀絃集》	約 1678-1680 年	61-63 歲
	《擬明史樂府一百首》	約 1681 年	64 歲
	《外國竹枝詞一百十首》	約 1681 年	64 歲
	《百末詞》卷一至卷六	約於 1665-1681 年	48-64 歲
	《後性理吟》	未知	未知
《西堂樂府》	共六集，和本研究較無關故略	略	略
《西堂餘集》	《艮齋倦稿文集》卷一至八	約 1692 年之前	75 歲前
	《艮齋倦稿文集》卷九	1692 年	75 歲
	《艮齋倦稿文集》卷十	1693 年	76 歲

	《艮齋倦稿文集》卷十一	1694 年	77 歲
	《艮齋倦稿文集》卷十二	1695 年	78 歲
	《艮齋倦稿文集》卷十三	1696 年	79 歲
	《艮齋倦稿詩集》卷一	1684-1685 年	67-68 歲
	《艮齋倦稿詩集》卷二	1686-1687 年	69-70 歲
	《艮齋倦稿詩集》卷三	1688-1689 年	71-72 歲
	《艮齋倦稿詩集》卷四	1690-1691 年	73-74 歲
	《艮齋倦稿詩集》卷五	1692 年	75 歲
	《艮齋倦稿詩集》卷六	1693 年	76 歲
	《艮齋倦稿詩集》卷七	1694 年	77 歲
	《艮齋倦稿詩集》卷八	1695 年	78 歲
	《艮齋倦稿詩集》卷九	1696 年	79 歲
	《艮齋倦稿詩集》卷十	1697 年	80 歲
	《艮齋倦稿詩集》卷十一	1698 年	81 歲
	《艮齋雜說》一到六卷 《艮齋續說》七到十卷	約 1690 年前,可能 寫到更晚。	約 73 歲
	《續論語詩》	1692 年	75 歲
	《年譜圖詩》	至晚 1694 年始作	約 77 歲
	《小影圖贊》	至晚 1696 年始作	約 79 歲
	《悔庵年譜》卷上	約作於 1677 年前	約 60 歲
	《悔庵年譜》卷下	約 1677-1704 年	60-87 歲
《鶴棲堂稿》	《鶴棲堂稿詩》卷一	1699 年	82 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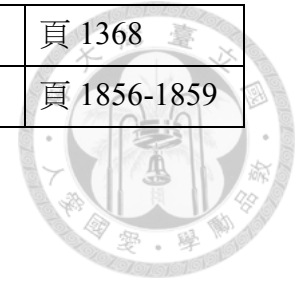
	《鶴棲堂稿詩》卷二	1700 年	83 歲
	《鶴棲堂稿詩》卷三	1701 年	84 歲
	《鶴棲堂稿詩》卷四	1702 年	85 歲
	《鶴棲堂稿詩》卷五	1703 年	86 歲
	《鶴棲堂稿文》卷一	1699 年	82 歲
	《鶴棲堂稿文》卷二	1700 年	83 歲
	《鶴棲堂稿文》卷三	1701 年	84 歲
	《鶴棲堂稿文》卷四	1702 年	85 歲
	《鶴棲堂稿文》卷五	1703 年	86 歲

附錄二、尤侗提及曹令的作品

一、文章

文題	集子與卷數	頁數
〈鷓鴣裘賞酒賦〉	《西堂雜組一集》卷	頁 20
〈感士不遇賦并序〉	《西堂雜組二集》卷	頁 150-151
〈吳孺人傳〉	《西堂雜組三集》卷六	頁 392-394
〈先室曹孺人行述〉	《西堂雜組三集》卷七	頁 406-410
〈祭先室曹孺人文〉	《西堂雜組三集》卷八	頁 429-430
〈七終再祭亡室文〉	《西堂雜組三集》卷八	頁 430-431
〈祭陸親母文〉	《西堂雜組三集》卷八	頁 436-437
〈曹澹谿六十壽序〉	《艮齋倦稿文集》卷四	頁 1179-1180
〈眼花賦〉	《艮齋倦稿文集》卷五	頁 1190-1191
〈老鰥賦〉	《艮齋倦稿文集》卷五	頁 1191-1193
〈先妻十周追薦疏〉	《艮齋倦稿文集》卷六	頁 1216
〈題表貞錄後〉	《艮齋倦稿文集》卷七	頁 1223
〈聞宣禪師塔誌銘〉	《艮齋倦稿文集》卷八	頁 1233-1234
〈曹氏兄弟三人合葬墓誌銘〉	《艮齋倦稿文集》卷十二	頁 1341-1343

〈葬先室祭文〉	《艮齋倦稿文集》卷十三	頁 1368
〈西堂老子生墳誌〉	《鶴樓堂稿文》卷五	頁 1856-1859



二、詩作

(一)、1678 年曹令逝世前提及妻子的詩作，共 35 首

詩題	集子與卷數	頁數
〈貧病詩和葉天寥先生韻十首〉之五、六、九首	《西堂剩稿》卷下	頁 461
〈病信并序〉	《西堂秋夢錄》	頁 499
〈棄置復棄置〉	《西堂秋夢錄》	頁 499
〈入門〉	《西堂秋夢錄》	頁 499-500
〈歸〉	《西堂秋夢錄》	頁 519
〈賦得饑來驅我去〉	《西堂小草》	頁 525
〈除夕書懷四首〉之二	《西堂小草》	頁 527
〈授永平後寄家人〉	《西堂小草》	頁 530
〈喜家人至二首〉	《右北平集》	頁 540-541
〈除夕懷二親〉	《右北平集》	頁 541
〈苦雨行〉	《右北平集》	頁 545
〈甲午除夕二首〉之二	《右北平集》	頁 556
〈南歸雜詩二十四首〉之二十二	《右北平集》	頁 566
〈初度偶成呈同庚諸子四首〉之二	《看雲草堂集》卷一	頁 570
〈薊州小病〉	《看雲草堂集》卷一	頁 579
〈臨鏡見白鬚一莖戲作〉	《看雲草堂集》卷二	頁 584
〈別長安十首〉之十	《看雲草堂集》卷二	頁 584-585
〈家人生日漫贈用前韻四首〉	《看雲草堂集》卷二	頁 588
〈放歌五首〉之一	《看雲草堂集》卷三	頁 603
〈元夕示內〉	《看雲草堂集》卷六	頁 636
〈家人生日再疊前韻四首〉之一、二、三首	《看雲草堂集》卷六	頁 639-640
〈吾年五十七〉	《看雲草堂集》卷七	頁 651

〈田家喜兩次韻〉	《看雲草堂集》卷八	頁 663
〈憶〉	《看雲草堂集》卷八	頁 670
〈有感〉	《看雲草堂集》卷八	頁 670
〈順風〉	《看雲草堂集》卷八	頁 671
〈寄家信四首〉之一	《于京集》卷一	頁 692

(二)、1678 年曹令逝世後提及妻子或悼亡之作，共 127 首

詩題	集子與卷數	頁數
〈挽杜九高令子香武三首之三〉	《于京集》卷一	頁 696
〈戊午除夕限韻四首〉	《于京集》卷一	頁 699
〈憶故園新笋〉	《于京集》卷二	頁 706
〈重憶江南早梅和訪濂韻四首之三〉	《于京集》卷三	頁 731
〈聞雁〉	《于京集》卷三	頁 735
〈亡婦三周志感〉	《于京集》卷四	頁 748
〈將歸在用前韻六首之四〉	《于京集》卷五	頁 759-760
〈塗中頻夢亡室有感四首〉	《于京集》卷五	頁 763
〈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	《哀絃集》	頁 765-769
〈又律詩十首〉	《哀絃集》	頁 769-771
〈又絕句十首〉	《哀絃集》	頁 771-772
〈生日得授官信口占寄亡婦絕句四首〉	《哀絃集》	頁 774
〈病中口占二首〉	《哀絃集》	頁 775
〈七夕有感二首〉	《哀絃集》	頁 775
〈九月十九日亡婦周忌述哀三首〉	《哀絃集》	頁 775-776
〈除服題寄三首〉	《哀絃集》	頁 776
〈除夕再哭亡婦六首〉	《哀絃集》	頁 776
〈八月十一日亡婦生忌正六十矣感成二絕〉	《哀絃集》	頁 810
〈亡婦二周志感〉	《哀絃集》	頁 810

〈又自述一首〉	《艮齋倦稿詩集》卷一	頁 1437
〈九月十九日先妻忌辰禮懺志感二首〉	《艮齋倦稿詩集》卷三	頁 1459
〈卜地四首〉之三	《艮齋倦稿詩集》卷四	頁 1483
〈予七十六歲四月生日訪濂作南村詩四首見祝依韻奉答〉之四	《艮齋倦稿詩集》卷六	頁 1508
〈亡妻忌日夢見有感二首〉	《艮齋倦稿詩集》卷八	頁 1568
〈葬先妻先作三首〉	《艮齋倦稿詩集》卷九	頁 1591
〈思舊二首〉	《艮齋倦稿詩集》卷十一	頁 1626
〈自念〉	《艮齋倦稿詩集》卷十一	頁 1627
〈寒宵伴讀圖〉	《年譜圖詩》	頁 1663
〈九月十九日先妻忌辰今年八十矣有感二首〉	《鶴樓堂稿詩》卷二	頁 1759

三、詞作，生前 3 闕，死後 9 闕

詞牌與詞題	集子與卷數	頁數
〈最高樓 漫興 拋官去〉	《百末詞》卷三	頁 933
〈滿江紅 思隱二首〉之一	《百末詞》卷四	頁 936
〈六州歌頭 有客勸予出山，書此答之〉	《百末詞》卷五	頁 966
〈天香 咏龍涎香〉	《哀絃集》 《百末詞》卷四	頁 772 頁 943
〈水龍吟 詠白蓮〉	《哀絃集》 《百末詞》卷五	頁 772-773 頁 951
〈齊天樂 咏蟬〉	《哀絃集》 《百末詞》卷四	頁 773 頁 949-950
〈摸魚兒 咏蓴〉	《哀絃集》 《百末詞》卷五	頁 773 頁 962
〈桂枝香 咏蟹〉	《哀絃集》 《百末詞》卷四	頁 773-774 頁 949

〈昭君怨 春盡〉	《哀絃集》 《百末詞》卷一	頁 774 頁 897
〈浣溪紗二首 清明日作〉 〈浣溪紗 清明悼亡二首〉	《哀絃集》 《百末詞》卷一	頁 774 頁 899
〈小重山 午日對雨〉	《哀絃集》	頁 775
〈拜星月慢 惜別〉	《百末詞》卷五	頁 952

附錄三、作品被收入《哀絃集》者及其參與項目

以 * 標示者，為參與不只一項者。

參與者	字、籍貫、官名	撰寫項目	頁數
梁清標	蒼巖，真定人，官戶部尚書	挽詩二首	頁 778
*王士禛	阮亭，新城人，官侍讀	1.評〈又律詩十首〉 2.評〈樂府補題〉 3.挽詩三首	頁 771 頁 778
汪 琬	鈍翁，長洲人，官編修	挽詩三首	頁 778-779
李天馥	容齋，永城人，官學士	挽詩三首	頁 779
孫一致	止瀾，鹽城人，官侍讀學士	挽詩一首	頁 779
*施閏章	愚山，宣城人，官侍講	1.挽詩一首 2.同舉諸先生公祭文 ¹ 3.評〈哭瑞兒文〉	頁 779 頁 798-799 頁 808
沈 荃	繹堂，華亭人，官詹事	挽詩一首	頁 779-780
*毛奇齡	大可，蕭山人，官檢討	1.挽詩一首 2.評〈哭瑞兒文〉	頁 780 頁 808
*彭孫遹	羨門，海鹽人，官編修	1.評〈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又律詩十首〉 2.評〈樂府補題〉 3.挽詩三首	頁 769 頁 771 頁 774 頁 780

¹ 同時收於施閏章《施愚山文集》卷二十四，頁 481。名為〈祭尤孺人文〉。

		4.都門諸先生公祭文	頁 796-797
*宋實穎	既庭，長洲人，官教諭	1.挽詩二首 2.同鄉親友公祭文（尤侗稱「都中公祭文」）	頁 780 頁 799-800
孫枝蔚	豹人，三原人，官中書	挽詩四首	頁 780-781
李念慈	屺瞻，涇陽人，官知縣	挽詩一首	頁 781
葉 封	慕廬，黃州人，官主事	挽詩一首	頁 781
鄭 重	山公，建安人，官吏部郎中	挽詩一首	頁 781
王頊齡	瑁湖，華亭人，官編修	挽詩一首	頁 781-782
王鴻緒	儼齋，婁縣人，官贊善	挽詩一首	頁 782
陳錫嘏	介眉，鄞縣人，官編修	挽詩一首	頁 782
李因篤	子德，富平人，官檢討	挽詩二首	頁 782
馮雲驤	訥生，振武人，官刑部郎中	挽詩二首	頁 782
*彭定求	訪濂，長洲人，官修撰	挽詩四首 都中公祭文一篇	頁 783 頁 801-802
張 烈	武承，大興人，官編修	挽詩二首	頁 783
*黃與堅	庭表，太倉人，官編修	1.挽詩一首 2.評〈哭瑞兒文〉	頁 783 頁 808
周清原	浣初，武進人，官檢討	挽詩五首	頁 783
李澄中	渭清，諸城人，官檢討	挽詩二首	頁 784
沈 珩	昭子，海寧人，官編修	挽詩一首	頁 784
丘象隨	季貞，山陽人，官檢討	挽詩一首	頁 784-785
方象瑛	渭仁，遂安人，官編修	挽詩一首	頁 785
龍 燮	石樓，望江人，官檢討	挽詩一首	頁 785
陳維岳	緯雲，宜興人，太學生	挽詩一首	頁 785
倪 燦	闇公，上元人，官檢討	挽詩一首	頁 785
米漢雯	紫來，宛平人，官編修	挽詩一首	頁 785-786
嚴繩孫	蓀友，無錫人，官檢討	挽詩一首	頁 786

喬 萊	石林，寶應人，官編修	挽詩二首	頁 786
高 詠	阮懷，宣城人，官檢討	挽詩一首	頁 786
張鴻烈	毅文，山陽人，官檢討	挽詩一首	頁 786
白夢鼎	仲調，江寧人，官大理評事	挽詩二首	頁 786-787
毛升芳	允大，遂安人，官檢討	挽詩二首	頁 787
龐 塏	雪崖，任丘人，官檢討	挽詩二首	頁 787
陸 棻	義山，平湖人，官編修	挽詩一首	頁 787
毛際可	會侯，遂安人，官知縣	挽詞一闕 〈減字木蘭花〉	頁 788
鄧漢儀	孝威，泰州人，官中書	挽詞一闕 〈意難忘〉	頁 788
曹貞吉	實庵，安丘人，官中書	挽詞一闕 〈小諾臯〉	頁 788-789
徐 鈞	電發，吳江人，官檢討	挽詞一闕 〈孤鸞〉	頁 789
曹廣端	正子，順天人，官主事	挽詞一闕 〈孤鸞 和宋人韻〉	頁 789
*陳維崧	其年，宜興人，官檢討	1.挽詞一闕〈徵招〉 2.評〈哭瑞兒文〉	頁 790 頁 808
田茂遇	鬚淵，華亭人，官知縣	挽詞一闕 〈玉女搖仙佩〉	頁 790
朱彝尊	錫鬯，秀水人，官檢討	挽詞一闕 〈東坡引〉	頁 790
李良年	武曾，嘉興人，太學生	挽詞一闕 〈一叢花〉	頁 791
汪 楫	舟次，休寧人，官檢討	挽騷一篇 〈小招一章〉	頁 792-793

馮 甦	再來，臨海人，官刑部侍郎	挽騷一篇	頁 793
宋德宜	右之，長洲人，經筵講官刑部尚書	誄文一篇 ²	頁 794-795
王熙	子雍，宛平人，經筵講官兵部尚書	都中公祭文一篇	頁 800-801
徐元文	公肅，崑山人，官禮部侍郎	里中公祭文一篇	頁 802-803
欽蘭	序三，長洲人，處士	合郡公祭文一篇	頁 803-805

附錄四、尤侗與他人的悼亡交流

一、哀挽他人妻妾之作

(一)、詩詞

題目	集子與卷數	頁數
〈恭擬端敬皇后挽詞八首〉	《看雲草堂集》卷二	頁 591
〈為蔣曠生悼亡姬戴陵濤八首〉	《看雲草堂集》卷六	頁 634
〈為梁司農挽吳夫人四首〉	《于京集》卷一	頁 703
〈恭送仁孝、孝昭皇后兩宮大葬，擬挽歌詩四首〉	《于京集》卷四	頁 742
〈為王瑁湖悼亡〉	《于京集》卷五	頁 761
〈浣溪紗 清明悼亡二首〉	《哀絃集》 《百末詞》卷一	頁 774 頁 899
〈玉樓春 為黃大宗悼亡郭少君二首〉	《百末詞》卷二	頁 922
〈為卓人七弟悼亡二首〉	《鶴樓堂稿詩》卷四	頁 1794

(二)、祭誄文³

² 同時收於陳維崧《陳迦陵儷體文集》卷十，頁 491，易名為：〈尤母曹孺人誄 代宋夫子〉。

³ 在此不納入寫女性長輩的祭文，因文中談的多是蓼莪之思、薤露之悲，如〈祭秦母郝太安人文〉（《西堂雜組》二集卷八，頁 287-288。）；〈徐太夫人誄代〉（《西堂雜組》三集卷七，頁 417-419。）；〈祭徐太夫人文〉（《西堂雜組》三集卷七，頁 427-428。）；〈祭陸親母文〉（《西堂雜組》三集卷八，頁 436-437。）；〈祭彭節母文〉（《艮齋倦稿》文集卷十四，頁 1389-1390。）又

題目	集子與卷數	頁數
〈陳孺人誄 有序〉	《西堂雜組三集》卷七	頁 421-422
〈祭宋淑人文〉	《艮齋倦稿文集》卷十四	頁 1391-1392

二、悼亡序

題目	集子與卷數	頁數
〈葉井叔悼亡詩序〉	《西堂雜組三集》卷四	頁 349
〈哀鴻草序〉	《艮齋倦稿文集》卷二	頁 1145-1146
〈曹南耕悼亡詞序〉已十年	《艮齋倦稿文集》卷二	頁 1150
〈竹窗悼亡詩序〉	《艮齋倦稿文集》卷九	頁 1250-1251

二、讀悼亡詩後

題目	集子與卷數	頁數
〈題王阮亭侍讀悼亡詩後三首〉	《于京集》卷一	頁 696
〈澹人寄示悼亡詩并貽日鑄、武夷茶問政山笋片各詩一首〉	《艮齋倦稿詩集》卷五	頁 1493
〈題傷絃稿三首有序〉	《艮齋倦稿詩集》卷五	頁 1493

不屬於祭誄之文體，比如哀辭與墓誌銘，由於尤侗與他人皆未以此類文體寫曹令，較不宜藉此對照夫婦關係之書寫，故亦未納入討論，如〈吳少君哀辭 有序〉（《西堂雜組》三集卷七，頁 422-423）；〈蔡母顧孺人墓誌銘〉（《艮齋倦稿》文集卷十，頁 1276-1277。）；〈吳封君方安人合葬墓志銘〉（《艮齋倦稿》文集卷十四，頁 1382-1383。）；〈待詔張君孺人李氏墓誌銘〉（《鶴棲堂稿文》卷一，頁 1807。）；〈儒林郎程君安人方氏合葬墓志銘〉（《鶴棲堂稿文》卷一，頁 1808。）